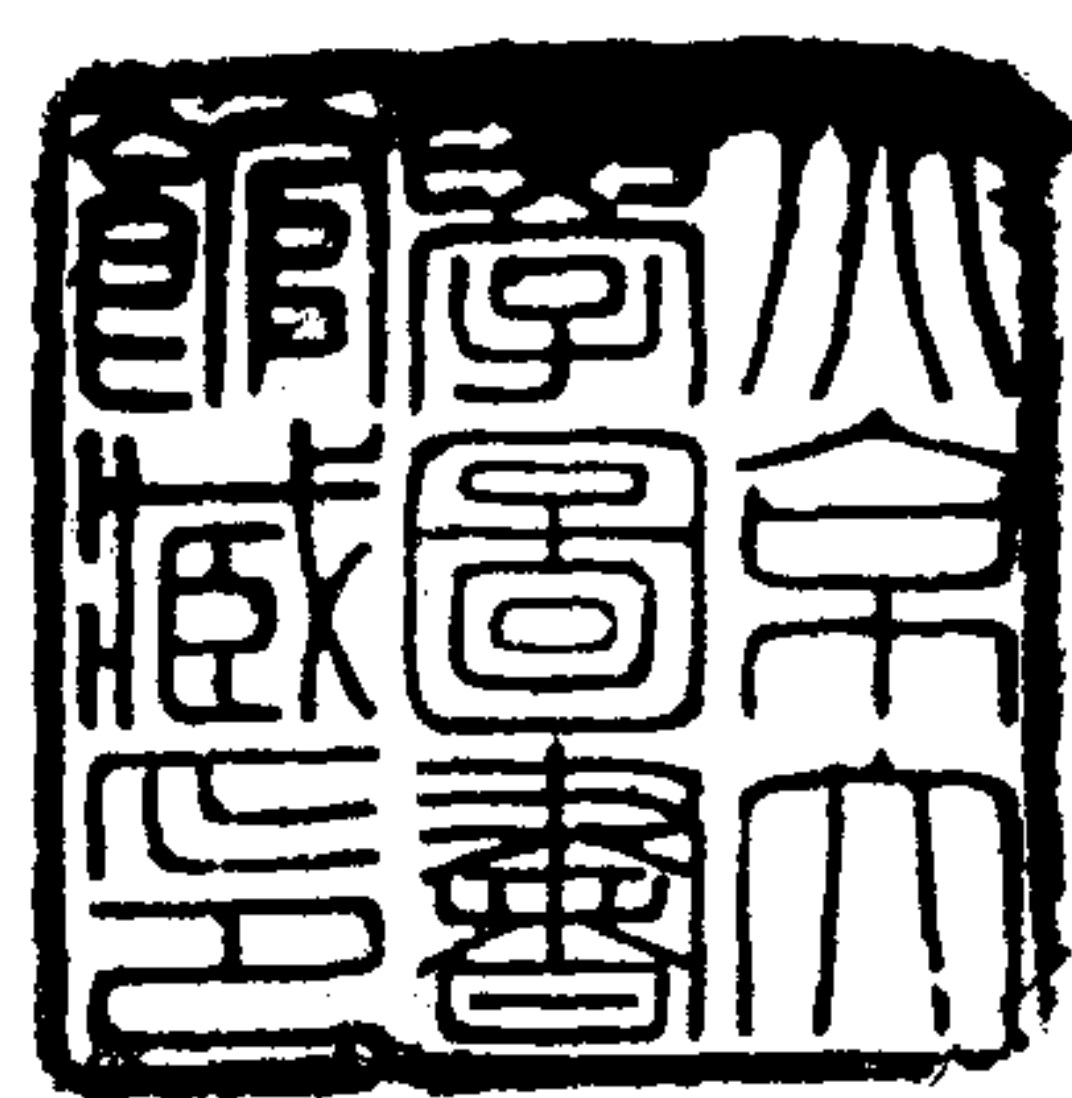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46.0

六六・經部・詩類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十二卷(卷六至卷十二)〔清〕焦循撰……………一

詩氏族考六卷〔清〕李超孫撰……………三八九

詩小序翼二十七卷首一卷〔清〕張澍撰……………四七五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六

江都焦循

秦風車鄰第十一

白顛傳白顛的顛也

釋文顛都田反的丁歷反顛桑黨反

正義釋畜云馬的顛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顛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

循按說文馬部云駒馬白顛也从馬的省聲易曰為的顛今易說卦傳作的虞翻傳云的白也顛額也與舍人注尔雅相合顛為頂上之名與顛相近故白顛亦

即白額六觀禮云匹馬卓上注云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
猶的也的从日勺聲讀近于的卓

漆 栗 桑 楊

循按詳見王風之蒲藝文類聚初學記大觀本草引說文
俱作楊蒲柳也與尔雅同今說文作木也誤

驥傳驥驪

釋文驥田結反又吐結反驥驪馬也驪力知反

正義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為黑色驥者言其色黑如鐵故為驪也

循按說文馬部云驥馬赤黑色驪馬深黑色是驥與驪有別故月令冬月天子駕鐵驪注云鐵驪色如鐵蓋凡馬黑色統謂驪而其帶赤者又名鐵鐵亦驪類故傳以驪釋驥也

獫狫驕傳獫狫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狫驕釋文獫力驗反長喙田小犬也說文音力劓反狫本又作獨許謁反說文音火過反驕本又作獫同許喬反獫獫短喙田犬也喙況廢反

正義此說獵事故知獫與𪔐驕皆田犬非守犬也故
辨之長喙獫短喙𪔐驕釋畜文李巡曰分短犬喙長
短之名

循按說文犬部云獨短喙犬也詩曰載獫獨獫爾雅
曰短喙犬謂之獨獫又云獫長喙犬一曰黑犬黃頭
引詩作獨獫者詩本作此釋文尚存其舊也引爾雅
與今本不同者增字以暢其義非本文也云黑犬黃
頭者別一義也張衡西京賦云屬車之蓬載獫獨獫
玉篇正作獫注云亦作獨

騏傳騏騏文也

荀子性惡篇作驥注
云驥讀為騏謂青驥
文如博碁

釋文騏音其馬騏文也

正義色之青黑者名為騫馬名為騏知其色作騫文
循按鄭風騫衣騫巾傳云騫巾蒼艾色說文作緹騫
為重文顧命四人騏弁執戈上刃馬氏注云騏青黑
色書釋鄭氏注云青黑曰騏鄭風曹風騏與騫通故正義
依之為說也然騏文非青黑色之謂說文馬部云騏
馬青驪文如博碁也碁黑白各半其布子局則二色
相錯是馬之色蓋青與黑圓跡相雜故曰青驪文如
博碁而傳謂之騏文也馬黑青驪色如名駟青黑而文若鱗
者名驪驪驪者又名驪由此推之知騏之取義于騏

六

文非止云青黑色所能盡也

三

鼻傳左足白曰鼻

釋文鼻之樹反馬左足白

正義釋畜云馬後左足白驤左足白鼻樊光云後右

足白曰驤左足白曰鼻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

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鼻郭璞曰馬膝上皆白為惟

鼻後左脚白者直名鼻意亦同也

循按惟鼻之名不見古書郭氏依文釋以今雅爾雅無此注爾雅

又云面頰皆白惟駝同一文義未必連二字名也

駝箋赤身黑鬣曰駝

釋文駟音留赤馬黑鬣也驪本又作鬣力輒反
正義尔雅有駟白駟馬白腹曰驪則駟是色名說
者皆以駟為赤色若身鬣皆赤則為駟馬故為赤身
黑身鬣今人猶謂此為駟馬也
循按說文馬部云驪赤馬黑毛尾也驪即駟也月令
夏月乘赤駟中央土駕黃駟淮南子時則訓作赤驪
黃驪高誘呂氏春秋注云駟馬黑尾曰駟駟為黃赤
之名赤深則為赤駟黃深則為黃駟駟之別于駟以
黑鬣與尾尔駟純赤疑于無陰故夏用黑鬣之駟陽
中有陰矣驪純黑疑于無陽故冬用赤黑之驪陰中

有陽矣

駟傳黃馬黑喙曰駟

釋文駟古花反黃馬黑喙也

正義釋畜云馬黑喙駟不言身黃傳以為黃馬者蓋相傳為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為駟馬

循按爾雅釋畜云白馬黑脣駟駟冒上白馬

為名孫炎本駟作牦言與牛同稱牦牛雅本黃牛黑脣之

名爾雅白馬疑古本作黃馬故傳于駟云黃馬也牦

為黃馬黑脣之名故傳牦此謂牦為黃牛黑脣說文

馬部云駟黃馬黑喙亦依傳為訓也郭氏言淺黃色

六

四

蓋調停于黃與白之間恐非古義矣

葦葭傳葦廉葭蘆也

釋文葦古恬反廉也葭蘆也廉音廉

正義葦廉葭蘆釋草文郭璞曰葦似廉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璣疏云葦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州人謂之蕪兗州遼東通語也

循按詳見名南衛風

條傳條槁

釋文條本亦作條音同槁也槁吐刀反山槁也

正義釋木云槁山槁李巡曰山槁一名槁也孫炎曰

詩云有條有梅條六也郭璞曰今之山楸也五陸璣疏云楸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板能澀又可為棺木宜陽循按爾雅釋木云楸條說文木部云楸條也似橙而之共北山多有

酢夏書曰厥包橘柚依毛傳作楸與爾雅說文異

李巡孫炎所注不得謂傳寫之誤也以詩考之詩為

秦風宜詠其土地之所出楸貢于揚州列子湯問篇

云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櫟碧樹而冬生實丹

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

化為枳焉楸生于南非秦所產作楸為是又以說文

考之古由啻二字相通鄭風左旋右抽說文手部引

之作左旋右抽然則从啻从由

廣雅云啻蹈也蹈從啻啻從由二字為訓亦一證矣

說文無槲而有柚柚即槲也別有櫟字以列子準之
橘柚之柚當是此櫟尔雅之柚條即毛傳之條槲說
文以條訓柚本尔雅即本毛傳也惟以昆侖河隅之
長木訓櫟以似橙味酢繫柚字下又引禹貢橘柚以
證為不可通于槲或曰槲柚既相通則曷不以毛傳
之槲為橘柚之柚如埤雅譬人君道化之說埤雅云柚渡淮而為枳梅
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成焉然條為橘柚是必
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乎此以譬則人君以道化也梅為英梅今傳訓梅為枏則毛義自以槲釋條尔今
從毛傳以尔雅之柚就之而通為槲說文之引書當
例諸芣苢周書之類矣

梅傳梅枏也

六

釋文枏如鹽反沈云孫炎稱荊州曰枏揚州曰梅重
實揚州人不聞名枏

正義梅枏釋本文孫炎曰荊州曰梅揚州曰枏郭璞
曰似杏實酢陸璣疏云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
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枏葉大可
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子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
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枏枏終南山與上庸
新城通故亦有枏也

循按詳見名南

六

黃鳥

正義黃鳥小鳥也

循按詳見周南

棘

桑

楚

晨風傳晨風鷦也

釋文鷦字又作鷽之然反草木疏云似鷽青色說文

止仙反字林尸仙反

正義晨風鷽釋鳥文舍人曰晨風一名鷽鷽鷽鳥也

郭璞曰鷦六屬陸璣疏云鷽似鷽青黃色燕七領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鵲燕雀食之

循按說文作鷽風晨省文也列子鷽化為鷽是鷽異于鷽毛詩義問云晨風今之鷽執文類聚九十二非也

芭櫟傳櫟木也

釋文櫟盧狄反木名

正義釋木云櫟其實栳孫炎曰櫟實橡也有栳彙自果也陸璣疏云秦人謂栳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櫟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栳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栳櫟或曰木蓼璣以為此秦詩也宜從其方

土之言柞櫟是也

循按櫟別無名故傳訓云木也說文木部亦云櫟木也

柞櫟實櫟非柞柞所可混也以櫟為柞自孫炎始周

處風土記云吳越之間名柞為櫟御覽九百五十八名柞為櫟

猶予名柞為栗非真櫟也鑽火之法秋取柞櫟之火

見論語注柞即橡而淮南子時則訓十二月其樹櫟高誘注

云櫟可以為車轂木不出火惟櫟為然又管子地員

篇云五粟之土其柘其櫟五位之土其柞其穀柞之

非櫟也分別甚明杼實名樣櫟實名柞莊子狙公賦

茅與匠石見社櫟樹曰是不才故若是之壽者非一

物也六惟說文草部云草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八此言
櫟實即周處名柞為櫟之謂說文以櫟實解草而于
柞柔樣則絕不及櫟于櫟株則絕不及樣方土之稱
不可為典要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沙棠櫟樹張揖
云櫟果也名顏師古云櫟木蓼也葉辛初生可食本草
木部下品有木蓼天陳藏器謂如冬青不凋圖經云木
天蓼味辛五月採子子作毬形似繖其毬子可藏作
果噉之樣為斗不作株斗乃包裹之殼株如椒檉蒲桃之株櫟為木蓼當如
顏說且柞葉冬萎此經冬不凋故淮南子以為十二
月樹也

六駮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釋文駮邦角反獸名毛云如馬倨牙食虎豹草木疏云駮馬木名梓榆也

正義釋畜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駮而已言六駮者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陸璣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瑩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言

循按崔豹六古今注云六駮山中有木葉似九豫章皮多

癰駮此直為六駮之名尤足證其為木何楷詩經世

本古義云即云榮駮也以音同故通榮為六楷字元尔子闕儒

傳其大父湛之學撰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改易篇次別為小序識者嗤之尔雅亦名駮木之名

駮又何疑也

芭棣傳棣唐棣也

釋文棣音悌唐棣也

正義釋木有唐棣棠棣傳必以為唐棣未詳聞也

循按尔雅移名唐棣棣名常棣詩專言棣則常棣也

傳唐棣當是常棣之誤

樹椽傳椽赤羅也

正義釋木云榑赤羅郭璞云今楊榑也實似梨而小
酢可食陸璣疏云榑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也今人謂
之楊榑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李梨今人亦
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循按尔雅釋木今本第云榘蘿脫赤字也說文引詩
作榘今詩作榘又傳寫增之也晉官閣銘云華林園
陽榘二株廣志云陽榘子似梨大如杏可食並太平御
覽九百七

陳風宛邱^六第十二

鷺^傳鷺鳥之羽可以為翳

釋文鷺音路白鳥也一名春鉏

正義釋鳥云鷺春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攤名之曰白鷺縑陸璣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腳高尺七八寸尾如雁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毳毳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之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

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

粉傳粉白榆也

釋文符粉云反白榆也

正義釋文云榆白目粉孫炎曰榆白者名粉郭璞曰

粉榆先生葉邵著莢皮色白是粉為白榆也

循按白色之名通從分聲粉為鉛所成其色白羊之

白者名粉蓋分訓為別古讀若班與白既一音之轉

而白之于五色亦主分別之義故二者得相通也內

則粉榆傳云榆白曰粉亦同毛傳

粉傳粉白也

孝周六元政紀大論云
寒霧結為霜雪王冰
注云霧音紛寒霧白
氣也

釋文棚况浦反杼也杼常汝反說文木與反

正義棚杼釋木文

麻

菽傳菽苳苳也

釋文菽祁饒反苳苳也郭云荊葵也苳音毗又芳耳反苳音浮又芳九反

正義菽苳苳釋草文舍人曰菽一名毗蛭郭璞曰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曰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璣疏云苳苳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

循按易彖傳云比輔也故羣衆相從謂之比傳相從之
衆其如螳子荆葵之華累疊叢繞于榦葉之間蚍蜉
茫茅所由稱也收音近蚍茫茅之急讀也五經文字以
收祁由反
收為荆葵見廣雅崔豹古今注云荆葵一名戎葵一
名茫茅華似木槿而色光奪曰有紅有紫有青有白
有赤莖葉不殊但華色異耳古今注曰蜀葵止此茫茅之
為物賴此而識然亦有別郭義恭廣志云大者蜀小
者荆太平御覽
九百十八荆蜀為大小之分故雞之大者曰蜀雞
小者曰荆雞蜀泰鳩之小者亦名荆
雞鳩此蜀葵以華之大者言荆葵以華之小者言也戎

亦訓大故六蜀葵又名戎葵羅願尔雅翼云荆葵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一名錦葵此明荆葵之狀最悲

椒傳椒芳香也

正義定本云椒芳物循按作芳物為是

魴

釋文魴音房

鯉

循按說文魚部既鱣鯉互訓于鱣字訓云一名鯉一

名鱣鱖玉篇云鱣青魚也然則青魚古亦名鯉其即
古今注所言青鯉與後世以赤鯉專得鯉稱而郭氏
遂判鱣于鯉矣詳見衛風

紵麻

釋文紵直呂反字又作苧

陸璣云

正義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
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
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
韌如筋者謂之微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說文糸部^六云紵絲屬細者為紵粗者為紵又林部云

絲糸屬詩曰衣錦絲衣蓋織紵為布而布名紵猶織
絲為布而布曰絲衣也今衛風鄭風作聚中唐作綱地官掌葛職云徵

草貢之材于澤農注云草貢出澤蒹紵之屬可緝績

者蒹與絲字同讀若縈絲今絲麻紵今紵麻也農桑輯要有種

法天官典枲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注云草葛蒹

之屬掌葛以草貢為蒹紵之屬則此葛蒹之屬中亦

有紵紵與蒹皆麻類而縷于草則漚菅者專在枲也

菅

釋文菅古顏反茅已漚為菅

正義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茅屬白華箋云人刈
白華于野已漚之名之為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
漚則但名為茅也陸璣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
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九善矣
循按詳見名南

楊棘

梅傳梅柎也

釋文柎如鹽反

正義梅柎釋木文

鴉傳鴉惡聲之鳥也

六

十四

釋文鴉于驕反惡聲鳥也

正義鴉惡聲之鳥一名鵙與梟一名鴟鵂仰云為鴉為鴟是也俗訛以為鴉即土梟非也陸璣疏云鴉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鵙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鴉冬夏尚施之以其美故也

循按爾雅釋鳥鴟鴞鵙鵙說文鳥部鴟鴞鴞也然則鴉為鴟鴞之定名鵙鵙小鳥無惡聲此云惡聲者不以為鵙鵙小鳥也此傳並魯頌翩彼飛鴉傳俱云惡

聲鳥周頌桃蟲箋亦以惡聲訓鴉大雅為臬為鴉箋
云臬鴉惡聲之鳥古者臬通作鴉魯頌食桑懷音大
雅譬況長舌一物也蓋臬一名鵬鴉則以同音相假
借史記賈誼列傳云賈生為長沙太傅三年有鴉蜚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
命鴉曰鵬盛宏之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雉其名為鴉楚人謂之服菰
文類聚引孔臧鴉賦云昔在賈生有識之事說文苑云臬逢鳩鳩曰
忌茲服鳥卒用喪已服鳥即鴉諸文可證子安之臬曰我將東徙鳩曰子改鳴則可不能改鳴
東徙猶惡子之聲也此臬為惡聲之證內則言鴉胖
不食則胖之外肉皆可食莊子齊物論云見彈而思
鴉炙淮南子訓說林訓云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高
誘注云鼓造蓋謂臬今世人五月望作臬羹陸疏言

鴝惡聲可為羹臠六即指臠羹也史記賈誼十五吊屈原賦

云鸞鳳竄伏鴝臠翱翔漢書作鴝鴝晏子春秋云景

公為路寢之臺公曰有臠昔者鳴聲無不為也吾惡之

甚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明日問曰今昔聞鴝聲乎

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鴝前陞布翬伏地

而死前言臠後言鴝亦鴝通于臠之證也廣雅云鴝

鳥臠也楚辭天問云繁鳥萃棘王逸章句云解居父

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俟肆其

情欲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鴝萃止故曰繁

鳥萃棘也是鴝一名繁鳥鴝即繁繁即服之轉音也

鵲

音苕傳苕草也

釋文苕徒凋反草也

正義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

好生下溼此則生于高邱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苕

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

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循按爾雅云苕草色青黃紫華十二月月種之蔓延

謂之陵苕所以別乎陳風之苕苕也齊民要術陳藏器本

草拾遺云翹搖味辛充生菜食之生平澤紫華蔓生

尔雅釋草云苕夫搖

車郭注云蔓生細葉

紫華可食今俗呼曰

翹搖車翹搖翹饒

苕饒一音之轉今里

人呼為翹翹尚其遺

稱也又呼為珠子亦

柱夫之合聲也

本草連翹張仲景

傷寒論作連翹

如勞豆尔雅云柱夫搖車也

十六

鷓鴣傳鷓鴣綬草也

釋文鷓鴣五歷反綬草也綬音受

正義鷓鴣綬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陸璣疏云鷓鴣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循按尔雅作鷓鴣說文作鷓鴣引詩亦作鷓鴣是也詩傳寫失草遂有不信為草名者矣何楷姚炳之說類篇引詩作鷓鴣蓋

鷓鴣為鷓鴣之重文鷓鴣猶之鷓鴣也

駒傳大夫乘駒箋馬六尺以下曰駒

釋文駒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

篇內同

循按詳見周南

蒲箋蒲柔滑之物

荷傳荷芙蕖也箋芙蕖之莖曰荷

釋文荷音河夫渠也芙音符本亦作芙下同渠其居反本亦作蕖莖幸耕反

正義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蓮其本密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密莖下白藕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

六
蕖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十七}以藕為茄

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
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璣疏云蓮青皮裏白子
為的的中有青為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
如尔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為喻
亦以荷為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尔雅引詩有蒲與
茄然則詩本有茄字者也

循按詩本茄字荷茄音近可通故亦作荷漢書揚雄
傳載其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綠衣兮顏師古注云茄
亦荷字也見張揖古今字詁此茄作荷之證也鄭氏

以經文本茄字故依其莖茄之文箋之若本非茄而解以為莖鄭不如是舛也

簡傳簡蘭也箋簡當作蓮蓮其葉實也

釋文毛古顏反蘭也鄭改作蓮練田反夫渠實

正義以上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言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

釋名蘭連也波體轉
流相及連也

循按簡之為蘭詳見鄭風蓮作簡者連蘭古字通說
文淵與連為重文淮南子天文訓至于連石高誘于
連下注云連與蘭通
韋子衣服斑連即斑斕
然則蓮本通

于蘭故又轉作簡也六鄭風釋文引韓詩云簡蓮也蓋韓詩訓此簡之文釋文誤繫于彼箋自本韓詩尔

菡萏傳菡萏荷華也

釋文菡本又作荅又作歆戶感反菡本又作歆大感反

循按詳見鄭風

檜風羔裘第十三

羔狐

羔楚傳羔楚鉞弋也箋鉞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

則其枝阿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

釋文萇文羊反萇楚鉋弋也本草云一名羊腸一名羊桃鉋音遥

正義萇楚鉋弋釋草文舍人曰萇楚一名鉋弋本草云鉋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為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熟灰中脫之可韜筆管

呂氏春秋簡選篇云長鉋利兵高誘注云長鉋長矛也鉋讀曰韋若之

循按羊桃之名見說文鬼桃見廣雅楚辭七諫云斬

伐橘柚兮列樹苦桃六洪興祖補注以即羊桃十九羊桃味

苦故得苦名也

曹風蜉蝣第十四

蜉蝣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

釋文蜉蝣上音浮下音由蜉蝣渠略也渠本或作蝶音同其居反注同略本或作蠓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虫是也

正義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宗之間曰渠略孫炎曰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郭璞曰似蜉蝣身狹而長有

一四九 詩經卷之四 風 曹風

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噉之陸璣疏
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
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
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蝟蟲隨陰雨時
為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渠螻者誤
也

循按說文虫部云螻巨蟲螻也一曰蜉蝣又虫部云巨蟲

螻也巨蟲螻渠略音同字轉也

六書音均表巨聲各聲乃虫

部又云螻渠螻一名天社廣雅云天社蜉蝣也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

六引作蜉蝣今螻音近螻似蜉蝣之名亦通于蜉蝣者蓋
俗本作蜉蝣誤

蟧六與蜉蝣實為渠略正蟧蜉聲之轉一類二十蟧蜉生于陰

溼人今之為所稱時蟲有是也夏小正云五月蜉蝣有陰

王褒四子講德論云蜉蝣出以陰以知時也五月地

氣陰溼故生是蟲時雨淋漓漂于水面故廣志云蜉

蝣可燒啖美于蟬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

是也藝文類聚淮南子詮言訓云蜉蝣不過三日說林

訓云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死朝生夕死者極言其

速三日則極其期而言之矣

鵜傳鵜沔澤鳥也

釋文鵜徒低反沔澤鳥也一曰淘河沔音鳥一音火

故反

正義涉鵜澤釋鳥文

舍人曰鵜一名洿澤郭璞曰今之

鵜鵠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洿河

陸璣疏云鵜水鳥形如鵠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
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
共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
故曰洿河

循按說文鳥部云鵜胡汚澤也重文作鵜澤古讀若
胡故稱鵜為洿澤洿澤又急讀為胡莊子外物篇云
魚不畏網而畏鵜鵠淮南子齊俗訓云鵠胡飲水數

斗而不足六漢書五行傳志云鷦鷯即汚澤也鷽之稱鷽三

鷽由來舊矣山海經轉作犁鷽今湖中人呼作哭犁哭犁尚為鷽之遺聲

鷽傳鷽鷽結鞠也鷽鷽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

上平均如一

釋文鷽音尸本亦作尸鷽鷽結鞠也結居八反又音

吉鞠居六反

正義鷽鷽結鞠釋鳥文鷽鷽之養七子也且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其于子也平均如壹蓋相傳為然無正文

循按易林乾之蒙云鵠鵠鵠鵠專一無尤小黃君生
西漢非習毛詩者而云鵠鵠專一則所傳來者久矣
後漢書袁紹傳云唯陛下垂尸鵠之平是則本毛傳
而言

桑梅棘榛

釋文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中反字林云木叢生也
字林榛木之字從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音莊巾反

稂傳稂童梁六非漑草得水而病也二稂當作涼涼草蕭

著之屬

釋文稂音郎徐又音良毛童梁也鄭作涼音良蕭著之屬

正義稂童梁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稂梁郭璞曰莠類也陸璣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宿守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漑之草得水而病箋以芭稂則是童梁為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著

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為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為狼當
作凉凉草蕭著之屬釋草不見草名凉者未知鄭何
所據

循按童梁詳見小雅凉非草名司馬相如上林賦云
其卑溼則生藏苳蕭葭裴駘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
云苳苳尾草也釋草孟狼尾狼即苳箋之凉草當即
此耳

蕭傳蕭蒿也

釋文蒿好乃反

著傳著草也

釋文著音尸

二十三

乾隆庚戌四月十九日錄秦風記 二十日錄陳風記 五月二十七
日改錄檜風曹風記 是日小雨天氣甚涼 癸丑又改一過
嘉慶己未并四卷為一卷改錄記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七

江都焦循

豳風七月第十五

倉庚傳倉庚離黃也

釋文離本又作鷯作鷽同力知反

正義倉庚一名離黃即葛覃黃鳥是也

循按倉庚非黃鳥詳見周南說文佳部云離黃倉庚也鳴則鷽生又有離字云離黃也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此離黃即離黃二字分列者許氏雜采衆家如豈之于芹文殊義合則兼存之也惟說文凡云

一曰皆繫^七別義如隼為雛一曰鶉字羶羶羊一曰黑羊訟爭也一曰歌訟鞮量物之鞮一曰抒井鞮古以革此楚雀以一曰別之與倉庚或非一物與

柔桑箋柔桑穉桑也

釋文穉直吏反本亦作稚

繫傳藤白蒿也所以生蠶

釋文皤音婆

正義釋草云皤皤蒿也^孫炎曰白蒿也傳于采藤云皤

蒿也此云白蒿變文以曉人也今定本云皤蒿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

荏葦傳亂為荏葦為葦稼畜荏葦可以為曲也

釋文荏戶官反亂也葦葦鬼反葦也亂五患反葦音

加

正義釋草云荏葦樊光云荏初生蔥息理反駢色海濱曰

亂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葦華舍人曰葦一名華樊

光引詩云彼茁者葦郭璞曰即今蘆也又云葦蘆郭

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為荏長大成亂成則

名為荏初生為葦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小大之異

名故云亂為荏葦為葦此對文尔散則通矣

女桑傳女桑夷桑也箋女桑少枝長條

釋文 莢徒吳反

二

正義 女是人之弱者故知女桑柔桑言柔弱之桑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束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柔桑取周易枯楊生莢之義莢是葉之新生者循按女桑莢桑釋木文惟莢作楸尔郭璞注云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為女桑樹嚴氏詩緝云物之小者稱女猶今稱女牆也

鵲傳 鵲伯勞也

釋文 鵲圭覓反伯勞也字林工役反

正義 鵲伯勞釋鳥文李巡曰伯勞一名鵲樊光曰春

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鵲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鵲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鵲鵲故以其音名云循按夏小正五月鵲則鳴傳云鵲者百鵲也孟子斥許行云今也南蠻賦舌之人趙岐注云鵲伯勞鵲鵲一聲相轉鵲古切故通也又謂之鵲鵲屈原賦云恐鵲鵲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易通卦驗云伯勞性好巢棲其飛鵲其鳴喈喈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惟鳴以兩至為限所以司至也王逸云鵲鵲一名買

鵲嘗以春

上

方鳴買鵲乃子規

顏師古漢書注云鵲一名買鵲一名子規

非北鵲

矣月令仲夏之月鵲始鳴

高誘注

呂氏春秋云鵲伯勞也

是月陰作于下陽

發于上

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于棘而鳴其

上蔡邕月令章句云鵲伯勞也

一曰伯趙應時而鳴

為陰候也

五月始一陰初生衆卉之衰漸萌于此故

鵲鳴而嘆衆草之不芳陳思因以為賊害鳥也詩言

七月者月令記其始鳴詩詠其將寒本非一意王肅

改七為五鄭箋強幽地為晚寒皆為拘論

通卦寒在驗又

云小暑博勞鳴小暑後夏至十五日六月節是六月

七月皆鳴不必泥月令以解詩也

蔓傳蔓草也箋夏小正四月王荇秀蔓其是乎

釋文蔓於遙反草也荇音婦

正義言其秀實知蔓是草也夏小正者大戴禮之篇名也蔓之為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鮮矣故疑王荇正與蔓為一言蔓其是乎為疑之辭也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曰王荇生夏小正云王荇秀未間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荇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荇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蔓與否未能審之

循按蔓尔雅無文故以草泛訓之夏小正四四月秀幽

徐巨源云秀者秀之譌也幽者蔓之譌也秀幽即詩

四月秀蔓此說是也釋地云燕曰幽州李巡注云燕

其氣深要厥性剽疾故曰幽幽要也釋要幽古音相

轉以為譌者尚非春秋元命包云幽之為言幼也釋名云安幽也窈安並音杳要之上聲戰國策

魏西門豹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廣雅云莠蔓也幽蔓

莠一音之轉故前輩皆以蔓即莠莠者韋昭所謂狗

尾草也說文次蔓于莨下云蔓草也莨為狼尾蔓次

其下正以蔓即狗尾與狼尾一類也乃既引詩四月

秀蔓又引劉向說云此味苦苦蔓也狗尾味不苦劉

說文繫傳引字書
云蔓狗尾草也

說自別有所指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四月秀蔓諸儒
不詳其名惟劉向託以為苦蔓曹氏以尔雅本草證
之知其為遠志言以尔雅本草證之者釋草云蔓繞
棘莞本草云遠志味苦一名棘菟一名蔓繞是也乃
思廣雅云且連棘苑遠志也上謂之小草釋草之蔓
繞釋文音蔓為烏了反則蔓繞者小草之轉讀非可
與秀蔓之蔓混也邱光庭兼明書云月令苦菜秀詩
豳風四月秀蔓今監四月秀者野人呼為苦蔓苦菜即苦蔓也唐時
稱苦蔓者未識即苦菜與否夏小正秀幽興王荇秀
並舉鄭氏引荇而不引幽殊未可解穆天子傳亦荇

蔓並稱郭璞以芳訓蔓以萑為菩字書出鄭後非鄭五
氏所得見然依郭注則蔓非萑可冒矣以蔓為芳張
揖郭璞既已明言求諸國策小正之幽音義相通權
而酌之芳為近尔

蜩傳蜩蟬也

釋文蜩徒彫反蟬也蟬音唐

正義釋蟲云蜩蜋蜩蟬舍人云皆蟬方言曰楚謂
蟬為蜩宋衛謂之蟬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
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尔釋蟲又曰蜋寒蟬郭璞曰
寒蜋也似蟬而小青赤引月令云寒蟬鳴與此鳴蜩

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蟬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

循按蜩為諸蜩之大名以夏小正五月所鳴者為蟬
蜩故傳以蟬訓蜩也夏小正五月又云良蜩鳴傳云
良蜩也者五采具傳專取蟬者蟬顯于良兼取嫌辭
繇也且舍人云三輔以西為蜩梁宋以東謂蜩為蟬
見大雅疏是幽人所謂蜩正梁宋所謂蟬蟬即蟬也若方言
以蟬蜩蟬蜩乃一物而為方土之異稱而尔雅之蟬
蜩為釋蟬蜩文矣抑又考之孫炎云蟬五色具也李
巡云自蟬蟬以下皆分別五方之語而名不同也並初

學記三十大雅如蜩如蟬七正義引尔雅云蜩蜋蜩蟬六引舍人云皆蟬也方語不同是漢魏以前讀尔雅者以蜋釋蜩又以蟬釋蜩故孫炎解蜋不連蜩李巡謂蜩蟬以下毛傳以蟬解蜩其讀尔雅正與孫李同郭氏據夏小正始讀蜋蜩蟬為句也蓋蜩有兩種皆五月鳴良蜩鳴在先唐鳴在後故尔雅並釋之小正述紀之小正又云匭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傳云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參之淮南子說林訓云蟬三十日而蛻蓋五日既為

十五日望亦為十五日合之為三十日所謂蛻者伏之義也論衡無形篇云蟬蛻化為復育復育轉而他為蟬論死篇又云蟬之未脫也為復育已脫也去復育之體更為蟬之形復育即伏之義因其伏而呼為復育音之緩急然也段成式酉陽雜以復育為蟬未脫時之名說文虫部云蛻蟬也从虫周聲重文蛻今俗呼諸留遮留尚為蛻之緩聲蟬之聲若周故以聲名曰蛻尔讀蛻為莒之華之莒非其義也

貉

釋文貉戶各反獸名

狸 狐

七

七

釋文狸力之反獸名

正義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定九年左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服虔云狸製狸裘也

循按夏小正七月狸子肇肆傳云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尔雅狸子隸釋文云諸家作肆狸子名肆者即取肇肆之義也尔雅羆似狸又羆似狸說文豸部云狸伏獸似羆廣雅云貉狸也

縱傳豕一歲曰縱箋豕生三曰縱

釋文縱子公反毛云豕一歲也鄭云豕生三曰縱

豕傳三歲曰豕

釋文豕古牽反又音牽豕三歲

正義豕生三曰縱豕從人私豕入公則豕大豕言其一歲三歲蓋相傳為然無正文也釋獸文箋既易傳不以縱為一歲

之名則豕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麋皆云絕有力麋箋意蓋以麋為鹿麋有力者也

斯螽傳斯螽蝻也

釋文螽音終蝻相容反又相工反蝻相魚反又相呂反

正義入斯螽入蚺入釋蟲文

今揚州人呼為青斯又呼為剪刀股

循按尔雅作蜚彼釋文云蜚本又作蜚詩作斯同古析斯音字皆通同一切經音義引詩作螽蜚羽或其見古本如是也

莎雞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

釋文莎音沙徐又音素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

正義釋蟲云翰天雞樊光云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陸璣曰莎雞疏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

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

循按樊陸二說不同廣志云似蜚蠊蛾而五色亦曰隼

雞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六

此本草之樗雞也

唐本注云此物有二種五色具者為雄青黑質白斑者是雌

爾雅

釋鳥天雞鶡為赤羽之鳥

說文云鶡天雞赤羽也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鶡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

此蟲名天雞而亦名鶡則必以赤羽如鶡鳥而得名

本草圖經謂樗雞為紅娘子孔今此物似蚕而瘦長

寸許頭翅足皆赤生樗木中孔天雞信為樗雞陸玑得

之五色之說小有不同黑身赤頭則非矣崔豹古今

注云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音光庭兼

明書云莎雞大如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晝合不鳴夜則氣從背上出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故今人呼為絡緯此異于樛雞之說以二者核之樛雞生樛中不生莎莎與樛自不容混絡緯之聲沙沙然與莎讀為沙正合且樛雞五月間即有而絡緯之鳴以六月為始陸疏以為樛雞不如雀豹以為絡緯也唯又以蟋蟀促織亂之則謬甚按其別有蟋蟀條此或傳寫誤尔

蟋蟀

釋文蟋音悉蟀所律反

鼠

鬱傳鬱棣屬

釋文棣大計反

正義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禎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崔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

循按毛詩義問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三引作詩義疏

今毛晉陸疏廣要所載亦同當是御覽引誤毛氏轉

販沿其誤也

晉廣陸疏二卷大約襲錄宋雅翼諸書間自有發明亦無精意可采

御覽又引吳氏

本草云郁李一名崔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此與正

義所引本草同而鬱作郁李是鬱即今郁李也上林
賦隱夫鬱棣郭璞云鬱車下李也漢書載此賦鬱作
蕓顏師古注云蕓即今之郁李此以鬱蕓音相似而
致誤蕓自為嬰蕓非郁李矣御覽引周書云夏食鬱
注云棣也與本草稱郁李一名棣同今周書無此句蓋鬱為棣
之一類亦可稱棣究與常唐棣有別故傳以棣屬明之
正義所說之未能了然

蕓傳蕓嬰蕓也

釋文蕓於六反嬰蕓也嬰於盈反或於耕反

正義人蕓嬰也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

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真李一株車下李即鬱
真李即真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真也

循按說亦謂之嬰真廣雅為燕真廣志云燕真似梨早

孰魏王花木志云燕真實如龍眼黑色說文謂之嬰真

詩疏謂之車鞅藤瓠風七月食真即此並太平御覽九百七十四釋名

鞅嬰也稱車鞅稱嬰其聲一也毛詩提綱謂燕真藤為

菑陸璣疏言菑似燕真則燕真必藤蔓之物或謂山蒲

桃即此正義以為郁李非也說文草部崔字引詩作食

鬱及崔尔雅崔山韭邢疏亦引此以為韓詩掌禹錫蘇頌等本草亦引

此作韓詩云說文說崔云草也韭部載字訓山韭然則尔雅之

萑宜作蕕^x而韓詩之萑不必即山韭也

十一

葵

循按葵之為道屢著禮經士虞禮記以夏用葵為有滑
齊民要術云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又有鴨脚葵引
崔寔四民月令云正月可作種瓜瓠葵芥薤大小蔥蒜
苜蓿及雜蒜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
作葵道乾葵又引廣雅云歸邱葵也王禎農書云葵為
百菜之主脩四時之饌今人不復食之亦無種者循村
居家園中有葵數種嘗歷試之荊葵蜀葵五月間作華
者不可食有所謂向日葵者五月種莖粗葉大而毛初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 卷七

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既以向日為葉之傾陽^{十二}

且又兼以藿言于是杜預注春秋成公十七年傳葵
猶能衛其足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而陸機園葵
詩則云種葵北園中葵生鬱姜朝榮東北傾夕頽
西南晞顏師古急就章注云葵衛足之葉傾葉而蔽
日者也以循審之孔子所謂葵猶能衛其足猶言葛
藟猶能庇其本根與淮南向日之說不必脗合今秋
葵七月開華淡黃色每日放一枝晨放而夕萎日出
則舒日落則歛淮南向日之說正是指非謂葉之傾^此
也且傾者踣也秋葵之葉則日中則萎頽華獨否曹

茆名見葵者乎中消
不得停

植所言傾葉亦宜即指此葵豆華當年日愈鮮葵之留霍良
宜並稱但以傾葉言之則不類耳本草經列冬葵子
又附以黃蜀葵即一物也冬葵子以子言黃蜀葵以
華言鄭氏注夏用葵以為夏秋用生葵則是冬無生
葵矣陶隱居云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
冬葵然則冬亦有生者但其性既冷滑非蔬食所宜
故冬不用日華子謂秋葵即冬葵種早者俗呼為葵
菜乃今人不知秋種而藥亦止用秋葵耳葵以滑稱
故菜之滑者亦名葵芹名楚葵繁露稱終葵即紫
經言菟葵若藜汨而啖之甚滑是也
果藤圖

菽

釋文菽音叔本亦作叔藿也

循按此菽以烹言小雅菽以采言皆謂藿也

平涼志云藿
豆東南境間

有以生芽克蔬
平涼縣正幽地

說文云赤豆也象赤豆生之形也又云荅

小赤也廣雅云大豆赤也小豆荅也經文于赤無稱

豆者豆為食肉器之定名其稱豆者荅之轉音也作

豆者荅之譌寫也劉徽所注九章算術不稱赤豆而

稱赤荅尚見古字之未譌者矣駉雙齔豎皆漢魏間

俗字齔即薇之譌齔即其之俗也

說文云其
豆莖也

故說文以

豎為菽俗可例其餘矣

棗 稻 瓜

釋文瓜古花反字或加草非

循按燉煌以出瓜故謂之瓜州三代時已有此名則
瓜由來久矣曲禮言削瓜玉藻言瓜祭上環此詩言
食瓜皆是也以種來自西今俗尚稱西瓜

壺傳壺瓠也

釋文瓠戶故反

正義以瓠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為瓠

王觀國學林云尚書禹貢
曰壺口治梁及岐史記河渠
書曰秦鑿涇水自中山西
抵瓠口為渠則古人以壺瓠
通用為一字也故七月詩曰
八月斷壺毛傳曰壺瓠也後
漢郡國志河東垣縣有壺
邱亭章懷太子注曰春秋
襄公元年在傳晉討宋五
大夫宴諸瓠邱杜預注曰
垣縣東南有壺邱亭凡
此皆以壺為瓠者也

謂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

循按禹貢壺口史記夏本紀作瓠口是壺瓠得相通
借鷗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莊子逍遙遊云今
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彼言
中流此言浮于江湖亦壺即瓠之證也瓠瓠也公劉
篇酌之用瓠左氏傳云尊以魯壺春官司尊彝其饋
獻用兩壺尊注云以壺為尊此壺尊即所云酌之用
瓠也

苴傳苴麻子也

釋文苴七餘反麻子也

正義喪服注云苴麻之有實者也

循按說文草部云茅麻母也一曰茅即泉也又云蕉

生泉也此子字皆茅與苴通聲近蕉與苴聲轉三字蓋相

通也上林賦諸柘已且注引文苴從且與粗同義故麻之粗者

名之生泉未經漚熟亦粗義也

乾茶之菜

釋文茶音徒

樗傳樗惡木也

釋文樗勅書反又他胡反惡木也

正義樗唯堪為薪故云惡木

循按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本擁腫不中繩小

支拳曲不中規矩是知木之惡也本草椿木樗木並

條蕭炳云俗呼為虎眼樹唐蘭陵處士蕭炳撰四聲本草五卷孟詵云又名

臭椿唐同州刺史孟詵撰食療本草三卷張鼎補今臭椿所在多有詢惡木也

重穆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穆

釋文重直容反注同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

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穆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菰之字

今人亂之已久穆音六本又作稭說文云稭或從麥

後種先熟曰稭

正義後熟者先種之先熟者後種之故天官內宰鄭

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種穆相傳為然無正文也

循按說文禾部云種先種後熟也種疾熟也後種先熟故為疾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賀循云種早也種晚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種種禾不為種種重禾不為重高誘注云晚種早熟為種早種晚熟為重皆與毛傳相表裏惟劉昭又引干寶周禮注云種晚杭稻之屬種陸穀黍稷之屬是為說之異尔

禾

正義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為稼禾稼者苗

榦之名禾^七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非徒黍稷重稷四者^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云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于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

循按此詩禾與麻菽麥並舉生民詩禾役與麻麥荏菽並舉是為粱之專名也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始熟得時之中和故謂之禾^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又云鬻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也春秋莊公七年無麥苗公羊傳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休云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又云水

旱螟螻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乃書者民食最重莊公二十八年冬大無禾穀梁傳云因無麥及無禾自夏言之曰苗自冬言之曰禾今山東齊魯之間麥小米並重亦惟小米有赤白苗之分小米梁也故論語惡莠恐其亂苗今小米初生之狀與狗尾無異故惡其相亂七月生民之禾固專為梁之名也說文又云秦地宜禾一曰秦禾也又秬字下云百二十斤也稻一秬為粟二十斤禾黍一秬為粟十六斤太半斤淮南子言麥稻黍禾五者各有所宜又云汾水宜麻濟水宜麥河水宜禾雒水宜禾渭水

宜黍江水宜稻^七又言東方宜麥南方宜稻^七西方宜黍
北方宜禾中央宜禾初學記引范子計然曰^亦云東方
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穀中央多禾皆以禾列于
諸穀揆月令言中央食稷素問亦言中央黃色其穀
稷則范子淮南以禾屬中央正指稷言職方氏言雍
州宜黍稷與淮南言渭水宜黍西方宜黍合說文言
秦地宜禾則禾正指黍稷非足為禾苗即梁之證也
說文米部云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為言續也又
云米粟實也史記索隱引三蒼云梁好粟平當傳注
如淳引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





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何休公
羊傳注云原宜粟初學記引周書云凡麥禾居東方
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諸云粟者
皆小米也淮南子主術訓云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
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此穀即粟亦即梁今人稱
小米為粟為穀尚為古之遺稱惟禾苗粟米穀為梁
之定稱即用為麥麻黍稷稻秫之通稱故泛言之久
而定名轉晦也梁稷之辨程教諭九穀考最精自稱
在山西目驗之余嘗歷山東十府二州之地目所驗
耳所聞與程所述相脗合深信其說不可易略舉如

右非襲其美亦非苟為同也

一七

茅 羔 韭

釋文韭音九字或加草非

鴟鴞傳鴟鴞鸛鵒也

釋文鴟鴞上尺之反下于嬌反鴟鴞鳥也鸛鵒丁反

郭音甯鵒音決鸛鵒似黃雀而小俗呼之巧婦

正義鴟鴞鸛鵒釋鳥文舍人曰鴟鴞一名鸛鵒也方

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鸛鵒陸璣疏云鴟鴞似黃

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紩之如刺襪
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鷦鷯或曰
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
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謂之巧女

循按傳于予口卒瘠下解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于大
鳥之難是傳以鷦鷯為小鳥也韓詩外傳云鷦鷯鷽
鷽鳥名也鷽鷽所以愛養其子者適所以病之愛養
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不知托于大樹茂枝
反敷之葦蒿風至蒿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
其病也文選注說苑載客說孟嘗君云臣嘗見鷽鷽巢于

物之以鳩稱者多通名鷦
伯趙名百鷦又名鳩蟬名
多缺又名切螻此鷦鷯
一名鷽鷽亦其例矣

葦之蒼鴻毛著之已建之安工女不能為可謂完堅
矣大風至則蒼折耶破者其所托者使然也二說相
類而一云鷽鷽一云鷽鷽是鷽鷽即鷽鷽也荀子勸
學篇云南方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為巢編之以髮繫
以葦苕風至苕折那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
也蒙鳩猶言機雀機雀自云鷽鷽或謂之機爵是也鷽
鷽即鷽鷽說文以訓桃蟲郭氏以為桃雀故易林云
枕雀竊脂巢于小枝搖動不安為風所吹則桃雀鷽鷽鷽鷽可也

桑土傳桑土桑根也

釋文土音杜注同桑土桑根也小雅同韓詩作杜義

謝侍郎補云蒙
鳩大戴禮作蛟
鳩方音作莢將
蒙蛟義一聲之
轉皆謂細也蒙
與蛟蒙音近
子三十卷

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曰被桑皮也音同正義取彼桑土用為鳥巢明是桑根在土剝取其皮故知桑土即桑根也

循按方言云荻杜根也東齊曰杜傳訓桑根是傳以土為杜同于韓詩郭氏注方言云徹彼桑杜是也古土杜字通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注引大雅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左氏傳士會為杜氏楊慎說當作

土會

荼傳荼萑苕也

釋文荼萑苕也音徒萑音丸苕音條

正義七月傳云亂為萑此言萑苕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茶茅秀然則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

蠋傳蛸蛸蠋貌桑蟲也

釋文蠋音蜀桑蟲也

正義釋蟲云蛸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蠋韓子云蟲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

循按說文虫部云蜀葵中蠋也引詩曰蛸蛸者蜀今加虫作蠋者俗字也正義引韓子在内儲說云蠋似蛇蠋似蜀人見蛇則驚駭見蜀則毛起淮南子說林

訓云今鮮之與蛇蠍之與蜀狀相類而愛憎異其形
之足憎信然莊子蘼篇庚桑楚云奔遙不能化藿蜀
釋文引司馬云豆藿中大青蟲也廣志云藿蜀有五
色者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今俗呼為豆蜀或呼若鐸或呼若達皆
一音之轉也

果羸傳果羸枯樓也

釋文羸力果反果羸枯樓枯古活反

正義釋草云果羸之實枯樓李巡曰枯樓子名也孫
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枯樓葉如瓜瓣是也

循按呂氏春秋

篇云疏穢而穗大注云穢禾穗

果羸果羸蒲盧揚子法
羸螺羸說文作羸羸
蓋其物細要要後有如木
穗者鵲鶴為今之柳穿其
形圓疾因亦名為過羸
蒲盧為果羸音之轉夏
小正十月元雉入于淮為羸
傳云羸者蒲盧也山海經
中山經云青要之山北望河
曲是多僕蠃蒲盧郭氏
注云僕蠃蝸牛也說文魁
食名後羸老服翼所化
又蝸蠃也蓋螺食之
腐其殼高出類于果
蘇地之高者說苑稱
為蟹螺亦猶是也

果羸是也七蓋禾之秀為穗穗別為稃實為粟粟在稃
粟粟如珠璣謂之穢此果羸所以名也栝樓今謂之
瓜蒌兩兩偶生于莖葉之間亦果羸然故亦以是稱
羸說文作羸通諸凡草木之實而或又分在木在地
者則後人別之也于是凡不平者皆取諸是聲羸羸
錕錒皆果羸之轉音也羸羸又通作螺羸蓋形不平
而高出與種不類而雜出其標異有相似者故凡
類中有與育之異者而得以呼之螟蛉之為蟪蛄種
之為蜃蜃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杙蟲之為雕雕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果羸果羸
蟪蛄通羸蒲盧服羸皆以音之轉馬母驢以而生之

謂之蠃而螺蠃之義也蝸牛田香之屬其殼高而故有蠃稱蠃通作螺地之高者說苑稱爲蟹螺是也

伊威傳伊威委黍也

釋文伊威並如字或倚加虫者後人增耳委黍並如字沈委音於為反委黍鼠婦也本或並作虫邊

正義伊威黍委釋蟲文舍人云伊威名委黍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璣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

循按神農本草經云鼠婦一名負蟠一名蚘威說文

蓋本此是尔雅蟠鼠負一條與伊威為一物也陶隱
居云鼠負多在鼠坎中鼠背負之衍義云此溼生蟲
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紋蹙起大者長三四分博
蹙及下溼處多二說不同溼生蟲俗呼遏白蟲不在
鼠坎中生鼠穴者黑甲蟲也蓋伊威猶言猗萎二字出江賦
即委蛇之轉語以蟲之狀委蛇而名之因威委同聲
而呼委忝因忝鼠同聲而呼鼠負不必定生鼠穴中
矣

蟠蛸傳蟠蛸長跖也

釋文蟠音蕭說文作蟠音夙蛸所交反蟠蛸長跖也

跼起宜反韋昭呂忱音同云一足意也今詩義長跼
長脚蜘蛛又巨跼反又其宜反又居跼反

正義蟪蛄長跼釋蟲文舍人曰蟪蛄名長跼郭璞曰

長跼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陸璣疏云蟪蛄長

跼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

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

羅網居之是也

循按詩義者劉禎毛詩義問也太平御覽引之九百四十八

又引劉芳毛詩義筌與郭氏注同說文虫部云蟪蛄

長股者跼股脚變文而義合

釋名釋兵篇云弓弓也
張之弓隆然也其末曰箭
言箭梢也長跼之脚生
由有似弓箭故云謂之
蟪蛄耳

鹿

七

三

熠燿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

釋文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又以灼反熠燿螢火也燐洛力反字又作燐螢惠丁反

正義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之貌故云熠燿燐也又解燐體云燐螢火釋蟲云螢火即炤舍人云螢火即炤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按諸文皆不以螢火為燐淮南子云久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歿之血為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

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于秋日螢火
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
驗衆說並為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為燐非
也

循按古無螢字皆作熒

尔雅螢火乃熒火之譌月令釋文云螢本又作熒螢俗字也

說文火

部云熠盛光也燿照也引詩曰熠燿宵行炎部云燐
兵死及牛馬之血為燐燐鬼火也焱部云熒屋下鎧
燭之光然則不獨燐非螢之定名即熒亦非螢之定
名以是蟲有光若燐若熒故得諸名尔熠燿與即炤
音亦相通李巡云熒火夜飛腹下有火光故曰即炤

禮記有火光曰即炤與有火光曰熠燿同也廣雅云景

天熒火燐也崔豹古今注云熒火一名熠燿一名燐

一名丹良一名丹鳥一名夜光腐草為之食蚊蚋也

二書以熒火即燐深得毛義曹植文人非通經者正

義引以駁毛非也東山詩有兩熠燿傳于彼訓云羽

鮮明也或謂取燐燿火之名一取以名熒火一取以

狀倉庚之羽凡蟲身之稱多取諸聲音情狀蜘蛛為

行步之狀爾雅蜘蛛步也醜蠃為不能仰之狀說文醜蠃不能仰也詩曰得此醜

蠃今毛詩作威施云威施不能仰者熠燿為火色鮮明之狀物以狀稱故非

雙聲即疊韻通于此說庶無泥矣

又吳歷曰大元元年有鳥集苑中以鷹
而足長尾毛羽五色成以為鳳皇
孫登正名曰黃帝時以為鵠

注漢書列女傳朱鮪由赤眉戰于蒲柳注蒲柳者
及字林之蒲柳也國以為名 王隱晉書曰三月丙午
赤眉在蒲柳也 齊王猛傳曰蒲柳也

鵠傳鵠好水長鳴而喜也箋鵠水鳥也將陰雨則鳴

釋文鵠本又作鵠古玩反水鳥

正義陸璣疏云鵠鵠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
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
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
名阜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
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循按說文雀部云鵠小爵也詩曰鵠鳴于垤今水中
有鳥首戴紅冠青黑色俗呼紅冠水雞天將雨則鳴
疑即此物似鴻而大與小爵之訓不合恐非是也

王君引之廣
雅疏證云小
當為水

七

三

倉庚

皇傳黃白曰皇

正義黃白曰皇釋畜文舍人曰黃白色名曰皇也

循按尔雅作騊

駁傳駮白曰駁

釋文駁邦角反

正義駮白曰駁釋畜文舍人曰駮赤色名白駁也孫

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駮白之義按黃白曰黃謂馬色

有黃處有白處則駮白曰駁謂馬色有駮處有白處

舍人言駮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駮赤色也

循按說文馬部云駸馬色不純淮南子說林訓云駸駸不入牲注云犧牲以純色是駸色不純也易乾為駸馬從馬交聲與此異

鰓傳鰓大魚也

釋文鰓才損反沈又音撰大魚也鰓音房

正義釋文有鰓鰓樊光引此詩郭璞曰鰓似鰓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鰓魚為鰓陸璣疏鰓似鰓而鱗細于鰓赤眼驗今鰓鰓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罟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于餘魚也
循按尔雅以鰓釋鰓以鰓釋鰓說文魚部云鰓赤目

魚也蓋今俗所稱馬郎魚者

鴻箋鴻大鳥也

循按鴻之見于經者文或與雁連或與鵠連考之蓋與

雁異物而與鵠一物也小雅傳云大曰鴻小曰雁知

鴻與雁一類而有別矣說文既以鴻鵠釋鵠又以鴻鵠

釋鴻

文選注引說文云鵠黃鵠也黃字蓋誤

管子霸形篇云桓公在位有二鴻

韓國系莊辛說楚襄王曰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注云鵠鴻也

蘇秦說韓宣惠王曰

水截鵠雁鵠雁即鴻

雁也

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所見者為鴻而稱曰鴻鵠
史記高帝歌曰鴻鵠飛兮一舉千里韓詩外傳亦云
鴻鵠一舉千里公羊說云萬舞用鴻羽取其勁輕一

舉千里彼言鴻鵠此獨言鴻蓋鴻與鵠為轉音輕讀

曰鴻重讀曰鵠緩讀曰鴻鵠其為物之名既同故取

訓之義亦等

鴻通于洪訓為大呂氏春秋鵠乎其羞周智慮也注亦訓為大

張平子左太冲之

賦始分鴻鵠為二或又通鵠于雀則亦音之轉也

吳王

雅云淳于髡獻鵠于楚舊註即鵠莊子天運篇鵠不日浴而白疏云鵠古鵠字後漢書吳良傳贊大儀鵠髮見表憲王註鵠白髮也即鵠髮崔豹古今注古琴曲有別鵠操韓昌黎集作別鵠標梁書文學傳劉孝標辨命論龜鶴千歲文選作龜鵠應休連與岑文瑜書泥人鵠立于闕里三國志魏曹植求通親親表買懷鶴之企佇之心文選本或作鵠法書要錄鶴頭書一作鵠頭書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因作歌名曰黃鵠晉鈕滔母與從弟孝徵書鵠有乘軒之飾此用左傳衛懿公事亦以鵠為鶴今武昌黃鶴樓下曰黃鵠磯亦一證也

謂之天鵠

狼傳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跽其尾

釋文狼音郎獸名也

正義老狼有胡謂頸垂胡

循按說文肉部云胡牛領下垂也大行人立當前侯

今作前疾非

鄭司農云前疾謂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鵠頸

釋名云胡衣之無胡

有胡故稱鵠頸推此水之所匯如頸之胡因名南湖

也言袖衣形如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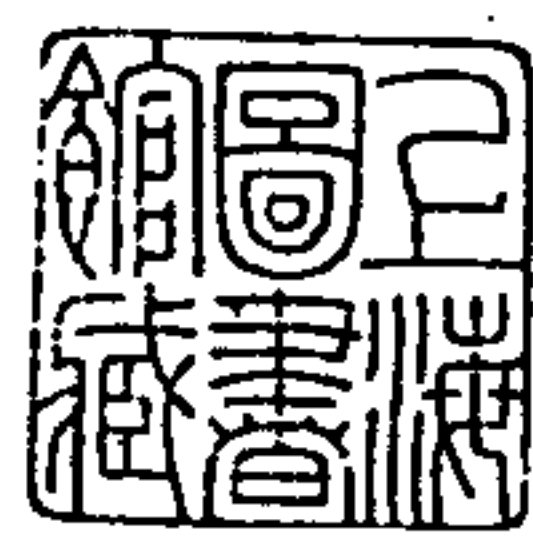
猴之稱御當亦由侯之稱胡也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旨錄十五卷畢元早二十日忽得雨炎蒸退屏懷抱甚幸

壬子九月二十五日又刪改一次

嘉慶己未三月初九日又刪改錄一次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八



里堂學經記

小雅鹿鳴之什第十六

鹿

苹傳苹萍也箋苹賴蕭也

釋文苹音平毛云萍也鄭賴蕭也萍本又作萍薄丁反江東謂之藻藻音飄扶遙反賴音賴

正義苹賴蕭釋草文郭璞曰今賴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疏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烝食是也易傳者尔雅云苹萍其大者為蘋是

管子地員篇云其草

宜葦蓐

水中之草名南采蘋云予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
鹿所食故不從之

循按箋易傳是也正義得之

蒿傳蒿藋也

釋文蒿呼毛反藋也藋去刃反字又作藋同本或作
牡藋牡衍字耳

正義蒿藋釋草文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藋郭璞
曰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藋陸璣云蒿青蒿
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藋也本或云牡藋者牡
衍字牡藋乃是蔚非蒿也與蓼義傳相涉而誤尔

循按說文草部云葍香蒿也重文作葍陶隐居云今青蒿人亦取雜香葉食之本草衍義云草蒿得春最早人別以為蔬根赤葉香今人謂之青蒿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窠迴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蜀本草云江東呼為猧蒿猧即葍音之轉也尔雅又云蕪之醜秋為蒿然則蒿為葍之定名亦為蒿類之通名月令藜莠蓬蒿並興泛言蒿類也詩與葍莠並言則葍之類也天官甸師注杜子春以蕭為香蒿蕭與葍二者皆香尔葍非即蕭矣
苓傳苓草也

釋文荈其今反草也說文云蒿也又其炎反

正義陸璣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真實牛馬亦喜食之

循按今說文作荈草也傳寫譌尔玉篇云荈黃荈也

引詩食野之荈

六經正誤云荈音琴黃荈也

以荈與荈同字乃說文荈

上別有荈字訓曰黃荈也廣韻荈黃荈藥名荈草名

似蒿亦別為二弟荈為黃荈荈為似蒿草視說文為

顛倒此當緣後人混荈作荈遂以黃荈作荈因移蒿

也之訓以訓荈然荈自非荈不必以黃荈相混也

駱傳白馬黑鬣曰駱

釋文駱音洛白馬黑鬣曰駱鬣本又作驪力輒反本亦作髦音毛

循按正義無文者見魯頌駟篇也

離傳離夫不也箋夫不鳥之慙謹者

釋文離音佳夫不也本又作佳夫方予反字又作鳩同不方浮反又如字字又作鴉同草木疏云夫不一

名浮鳩慙起角反

正義釋鳥云離其夫不舍人曰離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離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離夫不孝故為司徒郭璞曰今鵲鳩也

循按祝雛八一聲之轉雛其為疊韻夫不為雙聲佳其

夫不者三字祝鳩之緩聲鴉鳩亦夫不聲之轉舍人以其

夫不連讀非也正義引郭作鴉鳩則鴉字之誤今尔雅注

正作鴉方言廣雅亦有鴉而無鴉矣鴉鳩方言云鴉

鳩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鴉鳩其大者謂之鴉鳩

其小者謂之鴉鳩或謂之鴉鳩或謂之鴉鳩與鴉祝

音近則祝鳩即鴉鳩鴉亦作班陸疏所謂項有繡文

天將雨逐婦者是也惟方言誤以鴉鳩籜入而廣雅

乃分鴉鳩為鴉鳩鴉鳩為鴉鳩凡以班鳩訓鴉鳩者

皆拘于方言尔陸氏疏辨別有繡領者為鴉鳩無繡

說文起從巳午之巳杞從
戊己之己而起杞同墟里
切廣韻云杞屬于起
因而讀杞者皆同于起
其實與起別義也尔雅
歲陽在己曰屠維高
後淮南子注云屠維也維
離也萬物各成其性已
有別離之義故紀為絲
別記為分疏改為更易
自与人別乃自稱其身

芭杞傳杞枸櫞也

領者為祝鳩今驗之誠有此兩種而實一物郭氏以
夫不為鴉鳩鶻鶻為似山鵲短尾多聲此為當也

釋文杞音起枸櫞音苟本亦作苟同櫞音計

循按說文作枸杞舍人作句杞左傳昭十二年正義吳氏本草作

枸已太平御覽九或省或譌一也本草云味苦一名地骨

一名地輔今人稱地骨稱枸杞正古名之未改者其

實狀類乳故俗又稱狗乳廣雅云枸乳苦杞也地筋

杞枸也地筋即地骨之義苦杞緣味苦而呼也乃分

釋之似非一物其說未圓

為已杞柳為柳之別故
曰杞柳白蒿棠別于赤
苗棠謂之芑凡物之
白者皆有別義也惟
其從已故通于檻檻
杞同音相借也本草
經一名枸忌忌与檻正
屬同音杞之于檻猶
忌之于檻耳

駱

駒

騏

釋文駒本音俱本亦作驕

釋文騏音其

駟傳陰白雜毛曰駟

釋文駟音因馬陰白雜毛也

循按陰白雜毛駟釋畜文正義詳見魯頌

常棣傳常棣棣也

釋文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反常棣棣本或作常棣移

移音以支反又是弓反案尔雅云唐棣移常棣棣作
移者非

正義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
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與此唐棣異木
故尔雅別釋

循按韓詩叙云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夫

移之華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藝文類聚八十九
王應麟詩考引為

韓詩

叙依此則韓詩作移乃左氏僖公二十四年傳引詩

作常棣之華則毛詩正與之合毛傳本之尔雅既依
之以移解唐棣自不以移解常棣也

脊令傳脊令雖渠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箋雖渠五
水鳥

釋文脊井益反亦作即又作鷖皆同今音零本亦作
鷖同雖渠也

正義脊令雖渠釋鳥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璣云大
如鸚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
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小宛篇云題彼脊
令載飛載鳴是脊令飛則鳴也脊令既失其常處飛
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
循按說文雅石鳥一名雖鷖一曰精列廣雅云鷖鳥

精列鵲鵲雅也精列即脊令之轉聲上林賦云煩驚
庸渠下云與波搖蕩奄薄水渚是為水鳥也劉淵林
注吳都賦云鵲鵲似鴨而雞足漢書注引郭璞云雍
渠似鳬灰色而雞脚一名章渠師古曰庸渠即今之
水雞也推郭顏之說即今水上章雞尔

獐傳獐未成羊也

釋文獐直呂反未成羊也

正義釋畜云成^未羊曰獐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獐
是也

松柏

薇傳薇菜也

釋文薇音微菜也

常傳常常棣也

魚傳魚服魚皮也

正義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
可以釋車也陸璣疏曰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
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韃步
入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
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
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

楊柳傳楊柳蒲柳也

草蟲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草蟲鳴晚秋之時也

阜螽

釋文螽音終

卉木傳卉草也

釋文卉許貴反草也

循按說文卉草之總名也禹貢揚州島夷卉服攸正

義引鄭氏注云地下溼故衣草服

倉庚
蘇

釋文蘇音煩

杜

杞菱杞非常菜也

釋文杞音起

循按此詩言采則枸杞也枸杞俗呼甜菜

鱮傳鱮揚也

釋文鱮音常鱮也草木疏云今江東呼黃鱮魚尾微黃大

者長尺七八寸許

正義鱮鱮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璣疏云鱮一名

黃頰魚是也似燕頭角魚角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

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楊黃頰通語也
循按上林賦鰮鰪鰾鰼鰽鰾鰼鰽鰾鰼鰽鰾鰼
文魚部云鰽哆口魚也食療本草云黃頰魚一名鰽
鰽醒酒亦無鱗以今求之所稱鰽斯者是也鰽為楊
之同聲無鱗哆口與鰽相似詩以類言尔陸氏疏似
燕頭角身當作似燕頭有角蓋傳寫之譌或本作魚
身鰽已魚矣又何必言魚身也

鯨傳鯨鮓也

有黑點文舍人云鯊石鮓也鮓待何反

正義八鯢八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璣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

循按今之虎頭鯢也一名春斑羅願尔雅翼云今人呼為重脣脣厚特甚有若鼃鼃此狀物之精者也廣

志云吹沙大如指沙中行後漢書馬融傳注臨海異物志云吹

沙長三寸背上有刺犯之螫太平御覽有刺螫人乃鰐

而非鯢大如指長三寸其小者也大者亦長七八寸

在沙中行則有然矣

鯢

傳鯢魚也

釋文。鯧音禮。鮓也。鮓直冢反。
正義。釋魚云。鯧鮓。舍人曰。鯧名鮓。郭璞云。鯧鮓。徧檢
諸本。或作鯧。鮓或作鯧。鮓若作鮓。似與郭璞正同。若
作鮓。又與舍人無異。或有本作鯧。鮓者。定本鯧鮓。鮓
與鮓音同。

鯉生江湖間此即鱧矣鮓自是鱣說文鮓與鱧別鮓

自為首戴^八七星之魚非鱧也

九

鰮傳鰮鮎也

釋文鰮音偃郭云今偃額白魚鮎乃兼反江東呼鮎為鰮鰮音啼又在私反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鰮鱧為鮎鱧為鯉唯郭注尔雅是六魚之名今目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

正義釋魚有鰮鮎郭璞曰鰮今鰮額白魚也鮎別名鯉孫炎以為鰮鮎一魚鱧鮎一魚郭璞以為鰮鮎鱧鮎四者各為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

循按斷宜從毛說見鱧鮎說文魚部云鮎鮎也鮎鰮

也鰻鮐也重文鰻又鯢大鮐也廣雅云鯢鰻鮐也本草有鰻魚陶隱居云此即鰻也今人皆呼慈音即是鮐魚爾雅翼云鰻魚偃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謂之鮐魚言其黏滑也是說得之說文以鮐解之者竊以古人夷或通它別雅云委它威夷倭夷禕它委鮐也故鰻亦呼鮐若爾雅之鮐自吹沙之定名與此殊也

鯉

小雅南有嘉魚之什第十七

甘瓠

釋文瓠音護

離傳離壹宿之鳥箋壹宿者壹意于其所宿之木也

釋文離音佳本亦作佳

臺傳臺夫須也

釋文臺夫須也夫音符

正義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
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
云臺所以禦雨是也

循按何承天纂文云臺一名山莎毛詩題綱云南山
有臺臺一名夫須莎草也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七

與陸疏合

萊傳萊草也

釋文萊音來草也

正義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為萊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

循按尔雅釋草云釐蔓華說文草部云萊蔓華也萊

釐古字通此詩萊與臺並言益釐也

詩貽我來牟劉向封事引作貽我釐牟書帝告

釐沃一釐即藜陸璣義疏

見齊民要術引及玉篇皆以藜釋萊是

也月令孟春行秋令藜藿蓬蒿並興管子封禪篇云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藿茂益田畝荒穢故生此諸草

十月之交^八云汙萊周禮地官言萊田蓋不耕^七治則荒
草生藜莠之類也言萊以縣諸草正義以為草之總
名則誤矣

桑 楊 杞

李
釋文杞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

樗傳樗山樗

釋文樗音考山樗也樗勑居反

杻傳杻櫪也

釋文杻女久反櫪也櫪音意

枸傳枸枳枸

釋文枸俱甫反枳枸也枳諸氏反

正義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曰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

循按說文禾部云稭多小意而止也从禾支只聲一曰木也稭稭稭也从禾从又白聲又者从丑省一曰

木名徐鍇^八曰丑者束縛也積穊不伸之意枸^三以曲故

名枳枸枳枸即積穊又作枳棋廣志云枳棋葉似蒲

柳子似珊瑚其味如蜜十一月熟樹乾者益美出南

方大如指頭

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七
齊民要術引作枳枸

崔豹古今注云枳棋子

一名樹蜜一名木餕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

餕蜜一名白石是也明堂位云俎殷以棋注云棋之

言枳棋也謂曲橈之也疏云枳棋之樹其枝多曲橈

此枳棋取義于曲則積穊尔不必指木蜜為說荀子

篇云枸木必待隤括烝矯然後直枸木亦泛云

曲木宋玉賦枳白正然李善不知枳白即積穊分以

枳為枳橘之枳白為曲既非而正義必以南山之枸為枳白夫枸之實如指而曲故取稭枳為稱不必其多枝而曲也

桼傳桼鼠梓

釋文桼音庚鼠梓楸屬

正義桼鼠梓釋本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桼郭璞曰楸屬也陸璣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

蕭傳蕭蒿也箋蕭香物之微者

釋文蕭蒿也

正義釋草云蕭萩也李巡曰萩一名蕭郭璞曰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藝蕭合馨香是蕭為香物也

杞棘箋杞也棘也異類

桐椅箋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

釋文椅於宜反木名也

義傳義蘿蒿也

釋文義五何反蘿蒿也

正義釋草云義蘿蒿也舍人曰義一名蘿郭璞曰今義蒿也陸璣疏云義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洳

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
香美味頗似蔓蒿是也

循按爾雅無蒿也文正義多此二字者傳寫譌也說
文草部云莪蘿莪蒿屬此亦宜有譌誤當作莪蘿也
蒿屬廣雅云莪蒿蘆蒿也蘆為蘿之轉聲

鼈

釋文鼈卑減反

循按內則云濡鼈醢醬實蓼注云人君燕所食也魯
語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羞鼈焉吉甫燕諸友顯
父餞韓侯皆用魚鼈是鼈為燕飲所重也經書多以

鼈之猶言龍也其狀類
預而行若龍故然故鼈
又名龍能即龍也龍之
猶言卵也其背高隆
有如此者左傳射麋
麗龜龜指麋之背言
知龜取義于高故又名
貴貴者墳也亦高義也
爾雅以三足者為釋之其
實能與貴仍龍與龜
耳于三足之義無涉也

魚鼈並言八魚所以統衆鱗物鼈所以統衆互物古天官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祭狸物春獻鼈蜃
冬獻龜魚祭祀共蠃羸蜺以授醢人曲禮云水潦降
不獻魚鼈王制云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此鼈
亦統龜蜃蠃蜺之屬言之矣大戴禮云鱗蟲三百六
十而龜龍為之長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為之長龜用為
寶別有龜人掌之飲食膳羞之物不可主以龜龍故
以魚鼈統之爾雅以鼈蚌等入釋魚者以類相附
也魚亦掌于鼈人者此魚乃狸物之魚注云魚亦自
謂狸藏又云狸物亦謂鰈刀含漿之屬蓋獻人掌以

時獻為梁其利用籍者則掌于鼈人也

鯉
芭傳芭菜也

釋文芭音起菜也徐又求已反

正義陸璣疏云芭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
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芭西河雁
門芭尤美人戀之不出塞是也

循按豐水有芭禮記引之注如云枸櫞也是杞通作芭
杜采杞傳亦訓之以菜以是推之則此芭亦枸櫞
也

隼義隼急疾之鳥也

十五

正義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鷃之屬
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璞云鼓翅翬翬然疾是急疾
之鳥也說文曰隼鷃鳥也陸璣疏云隼鷃屬也齊人
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
是也

循按秋官是氏掌攻猛鳥注云雁隼之屬揚子法言
云雁隼翬翬玉篇云翬鳥鷃擊勢也春官司常職云
鳥隼為旟爾雅釋天言旌旂云錯革鳥曰旟六月篇
織文鳥章傳云鳥章錯革鳥為章也箋云鳥章鳥隼

雙行小字

管子君臣篇云文
天一縛制房元齡
注云縛古隹字

之文章是尔雅之革鳥即隹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
畫急疾之鳥于繆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
隹並正鄭據尔雅之革鳥為司常之隹故曰急疾之鳥
也說文于離字下重文作隹云離或從隹一一曰鵽
字許氏之義蓋以離隹同字定為祝鳩故玉篇云隹祝
鳩也而隹字又通于鵽鵽即鵽省離也國語有隹集
于陳侯之庭韋昭注云隹今之鵽廣雅云鵽鵽鵽離
也昭訓為鵽即同說文隹一曰鵽之義山海經云景
山多鵽黑色有力說文云鵽黑色多子漢書五行志
云劉向以隹近黑祥鵽即是鵽隹即是鵽故云黑祥

也

一切經音義云隼又作鷃

廣雅又云佳鷃也此因說文隼一曰鷃

其

而為此訓學者不知說文之義以四牡騅即隼六月

隼即祝鳩非也易下經解上六云公用射隼于高墉

之上九家易云隼鷃鳥也今捕食雀者虞翻云離為

隼

並李氏易傳

考工輜人職云鳥旗七旂以象鷃火注云鳥

隼為旗州里之所建爾雅釋天云柳鷃火也注云鷃

鳥名火屬南方此鷃即隼也柳居鷃火之首其象為

味味一作囁喙也有吞啄之象故取于鷃離為南方

之卦故象為鳥旗取象于鷃亦畫為鷃也騅以佳聲

鷃以敦聲二聲相近

敦讀如追

鷃火即鷃火此鳥隼所以象

鹿傳鹿牝曰麀

釋文鹿音憂鹿牝曰麀

正義釋獸云鹿牡麇牝麇是鹿牝曰麇也

循按取比配之義故牝从匕鹿之牝者為鹿亦此義也此从匕為相比次之義故鳥之母者从之作雌鹿从匕為會意說文與麋為重文云麋从匕省非聲故讀若憂

麋(箋)麋壯曰麋麋復麋言多也

釋文麋愚甫反說文作𧢲云麋鹿羣口相聚也鄭云
麋壯曰麋麋復麋言多也麋本又作麋俱倫反
正義釋獸云麋壯麋牝麋是麋牝曰麋也郭璞引詩
曰麋鹿麋麋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
麋或作麋或作麋是為麋母曰麋也由麋之相類又
承鹿壯之下本或作麋牝者誤也釋獸又云麋壯麋
牝麋下箋云祁當作麋麋麋牝是也必易傳者以言
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祁
孔有傳訓祁為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
者何物凡釋獸有麋之名故易傳而從尔雅也注尔

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麋孔有與鄭同下
箋云祁當作麋此麋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麋也
循按麋鹿麋麋即大雅麋鹿嘆嘆箋易傳非也
祁箋祁當作麋麋麋牝也

釋文祁毛巨私反又止之反大也鄭改作麋音辰郭
音辰何止尸反沈市尸反麋亡悲反

循按箋義不及傳其祁自指中原之大正義言不知
大者何物非也

小麋箋永牝曰麋

釋文麋音巴永牝曰麋

兕

八

六

釋文兕徐履反本又作光

循按釋獸云兕似牛犀似豕說文作𧢲云如野牛而青鄉射禮記云大夫兕中注云兕似牛一角劉欣期交州記云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

柄左傳正義

小雅鴻雁之什弟十八

鴻雁傳大曰鴻小曰雁箋鴻雁知辟陰陽寒暑

正義鴻雁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雁小嫌其同鳥雄雌之異故傳辨之云太曰鴻小曰雁也知

辟陰陽寒暑者春則辟陽暑而北秋則辟陰寒而南
故並言之

循按易漸初六鴻漸于干虞氏注云鴻大雁也鴻有
大義故物之大者名之

隼

釋文隼息尹反

鶴

釋文草木疏云鶴鳴聞八九里

正義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而野聞其鳴聲陸璣疏
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腳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

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八常夜半鳴淮南子九
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
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

穀檀

釋文檀音壇

穀傳穀惡木也

釋文穀工木反說文云楮也從木穀聲非從示也毛
云惡木也以上章上檀下擇知之取其上善下惡故
知穀惡木也

正義以上檀擇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

穀之為言耆也老人皮
有斑點謂之耆見釋文
以穀之皮亦以有斑點
名之耳

駟
釋文馬五尺以上曰駟也

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
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
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輝其裏甚
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

循按齊民要術有種穀楮法云今世人有名之曰角
楮非也蓋角穀聲相近因譌耳其皮可以為紙者也
要術今田間有之質性不堅易生不中材用呼為穀樹
止此穀苦角反穀從此得聲則今之稱穀猶舊名之未變
者也傳以惡木訓之蓋得諸目驗非徒以檀栻類之

黃鳥傳黃鳥八宜集木啄粟者

穀 桑 梁 栩

釋文栩况甫反

樗傳樗惡木也

釋文樗勅書反惡木也

正義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薪薪惡木也
遂傳遂惡菜也箋遂牛薊也亦仲春時生

釋文遂勅六反本又作蓄毛惡菜也鄭牛蘋也蘋本
又作蘋徒雷反

正義此釋草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之羊躑定本作
牛蘋

循按本草羊躑一名蓄陶隐居云今人呼名虎菜即
是蓄音之譌詩云言采其蓄文選曹植七啓云霜蓄
露葵李善注云遂與蓄音義同又作董廣雅云董羊
躑也廣韻遂董二字相重遂之為羊躑無疑矣惟牛
蘋在尔雅名蘋釋文蘋本又作蘋則是鄭箋或作牛
蘋而箋以為遂者疑尔雅本作遂牛蘋蘋即蘋故箋

或作牛薺八或作牛薺後人誤分薺于薺而改廿遂為薺

也

菑傳菑惡菜也箋菑菑也亦仲春時生

釋文菑音福毛惡菜也鄭菑也菑音富

正義陸璣疏云菑一名當幽州人謂之燕當其根正
白可著熟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烝以禦饑

循按菑菑爾雅釋草文釋草又云菑薺茅說文草部

云薺茅菑也一名舜下即次云菑菑也菑菑也是菑

菑之菑即薺茅之菑其有別者郭氏注菑菑云大葉

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注薺茅云菑華有赤者為薺

釋名典藝篇云法逼也
可知從去從畺聲音相

近也

葍蒿一種耳陸氏疏云有兩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
種莖赤而有臭氣齊民要術十蓋葉細而香者蒿也莖赤而
有臭氣者葍蒿也說文𦰇部云𦰇即𦰇字草也楚謂之蒿
秦謂之葍蒿地連華陶隱居謂木通即蒿根莖唐本
注云南人謂為燕薺或名烏薺今言蒿藤蒿薺薺聲近
木通生作藤蒿與說文蔓地合華有紫有白此葍蒿
所分也廣雅云蒿烏薺也烏薺即蒿蒿之聲所傳變
也屈原賦云索葍蒿以筵筍兮王逸章句云葍蒿靈
草也與此言惡菜不同者彼主占卜言故曰靈此據
詩之興意故指為惡菜箋易傳以記時言以羊躡烏

菑皆不可謂之惡也

竹芭傳芭本也

也翬箋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翬者鳥之奇異者

釋文翬音輝雉名說文云大飛也

正義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釋鳥文李
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雉白質五色為文鳥
如此色者希故云鳥之奇異者

莞箋莞小蒲之席也

釋文莞音官徐又九還反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
為席鄭云小蒲席也形似小蒲而實非也

正義釋草云莞苻離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離
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今江東
謂之苻離西方一名蒲用為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
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知莞為小
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
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
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之席也
循按爾雅釋草云薊鼠莞尚書正義引此文又引樊
光注云下^上莞下^上簟說文草部云莞草也可以作席又
云薊夫離也是薊與莞二字異釋文于爾雅莞苻離

云莞本一作菡ハ以說文準之作菡為是本草云白芷二三
一名白蔞一名薰一名莞一名苻薜白芷非蒲類不
可為席然則詩之莞自為鼠莞非苻薜所能混某氏
誤以菡為莞矣

熊

釋文熊于弓反

羆

釋文羆彼宜反

正義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
也郭璞曰似熊而長頸高腳猛戇多力能拔樹木關

西呼曰蝦蟆

虺

釋文虺許鬼反

正義釋魚云蝦蟆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蝦一名
虺江淮以南曰蝦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
謂虺為蝦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
一種蛇人自名為蝦蟆今蛇細頸大頭色如文綬文
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寸一名反鼻
虺類足以名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蝦蟆
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且魚亦蟲

之屬也

八

高

循按說文云虫一名蝮博三寸大如臂指是云蝮也
也是釋魚蝮虺之虺當作虫說文別有虺字云虺以
注鳴詩曰胡為虺蜥又蝶蜺鑿以注鳴者是虺自為
注鳴之物與蝮虺之虺異山海經南山經云援翼之
山多蝮虫郭氏注云虫古虺字說文解蜚字云虺屬
此亦虫然則虫亦通于虺矣非古字之謂也段君玉
裁謂此與胡為虺易皆注鳴者

蛇

釋文蛇市奢反

羊

牂傳黃牛黑唇曰牂

釋文牂本又作牂而純反黃牛黑唇曰牂

正義釋畜云黑唇曰牂傳言黃牛者以言黑唇明不與深色同而牛之黃者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唇曰牂

乾隆庚戌臘月望日深倦牕中錄底鳴之什記錦南山有堂
之什記

辛亥五月晦日錄鴻雁之什一奏于牛氏之江外葺堂時陰雨
廿餘日夢為之傷是日晴天氣清涼如四月天

嘉慶四年己未四月并為一卷又改錄一次

江都焦循

础

釋文 𧈧 暉 鬼反

蜴傳蜴蜥也

釋文蜴星歷反字又作蜥蜴也蜴音元

正義釋魚云蝶螈蜥蜴蜥蜴蜥蜴蜥蜴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璣疏云虺蜴一名蝶螈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蜥蜴

與蜺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

循按說文引作胡為虺蜺釋文言本又作蜺是舊作

蜺也陸氏疏連虺易解之亦與說文注鳴訓虺合說

文析在壁曰蜺蜺在草曰蜺易漢書東方朔傳云武帝置

守宮孟下令朔射之朔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

蛇又有足跋跋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蜺易方言

云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蠃蠃或謂之刺

易其在澤中者或謂之蜺易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

榮原于蜺易表之曰在澤則餘不在澤也崔豹古今

注云蜺蜺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于樹上捕蟬食之

其長細五色者名蜥易然則四名實為二類尔雅之
例同類者相為解故四名轉相釋也蜴俗字宜作易
蜥說文作蜥鄭語化為元蜥韋昭注云蜥蜥易也蜥
與蜥古字通尔雅翼云一種能入水毛詩正義名水
蜥易今正義無此文當有譌誤附記于此

龜

循按春官六龜易十朋之龜尔雅詳釋之無容贅述
惟致墨之義說孔氏者謂以墨畫龜然後灼之竊謂非也
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注云揚猶熾也致其墨者
孰灼之明其兆大卜祗高作龜注云作龜謂以火灼

之以作其兆九作在致墨之先是墨因作而致二也蓋灼
久則煙厚而墨故注解致其墨為孰灼之孰灼猶言
久灼之也惟灼之成墨其上乃有坼裂而成兆說文
云卦灼龜坼也兆為卦之重文若畫墨于甲上何以
有坼而成兆邪說文火部云龜灼龜不兆也春秋傳
曰龜爇不兆讀若焦灼之而焦則不致墨不致墨則
無坼也

鳴鳩傳鳴鳩鵲

釋文鵲音骨鵲陟交反何音彫字林作鵲云骨鵲小
種鳩也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

正義以鳩是小鳥又篇名小宛故知宛為小定本及
集本皆云鳴鳩鵲鵲也

菽傳菽藿也

釋文菽音叔藿火郭反

正義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
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此經云有菽箋傳皆以藿
言者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

循按說文草部云藿赤之少也公食禮注云藿豆葉
也韓非子云堯之王天下也糲梁之食藜藿之羹戰
國策云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赤之可以為羹必

葉之少者无鄭明以葉許訓以少遠相成矣三

螟蛉傳螟蛉桑蟲也

釋文螟亡丁反蛉音零螟蛉桑蟲也俗謂之桑螟一名戎女蠋音萬

正義螟蛉桑蟲釋蟲文郭璞曰桑蟲俗謂之桑蠋亦呼為戎女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

循按說文作螟𧈧玉篇云蠋螟蛉也猶蠹之作苓蔓菁稱蔓菁矣步屈見郭氏注方言尺蠖尔雅翼云尺蠖屈申蟲也狀如蠶而絕小行則促其腰使首尾相就

乃能進步故曰屈伸又如人以手度物移後指就前
指之象古所謂布指知尺者故謂之尺蠖漢書律歷
志曰尺者隻也則隻亦自有尺之義矣此說極精
螺羸傳螺羸蒲盧也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
嫗養之以成其子

釋文螺音果羸力果反螺羸蒲盧也即細腰蜂俗呼
蠨蛸是也蠨於結反蛸音翁

正義螺羸蒲盧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
呼為蠨蛸鄭中庸注以蒲盧為土蜂陸璣云螺羸土
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

為其子

九

四

循按法言學行篇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臝祝之曰
類我類我久則肖之又莊子天運篇云細要者化司
馬彪注云取青蟲子祝使似之也莊子釋文今驗之良然蠋
蠋者其聲也說文作蠋蠋蠋从𩚑聲𩚑讀若過與从
果聲同

脊令

釋文今音零本亦作鵲注同

桑扈傳桑扈竊脂也箋竊脂肉食

釋文扈音戶竊音切

正義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嘴曲食肉
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璣云青雀也好竊人脯
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

循按說文佳部云作雇重文鸛屬在邑部為

國邑之名詩宜假借為雇也淮南子說林訓云馬不食脂

桑扈不啄粟非廉也高誘注云桑扈青雀此以馬食

粟扈食脂互言明其肉食也今本尔雅既以桑扈竊

脂與鴝鵒剖葦並言其下又云春扈鴝鵒夏扈竊玄

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行扈嗜嗜

宵扈嘖嘖行扈邢氏尔雅疏謂有二桑扈邵太史晉

涵為七證而刪去之其說云左氏昭十七年傳云九九鷹為九農正前人釋九鷹鷹者俱引爾雅前後之文以證之一曰春鷹二曰夏鷹三曰秋鷹四曰冬鷹五曰棘鷹六曰行鷹七曰宵鷹八曰桑鷹九曰老鷹唐石經重出桑鷹竊脂四字于冬鷹竊黃之下則桑鷹五棘鷹六行鷹七宵鷹八老鷹九今以諸家所引者證之則石經重出四字實為後人所羈入也諸家之說可證者左傳引賈逵云春鷹芸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鷹竊玄趣民芸苗者也秋鷹竊藍趣民收歛者也冬鷹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鷹竊丹為果驅

鳥者也行扈喑喑晝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為
民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鷦鷯趣
民收麥令不得晏起也者是賈逵以春扈至宵扈七扈
相次而益以桑扈老扈為九扈不以桑扈越居第五
其證一也左傳疏謂舍人注尔疋其言與賈逵同是
舍人本以桑扈居第八文不重見其證二也猶按太平御覽舍人
云鳩鷯主五土之宜穀種樹也竊元黑色趨民去草竊藍色青趨民收歛
竊黃色黃趨民益藏竊丹色赤為民驅鳥行扈晝行鳴宵扈夜行鳴皆隨
四時同依諸左傳注又引樊光注云九扈者春扈夏扈
扈為節候也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以尔雅上文所
云鷦鷯老老字下屬唯鷽不重是樊光注亦以七扈

連舉然後及上文之桑扈老扈其證三也說文云九

扈農桑候鳥扈民不媼者也春扈鵲鵲夏扈竊元秋
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喑喑宵扈嘖嘖桑
扈竊脂老扈鸚鵡是許叔重所見尔雅本先舉七扈
始益以桑扈老扈與賈逵同其證四也蔡邕獨斷說
九扈之官云春扈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
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歛冬扈氏農正趣民益
藏棘扈氏農正常謂茅氏一曰掌人百果行扈農正
畫為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為民驅獸桑扈氏農正
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亦以桑扈老扈列

于後其證五也杜預集解云鳬有九種春鳬鵲鵲夏
鳬竊玄秋鳬竊藍冬鳬竊黃棘鳬竊丹行鳬喑喑宵
鳬嘖嘖桑鳬竊脂老鳬鵲鵲是杜元凱所據尔雅不
以桑鳬竊脂列于棘鳬之前其證六也孔穎達疏云
釋鳥自春鳬鵲鵲至宵鳬嘖嘖凡七鳬其文相次李
巡總釋之云諸鳬別春夏秋冬四時之名喑喑嘖嘖
鳥聲兒也郭璞曰諸鳬皆因其毛色聲音以為名竊
藍青色釋鳥又云鵲鵲老鳬鵲桑鳬竊脂是孔氏所
見郭氏尔雅本自春秋鳬至宵鳬連次七鳬而老鳬
桑鳬自在上文未嘗于冬鳬竊黃之下復見桑鳬竊

脂四字其證七也

七

鶯傳鶯卑居也卑居雅鳥也

釋文鶯音豫鶯斯鴨居也一名雅鳥小尔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說文云雅楚鳥也一名鶯一名鴨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卑本亦作鴨同音匹又必移反

正義鶯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鳥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是也此鳥名鶯而曰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鶯

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兒隋書經籍志雜家列類苑一百二十
循按傳本尔雅傳無斯字則尔雅亦無斯字故正義卷梁征虜參軍劉孝標撰
引釋鳥文止言鶯今尔雅有斯字後人加也說文
解鶯云鶯卑居解雅云一名鶯亦不連斯字今尔雅
有斯字彼釋文云本多無此字案斯是詩人協句之
言後人因詩添此字也而俗本遂斯旁作鳥謬甚然
則尔雅本亦無斯字有後人加也揚子法言云
頻頻之黨甚于鶯斯連言者亦猶詩協句也卑居易
林又作正居正居與雅鳥之聲近也

桑

九

八

梓

釋文梓音子木名

柳

蛸傳蛸蟬也

釋文蛸音條蟬也

萑葦

釋文萑音丸葦葦鬼反

鹿

雉

兔

釋文兔他故反

兔兔傳兔兔狡兔也

釋文兔士咸反狡兔也狡古卯反

正義蒼頡解詁云兔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是也

循按說文云兔狡兔也兔之駮者此所謂駮即戰國策之逡又作魏駮即狡之謂也因駮有大訓遂以兔為大

兔恐失許氏義也太平御覽引廣志云兔大者曰兔遇犬箋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釋文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

九一

循按說文云愚戇也从心从禺禺猴屬獸之愚者鄭氏以馴訓遇正以遇為愚反上覺字而言之言免雖覺犬之愚者能獲也秦策引此詩高誘注云躍躍跳走也覺狡也喻狡兔騰躍躍以為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汝罪也此別一義正義乃逢遇說箋失鄭義也

蜮傳蜮短狐也

釋文蜮音或沈又音域短狐也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正義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于南越南越婦

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膚其瘡如疥是也

循按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多男女同川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蓋蜮取于惑弧稱以射也說文虫部云蜮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重文蝮周禮蝮氏掌去鼃鼃注云齊魯之間謂

鼃為蝸

九 月令四月蝸蝸鳴注亦云鼃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及淮南子皆云蝸蝸蟻蟻也

夏小正四月鳴蜚

即此蝸蝸當以其聲名之因又單稱蝸與短弧殊也

短弧陰害人亦通為鬼魅之稱文選東京賦注云引漢舊儀蜚

鬼也漢書東方朔傳云人主之大蜚顏師古注云蜚

魅也是也陳藏器本草拾遺云溪鬼蟲取其角帶之

主溪毒射工出有溪毒處山林間大如雞子似蜚

頭有一角長寸餘角上有四岐色黑甲下有翅能飛

與似鼃三足之說有異玄中記言其背上有甲或以

此謂之似鼃三足則未有詳矣

貝箋文如餘泉餘蜚之貝文也

釋文 蜺直基反 貝黃白文曰餘蜺

正義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舍人曰

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蜺貝甲黃而質白為文彩餘泉

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陸璣疏云貝水介蟲也龜

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

餘蜺黃為質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些貝

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貝大者常有

徑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

循按爾雅釋魚云貝居陸賁在水者蜺大者鮧小者

鮧玄貝貽貝餘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蜺博而頽蜺

大而險九蟻小而脩貝名甚衆獨舉餘貶餘泉者十二賾以地言魴魴虵蜎蟻以形言惟餘泉餘蜺以文言故于錦文獨舉是也

豺

釋文豺士皆反字或作豺

循按尔雅釋獸云豺狗足說文旁部云豺狼屬狗聲

高誘注淮南時則訓豺祭獸云豺似狗而長尾其色

黃

一切經音義引倉頡解詁云豺似狗白色爪牙迅利善搏噬也

傳以獸名訓狼豺無訓者狼

與肩牡並舉疑于泛名豺與虎並稱可知為獸也

小雅谷風之什弟二十

莪

釋文莪五河反

蒿

釋文蒿呼毛反

蔚傳蔚牡蒿也

釋文蔚音尉牡蒿也蒿去刃反

正義蔚牡蒿釋草文舍人曰蔚一名牡蒿某氏曰江

河間曰葍陸璣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

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

馬薪蒿

九

十三

循按本草經朱書有馬先蒿掌禹錫等注引尔雅此文又引釋曰蔚即蒿之雄無子者未知何人所釋今郭氏注云無子者蓋或本諸此也廣雅云茵陳馬先而本草則馬先之外別有茵陳廣雅或亦以類相訓乎

棘傳棘赤心也

獲箋獲落木名也

釋文獲戶郭切

反

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

正義獲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為木名某氏曰可作

栝園皮韌繞物不解郭璞曰獲音獲可為栝器素也

陸璣疏云今桺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為絙索又可為甌帶其材可為柅噐是也易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刈于理不安故易之循按榰為樗字之重文說文云木也以其皮裏松脂讀若華俗又作樺字本草樺木皮味苦堪為燭木似山桃取脂燒辟鬼衍義說其皮有紫黑花者裏鞞弓韉此與示荼薪樗異物彼宜是樗字也

熊羆

釋文下彼皮反

卉傳卉草也

釋文九卉許貴反草也

栗 梅

鶉傳鶉鵒也

釋文鶉徒丸反鵒也字或作鶉鵒音彫

正義說文云鶉鵒也從敦而為聲字異于鶉也鵒之大者又名鶉孟康漢書音義曰鶉大鵒也

循按說文作鵒與雕轉注又通于隼猶墮之通于隼也詩凡言鵒多省文故或混于鶉鶉詳見鄘風
鶉傳雕鶉貪殘之鳥也

釋文鳶以專反鵠也

正義說文又云鳶鵠鳥也鵠鳶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

循按夏官射鳥氏以弓矢毆鳥鳶注云鳥鳶喜鈔盜便汙人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注云鳶鳴則將風本草鵠頭陶隱居注云即俗人呼為老雅者一名鳶左傳及漢書梅福傳又作鵠五經文字以為俗說文無鳶字有鳶字云鵠鳥也徐鉉云今俗別作鳶非是戴侗六書故云說文無鵠而有鳶孫氏與專切鳶非與專之聲此即鵠字孫氏誤也

九

十四

鱣 鮪

釋文鱣張連反鮪于軌反

蕨薇

釋文蕨居月反

杞 傳杞枸櫞也

釋文枸音苟櫞音計

楨 傳楨赤棟也

釋文楨本亦作莢音夷棟所革反尔雅云楨赤棟郭

霜狄反

正義、楸、赤棟。釋木文又曰：白者棟。舍人曰：楸名赤棟也。某氏曰：白色為棟，其色雖異，為名同。江河間棟可作鞍郭璞曰：赤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白棟葉圓而岐，為木大也。循按楸為赤名棟，為白名互以相明，如棠與杜之例。赤棟猶言棟之赤者，非名赤棟也。

杞

釋文、杞音起

菽 蕭

釋文菽音叔^九

茨箋茨蒺藜也

釋文茨徐咨反茨蒺藜也蒺音疾藜音黎一音黎
正義茨蒺藜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
二角刺是也

瓜傳剝瓜為蒹也箋剝削淹漬以為蒹

循按食醫心鏡云越瓜鮓久食益腸胃和飯作鮓并
齏蒹之並得瓜之中為蒹者蓋越瓜之類也

小雅甫田之什第二十一

稂傳稂童梁也

釋文稂音郎又音梁童梁草也說文作節云稂或從_字也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也

正義稂童梁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璞曰似莠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

循按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于外謂之童者以其未成而名之若曰猶是梁也然而童矣說文作禾粟之粟生而不成粟即穗字為禾成秀之名釋文引作莠蓋粟轉秀譌作莠大戴禮秀幽王莢秀秀萑葦皆寫作莠可證若是狗尾之莠

竟云莠之生而不成可矣不必連禾粟言之也說文
禾^部云秕不成粟也既名秕又名稂何自粟言之謂之
秕自禾言之謂之稂也

莠傳莠似苗也

釋文莠餘久反

正義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
莠似苗也

循按孟子盡心下云惡莠恐其亂苗也戰國策魏西
門豹云幽莠之幼也似禾是莠似苗也月令孟春行
秋令藋莠蓬蒿並興左傳云門上有莠則莠自異苗

之物韋昭注魯語云莠草似稷無實又韋昭問答云

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太平御覽九說文草

部云莠禾粟下生莠繫傳作下揚生莠揚者簸揚之

謂粟之不堅好者簸之必在下農桑輯要云穀種浮

秕去則無莠徐鍇亦謂莠出于粟秕今俗稱粟之不

實者尚曰下揚說文正以是訓莠之所由生也

螟螣蟲賊傳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蟲食節曰賊箋此四蟲者恒

釋文螟莫庭反螣字亦作武徒得反說文作螭蟲本害我田中之稗禾

又作蚌莫侯反尔雅云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去之螟螣之屬

節賊食根蟲隨所食為名郭云皆蝗類也盛陽氣羸則生之

正義食心九至曰賊皆釋蟲文李巡曰云食禾心七為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螽也食禾節言貪狼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蟲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為名也郭璞曰分別蟲啖禾所在之名耳螽與螽螽與蟲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為民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為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為兼通也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螽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蟲蝻蛄也食苗根為人患許慎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

則生螽舊說螽螽蝻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
外言之耳故捷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
故分別釋之●

循按爾雅螽螽以食心食葉分別之說文則螽食穀
葉螽食苗葉穀與苗無別宜有誤也漢孔臧蓼蟲賦
云爰有蠕蟲厥狀似蠕螽螽蓋小青蟲故五行志以
為羸蟲之孽呂氏春秋謂蝗螽蔽天狀如嚴雪蔽天
者蝗也螽連類言之耳爾雅翼云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得展
蟲既食其葉又以絲纏集眾葉使穗不
螽在說文為蛇螽其本字也方言螽宋魏之間謂之
蚻此蛇矣而亦稱蚻則螽亦可通稱螽楚辭大招粉

九

六

白黛黑賈子勸學篇作粉白騰綠是可例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大草不生又無螟蜥高誘注云蜥或作騰食心曰螟食葉曰蜥兖州謂蜥為騰音相近耳蜥與螟並舉蓋本宜是蜥字之譌春秋所書高氏讀蜥為騰是不以為短弧或者蜥為蜥之譌矣蟲在說文訓蠃蟲乃蜘蛛之別名食根之蟲為蝼蟲重文螯虫部第七十六字又列螯字訓曰蟄螯也蓋螯本班蟄螯字後人以古者或借為蝼蟲春秋成公十三年傳云帥我螯賊以來因羈螯蜉二字搖蕩我邊疆注云螯賊食禾稼蟲名于蝼蟲字下耳故重出也今之士蟄蟲食蔬穀之根人以夫須草拔其穴中謂之鈞螯正此物矣賊即今之蠹

稗蟲

靺鞨傳靺鞨者茅蒐染草也箋茅蒐靺鞨聲也

釋文靺音昧又亡界反鞨音閤又古洽反茅如字蒐所畱反

正義靺鞨者衣服之名與者赤貌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士冠禮注云靺鞨者緼鞞而黝珩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靺鞨又駁異義云靺草名齊魯之間言靺鞨聲如茅蒐字當作靺陳畱人謂之蒨是古人謂蒨為茅蒐讀茅蒐其聲為靺鞨故云茅蒐靺鞨聲也

循按地官掌染注云染草茅蒐橐盧承首紫荊之屬

劉昌宗禮音云茅音妹見周禮釋文

駱

釋文駱音洛

桑扈箋桑扈竊脂也

釋文扈音戶桑扈竊脂鳥也說文扈作雇

鴛鴦傳鴛鴦匹鳥箋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

純耦也

釋文鴛於袁反沈又音溫下於岡反又於良反鴛鴦

匹鳥也止則為耦飛則為雙

鴛鴦猶言燕婉

鴛與婉音同燕與鴛通轉萋萋一名車軼又轉為燕萋燕軼三字相轉也

循按鄭氏昏禮謁文贊云鴛鴦雌雄相類飛止相匹

太平御覽九崔豹古今注云鴛鴦水鳥鳬類雌雄未嘗相

離人得其一則一者相思死

葛傳葛寄生也

釋文葛音烏說文音弔寄生草也尔雅云寓木宛童是也

正義葛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璣疏

云葛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

循按尔雅釋木云寓木宛童本草經云桑上寄生一

名寄屑一名寓木廣雅云宛童寄生楊也說文草部

云葛寄生也重文 九 楊費鳳碑云 陶隱居云生樹根間寄

根在皮節之內葉圓青赤厚澤易折傷自生枝節冬

王弼之廣雅疏證云 楊之

言構也方言云構像也郭

注云謂可依倚之也依倚

樹上而生故謂之構矣

夏生四月花白五月實赤大如小豆此與陸氏說相
合漢書東方朔傳記射覆之事云郭舍人覆樹上寄
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
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顏師古注云窶數戴器也以
盆盛物戴于頭者則窶數薦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
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窶數者今關東俗亦
呼為寄生非為葛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此
以窶數為圓物故別寄生為芝菌之類竊謂窶數乃

寄生之轉音朔以聲音之轉紐者相况不必其形似

女蘿傳女蘿菟絲松蘿也

釋文蘿力多反在田曰菟絲在水曰松蘿又唐蒙

正義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也毛意以菟絲為松

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

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

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

循按本草經木部中品松蘿一名女蘿吳氏本草云

菟絲實一名玉女一名松蘿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七

淮南子說山

訓云千年之松九下有茯苓上有菟絲主高誘注云茯苓

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也是菟

絲為松上所施此所以名松蘿也陸氏以松上女蘿

即藥中之菟絲子故駁毛傳松蘿之訓菟絲子本草

經上品列之陶隱居云田野墟落中甚多皆浮生麻

蒿上是即今俗所稱黃藤者纏麻豆上無根黃赤如

金無緣于松上者松蘿別為一物以菟絲緣松上而

無根此緣麻豆上亦無根故同得菟絲之名究不得

以菟絲子為女蘿而駁菟絲之非松蘿也璣說非矣

鵲傳鵲雉也

釋文鵠音驕雉也

正義鵠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鵠長尾雉走鳴乘翬尾
為防鉉著馬頭上陸璣疏云鵠微小于翟也走而且
鳴曰鵠鵠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
之美有麋兩足之美有鵠麋者似鹿而小是也

循按西京賦游鵠高翬長辭綜注云雉之健者為鵠尾
六尺鄭風二矛重喬釋文引韓詩作鵠箋云喬矛矜
近上及室題所以縣羽毛正義云猶今之鵠毛稍韓
詩之義直以所縣之羽毛為鵠蓋古以鵠之為雉武
健有力而取之也雉之健者名鵠人之健者名矯其

義一也

九

二十二

柞

釋文柞子洛反

青蠅箋青蠅之為蟲汙白為黑汙黑為白

使

使

釋文蠅餘仍反

循按易林云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別白黑敗亂邦

國箋之說本之也

榛棘

釋文榛士巾反又側巾反

童殺傳殺羊不童也箋殺羊之性牝牡有角

釋文殺音古

尔雅翼云羊之有羴羴亦猶不之有枌榆其物相類但當以色為別蓋羴為白羴枌六白榆則猶羴也羴為黑抵榆不能白則猶羴也色白有辨之義故皆從分色黑有不辨之義故皆從俞

循按殺為夏羊之牝者其牡名羴箋兼牝牡言者殺與羴並稱則分牝牡專舉則對吳羊吳羊白夏羊黑白稱羴黑稱羴猶枌之與榆以白黑分也廣雅云吳羊牯曰羴殺羊牯曰羯此殺羊明對吳羊矣說文云羯羊殺羴也亦以夏羊言古人重黑羔之皮無角而童殺之羔者也貴重之物以罰妄言如箋云脅以必無轉成戲語設有犯令者必使無而為有耶抑將廢此令與

小雅魚藻之什第二十二

藻箋藻水草也

九

二十三

釋文藻音早水草也

菽箋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

釋文藿火郭反菽本亦作叔菽大豆也

正義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

豆葉也苦苦荼也滑莖苴之屬是也

芹箋芹菜也可以為蒹周禮芹蒹鴈醢也

釋文芹巨斤反水菜也蒹側魚反

正義上章菽芼美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為

蒹周禮芹蒹鴈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蒹兔醢落

菹鴈醢是也

循按釋文音下所訓即述傳箋之文此箋宜作水菜也與魯頌泮水箋合釋文可證也爾雅釋草云芹楚葵也鄭氏周禮注本之說文草部云芹楚葵也又云蒹葭類蒿周禮有蒹葭玉篇以蒹為蒹蒿齊民要術芹字下既引呂氏春秋雲夢之芹又有芹菜云音謹似蒿也然則芹蒹異物而字可相通鄭許各據所見以為訓耳

柞箋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
釋文柞子洛反又音昨木名

獮傳獮獮屬九獮獮之性善登木

釋文獮乃刀反沈乃遘反獮屬獮音袁字或作獮

正義獮則獮之輩屬非獮也陸璣疏云獮獮獮也楚

人謂之沐獮老者為獮長臂者為獮獮之白要者為

獮胡獮胡獮駿捷于獮獮然獮獮其類大同故樂記

注云獮獮獮也是其類故也

循按爾雅釋獸云獮獮善獮孫炎注云獮母獮也初學記

十說文戈部云獮貪獸也一日母獮似人犬部云獮

獮屬獮母獮也獮獮也廣雅云獮獮獮獮也母獮一

音之轉史記項羽本紀楚人沐獮而冠張晏云沐獮

史記本紀云檟而毅

徐廣云檟一作柔說文牛部云檟牛柔謹也柔與變音相轉故得通也

獼猴也沐亦母之轉聲也獼即𪔐字顏師古匡謬正俗詳之樂記侏儒獼雜注訓獼為獼猴正義引作援者傳寫之誤

臺箋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

釋文臺如字爾雅作臺草名夫音符本亦作扶萬箋萬螫蟲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釋文萬勑邁反又勑界反螫蟲通俗文云長尾為萬短尾為蠍蠍音虛伐反螫音釋本又作蠍呼莫反捷其言反又音虔漢書音義云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反

正義昭四年^九左傳云其父死于路已為蠆尾^{二十五}言蠆尾有毒也故以為螫蟲

循按說文虫部云蠆毒蟲也螫蟲出行毒也左傳正義引通俗文與此釋文所引異云蠆長尾謂之蠆蠆毒傷人曰蛆玉篇蜚陟列反蟲螫也又作蛆列子云蜚于口慘于腹是也廣雅云杜伯蟲萬蠆也或呼主簿蟲則杜伯之聲也^{西陽雜俎云江南舊無蠆開元初嘗有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有之俗呼主簿蟲此世俗之說非與也}漢書音義^上田林賦捷鰭掉尾之訓也鬼谷子有

內捷篇陶宏景注云捷者持之令固也持亦舉義
錄箋錄王芻也易得之菜也

釋文綠王芻也芻楚俱反草也

藍箋藍染草也

釋文藍盧談反沈力甘反染草也

正義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于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

循按尔疋釋草云葳馬藍郭氏注云今大葉冬藍古人于大多稱馬則馬藍者大藍也說文草部云藍染青草月令禁五月刈藍崔寔四時月令云五月可刈藍二者相反蓋藍至五月已可刈恐傷氣而禁之崔氏則言其所不禁耳

九

二十六

鯢 鱖

釋文鯢音防鱖音叙

白華傳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箋白華于野已漚名之
為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白華為
脆

釋文華音花野菅也菅音姦茅已漚為菅漚烏侯反
柔也忍音刃脆七歲反又音毛毳

正義白華野菅釋草文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
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菅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

之為菅因謂在野者未區為野菅也

循按詳見卷二

鶯傳鶯禿鶯也箋鶯之性貪惡

釋文鶯音秋鳥名禿鶯也禿土木反

循按崔豹古今注云扶老禿鶯也狀如鶴而大大者
高八尺善與人鬥好啖魚蛇劉淵林注吳都賦云鶯
如鶯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丹陽鄱陽皆有之
說文為鵠之重文云鵠禿鵠也以鳥禿聲徐鉉謂禿
非聲未詳竊謂古亦秋同音文公九年楚子使椒來
聘穀梁作款新臺得此戚施說文引作鵠鵠音

若秋鷺之從^九未何謂非聲也北魏崔光諫養鷺宮中
云貪惡之鳥野澤所有養之何為用鄭箋為說

鶴

釋文鶴呼各反

鴛鴦

黃鳥

瓠

釋文瓠戶故反

豕傳豕豬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箋豕之性耐水又
唐吳兢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為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

釋文駭戶楷

反

爾雅說文皆作孩古衰反

繒在陵反

爾雅承所寢曰繒方

正義承豬釋獸文釋獸釋承云四蹠皆白孩孫炎曰

同

蹠蹄也馬驚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蹠名之爲

孩是躁疾于餘承駭與孩字異音義同釋獸于承之下

所寢槽舍人曰承所寢草名爲槽某氏曰臨淮之謂

野豬所寢爲槽李巡曰豬臥處名槽繒與槽音義亦

同

循按今本爾雅作承子豬子字衍文也初學記引作

承豬與此正義所引同是唐初之本無子字矣方言

云豬燕朝鮮之間謂之猓關東西謂之猓或謂之承

南楚謂之豨九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猱二六吳揚之間謂

之豬子豚為豬子則豬非豕子也說文豕部云豬豕

而三毛叢居者何承天纂文云梁州以豕為豬河南

謂之豨吳楚謂之豨漁陽以豬為豨初學記二十九太平御覽九百三皆

以豕為豬不以豕子為豬也豕雅公幼初學記引之作豕豚禮運云夏則

居槽巢鄭氏注云夏則聚薪柴居其上方言云其檻

及蓐曰槽廣雅云槽圈也說文櫟澤中守草樓槽巢

者蓋以櫟作樓坐卧其中豬圈似之亦名為槽但非

櫟也

茗傳茗陵茗也將落則黃箋茗之華紫赤而簾

釋文苕音條徐音韶苕陵苕草名

正義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藥白華芡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藥白華名芡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時一名陵苕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煮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繇陸璣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為極黃之兒故將落乃然紫赤而繇華衰則黃皆以時事驗知

歲曰牡羝三歲曰羝其牝一歲曰牝羝三歲曰牝亦
以為牝也

兕

虎傳兕虎野獸也

釋文兕徐履反

正義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為鎧釋獸云兕似

牛某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曰一角青色重千斤是

也

循按所引許慎今說文無之他皆稱郭璞此稱字蓋
龍舊疏失改從畫一也餘詳卷八

孤筴孤草行草止

九

三

正義此孤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

乾隆辛亥六月十六日錄郎南山一奏是日暑熱十七日錄谷風之什
一奏八月初十日錄甫田之什一奏十四日錄魚藻之什一奏記

嘉慶己未四月合為一奏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十

江都焦循

大雅文王之什第二十二

駮傳駮馬白腹曰駮言上周下殷也

釋文駮音元駮馬白腹曰駮駮音留

正義駮馬白腹曰駮釋畜文郭璞曰駮赤色黑鬣也

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

故知白腹為上周下殷

循按淮南子主術訓云騎駮馬高誘注云黃馬白腹
曰駮此以駮有黃色耳埤雅云駮從駮省禮曰練而

十
鰥鰥淺赤也一染謂之鰥周人尚未戎事乘鰥此為
得之說文鰥為赤黃色也

鴈鴈鴈鴈也

釋文鴈之利反

循按說文佳部云雁鳥也從佳瘖省聲秋氣殺戮有

閭閉之象故取義于瘖國淮南子皋陶瘖而為大理

張衡思元賦云經重瘖
乎寂寞李善注云瘖古
陰字

又得小字

史記酷吏傳郅都遷
為都尉獨先嚴酷致行
法不避貴戚号曰蒼鷹

冠卿其義也鴈為粗大之訓于司馬為合鴈有明與
之稱與司冠為合瘖則宜有瘖刑無之所以為明瘖
也應取中鴈而訓為當瘖取中鴈而訓為對與離同

義當與對相抵敵之謂故亦取諸鷹之鵠方言云蟪

謂之寒蟬蟬寒蜩瘖蜩也此蟲應陰氣而鳴文選注引蔡邕

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高誘淮南子注云蟪陰類感氣鳴也故名瘖瘖之為蟪猶鷹之取

瘖也郭景純以寒蜩非瘖疑其未可詳據是泥于瘖

為不能言之義宜世淮南子見以噤口疑皋陶也

瓜瓞傳縣縣不絕兒瓜紹也瓞瓞也箋瓜之本實繼先

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

釋文瓜古華反瓞田節反瓞也韓詩瓞小瓜也瓞蒲

剥反小瓜也

正義釋草云瓞瓞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瓞小瓜也紹

繼謂硤子十漢中小瓜曰硤孫炎曰硤小瓜子如酌其
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硤然則硤之族類本有二種
大者曰瓜小者曰硤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
瓜必小于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硤故謂之硤硤是
酌之別名故云硤酌也瓜之本實謂瓜蔓近本之實
繼先歲之瓜必小其形狀似酌故謂之硤其實瓜之
與硤猶種不同也必言本實小者以其言紹近本之
實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故言繼者瓜實近本
則小今驗信然

循按爾雅之例有互釋之以為文者如杜赤棠白者

棠是也

本赤杜白棠此若曰棠之赤者為杜杜之白者為棠

有異名為釋而次辨之者

如中魋菌小者菌是也

中魋菌二者大小異名先以其同類相釋然恐人混菌即中魋故又辨為小者

蒙上之名而連類釋之者如秬黑黍秠一稭二米是

也

秠即黑黍之一稭二米有故蒙上黑黍言之

有正名無釋而以華實之名釋之

者如無姑其實莢是也有既釋其正名又別釋其一

名者此硤的其紹硤是也蓋硤一為的名一為紹名

傳依尔雅釋詩而以紹解瓜以的解硤與尔雅之文

不合且古從無解瓜為紹者其白讀當連不絕兒言

之若云所謂縣縣不絕者此瓜紹也以瓜紹明不絕

不以紹釋瓜也

段君若膺以為傳有闕文

抑又思之硤猶言蒂

集韻硤亦作蒂

東山詩云蚺者蚺傳云

蚺：蚺兒桑蟲也其文

法正同

瓜始華蒂^十即成小瓜形以其繼^三而生有紹之之義故名為紹猶近人之呼紐子尔

堇傳堇菜也

釋文堇音謹毛菜也案廣雅云堇藿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藿音徒弔反

正義內則曰堇苴粉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又云芡堇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堇晉語驪姬將譖申生寘鴆于酒寘堇于肉賈逵曰堇烏頭也然則堇者其烏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堇苴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堇是烏頭也

循按爾雅釋草云藺苦堇郭氏注云今堇葵也葉似
柳子如米泔食之滑公食大夫禮云釧芼牛藿羊苦
豕薇皆有滑鄭氏注云滑堇苴之屬郭氏于苦堇言
食之滑則內則所言皆苦堇也詩詠所產之美不必
為他處之所無亦不必前此之不美箋謂雖苦亦甘
者以堇名苦堇茶名苦菜故有此說豈謂其烏頭毒
藥頓化而為甘乎夫烏頭能化吾未之前聞矣乃前
此與正義辯者又以堇美茶惡而為甘苦齊實之說
嚴氏詩緝云內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堇則堇是美菜也
月言食農夫以茶則茶非美菜也雨露所濡甘苦齊實周之原地腴腴然肥美
所生堇茶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何楷世本古義云劉勰有云鴉音之醜豈
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贊故義成矯飾昇總此

論抑亦輕于疑十古人者然但舉茶而不及不知尔雅名苦堇四則味堇亦可以見堇為美菜不與茶苦類也

自苦矣食療本草云堇菜味苦唐附本草云堇汁味甘寒無毒蓋堇菜味苦而汁甘一若茶味苦瀹之則甘也說文草部云堇草也根如薺葉似細柳蒸食之甘此即苦堇知堇為苦堇之專名烏頭之名堇弟茈之轉聲耳釋文以為薺亦非

茶傳茶苦菜也

釋文茶音徒苦菜

柞箋柞櫟也

釋文柞子洛反櫟也後同櫟音歷

循按鄭司農以柞實為皐斗說文以皐斗為櫟實是當時謂柞為櫟也然柞與櫟自有別辨見秦風

槭箋槭白桜也

釋文械音域白桼也後同三倉云械即柞也字林于目反桼如誰反後同

正義棧白桺釋木文郭璞曰桺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云三蒼說棧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桺直理易破可為櫝車又可

為予戟矜^十今人謂之白楸或曰白栢此二說不同未
知孰是

循按辭綜西京賦注云楸白栢也栢與栢聲同龐參
賢文昌雜錄云關中有白栢芄芄叢生民家多采作
薪與他木異其烟直上如線高五七丈不絕此紀其
所目驗者正詩之楸矣

楸樸傳楸白栢也樸枹木也箋白栢相樸屬而生者枝
條芄芄然

釋文楸樸上雨逼反下音卜沈又符卜反樸枹木也
屬之欲反枹必茅反

正義釋木云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以此故云樸枹木也言樸屬而生者冬官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兒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近相附著之兒故以樸屬言之

循按方言云樸聚也蓋業取義于萋萋為草之叢生樸從此得聲則亦叢聚之義也枹即苞也說文以橐訓樸或以橐多叢生而得此名邪

榛

釋文榛側巾反字林云木叢又仕人反

楷

十

六

釋文楷音戶草木疏云楷木莖似荆而赤其葉如著上黨人箴以為筥箱又屈以為釵也

正義周語韋昭注云榛似栗而大楷木名陸璣云楷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為斗筥箱器又屈以為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赭不謂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楷

循按本草圖經云青者為荆赤者為楷嫩條皆可為筥古者貧婦以荆為釵即此二木也說者多以詩之榛楷即楷矢之楷說文于楷引詩別有枯字云梲

也从木古聲夏書曰惟箇輅枯鄭氏引肅慎氏枯此

以解書

見周禮考工記疏

非詩之枯矣

爲窳爲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

釋文爲悅宣反鴟尺尸反

正義蒼頡解詁以爲鴟即鴟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

故云鴟之類也說文云鴟鵂鳥擊小鳥故爲貪殘

萬傳木立死曰萬

釋文萬本又作箇側吏反又音緇本立死也韓詩云

反草也

正義釋木云立死萬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萬然則

史記河渠書載武帝
郭子敬云類竹林字
石萬章帖云健柱也木
立死曰萬類師古云石
苗者謂苗石爲之考
工記輪人容其苗主鄭
司農云苗山木之類也

萬爲立名故通
作萬莊二年左
傳云水齊正而裁
築橋必先立幹矣
以長板以立幹故曰
裁裁同或聲
主幹爲築橋之始
于是凡五穀樹木
之始亦曰栽爾雅

物為苗博立象基亦為苗

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苗也

循按荀子非相篇言身如斷苗謂其狀若枯木之立

也苗以立得名如公羊傳以人為苗讀若側李巡以

害說之其義為迂

醫傳自斃為翳

釋文翳於計反毛云自斃為翳爾雅云木自斃神蔽

者翳郭云相覆蔽韓詩作殭云因也因高填下也神

音申斃婢世反本或作蔽必世反

正義釋木云斃者翳郭璞曰翳樹陰翳覆地者也自

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蔭翳故曰翳也爾雅直

釋言訓斃為路路即
顛仆之義木之路必由
斧鑿有時自路則為
神路者不必死死者不
必路于是惟立而已枯
死者則名出無端死
否而枝葉委寂者外
斃也殭殭也又殭殭
也此則翳亦爾雅之名
但不死而斃通曰謂

苗亦通作茲素問五藏生成篇云青如
草茲者死史記倉公傳云望之穀能黃察
之如死者之茲王冰解為枯生之草於春有
此義生者同之茲宜以此待之苗主死之謂也

一歲曰苗一歲
亦始義草木始
生之前集遂謂
之苗又通之栽
廣雅謂萌芽苗
夢孽也論衡初
稟篇云草木出
土為栽孽也
又云紫芝之栽如
豆是也郭氏注不
雅云今江東呼初
耕反草為苗蓋
未耕之先田生草
初耕之草反向下
韓詩反草之訓
即爾雅一歲之義
此詩皆以不言則
反草之訓有未
去

宣四年左傳宣子田于首山
舍于翳桑注云翳桑之
多陰翳者公羊傳作暴
桑何休注云暴桑蒲絲桑
呂氏春秋報更篇云昔趙
宣孟將上之絳見飢桑之
下有餓人暴與穀一音
之轉易翳為暴猶易
翳為蔽也飢為古委字
委有疲也疲即蔽也委
木之枝下垂有失厥要
者其陰可舍然不宜
上起故下委者作屏
之也

灌傳灌叢生也

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
循按爾雅釋木云木自斃神又云蔽者翳也語學者自
謂孔氏所見之說又雅無此句考釋言訓斃為踣鄭氏
檀弓注訓斃為仆且死中與其斃俱是自死其統名為神
木絕于中故木死為神也其死而身者為萬物者為
神書也庚若自斃者同義言斃即通顛覆斃者各因萬物
別也故謂之斃謂之自斃皆可也陸德明與孔同時
釋文所引既有本自斃神子語詎孔氏時見獨無之
邪孔子傳義不能通故不引以省煩言耳

釋言云翳桑
也桑桑也郭
氏注云翳者所
持以自蔽翳
釋名云翳陶
也其貌陶下
重也書特以下
名翳則木之
翳以其下重
矣今爾雅作
蔽者翳耶氏
解以陰翳覆
地與神之自
斃異其以自
斃屬翳也當
有誤爾雅因
苗翳在詩為
連叶故次不釋

釋文灌古亂反木叢生

八

之石室徒平
自弊之文也

正義釋木又云灌木叢木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是
灌叢生

栢傳栢栢也

釋文栢音例又音列栢也栢音栢舍人注尔雅云江
淮之間呼小栗為栢栗

正義栢栢釋木文郭璞曰栢樹似榲桲而痺小子如
細栗今江東呼為栢栗陸璣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
韌而赤可為車轆

循按廣韻十七薛收栢字云細栗今江東呼為栢栗

然
經文其灌其栢灌
為叢木栢不得獨為
栢栗說文栢栢也栢
栢上標也又而類毛也
周禮曰作其鱗之而
即毛与鱗以推而則
栢之義可見也類栢謂
之鱗鱗為牙栢名
牙栢牙栢栢族有
鱗与類毛者魯靈光

錢賦云走栢橫羅以載
香枝棠枳枳而斜據是
也于是森園之類橫羅
枳香之稱芝栢肉則
所言是也桑之種
之方名引梨其狀亦
橫羅枳香矣于法知
本之稱栢稱枳正以其
枝條交雜所以修之平
之也栢栗之名偶同于
栢木可用以為栢解
耳

釋文釋河栢也

釋文釋河栢也

正義釋河栢釋木文某氏云河栢謂河傍赤莖小楊
也陸璣疏云河傍皮正赤如絳一名兩師枝葉似松

楚呼為茅栗也程大昌演繹露云吾鄉小栗叢生其
外蓬中實皆與栗同但具體而微耳故名栢栗栢猶
兒吾友顧超宗說今之所謂錐栗錐與栢音近也
毛興化人乾隆戊申科副榜年二十
七而沒余撰此書超宗論訂處為多王符傳江南櫟梓豫章之木
注云見埤蒼尔雅曰栢櫟栢櫟字通唐初本或作櫟
也釋文尔雅音義此栢為小栗之說也

循按上林賦謂之朱楊十漢書音義云朱楊九赤楊也崔

豹古今注云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唐本草謂

之赤櫟木生河西沙地皮赤色紫葉細蓋今俗所稱西

河柳又名觀音柳者圖經言醫方稀用今人用治小

兒疹甚效亦古今之殊也謂之櫟者當由賴而變

櫟傳櫟積也

釋文櫟羗居反積也字林紀庶反又音舉積去愧反

又去軌反何音賁草木疏云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

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

正義櫟積釋木文孫炎曰積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

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宏農共北山
甚有之

循按山海經云廣都之野靈壽實華水經注萬歲山
生靈壽木是也漢書孔光傳云賜太師靈壽杖孟康
云扶老杖也服虔云靈壽木名顏師古云木似竹有
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
削治

檿傳檿山桑也

釋文檿烏簞反山桑也

正義檿山桑釋木文郭璞曰檿桑柘屬材中為弓冬

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十櫟桑次之十
循按禹貢青州厥篚櫟絲史記夏本紀作禽絲胡渭生說
從古文本禽為酒味苦之名音同相假借尔

柘

釋文柘桑夜反

循按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高誘注云桑
與柘皆可以養蠶齊民要術云柘葉似蠶可作琴瑟
等弦清鳴響徹勝于凡絲遠矣埤雅引作蠶書崔豹古今注云
桑實曰甚柘實曰佳柘之實別于甚矣甚以黑得名
則柘實不黑今桑實小而紅色者俗稱壯桑此當是

柘耳柘材所用甚多投壺云矢用柘譙周古史考云
烏號弓以柘枝為也崔實四民月令云柘染色黃赤
人君所尊並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八淮南時則訓春爨其燧火夏秋
皆柘燧火冬松燧火其與松質疏柘質堅則火壯
季春出火季秋內火夏秋之月火當令之時故取堅
木之火也

柞械

松柏

麇鹿傳麇牝也

釋文麇音憂麇牝牝頻忍反

白鳥

十

十

鼃傳鼃魚屬

釋文鼃徒河反沈又音檀毛云魚屬草木疏云形似
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

正義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鼃漁師取魚之官故
知鼃是魚之類屬也書傳注云鼃如蜥蜴長六七尺
陸璣疏云鼃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鶩
卵甲如鎧甲今合藥鼃魚甲是也其皮堅可以冒鼓
月令注亦云鼃皮可以冒鼓也

循按鼃一作鰐本草經有鰐魚甲陶隱居云鰐甲也

鰐即今

玉篇魚部鰐為鰐之重
文選部鰐云江水多似
蜥易大者有鱗采皮可
以為鼓

鰐有鱗甲故亦稱為魚而傳以為魚屬是也尚書大
傳作鰐鄭氏注以狀如蜥易解之圖經本草稱鰐似
守宮而大與此正合史記句踐世家云鰐鰐與處鰐
與鰐並言正如中庸之稱鰐鰐陸氏疏既云鰐形似
水蜥易又云可以冒鼓又以藥之鮑魚甲作鰐魚甲
則是冒鼓之鰐即鰐鰐之鰐亦即似蜥易之鰐說文
析鰐為冒鼓之魚屬諸魚部析鰐為似蜥易之水蟲
屬諸鰐部竊謂鰐自殊鰐而古相通借以魚名訓鰐
可也以分皮可為鼓于似蜥易者之外不可也夏小
正云剥鰐以為鼓也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鰐注

云鼉皮可以冒鼓十高誘注云蛟鼉鼉皆魚十二名鼉皮可作鼓詩曰鼉鼓鼉鼉周書王會解云會稽以鼉孔鼉注云其皮可以冠鼓史記李斯諫逐客書云樹鼉鼉之鼓集解引鄭氏月令注皆以冒鼓者鼉也可無為

說文所岐矣

芭傳芭草也

釋文起芭音草也

循按表記此詩注云芭枸櫬也是以芭為杞從草從木古字通

大雅生民之什第二十四

達箋達羊子也

釋文達他未反注同毛云生也鄭云羊子也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

正義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尔非訓達為生也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辭綜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羖大曰羊長幼之異名

循按說文作韋讀若達尔雅翼既引說文小羊之訓又云與說文七月生羔不合說文二字蓋有誤荏菹傳荏菹戎菹也箋戎菹大豆也

釋文荏而甚反叔或作菽音同毛曰荏菽戎菽也鄭

云戎叔大豆也郭璞云今胡豆是

正義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
以為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為胡豆璞
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菽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
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
也按爾雅戎菽皆為大豆注穀梁者亦以為大豆也
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為胡豆也后稷
種穀不應舍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即如郭言齊
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

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
戎菽正大豆是也

循按主戎釋詁皆訓大周書王會解云山戎戎菽注
云戎菽巨豆也列子力命篇進其戎菽注引管子戎
菽又引鄭氏云即大豆也蓋即齊桓所得之戎菽亦
繫大豆之名生其地者美異他處如禽人之管長沙
之鼈故王會貢之齊桓布之非戎菽之名起于山戎
也廣雅云胡豆蜂蠅也廣志云胡豆有青有黃初學記
二十七
竊謂取義于胡亦以形如牛額其今之扁豆乎濶于
諸豆故稱大稱胡耳

備按程教諭九穀考云
傳所訓是列為稌稌有
云禾也稌蓋黍稷言其
並亦多岐如芳荊故謂
之稌今以刊禾苗所謂
取文通也而孔穎達
行列疏之失其義矣

禾役傳役列也

正義人供役者在于行列禾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為
列也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

麻麥
瓜瓠

釋文瓠田節反

正義定本嗉嗉多實之上云瓜瓠的也按集注等並

無此四字

秬傳秬黑黍也秬一稭二米

釋文秬音巨黑黍也秬字鄙反亦黑黍也一稭二米
又字悲反郭芳婢反稭字青云麤穠也

正義秬黑黍以下皆釋草文惟彼糜作蘆音同耳李
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
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
斗則秬為黑黍之大名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
名之為秬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
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秬
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正稱二米則秬
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
亦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裸
為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

其實秬是^十大名故名釀秬為酒尔雅云秬一^{十五}秬二米

卷人注云一秬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秬即皮其稭亦皮也尔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秬稭古今語之異故鄭引尔雅得以稭為秬也

循按尔雅及郭氏注分別甚明箋于江漢篇云秬

黑黍酒也

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飯之美者南陽之秬高誘云秬黑黍也

解亦明了卷人注則

迂矣說文秬作𥽿云黑黍也一秬二米以釀也是釀秬于秬與卷人注同其以二米者瑞物卷酒必以此釀之邪尔雅翼以古者丕來釐三字相通以一秬二米之秬為一束一竿之來然黍與麥各為類終未可

合也說文禾部云秬一稭二米詩曰誕降嘉種惟秬
惟秠天賜后稷之嘉穀也云天賜即本詩文誕降嘉
種而言也其謂一稭二米與尔雅無異其解稭云稭
也解稭云糠也解糠云穀皮也然則稭與皮判然各
殊鄭氏毫人注直改稭為秬而並解秬為皮恐非尔
雅義也

糜芭傳糜赤苗也芭白苗也

釋文糜音門赤苗也尔雅作蘄同郭亡偉反赤梁粟
也芭音起白苗也徐又巨反已郭云白梁粟也
正義赤苗白苗者郭璞曰蘄今之赤梁粟芭今之白

梁粟皆好穀也^十

十六

循按說文草部云薺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也今北方小米苗有紫色白色二種即此縻與芑余目驗之矣

羝傳羝羊牡羊也

釋文牴都禮反牡羊也字亦作羝

正義羝羊牡羊者以祭不用牝故知是牡也釋畜云羊牡羝牝牝詳郭璞曰新謂吳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牡為羝也

循按易大壯九三爻云羝羊觸藩羸其角荀爽曰三

與五同功為兌故曰羊終始陽位故曰羝侯果云三
互乾兌乾壯兌羊故曰羝羊易以陽而取義象于羝
是羝為羊之壯也張氏以殺解羝蓋誤殺為壯也

葦

釋文葦葦鬼反葦草也

正義周禮以葦好叢生而謂之叢物葦之初生其名
為葦稍大為蘆長成乃名為葦八月萑葦是其事也
台箋台之言鮎也大老則背有鮎文

釋文鮎湯來反魚名一音夷

循按史記貨殖傳云鮎紫千斤說文魚部云鮎海魚

名

鳬傳鳬水鳥也

釋文鳬音符水鳥也

正義釋鳥鴈沈鳬某氏曰詩云弋鳬與雁郭璞曰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鴈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循按方言云野鳬其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鴈鴈以其好沒故曰沈說苑魏文侯嗜晨鳬晨亦沈之借也纂文云鴈施石檄开零皆野鴨設食曰鴈長頸曰施多白曰开零在山間曰石檄

太平御覽九施鴈

十

文

之音同音也。見從儿聲，讀若殊，與施為一音之轉。

鷺傳：鷺，見屬。

釋文：鷺音於雞反，見屬也。蒼頡解詁云：鷺，鷺也。一名水鷺。

正義：鷺與見俱在涇，故知見屬。蒼頡解詁云：鷺，鷺也。一名水鷺。

循按：後漢書班固傳注引周處風土記云：鷺，鷺也。以名自呼，大如小雞，生耶子荷葉上。鷺鴨，鷺聲之緩也。說文鳥部云：鷺，水鷺也。鷺，見屬。詩曰：見鷺在梁。鷺鷺，二字分解。鷺，春官中車掌王后之五路安車彫面鷺鷺。

總鄭司農云鷖讀如鳧鷖之鷖鷖總者青黑色鷖鳥之色宜亦如之鷖則色白矣蒼頡解詁之說未知信否六書故謂鷖鷖一聲之轉

鳳皇傳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皇

正義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皇亦鳳類故俱云靈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鳳皇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毛此意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彼言臣修水職致東方龍則毛意與左邱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修母致子應也釋鳥

云鸛鳳其雌皇是雄曰鳳雌曰皇也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象鴻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頤雞喙五色脩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宇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傳曰鳳皇高丈二漢時鳳皇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郭璞云小之形未詳

循按荀子

篇云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鳳在

列樹毛公之學受自荀卿故以仁瑞為說好生惡殺
仁也尚書大傳云舜好生惡殺鳳皇巢其樹亦以仁
言之乃緯家言其應不一尚書考靈曜云通天文者
明審地理者昌明者天之時也昌者地之財也明王
之治鳳皇下之春秋感精符云王者上感皇天則鸞
鳳至運斗樞云天樞得則鳳皇翔禮斗威儀云君乘
土而王其政太平鳳皇集于苑林樂動聲儀云鎮星
不逆行則鳳皇至樂汁圖云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
鳳皇至孝經援神契云德至鳥獸鳳皇翔

並藝文類
聚卷十九

因

以經文考之皋陶謨鳳皇來儀鄭注云若樂九變人
鬼可得而禮故致得鳳皇來儀論語鳳皇不至集解
引孔云聖人受命則鳳鳥至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
皇降瑞應之說聖人所不廢矣昭公十七年傳云少
皞氏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師鳥而鳥名鳳鳥
歷正也注云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歷正者
天官也天官為百官之長既以鳥名官自宜以鳥之
長為官之長之名正義以瑞應為知時非其義也說
文引天老之言韓詩外傳詳之云黃帝即位施聖恩
承大明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皇乃

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
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雞喙首戴
德頸揭義背仁心入信翼挾義足履正尾繫武小音
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采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
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
社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
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
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
身居之又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
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

腹文曰信是鳥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論語摘義
聖云鳳有六象九色六象者一曰頭象天二曰目象
日三曰背象月四曰翼象風五曰足象地六曰尾象
緯九色者一曰口色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聰聰四
曰舌詘伸五曰色采光六曰冠距州七曰距銳鉤八
曰音激揚九曰腹六戶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
鳴曰喜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知我惟黃持竹
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宋均注云緯五緯也度
天也州當木朱色也當木二字疑當字下有作字木為朱之譌戶所內出入也應
天下和平者也黃黃中通理也鳳遇亂則潛居九夷

初學記三十太平十廣雅云鳳皇雞頭燕頤蛇頸鴻身魚尾主
御覽九百二十五

翮翼五色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腹文曰信
膺文曰仁雄鳴曰即即雌鳴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
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樂
汁圖云冠類雞頭燕啄蛇頸龍形麟翼魚尾五采不
啄生蟲諸皆明鳳之狀鳳鳥人世鮮見脩錄之以見
古所傳也其類說文云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鸛
鷁北方幽昌即廣昌中央鳳皇決疑注記太史令蔡衡云
多赤色者鳳多青色鸞多黃色者鸕雛多紫色者鶩
鶩多白色者鵠藝文類聚九十抱朴子云木行為仁為青鳳頭

上青故曰戴仁也金行為義為白鳳頸白故曰纓義也火行為禮為赤鳳背赤故曰負禮也水行為智為黑鳳背黑故曰向智也土行為信為黃鳳足下黃故曰蹈信也古者太平之世鳳皇常居其國而生乳焉合而觀之鳳類俱五色備以色多者別之耳君奭鳴鳥不聞釋文引馬氏注云謂鳳皇也鄭注亦云鳴鳥謂鳳見三國志管寧傳注謂成王時也此詩箋稱因時鳳皇至亦成王時也周語云周之興也鶯鶯鳴于岐山下韋昭引賈逵虞翻唐固三君云鶯鶯鸞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周書王會解云

西申以鳳鳥十一戴仁抱義掖信方煬以皇鳥十二注云皇鳥

配于鳳者也琴操云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皇來舞

于庭

藝文類聚九十九。隋書經籍志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傳

是成王時鳳皇曾來蓋在

周公作君奭之後也

梧桐傳梧桐柔木也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

箋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釋文梧桐音吾

正義梧桐可以為琴瑟是柔韌之木故曰柔木釋木

云櫬梧桐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即梧桐

也然則梧桐一木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莊子

文也然莊子所說乃言鵷雛雛鵷亦鳳皇之別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止于東園食常竹實栖常梧桐終身不去且諸書傳之論鳳事皆云食竹栖梧箋言此者解經既言鳳皇又言梧桐之意也循按栖梧食竹亦見韓詩外傳大雅蕩之什第二十五

蜩傳蜩蟬也

釋文蜩音條蟬也蟬市延反字林云螻蛄

正義釋蟲云蜩螳蜩蟬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為蜩梁宋以東謂蜩為螳楚地謂之螻蛄楚

辭云螻蛄^十鳴兮啾啾是也陸璣疏云塘一名蛄^主蛄字林叨或作螻也青徐人謂之蟬蟬然則塘蛄亦蟬之別名耳

塘傳塘蛄也

釋文塘音唐蛄也蛄音偃蟬屬也草木疏云一名蛄螻青徐謂之蟬蟬楚人名之蛄蛄秦燕謂之蟬蛄或名之蟬蛄郭云俗呼為胡蟬江南謂之唐蛄

旱魃傳魃旱神也^主魃旱既害于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

釋文魃蒲未反旱神也

正義魃字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于南方可以為人所執獲也

循按山海經云黃帝伐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魃不得上所居不雨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此魃為神之說也藝文類聚引神異經多名格三字說文鬼部云魃旱鬼也詩曰旱魃為虐韋昭毛詩問云旱魃為

虐傳曰魃十天旱鬼也箋曰旱氣生魃天有常神人死二為鬼不審旱氣生魃奈何答曰魃鬼人形眼在頂上天生此物則將旱也天欲為災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者邪藝文類聚一百魏書言成平五年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通考記永隆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寸此旱氣所成有質可見亦一物耳以氣化所致故鬼神況之也

厄傳厄烏蠋也

釋文厄於革反毛云烏蠋也蠋音蜀尔雅作蠋蠋桑蟲也韓子云大如指似蠶沈音書

正義厄鳥蠋釋蟲文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蟬韓子云
蠶似蠋

筍傳筍竹也箋筍竹萌也

釋文筍字或作笋恤尹反尔雅云竹萌也

正義筍竹萌釋草文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陸璣
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
出地長數寸齏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
循按尔雅又云蕩竹筍箭萌篠箭說文竹部云竹冬
生草也箭矢也篠箭屬小竹也蕩大竹也筍竹胎也
筍竹萌也戴凱之竹譜云細篠大蕩字統云箭者竹

之別形大身小葉曰竹小身大葉曰箭太平御覽三百四十六。隋書經籍

志字統二十又云竹主為矢因謂矢為箭開元文字云

箭篠也竹名因以為號也並太平御覽三百四十蓋竹與箭

以大小異名蕩為竹篠為箭禹貢稱篠蕩禮器及周

禮職方氏稱竹箭皆並舉大小言之也故天官醢人

職加豆之實有筍菹筍菹鄭氏注云筍箭萌筍竹萌

筍筍古字通也熊朋來經說疑筍筍並言謂不當既

言筍又言筍依先鄭魚衣之說此未知竹與箭之分

耳筍取義于胎而專屬於篠說文以胎訓筍以竹况

筍者通之也筍為筍筍所成故筍筍亦名筍顧命筍

席馬氏注為箬箬是也徐邈尚書音義云竹子皮為

席

並見尚書釋文

竹子猶言竹萌竹子皮即說文所云竹皮史記

高祖以竹皮作冠裴駰集解引應劭云以竹始生皮作

冠始生皮正筍箬之謂或借為筠聘義注引竹箭有

筠釋文作筍此則竹之青皮矣

蒲傳蒲蒲箬也箋蒲深蒲也

釋文蒲音弱

正義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

也言筍竹蒲箬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略耳蒲深蒲

謂蒲箬入水深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陸

璣疏云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十莖大如七柄共正白生

啖之甘脆噉嚼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

循按蒲莖入水深鄭司農注也後鄭注云深蒲蒲始

生水中子

正義引此落去子字

賈氏疏云史游急就章蒲莖蘭席

蒲莖只堪為席不可為菹故後鄭不從此非也蒲筍

名莖其始生鮮嫩可食長大則老而可以為席後鄭

所謂子正謂也莖加以始生者明其始生可食也郭璞

注尔雅其本莖云莖下白莖在泥中者然則惟在泥

水之中始有莖名蒲之稱莖猶人生之稱生蒲莖名深

荷莖名蒙密與深之義均取諸入于水中考工記車

輻之入穀鑿者名弱注云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為弱沒水中稱溺亦此義也說文溺按也按亦深入意弱又稱為蔑顧命蔑席釋文引馬云織弱說文首部云莫周書曰布重莫席織弱席也讀與蔑同弱之為蔑若溺之為滅矣易大過上六過涉滅頂虞翻云頂沒水中故滅頂

魴鱖

釋文魴音房鱖音序

麇鹿

釋文麇音憂

熊羆

釋文熊音雄羅彼皮反

貓傳貓似虎淺毛者也

釋文貓如字又武交反似虎淺毛也本又作猫音同
尔雅云虎竊毛曰𧆇猫𧆇音仕版反

循按說文虎部云𧆇虎竊毛謂之𧆇苗竊淺也尔雅
釋獸又云狻麇似𧆇猫食虎豹說文亦云狻麇獸也
如𧆇猫食虎豹者周書世俘篇云武王狩禽虎二十
有二猫二麇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鬣七百二
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猫以狩獵而
得與羆鬣等為類狻麇之狀似之則與郊特牲迎猫

艾

食田鼠者矣姚氏詩識名解云西域傳注謂獅子似虎即釋畜所謂狻猊如競貓可知其狀必猙獰異常物乃以尋常捕鼠者當之耶

貔傳貔猛獸也

釋文貔本亦狝音毗猛獸也即白狐也一名執夷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

正義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璣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

循按書牧誓云如虎如貔鄭注云其威當如獸之將

攫搏也貌十一名曰豹虎類也

禮記曲禮正義

曲禮言軍行之禮

云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注云貔貅亦摯獸也書曰如

虎如貔說文豸部云貔豹屬出貉國是貔為猛獸也

方言云貔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貅北燕朝鮮之間謂

之貅關西謂之狸廣雅云貔狸貓也此別屬方土之

名與詩書所傳者異物

王闢之澠水燕談云契丹國產此狸形類犬鼠而足短彭乘續墨客揮犀云此狸如鼠而

大周密齊東野語云此狸即竹鼯陸游家世舊聞云農師使外國得貔至京師狀如大鼠而極肥膺宋人小說書中言貔甚多而皆非猛獸之屬蓋即方言廣雅之所謂

與其子名穀者說文豕部云穀小豚也穀為豕子之

名故得為貔子之通名猶犬之子名狗虎之子亦名

狗也

雅熊虎醜其子狗尸子云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御覽

枸杞之實如乳一稱羊乳故稱狗白通于穀

八百九駒狗均從句月令句者畢出萌者畢達句與萌
十一相例正初^生之義駒狗所以從之取義也史記游俠傳
乘不過駒牛徐廣曰音雌駟案漢書音義云小牛郭
璞注尔雅其子犢云青州人呼犢為狗宣公四年左
傳云楚謂乳穀穀與狗同音而穀與穀則並從穀
聲則亦句之轉語也司馬相如子虛賦云衡胡穀蜺
漢書音義云穀白孤子此依尔雅為訓郭璞為此賦
注云穀似鼬而大要以後黃一名黃要食獮猴以穀
為黃要者說文犬部云穀犬屬要以上黃要以下黑
食毋猴讀若構穀穀古或通借^{釋文穀本又作穀}故郭以解穀

者解穀蜀志云黃要獸名一名蟬微一名虔苑已馳身

狐首生子長大逐其母

太平御覽九百一十。隋書經籍志云蜀志一奏東萊武平太守常寬提此

逐其母當因食母猴而誤

自為一類非白狐所生也

拒傳拒黑黍也

釋文拒音巨

正義拒黑黍釋草文也築煮合之鬱之曰毫

釋文毫勅亮反

正義禮者鬱毫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拒黍之

酒使之芬芳條毫故謂之鬱毫毫非草名而此傳言

毫草者蓋亦謂鬱為毫草何者禮緯有拒毫之草中

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
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
築此鬱草又煮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鬱積而非草名如
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與鄭
異也箋以毛解秬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為鬯
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
人注云秬鬱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
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
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
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

菴菴非草名十古今書傳香草無稱菴者一二十說為長

循按春官菴人凡王吊臨共介菴鄭司農云菴香草王行吊喪被之故曰介疏引王度記云天子以菴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菴與薰蘭等並言是為草名又引禮緯云菴草生庭菴之為草名其說舊矣云合而鬱之此鬱為鬱積不以為鬱金草也肆師職祭祀之日表齋盛告絜展噐陳告脩及果築鬱鄭司農云築者築香草煮以為菴鬱人職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菴以實彝而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鑊中傳于祭前

鬱為草若蘭此則以鬱為草名築煮之則名菴與傳
以鬱為鬱積者異若後鄭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宜
以和菴注菴人云菴釀秬為酒芳香條暢于上下也
此箋云秬菴黑黍酒也是以鬱為草名菴為酒名與
毛異與先鄭亦異蓋以郊特牲云鬱合菴蕭合黍稷
又周禮鬱人別于菴人故也因為通考之雜記云暢
曰以柶杵以梧暢即菴漢書歷律志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暢該
成師古云菴與暢同房中歌清明也笑師
古曰菴白杵搏築之器冠以菴則菴非酒名說苑云菴
古暢字百草之本上暢于天下暢于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
菴為摯水經注引應劭風俗記云鬱芳草也百草之

華煮以合釀十黑黍說文𣎵部云𣎵以秬釀鬱草芬芳

攸服以降神也鬱芳草也十葉為貫百廿貫築以煮

之為鬱一曰鬱𣎵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

釀之以降神

本草草部鬱金銜義言其不香木部又有鬱金香陳氏云其香十二葉為百草之英陳氏蓋以說文兩說合言

本草引魏略云生秦國二月三日有華狀如紅藍四月五月採華即香也

毛以築煮合而鬱之為𣎵亦

非以𣎵即是草名是以百草之英為說也而其為裸

將于京傳云裸灌𣎵也為黃流在中傳云流𣎵也是

又以𣎵為酒矣後鄭以秬𣎵為無鬱之酒而𣎵人共

鬻𣎵注又云鬻尸以𣎵酒使之香美者疏云此𣎵酒

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是亦以𣎵為兼鬱矣

廿一

輟耕錄引夢香云夢得
香物婦女歸也

因以經文考之。鬯人大喪共鬯以沃尸。王齊共秬鬯
以給淅浴。斷無以酒共浴者。又臨弔佩介鬯酒則何
以被也。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注引郊
特牲云。汁獻說于醖酒。彼注云。謂沛秬鬯以醖酒也。
獻讀當為莎齊語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
莎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鬱人^{亦言}也。祭視賓客之
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是鬱鬯必俟和于酒而
鬱鬯非酒也。蓋鬱為香草名。擣煮合而釀成之謂之
鬯。所以釀之用黍故。又曰秬鬯。今人擣諸香草之屑
合之稻米。搏以為佩。俗稱香料。<sub>宋陳敬集沈立洪芻等十一
家為香譜四卷即詳其事</sub>即

毫之遺制也十用于裸則和醖酒而涕之用于浴則和水以供之用世于弔喪則不和而被之毫人泛掌諸毫鬱人專主灌酌職有不同故名有各異以毫為香草者從其本也

蟲賊

釋文蟬本又作蟲音蟬

臬箋臬鴟惡聲之鳥

釋文臬古亮反惡聲鳥

循按爾雅釋鳥云臬鴟以鴟釋臬猶以梓釋椅也鴟為茅鴟怪鴟等之說名臬其一類也詳陳風鴉

循按說文佳部云鵬隹垂也垂隹也隹也隹同音相轉字
本草謂即老雅

晉書

正義夏官馬賁注引蟠螭書云蟠螭為龍精

十

廿二

乾隆辛亥八月十八日錄文王之什記是日天濤須穿夾衣 癸丑二月
十三日又刪改一度記是日大雷大雪大雨者十日是晚大月更深人靜
意殊寬快 初春大熱如暑不可以衣明日午飯時雨雪雹相繼雪
積二寸冷若履冬衣大毛之裘不足以禦也
辛亥八月二十日燈下錄生民之什以省錄舊之什是日秋分細
雨淒然

己未五月十三日錄五此是日雨天氣涼著棉衫戴
瓜帽猶不勝也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十一

江都焦循

周頌清廟之什第二十六

來牟傳牟麥箋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
後五日火流為鳥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

釋文來牟並如字牟麥也字書作𥽿音同年字或作
𥽿孟子云𥽿大麥也廣雅云𥽿小麥𥽿大麥也

正義孟子云𥽿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注云𥽿麥大麥
也說文云周受來牟也一麥二牟象其芒刺之形天
所來也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太誓云

至于五日^{十一}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為鵬其
色赤其聲^鬼五至以穀俱來注云禮說曰武王赤烏
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為牟天意若曰須假紂
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
也詩云貽我來牟

循按來牟者麥之緩聲也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薶故
謂之麥麥取義于薶而聲即同于薶^出漢書劉向封事
引詩云貽我釐牟釐牟麥也師古云釐讀為來釐音
同于薶與來相通借則來牟之于麥不當終葵之于
錐劉向之訓明白可見以此推之傳文宜亦以來牟

為麥蓋疑缺來字也尔孟子之言麤麥也言日至之時皆
熟日至為五月中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孟夏之昔穀
三葉而獲大麥大麥穫于孟夏不及日至之時齊民
要術載雜陰陽書云大麥生于杏二百日秀秀後五
十日成小麥生于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
所謂生亦秀也大麥以白露後種至二月春分後秀
四月之末而獲小麥以秋分後種至三月穀雨時秀
五月夏至而獲今農家刈麥至夏至無不畢者與孟
子正合則孟子云皆獲豈統大小麥言之也趙岐專
指大麥張揖乃分麤為小麥非古義矣太誓以穀俱

來言穀不言麥來不必即來年緯家傳會于年麥而十二
鄭氏信之據以箋詩似年為麥名而來為俱來之來
于是說文亦有周所受瑞麥之訓又云天所來也故
以為行來之來此則先有來年之名而後有行來之
字因天來以稱來視鄭氏之不以來為麥名者又異
因又別出秣字在禾部云齊人謂麥來也不然知秣即
來齊人呼麥為秣正麥之稱來之義如誅之于言緯
家之說雖許鄭兩君取余終不謂然矣一來二牟今
說文作一來二牟縫因學記聞戴戴董彥遠除正字謝啓
所引作一束二牟縫當是一束二牟也下接云象芒刺

之形則此四字者謂製字而言束部解束字云束木
芒也象形束從一口來從二八來之八即束之口也
以束字而從二口成來故曰一束二束鋒說文云韜
也讀若縫韜逆也以其刺人為韜故云鋒一鋒在木
為束訓木芒麥之芒束衆多從兩鋒以象之故曰象
芒象束之形也

周頌臣工之什弟二十七

來牟箋赤鳥以牟俱來

循按箋不以來為麥故必依倚赤鳥事為說劉向封
事一言真足以息衆喙耳

鷺傳鷺白鳥也

十一

三

釋文鷺音路白鳥也一名春鉏水鳥也一音盧

循按左思蜀都賦云鷺鷥鷺鷥劉淵林注云二鳥名

也二鳥者鷺鷥一鷺鷥一也然振為羣飛兒非與鷺

連為一名劉注非是

徐傳徐稻也

釋文徐音杜稻也徐勅古反

正義徐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徐是也

循按說文徐稻二字轉注相訓徐與稻本一聲之轉

也

鱣箋鱣大鯉也鮪鮪也

釋文鱣張連切鮪于軌反鮪音洛尔雅云鮪叔鮪

正義鮪鮪已見于衛風

鯀箋鯀白鯀也

釋文鯀音條白鯀也

正義言白鯀鯀鯀以時驗而知之也

循按說文作鯀莊子云鯀魚出遊從容以為魚樂明

遂其性也淮南子云不得其道若觀鯀魚望之可見

即之不可得荀子樂厚篇云鯀鯀者浮陽之魚今字書無鯀字蓋當為鯀于水而思

水則無逮矣楊倞注云此魚浮水上就陽也一名陽鯀說

苑云夫投綸下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肉薄而不美

尔雅翼云今人謂鰈為參魚去其腸作養謂參魚養

又謂其魚為肉條魚以今考之參魚與肉條魚迥然

各異參魚之狀說苑所謂陽鱈也條取義于條形必

如條參魚之狀不如條也則肉條者是矣埤雅云鰈

魚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鰈江准之間謂之鰈魚性

浮似鰈而白此亦非也不獨肉條魚形異乎鰈即參

魚亦非鰈類鰈即參耳李時珍本草綱目作鰈魚又作鰈魚廣雅云鰈鰈也

鮑鰈也鰈即鮓字之譌用荀子為訓也玉篇云鰈白

魚也鮓即白魚與條異釋楊倞溫陽鰈為條魚誤

今俗猶謂黃鰈為鰈魚

也

鯉箋鯉鮎也

釋文鯉音偃鮎乃謙反沈又奴廉反

正義釋魚有鯉郭璞曰今鯉額白魚也

桃蟲傳桃蟲鵽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鵽之所為鳥題

肩也或曰鵽皆惡聲之鳥

釋文鵽子消反鳥始小後大者也

正義釋鳥云桃蟲鵽其雌名鵽舍人曰桃蟲名鵽其

雌名鵽郭璞曰鵽鵽亡消反桃雀也俗名為巧婦鵽

鵽小鳥而生鵽鵽者也陸璣疏云今鵽鵽是也微小

廣雅訓也鵽之名
鵽猶訓之為訓也

于黃雀其雛化而為鵙故俗語鵙鵙生鵙箋又言鵙十一
之所為鳥題肩或曰鵙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曰
或曰鵙皆惡鳥也按月令季冬云征鳥厲注云征鳥
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
與鵙不類鵙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
之鳥也說文云鵙鵙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
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韞雀郭
璞注云即鵙鵙是也諸儒皆以鵙為巧婦與題肩又
不類也今箋以鵙與題肩及鵙三者為一其義未詳
且言鵙之為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

循按題肩即鷦鷯鵙一類易林云桃蟲生鵙此題肩之說也廣志去鵙楚鳩所生此鵙之說也但楚鳩非桃蟲題肩亦非惡聲之鳥正義以為遺諸後賢不以箋為然也始小終大毛弟會詩之意而言猶言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也恐不必有以實之尔

蓼

釋文蓼音了

正義蓼辛苦之菜

茶蓼傳蓼水草也

釋文茶蓼上音徒下音了

正義釋草云薺十一虞蓼某氏曰薺一名虞蓼六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為水草也蓼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茶委葉舍人云茶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茶謂委葉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循按說文草部云蓼辛菜薺虞也是蓼一名薺虞非虞蓼一名薺也與孫炎異

傳黃牛黑脣曰牂

釋文牂如純反本亦作牂黃牛黑脣曰牂

正義釋畜直云黑脣牂以言黑脣明不與身同色牛

之黃者衆故知黃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脣曰犛取此傳為說也

魯頌駟之什弟二十九

驕傳驪馬白跨曰驕

釋文驕戶橘反阮孝緒于密反顧野王餘橘反郭音

述驕馬白跨曰驕苦化反又苦故反又胡瓦反郭

正義釋畜云驕馬白跨驕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

脚色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

髀間白也

骨部云

循按說文足部云跨渡也髀股也裴松之三國志注

云脩曰吾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蓋股之跨馬處也

郭言髀間是也孫言股脚色其說未明

皇傳黃白曰皇

正義釋畜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色雜名皇也

驪傳純黑曰驪

釋文驪力知反沈又郎西反純黑馬也說文字林云深黑色馬也

黃傳黃驂為黃

釋文驂息營反赤黃曰驂下文同字林火營反

正義純驪與黃則尔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

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騊故知純黑曰騊尔雅黃白皇謂黃而雜白者名之為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為黃明矣故知黃駢曰黃駢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

循按謂之黃則正黃尔黃而近白者名皇黃而近赤者名駢此言駢黃則駢而黃者也駢而黃傳所以明其為正黃也

騊傳蒼白雜毛曰騊

釋文騊音佳蒼白雜毛曰騊

正義釋畜云蒼白雜毛騊郭璞曰即今騊馬也

循按說文馬部云蒼黑雜毛與尔雅異者說文以驄立為青白驄視驄為黑耳

駮傳黃白雜毛曰駮

釋文駮符悲反字又作駮黃白雜毛曰駮郭云今桃花馬也字林作駮音丕

正義釋畜云黃白雜毛駮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駮曰黃止二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

循按說文馬部云駮黃馬白毛也與雜毛相證正義

説合

驛傳赤黃曰驛

騁騁爾雅無文

正義周人尚赤而牲用騂剛禮稱陽祀用騂牲是騂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色其辨明者也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

騏傳蒼祺曰騏

釋文騏音其蒼祺曰騏祺音其字又作騏

正義騏者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云我馬

維騏是騏^{十一}為青黑色

循按說文馬部云騏青驪文如博棋文如博棋者本秦風傳文青驪則本諸此祺蓋驪之譌也

驪傳青驪驪曰驪

釋文驪徒何反青驪驪曰驪說文云馬文如鼉魚也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髦也驪本亦作靨郭良忍反毛色有深淺斑駁隱靨今之連錢驪也呂忱良振反孫炎音鄰云似魚鱗也

正義釋畜云青驪驪驪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駁隱靨今之連錢驪也

循按說文馬部云驪青驪白鱗文如鼃魚是青驪馬
白毛間之如鱗韓詩直言白馬黑髦則與駱相混非

也

駱傳白馬黑髦曰駱

釋文駱音洛白馬黑髦曰駱樊孫尔雅並作白馬黑

髦髦也髦力輒反

正義釋畜云白馬黑髦駱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駱

馬黑髦然則髦即是髦皆謂馬之駱也定本集注髦

字皆作髦

循按明堂位云夏后氏駱馬黑髦駱既以黑髦名矣

而復言黑鬣者駱有不必黑鬣者廣雅云白馬朱鬣
駱是也月令孟秋之月駕白駱是駱有不必白者埤
雅云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為駱蓋馬無
分于黃白皆謂之駱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

駱傳赤身黑鬣曰駱

釋文駱音留赤身黑鬣曰駱字林云赤馬黑鬣尾也
正義駱雅爾雅無文爾雅有駱白駱駱馬黃脊駱則
駱是色名說者以駱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駱馬則
為赤身黑鬣白駱即今之駱馬也

駱傳黑身白鬣曰駱

釋文、雉音洛黑身白鬣曰雉本或作駱同

正義黑身白鬣曰雉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駱字而俗本多作駮字尔雅有駮白駮謂赤白雜色駮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駮白曰駮謂赤白雜取尔雅為說若此亦為駮不應傳與彼異且注尔雅者樊光孫炎于駮白駮下乃引易乾為駮馬引東山皇駮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駮也其字定當為雉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

循按雉與駱異字不當兩言駱或作駮非也
駮傳陰白雜毛曰駮

釋文駟舊於巾反讀者並音因陰白雜毛曰駟

正義釋畜云陰白雜毛駟舍人云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駟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也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黃白蒼白彤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

駟傳彤白雜毛曰駟

釋文駟音遐彤白雜毛曰駟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彤徒冬反赤也

正義釋畜云彤白雜毛駟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

名駮郭璞云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

循按尔雅釋魚云魴魴說文魚部云魴魚郭璞注云出穢邪頭國廣志

云斑文魚出穢國獻其皮太平御覽九然則魴以斑得名

故玉之有斑者為瑕鹿之牡者斑文亦名霞霞亦以

雲氣在天斑駁而名推之于駮亦猶是也赤白斑文

有如霞者霞字見玉篇此駮之所以名與

驪傳豪骿曰驪

釋文驪音簞徒點反字林云又音譚豪骿曰驪骿戶

晏反

正義驪尔雅無文說文云骿骿也郭璞曰骿脚脰然

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驕無豪骭白之
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為驪也
驪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驪異也

循按爾雅釋畜云驪馬黃脊驪說文馬部云驪驪馬
黃脊驪馬豪骭也蓋驪驪二字行間相近必有錯簡
其解驪本爾雅其解驪本毛傳宜以經傳正說文之
錯未可泥說文之錯而謂驪驪可通也依正義傳文
脫白字

魚傳二目白曰魚

釋文魚如字字書作驪字林作驪音並同毛云一目

白曰魚尔雅云一目白𩺰二目白𩺰音閑

正義釋畜云一目白𩺰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𩺰兩目白曰魚郭璞曰似魚目也

鷺傳鷺白鳥也

駟傳青驪曰駟

釋文駟呼縣反又火玄反徐又胡𠂔反青驪曰駟又音炫

正義釋畜云青驪駟舍人曰青驪馬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駟也

芹箋芹水菜也

釋文芹其中反水菜也

正義采菽云厭沸濫泉言采其芹芹生于泉水是水菜也

藻

釋文藻音早水草也

茆傳茆鳧葵也

釋文茆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鳧葵也干寶云今之鰾躑草堪為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為菹醬也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草木䟽同又云或名水葵一云今之浮菜即猪蓴也

本草有鳧葵陶宏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正沈以小同及草木疏所說為得鳧音符正義陸璣疏云茆與苻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七柄葉可以生食又可嚙滑美江南人謂之萑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

循按說文卯作𠂔酉古文作𠂔柳從酉木部明標之茆有卯柳二音則從卯從酉未定也說文酉部有𦰩字從草從酉為縮酒之酉若茆從酉之古文則亦𦰩矣則鳧葵宜作茆音卯天官醢人茆菹注云鄭大夫

十一

古

讀茆為茅茅茆初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為

卯元謂茆見蔡也鄭氏承杜氏讀卯而明其為見蔡

是見蔡作茆不從酉矣因為思之柳亦從卯不從卯

說文柳字下卯古文酉四字當是後人所增史記律

書云卯之言茂也言萬物茂也說文云卯冒也二月

萬物冒地而出漢書律歷志云冒茆于卯師古曰茆

謂叢生也音其保反茆之從卯確無可疑柳發于二

月其生叢茂宜從卯不宜從酉天官書云柳為鳥注

主草木索隱引孫炎云柳其星聚也聚與叢之義正

同推此而卯以叢聚而得名毛傳解卯為留則留亦

若從酉無聚義也

木部

玉篇云柳名灌切也重

析說文柳字又革部云茆

閏百切或勝兒又見蔡也

重文非同上出說文

玉雅釋樂云柳謂之柳玉

海引徐安樂書引劉歆云

自下而高五音修成如柳

聚而為柳也

周官縫人衣

要柳之材注

云柳之言聚

諸節之所聚

也

旄澤柳為柳之

正而稱為旄是

即昂稱旄之一

例昂固不從酉

唐雅專叢也說文專蒲
叢也茆有叢聚之義
故通稱于專

專叢則叢和專也
專叢則叢和專也

杓者名脚杓脚皆
取義于聚柳与脚
同徑即可知也

從卯故漢之識稱劉為卯金刀不曰酉金刀也太歲
在卯曰單閼淮南子閼作遏高誘訓遏為止留從卯
而得止訓可雅知也從酉者自從酉不當復依古
文今卯柳留等字俱寫從卯是猶古之遺義與

鴉傳鴉惡聲之鳥也

釋文鴉于嬌反惡聲鳥也

桑黠傳黠桑實也

釋文說文字林皆作甚時審反桑實也

循按說文黑部又云黠桑甚之黑也黠取義于甚則
甚為本字黠通借字也

小字以行
班固律歷志云
留孰于酉此當
以留酉同音近
相況非必留之
從酉抑留孰
疑是酉孰

元龜傳十一元龜尺二寸

重穆

釋文重直容反本又作種同穆音六本又作種音同

種稈傳先種曰種後種曰稈

釋文種徵力反先種曰種徐時力反韓詩曰長稼也

稈音雉後種曰稈韓詩云幼稼也

正義重穆種稈生熟早晚之共稱耳非穀名先種曰

種後種曰稈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

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天官內宰

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種是

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

叔麥

釋文，菽音叔。大豆也。

𠂔笈 𠂔黑忝也

釋文。巨音。巨黑泰也。

商頌那之什第三十

元鳥傳元鳥也春分元鳥降

釋文元鳥燕也一名𪚩音乙

正義釋鳥云燕燕鳥也色元故又名為元鳥

十一

十六

乾隆辛亥八月廿五日又錄清廟之什是日秋分陰晦悶人胸臆間格不快既錄汝大雅畢即成此卷解衆說盡頗自貫串一樂也 廿八日錄臣之什卷 二十九日錄閔予小子之什一卷

辛亥九月初二日錄魯頌商頌二卷此書作之八年易補五次然心疑不能定爲須刪改者不書十之四也甚以著書之難也

辛亥九月錄成後自壬子至癸丑又刪改一度今弟徵及商崇座輯爲清本自己卯至今己未凡五年又刪改一度本三十卷今合爲十一卷而以考訂陸疏爲一卷續于後共成十二卷時秋分初三日天陰雨因次女病歸來檢閱之書記于左

壬戌九月十七日又檢閱一遍

甲子九月閱憶次女以庚申七月過今五年矣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十二

江都焦循

陸氏疏考證上

陸氏名璣字元恪吳烏程令隨書經籍志經典釋文
成氏毛詩指說所舉志同或曰唐時人毛晉陸疏
廣要跋今考
齊民要術引之則非唐人可知歷來傳其書二卷唐
宋菴文志及玉海文獻通考諸書皆著錄則其書似
未亡者乃今一刻于陶宗儀說郛一刻于陳繼儒眉
目秘笈一刻于毛晉汲古閣津逮秘書察而核之謬
舛相承次叙凌雜明繫後人捃拾之本非璣之原書

十二

也又隨志以下稱此書皆曰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詩正義則稱陸璣疏釋文或稱草木疏齊民要術
文類聚太平御覽或稱毛詩義疏徐堅初學記陸佃
埤雅或稱草蟲經互證之實為一書秀水朱檢討分
別之于經義考中未免拘其名不能察其義余以元
恪之書既殘闕不完而後世為是學者復不能精析
因撰草木鳥獸蟲魚釋既成又據毛晉所刻之本參
以諸書凡兩月而後定附之卷後有未備閱者正焉
乾隆甲寅仲冬月江都焦循記

參差荇菜傳荇接余也

采采卷耳傳卷耳苓耳也

○證類本草九。李黃詩集解一。東萊讀詩記二。爾雅翼五。詩緝一。循案陸氏名其書曰義疏所以疏毛義也故毛訓苻為接余此則自接余為疏汲古閣刻本加苻一名接余五字于首失陸氏本義今刪去之載毛氏傳于經文下

酒浸之脆美可以案酒其華蒲黃色

齊民要術九。詩正義卷一之一。爾雅疏八

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

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齶其白莖以苦

苓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葉莖蔓生可齶為茹

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正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

耳璫草鄭康成謂是白胡荽幽州人呼為爵耳

詩正義卷一之

二。釋文。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爾雅疏八。證類本草八。東萊讀詩記二。離騷草木疏四。詩緝一。循案諸書所引無鄭康成謂是白胡荽八

字惟見證類本草圖經內所引。又案汲古閣刻本首加云
卷耳一名某耳一名胡某一名苓耳諸書所引皆無今刪之

曷曷纍之

曷一名巨苽似燕萁亦延蔓生葉如艾白色其子赤

可食酢而不美幽州人謂之推曷齊民要術十。詩正義一

九百九十五。證類本草七。循案延蔓要術
御覽皆作連蔓又巨苽要術作巨荒與詩正義異

采采苽苽傳苽苽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馬

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

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

齋作茹大滑其子治婦子難產詩正義一之三。爾雅疏八。
李黃集解二。證類本草六。

釋文引云幽州人謂之牛舌又名當道其子治
婦人生難。汲古閣本首加苽苽一名馬舄

言刈其萋

萋萋蒿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有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

葉又可蒸為茹

詩正義一之三。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七。爾雅疏八。離騷草木疏二。詩緝一。御覽引云萋葉似艾色

白長數寸高尺餘好生水中脆美可食

予以采蘇傳蘇皤蒿也

凡艾色白為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

又可蒸食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有勃故大戴禮夏

小正傳云蘇游胡游胡有勃也此草古人以為菹左傳

正義三。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七。爾雅疏八。證類本草六。離騷草木疏二。詩緝二。引云春始生可齍香美又可蒸及秋名曰蒿

言采其蕨傳蕨鼈也

蕨山菜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二月中高八九寸老有葉淪為茹滑美如葵今隴西天水人及此時而乾收秋冬嘗之又云以進御三月中其端散為三枝枝有數葉葉似青蒿長粗堅長不可食周秦曰蕨齊魯曰鼈亦謂蕨又澆之。齊民要術九。釋文。尔雅疏八。尔雅翼四。詩緝二。汲古閣刻本無此詳首加蕨鼈也。

三字蓋誤援毛傳錄入

言采其薇傳薇菜也

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詩正義一之四。尔

雅翼六。詩緝二。埤雅十八引草木
疏云漢時官園種薇以供宗廟祭祀

于以采蘋傳蘋大萍也

蘋今水上浮萍是也其粗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季

春始生可糝蒸以為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左傳正義三。

後漢書華佗傳注。太平御覽一千。尔雅疏八。李黃詩集解三。證類本草九。離騷草木疏二。尔雅翼六。

于以采藻傳藻聚藻也

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似雞蘇莖大如

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

藻扶風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嘉臠熟

按去腥氣米麪糝蒸為茹甚佳美荆揚人飢荒可以

當穀食飢時蒸而食之

齊民要術十。詩正義一之四。左傳正義三。爾雅疏八。證類本草九。詩緝

二。諸本所引無末六字御覽九百九十九引云荆揚人食以當穀救飢飢荒時蒸而食之

白茅包之

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之

太平御覽九百

九十

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

匏瓠也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齋極美故詩曰幡幡

匏葉采之亨之今河東及播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

彊不可食葉即苦故曰苦葉

齊民要術二。詩正義二之三。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

采葑采菲傳葑須也菲芴也

葑蕀菁幽州人或謂之芥菲似蒿莖粗葉厚而長有
毛三月中蒸齏為茹滑美亦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
尔雅又謂之蔥菜今河内人謂之宿菜齊民要術十。詩正義二之二。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九又九百九十八。證類本草二十七。尔雅疏八。李黃詩集解五。尔雅翼六。詩緝四。急就章補注二。
言采其蟲傳蟲貝母也

蕀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枯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
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詩正義三之四。尔雅疏八。證類本草

八。東萊讀詩記五。急就章補注四。

葑竹漪漪傳葑王芻也竹篇竹也

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葑竹也綠竹一

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五有生此其

草澀礪可以洗攪笏及盤枕利于刀錯俗呼為木賊

彼土人謂此為綠竹^{詩正義三之二。釋文。離騷草木疏四。尔雅翼二。正義又引陸璣云淇澳二水名以毛}

^{云隕隈為誤。程泰之演錄露言陸疏援尔雅王島今諸本所引無此文且言}

^{綠竹為一草其不援尔雅王島可見矣。詩緝三十四引繫終朝采綠下多其}

^{草澀礪二十三字。馮嗣宗六家名物疏所引亦繫終朝采綠下}

葭莢揭揭傳葭蘆莢葭也

蘆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即刈謂之荻三月初生其心

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有黃黑勃著之汙人

手把取正白噉之甜脆一名蘆蕩揚州謂之馬尾故

尔雅云蘆蕩馬尾也幽州謂之青草^{齊民要術十。詩正義三之二。藝文類聚八}

芄蘭之支傳芄蘭草也

十二。太平御覽一千。尔雅疏八。離騷草木疏二。循案今汲古閣本以此條繫薰葭蒼蒼于首加葭一名蘆莢一名亂二句末誤連詩正義以今語駭之則葭蘆別草也二句此據要術所引較正義引者為詳

芄蘭一名羅摩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齏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詩正義三之三。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五。尔雅疏八。蔓生以下供詩緝六所引。汲古閣本雀瓢下云柔弱恒蔓地于有所依緣則起

中谷有蓷得蓷離也

舊說及魏博士沛陰周元明皆云菴閣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蓷益母也故曾子見益母感恩曾子本案

本草云芡蔚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薤臭穢臭穢即芡

蔚也

詩正義四之一。尔雅疏八。證類本草六。汲古閣本首加云薤似

連引之而誤也

彼采蕭兮

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

葉斗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熟

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禮王度記曰士蕭庶人

艾艾蕭不同明矣

詩正義四之一。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七。尔雅疏八。離騷草木疏四。詩正義引此文後又引郊特

牲語所以解毛傳蕭所以共祭祀汲古閣本誤認亦陸疏而連錄之今考太平御覽所引未有王度記十六字以證艾之非蕭並見郊特牲之非陸疏本文矣

隰有游龍傳游龍紅草也

紅草一名馬蓼葉鹿藿大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詩
義四之三。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尔雅疏八。詩緝八。汲古閣本作游
龍一名馬蓼御覽引作紅草一名馬蓼蓋陸氏因毛傳以紅草訓游龍而因即
紅草以為訓改紅
草為游龍非也

茹慮在阪傳茹慮茅蒐也

茹慮茅蒐茜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

之牛蔓今圃人或作畦種蒔故貨殖傳云卮茜千石

亦比千乘之家

詩正義四之四。尔雅疏八。曲阜桂木谷韻以振縣
教諭為樂源書院監院余與沛南時識之末谷以所著

晚學集示余內有考訂陸璣疏一篇甚精謂此今圃人以下二十三字圖經所
引于牛蔓下云二月三月采根暴乾今圃人云云然則今圃人以下乃圖經之
言闕入者圖經千乘之家下
尚有言地利之厚也六字

方秉簡兮傳簡蘭也

十二

七

蘭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以為佩孔子曰蘭當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故天子賜諸侯蒹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蓋今之蘭草都梁香也詩正義四之四。埤

雅十八。尔雅翼二。離騷草木疏

一。詩緝八。王應麟漢制考四

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草

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

詩正義四之四。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尔雅翼二。及中蘭也

未審今何草司馬相如賦云勺藥之和揚雄賦云甘甜之和勺藥之美

鮑明遠詩人

言勺藥尔雅翼引未審今何草為孔穎達說則建武為陸機所誤傳莫菜也

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
人縲以取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
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
之莫詩正義五之三。李黃
詩集解十二。詩緝十

言采其蕒傳蕒水為也

蕒今澤瀉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
陵人食之詩正義五之三。李黃詩
集解十二。爾雅疏八

歛蔓于野

歛似枯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真不可食也幽
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渴詩正義六之二
釋文。太平

御覽九百九十二。
李黃詩集解十三

采苦采苦傳苦苦菜也

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則甜脆而美所謂堇荼如
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齊民要術十。詩正義六
之二。李黃詩集解十七

。汲古閣本此條屬
誰謂荼苦今依正義

蒹葭蒼蒼傳蒹葭葭蘆也

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州人謂之蒹

兗州遼東通語也。
詩正義
六之二

視爾如荻傳荻茫菜也

茫菜一名荻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澀。
詩正義
七之一

可以漚紵

○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九○尔雅疏八○東萊讀詩記十二○尔雅翼八○詩緝十二○汲古閣本首有菰一名苳苳白薺民要術荆葵下所引亦有一名苳苳本改也太平御覽所引作一名苳葵

可以漚管

桑輯要二

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剥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脱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微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詩正義七之一○東萊讀詩記十三○農

管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

為索漚乃尤善矣

詩正義七之一。尔雅疏八。詩緝三十四。離騷草木疏四引云其未漚者名野菅詩白茅菅者是也

○汲古閣本屬白茅管
兮下今依正義屬于此

邛有旨苕傳苕草也

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豈豆而細葉似

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啖味如小豆藿齊民要術

義七之一。太平御覽一千。

李黃詩集解十五。詩緝十三

邛有旨鵲傳鵲綬草也

鵲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詩正義七之一。太平御覽九百九十

東萊讀詩記十三。集解所引云陸璣又以鵲為鳥名綬
鳥一名鵲亦或謂之工綬下有囊如小綬五色食之甚美

有蒲與荷傳荷夫渠也

荷夫渠江東呼荷其莖茹其葉蓮莖下白藕其華未
發為菡萏已發為夫渠其實蓮蓮青皮裏白子為的
的中青長三分如鉤為薏苡甚苦故里語云苦如
薏是也的五月中生生啖脆至秋表皮黑的成食或
可磨以為散如粟飯輕身益氣令人彊健又可為糜
幽州揚豫取脩飢年其根為藕幽州謂之光莠為光
如牛角詩正義七之一。初學記二十七。菰文類聚八十二。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尔雅疏八。證類本草二十三。尔雅翼八。
離騷草木疏一。桂馥云類聚引飯作散案劉孝威謝東宮賁藕啓云子為靈散得自莊篇
隰有萋楚傳萋楚鉞弋也
今羊桃是也一名鉞弋葉如桃而光尖長而狹華紫

赤色其枝蔓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為汲灌
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
脫之可韜筆管詩正義七之二○尔雅疏八○李黃詩集解
十六○證類本草十一○詩緝十四
浸彼苞根

禾粟秀為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
田翁或謂守田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
根莠皆是也詩正義七之三○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尔雅
疏八○李黃詩集解十七○尔雅翼八
食野之苹傳苹萍也箋苹賴蕭也

賴蕭葉青白色莖似著而輕脆始生時可生食又可
蒸食齊民要術十○詩正義九之二○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尔雅疏八
○李黃詩集解十九○馮嗣宗六家名物疏引盧氏雜說云唐文宗問

宰臣羊是何草李珣曰是藟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草葉圓而華白叢生野中似非藟蒿馮云唐文宗所引詩疏與今本異循謂要術及正義所引陸疏俱無此文或出劉芳沈重等義疏也

食野之蒿傳蒿蔽也

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蔽也

詩正義九之二
○太平御覽九

百九十七○尔雅疏八○汲
古閣本隸釋入郭氏尔雅注文

食野之苓傳苓草也

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

東萊讀詩記十
七○詩緝十

南山有臺傳臺夫須也

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故曰臺笠緇撮或云臺

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簦笠南山多有

詩正義十一之一〇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

○爾雅註八〇東萊讀詩記十七

北山有萊傳萊草也

萊藜也其莖葉皆似萊王粲今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蒸譙郡人謂雞蘇為萊故三蒼云萊菜黃此二

草異而同名

齊民要術十〇詩正義十一之一〇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〇爾雅翼六〇東萊讀詩記十八

青青者莪傳莪蘿蒿也

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澁之處叢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葉可生食又可炆香美味頗似萋蒿

齊民要術十〇詩正義十一之一〇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七〇爾雅疏八〇東萊讀詩記十九〇詩緝十二

薄薄言采芑傳芑菜也

薺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甘脆可生食亦
可以烝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薺尤美時人

戀之不能出塞

齊民要術九○詩正義十之二○李黃詩集解二十一○東萊讀詩記十九

言采其薺傳薺惡菜也

今人謂之羊蹄似蘆菹而葉長莖赤煮為茹滑而不

美多噉令人下痢幽陽謂之薺一名薺亦食之

齊民要術十○

詩正義十之二○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五引云揚州人謂羊蹄為薺○李黃

詩集解二十二○證類本草十一○東萊讀詩記二十引作今人謂之牛蹄

詩緝十九引作薺為茹滑美也○正義止引首句餘皆要術所引也證類本

草引作莖赤可以為茹滑而美多噉令人下氣為異要術亦食之作一食之

誤一字

言采其菑傳菑惡菜也

河東關內謂之菑幽充謂之燕菑一名爵弁一名蔓
根正白著熱灰中溫噉之飢荒可蒸以禦飢漢祭甘
泉或用之或云其華葉有兩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
種莖赤有臭氣齊民要術十○詩正義十之二○太平御覽九百九十
八○爾雅疏八○東萊讀詩記二十○詩緝十九引云
河內謂之蓀幽州謂之當燕一名薺其根正白宜著熱灰中溫噉之又引云或
云其華葉有兩種一種葉細而華赤一種葉大而華白復香○御覽引作河內
關中謂當為菑○桂馥
云一名蔓蔓當作薺

匪莪伊蔚傳蔚牡荂也

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
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薪蒿詩正義十三之一
○太平御覽九百

九十七○尔雅疏八○證類本草九○詩緝三十
二○御覽證類本草三月上作牡蒿牡荻也五字

葛與女蘿傳女蘿菟絲松蘿也

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

非松蘿松蘿自蔓延松上而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
詩正義十四之二○尔雅疏八○證類本
草六○尔雅翼二○離騷草木疏二

茗之華傳茗陵茗也

茗一名陵時一名鼠尾似王芻生下濕水中七月八

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以染皂齋沐頭髮即黑葉

青如藍而多華詩正義十五之三○太平御覽一
千○尔雅疏八○證類本草十三

維筍及蒲傳筍竹也蒲蒲弱也

筍竹萌也皆四月生惟已竹筍八月生盡九月成都

三

十一

有筍及冬始生長數寸齰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

酒及食又可采藏及乾以待冬月也齊民要術九○詩正義十八之四蒲

深蒲也周禮以為菹謂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弱大

如七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齰而以苦酒浸如食筍法

大羹今吳人以為菹又以為酢齊民要術五○詩正義十八之四○汲冢古本繫筍于木今尔

雅筍竹萌齰釋草為正之

言采其萌傳萌鳧葵也

茆與苻葉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

得停莖大如七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齰滑美江南人

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

詩正義二十之一○釋文

草

凡得五十三條

蔽蒂甘棠傳甘棠杜也

今棠梨一名杜梨如梨而小味酢可食也

齊民要術五○釋文○東萊讀

詩記三○詩緝二引云小如指酢味可食

標有梅

梅杏類也樹木葉皆如杏而黑耳實赤于杏而酢亦

生嗽也嚮而暴乾為腊置羹臠中齋又可含以香口

亦蜜藏而食

齊民要術四○初學記二十八○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亦雅翼十○腊字依初學記要術作蘇御覽作蘇

唐棣之華傳唐棣移也

十二

與李也一名崔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中皆有其華

十五

或白或赤六月中成實大中李子可食

尔雅疏九○證類本草十四○埤雅十三。

李黃詩集解四○又十七○

詩緝三引首有馬季云三字

山有榛

栗屬或所謂從木有兩種其一種大小枝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子表皮黑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色生高丈餘其核中恣如栗作胡桃味膏又美亦可食噉漁陽遼代上黨皆饒其枝莖生樵薪燭明而煙

齊民要術四○詩正義三之三引云栗屬其子小似杼子

表皮黑味如栗○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三○御覽又引云山有榛枝葉似栗樹子似杼子味似栗枝莖可以為燭循案正義柿乃杼之譌杼子即杼子可以為燭即

樹之榛栗

生樵蕪燭也正義多表皮黑三字要術所缺為補之○詩
緝四引木有兩種上有字或作蓐四字○東萊讀詩記五

栗五方皆有之周秦吳揚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栗
惟濮陽及范陽栗甜美味長他方者悉不及也倭韓
國諸島上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莘栗叢
生實大如杼子中仁皮子形色與栗無異但差小耳
又有與栗皆與栗同子圓而細或云即莘也今此色
惟江湖有之又有茅栗佳栗其實更小而木與栗不
殊但春生夏華秋實冬枯為異耳

十三引作大如杏子中
仁今依初學記作杼

初學記二十八○太平御覽
九百六十四○證類本草二

椅桐梓漆

十二

十五

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
今人云梧桐也有白桐有青桐有赤桐白桐宜為琴
瑟雲南梓桐人績其皮以為布似毛布齊民要術五○詩正義三之一○初學記二十八○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六○爾雅疏九○東萊讀詩記五○證類本草十四○急就章補注三○詩緝五引為布下有甚好二字○汲古閣本今人曰梧桐也下連孔氏正義則大類同而小異也白

投我以木瓜傳木瓜楸也

楸葉似柰葉實如小瓜黃似著粉欲啖者截著熟灰
中令萎蕤淨洗以苦酒頭汁蜜之可案酒食密封藏
百日乃食之甚美齊民要術四

揚之水不流束蒲傳蒲草也菱蒲蒲柳

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

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箕籩之楊也

詩正義四之一〇初

學記二十八〇藝文類聚八十

九〇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六

無折我樹杞

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粗而白色木理微赤故

今人以為車轂今其北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純

生杞柳也

詩正義四之二〇初學記二十八〇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六〇證類本草十三〇詩緝八

無折我樹檀

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梓榆故里

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繫迷一名

挈榼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彈

詩正義四之二

顏如薜華傳薜木槿也

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檜齊魯之間謂之王蒸

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

齊民要術十。詩正義四之三

爾雅疏八。詩緝八

山有樞傳樞莖也

其鍼刺如柘其葉如榆淪為茹美滑于白榆也榆之

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

爾雅疏九。東萊讀詩記十一。詩緝十一

山有栲傳栲山栲

山栲生山中與下田栲大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似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為櫟今人言栲失其聲耳詩正義六之一○李黃詩集解十二○證類本草十四○詩緝十一○循案首辨山栲非栲所以辨毛傳也汲古閣本以首段繫蔽蒂其栲下非是

隰有杻傳杻櫬也

葉似杏葉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開華如練而細蕊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于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

共汲山下人三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櫟材六可為弓弩幹

也詩正義六之一〇尔雅疏九目詩緝十一

椒聊之實傳椒聊椒也

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鍼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皋諸近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詩正義六之一〇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八〇尔雅疏九〇證類本草十四〇離騷草木疏三〇急就章補注四

有杖之杜

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
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
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齊民要術五○詩正義
百七十三○尔雅
疏九○埤雅十二

集于苞栩傳栩杼也

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栗為杼或謂之為栩其子為皐
或言皐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皐今京洛及河內多言
杼汁謂櫟為杼五方通語也詩正義六之二○藝文類聚八十九
緝十

有條有梅傳條檣梅枏也

十九

檣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

宜為車板能濕又可為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詩

義六之四○尔雅疏九○詩緝十二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

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枏葉大可三四葉一

叢木理細緻子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

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枏終南與上庸新城通故亦

有枏也詩正義六之四○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一○尔雅疏九

山有苞櫟

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即椽斗言有

抹景自裏椒櫞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栳木蓼子亦房
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璣以為此秦詩也宜
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東海及徐州謂之木蓮其
葉始生食之味辛其栳子八月中成搏以為燭明如
胡麻燭研以為羹肥如胡麻羹詩正義六之四○藝文類聚八
十九○初學記二十九○尔雅
疏九○東萊讀詩記十二○尔雅翼十二○詩緝十二
○桂馥云木蓼為櫟下有尔雅曰其實栳六字
隰有六駮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駮馬木名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瑩遙視似駮馬故
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
相配不宜云獸詩正義六之四○釋文○藝文類聚八十八○太平
御覽九百五十六○又九百六十一○東萊讀詩記

十二○尔雅翼云毛氏直以為獸之六駁則與芭櫟櫟櫟不相類故陸璣不從也

隰有樹榘傳榘赤羅也

榘一名赤蘿一名山黎也今人謂之楊榘實如黎但小而酸耳一名鹿黎一名鼠黎齊郡廣縣堯山魯國河內共北山中有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黎之美也

詩正義六之四○藝文類聚八十七○太平御覽引實如黎下作但實甘小異耳○尔雅疏九○李黃詩集解十四○詩緝十二

六月食鬱及真傳鬱棣屬真蓂蓂也

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色食之甜

齊民要術十○太平

御覽九百七十三

櫻蓂大如龍眼黑色今車鞅藤實是

齊民要術十

集于芭杞傳杞枸櫞也

其樹如樗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葉如微苦其

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釋文于南山有

杞下引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本草引此繫四牡集于苞杞從之證類本草

又于南山有杞下繫之云陸璣曰山木其狀如樗一名狗骨理白可為函板

者是此也○尔雅疏九○循按枸櫞尔

雅屬釋木汲閣古本誤繫于草今正之

常棣之華傳常棣棣也

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四月熟

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

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

西多有之尔雅疏九承華者曰萼其實似櫻桃萼李麥時熟

食美北方呼之相思也齊民要術十○李黃詩集解十九

南山有枸傳枸柜也

今傳云枸枳枳齊民要術引陸氏流連引此傳云毛云柜也

二十一

枸樹高大似白楊子有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

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者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

木蜜本從江南來其木能令酒薄若以為屋柱則一

屋酒皆薄

齊民要術十○詩正義十之一○藝文類聚八十七○禮記明堂位正義引云棋曲來巢○太平御覽九百七十四○詩緝十

八引江南作南方末云若以為屋柱則一室之內酒皆少味

北山有楸

楸楸屬其樹枝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

苦楸楸濕時脆燥時堅今永昌又謂鼠梓漢人謂之

楸

詩正義十之一○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八○爾雅疏九○證類本草十四○離騷草木疏三

其下維穀

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揚交廣謂之楮殷中
宗時桑穀共生者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
以為紙謂之穀皮紙長數丈潔白光澤其裏甚好其
葉初生可以為茹詩正義十一之一○太平御覽九百六十○證類
本草十二引末二句作又食其嫩芽以當菜茹○

蔽芾其樗

樗樹皮皆似漆青色耳其葉具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五○汲
古閣本繫采茶新樗下御覽
引此連蔽
芾其樗

無浸穫薪

今桺榆也其葉似榆其皮堅韌刺之長數尺辛可為絙

索又可為甌帶其材可為柮器詩正義十三之一〇尔雅疏九

隰有杞桮傳桮赤棟也

棟葉如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為赤棟一名桮白

者為棟其木皆堅韌今人以為車轂尔雅疏九

葛與女蘿傳葛寄生也

葛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詩正義十四之

二〇尔雅疏九〇證類本草十二〇汲古閣本繫葛于草類乃尔雅寄生屬木類移繫于此以正之

柞械拔矣傳械白桺也

三蒼說械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桺直

理易破可為櫝車又可為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栳或

曰白栳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詩正義十六之二○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八○尔雅疏九○詩

緝二

十五

榛栳濟濟

栳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為斗筲箱器又屈以為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栳不謂竈

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栳

詩正義十六之三○太平御覽九百五十

九○尔雅翼九○詩緝二十五○釋文引首二句作栳木莖似荆而赤其葉如著御覽引兩謂字均作日○桂馥云斗筲二字當作牛簾說文云簾飲牛筐也

其灌其栳傳栳栳也

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為車輶

詩正義十六之四○釋文○尔雅疏九

其檉其楮傳檉河柳也楮櫝也

二十三

生河蒟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詩正義十六之四○詩緝二十

六引作水蒟○循按此檉文殘缺不完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

為馬鞭及杖宏農共北山甚有之詩正義十六之四○釋文○

○詩緝二十六

木凡得四

陸璣疏考證下

關關鵲鳩

鵲鳩大小如鵲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鵲而揚

雄許慎皆曰白鵲尾上白詩正義一之一○尔雅疏十○詩緝一

黃鳥于飛

黃鳥黃鵲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或謂之黃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鶯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鳥常在甚熟時來在桑樹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或謂之黃袍

詩正義一之二○藝文類聚九之七○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爾雅疏十○李黃

詩集解十七○東萊讀

詩記二○詩緝一

流離之子

流離巢也自關西謂巢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鷦鷯食母許慎云巢不孝鳥是也

詩正義二之三

十二

二十四

○尔雅
疏十○釋文

按古閭本列肅肅鵠羽繫以陸璣疏云鵠鳥似雁而虎文連蹄性不樹止
樹止則為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為危苦也此正義解毛傳鵠之性不樹
止義曰連上陸疏解柞櫟
文遂誤以此亦為陸疏也

𪛗彼晨風傳晨風鵠也

鵠似鵠青黃色燕頤白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
擊鳩鵠燕雀食之
詩正義六之四○釋文○尔雅
疏十○埤雅六○詩緝十二

值其鷺羽

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
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
尾如雁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毳毳

有鴉萃止

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
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
吹曲鷺曲是也詩正義七之一○菴文類聚九十二○
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五○尔雅疏十

鴉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
鵬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可為炙漢供御物
各隨其時惟鴉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詩正義七之一
○太平御覽九

百二十七○李黃詩集解十五○東萊讀詩記十三○埤雅九○詩緝十
三引鵬鳥是也下云今人謂之鵠鵠亦名怪鵠內則云鵠鵠胖古人尚之

維鵜在梁

鵜水鳥形如鴉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

領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弃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

河

詩正義七之二○平太御覽九百二十五○李黃詩集解十六○詩緝十五

尸鳩在桑傳尸鳩結鞠也

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為鵠鵠一名擊穀一名桑鳩

春秋

左傳正義四十八○六帖九十五又引云驚蟄後五日鷹化為鳩似有誤○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五○亦雅疏十

鵠鵠鵠傳鵠鵠鵠也

鵠鵠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鵠鵠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

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

詩正義八之二
○藝文類聚九

十二○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

爾雅疏十○李黃詩集解十七

鵲鳴于垤

鵲鵲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翮樹上作

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

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皁裙又泥其

巢一旁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

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詩正義八之二○太平御覽九百
二十五○詩緝十六引云鵲似雀

鴻飛遵渚

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雀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

小鴻大小如鳬色亦白今人直謂鴻也太平御覽九百十六

翩翩者騅

今小鳩也一名鵲鳩幽州人或謂之鵲鵲梁宗之間

謂之佳揚州人亦然爾雅疏十○詩緝引云如小鳩

脊令在原

大如鵲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

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詩正義九之二○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五○爾雅疏十○李黃

詩集解十九

駝彼飛隼

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

春化為布穀此屬數種皆為隼

詩正義十之二○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七○尔雅疏十○李黃

詩集解二十一引曰隼屬一
名雀鷹○東萊讀詩記十九

鶴鳴于九皋

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

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

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

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

鳴詩正義十一之一○初學記三十雌者聲差下
引作惟老者乃聲下○太平御覽九百十六

宛彼鳴鳩

鳴鳩斑鳩也杜陽人謂之斑佳

詩正義三之三○釋文尔
雅音義○東萊讀詩記廿一今

十三

二十七

雲南鳥大如鳩而黃啼鳴相呼不同集謂金鳥或云黃當為鳩聲轉故名移也又云鳴鳩一名爽又云是

鸛

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一
○文多闕誤他無可考

交交桑扈

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

詩正義十二之
三○春秋左傳

正義四十八○尔雅疏
十○李黃詩集解廿四

有集維鷖

鷖微小子翟也走而且鳴音鷖鷖然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叢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也其肉甚美故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

有庶兩足之美有鵠庶者似鹿而小

詩正義十四之三○
雅疏十○太平御覽

百十七○詩
緝二十三

鳬鷖在涇

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詩正義
七之二○

亦雅翼十七○

詩緝二十七

鳳皇于飛

雄曰鳳雌曰皇一名鷟其雛名鶯鶯或曰鳳一名鶯

鶯其形鴻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身燕頤雞喙五

戴德頸揭義背負仁翼挾信心抱忠足履正尾繫武

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朝鳴曰發明晝鳴曰上翔

夕鳴曰滿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得其屢象之

十二

二十六

一則過之二則翔之三則集之四則春秋居之五則

為身居之

爾雅釋文音義○初學記三十○太平御覽九百十五○循按初學記引作草蟲經云雄曰鳳雌曰皇其雛為鸞鸞

或曰鳳皇

一名鸞鸞一名瑞鸞下又云毛詩疏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後事對中又引詩義疏云鳳皇名鸞鸞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諸

說鸞鸞鳳類

與此不同徐堅陸德明俱唐初人徐所引草蟲經陸德明標以毛詩草木疏況隨唐志皆無草蟲經書名則草蟲經即陸璣疏無疑至

釋文或曰

下所云與初學記所標詩義疏者雖詳畧不同而所謂鳳一名鸞鸞及梧桐竹實二句實合彼此互攷皆陸疏之文朱檢討經義考以草

蟲經別于

陸疏非也

肇允彼桃蟲

今鸛鷯是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為雕故俗語鸛

鷯生雕

詩正義十九之四○爾雅疏十○李黃詩集解三十九○詩緝三十○桂馥云菽文類聚引二雕字俱作蜩尚有一段云焦貢易林亦

謂桃蟲生蜩或云布穀生子鷦鷯養之

鳥凡得二
十一條

麟之止

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游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不旅行不入陷窞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詩正義一之三○釋文○初學記二十九○吳淑事類賦二十○詩緝一不入作不經末多注脚謂持其脚也七字

野有死麇

麋君麋也青州人謂之麋

釋文○詩緝二引云青州謂之麋春秋傳云六麋興于前是也

于嗟乎騶虞

騶虞白虎黑文尾長于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

有德則見應德而至者也

詩正義一之五○釋文○劉芳詩義疏曰騶虞或作吾

並驅從兩狼兮

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

猛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

為裘故禮記狼臠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詩正義五之一○太平御覽九百○爾雅疏十○東萊讀詩記九○詩緝九○

埤雅引毛詩草蟲經云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蹈踐上囊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况跋前疐後○汲古閣本此系繫狼跋其胡下今依正義正之

維熊維羆

熊能攀援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

穴而蟄始春而出

菽文類聚九十五。太平御覽九百零八

母教獠升木傳獠猿屬

獠獠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攬長臂者為援援

之白要者為獠胡獠援駿捷于獠猴其鳴噉噉而

悲

詩正義十五之一。初學記二十九引作草蟲經文與正義所引陸疏實同詳見前鳳皇于飛下。○太平御覽九百零十。○東萊讀詩記二十三

獻其貔皮

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為穀道

東人謂之白羆

詩正義十八之四。釋文。○釋文爾雅音義。○太平御覽九百零八。○爾雅疏十一。○爾雅疏十九。○詩

緝三十一

赤豹黃羆

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

羆有黃羆有赤羆大于熊其脂如熊白而粗理不如

熊白美也

詩正義十八之四。太平御覽九百零八。亦雅疏十一。證類本草十七。亦雅翼十九。引毛赤作尾赤。急就章補注四。

詩緝十九。汲古閣本以赤豹一條屬之羔裘豹飾以黃羆條合類聚所引熊一條繫之有熊有羆今正之

碩鼠碩鼠

樊光謂即尔雅鼯鼠也許慎云鼯鼠五技鼠也今之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稼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

其形大故叙云大鼠也魏國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

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又鼠不食禾苗本草又

謂螻蛄為石鼠亦五伎古今方土名蟲鳥物異名同

故記也詩正義五之三○藝文類聚九十五○太平御覽九百十一○尔雅

正義作頸上○汲古閣本列此条于魚蟲之後

尔雅諸鼠屬獸類今移繫于此以從其類云

螽斯羽

尔雅螽斯蚶蛸也揚雄云春黍也幽州人謂之春箕

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

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

搓作聲聞數十步江東人呼為𧈧𧈧

詩正義一之二〇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六〇詩

緝十六引長

角作長脚

𧈧𧈧草蟲

一名負蟄大小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作

聲

詩正義一之四〇釋文〇尔雅疏九〇李黃詩集解三〇詩緝二〇汲古閣本首多常羊也三字而以一名負蟄四字屬之阜螽案尔雅草螽名負

蟄阜螽名蟄釋文所引甚明特正之

𧈧𧈧阜螽

蝗也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螽

詩正義一之四〇藝文類聚一

百〇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

領如螽蟻

蟻蟪生糞土中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八

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

蜚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督促

之言也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詩正義六之一○藝文類聚九

○爾雅疏九○李黃詩集解十七○詩緝十一

蟋蟀之羽

蟋蟀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

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

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為

之朝生而夕死詩正義七之三。藝文類聚九十七。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李黃詩集解十六。詩緝十五。

五月鳴蜩

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謂之蜋。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李黃詩集解十六。按陳鄭謂蜋謂下宜有之字。

六月莎雞振羽

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下翅正赤色。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詩正義八之一。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六。爾雅疏九。李黃詩集解十七。蔡元度名物解十二。埤雅十。爾雅翼二十五。詩緝十六。引天雞下有今絡緯蟲是也。六字。下翅正赤。正義作其。下翅正赤。御覽爾雅翼作下翅為是。

伊威在室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

白魚者是也詩正義八之二○李黃詩集解十八○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尔雅疏九○詩緝十六

蠨蛸在戶

蟋子也小蜘蛛長脚者俗呼蟋子一名長脚荊州河
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
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詩正義八之二○太平御覽九

百四十八○尔雅疏九○李黃詩集解十八○尔雅翼二十五○詩緝十六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
草葉上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要故許慎

云細要也取桑負之于木空中或書卷間筆筒中七

日而化為其子里語曰咒云象我象我詩正義十二之二

四十五○尔雅疏九○尔雅翼
二十六○取桑下當有蟲字

去其螟螣及其蠹賊

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蟲蟲赤頭

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蠹螻蛄也食苗根為人害許慎

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螣舊說螟螣蠹賊一種

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内外言之耳故捷為文學曰此

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詩正義十四之一○春

類聚一百○
尔雅疏九

秋左傳正義三○執文

卷髮如蠶

蠶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蠟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七
如蜩如蟬

一名蜩蚸一名蚸蟪青徐謂之蟪蟪楚人謂之蟪蛄
秦燕謂之蟪蛄或名之蟪蛄詩正義十八之一○釋文○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爾雅疏九○
證類本草二十一○正義引陸璣疏云蟪一名蜩蚸字林蚸或作蟪青徐人謂之蟪蟪案璣為三國時人字林晉呂忱所撰璣不得引此蓋正義引書間為音釋此字林蚸或作蟪六字宜本義注久之汨于正文也爾雅翼二十七俱引為陸璣疏文非是○汲古閣本首有蟪蟪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健慎十
字六

蟲凡得十
四條

鱣鮪發發

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河南鞏縣東北
二十四
崖二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鱣鮪從此穴
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
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鱣魚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
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于盟津東石磧上
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為臠又可為鮓魚子可為
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
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
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鮓鮓一名鮓肉色白味不
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者樂

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

詩正義三之二○初學記三十○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六○尔雅疏

十○詩緝六○河南鞏縣下五十五字依初學記入

其魚魴鰈

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而少力細鱗魚之

美者也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

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梁水魴

詩正義五之二○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七○尔雅疏

十○事類賦二十九○東萊讀詩記九○詩緝十三引少力作少肉中國作中州

其魚魴鰈

魴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魴不如咱茹其頸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魴或謂之

鰮 幽州人謂之鵝鴈或謂之胡鰮

詩正義五之二○初學記三十○太平御覽九百三

十七○李黃詩集解十

也○事類賦二十九

九 鰮之魚鰮鰮

鰮似鰮而鱗細于鰮赤眼多細文

詩正義八之三○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七○東萊讀

詩記十六○

詩緝十六

魚麗于留鰮鰮

鰮魚一名黃揚今黃鰮魚是也似燕頭角身形厚而

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

揚黃鰮通語也鰮魚吹沙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

故曰吹沙一名重脣鰮鰮

詩正義九之四○初學記三十○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七○東萊讀詩記

十七○尔雅疏十○李黄詩集
解二十○詩緝十七引角作魚

魚麗于罟魴鱧

尔雅曰魴魴也許慎以為鯉魚璣以為似鯉狹而厚
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七○證類本草二十二云陸璣謂魴即鮓
魚也似鯉狹而厚今京東人猶呼魴魚其實一類也

象弭魚服

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
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可弓韃步义者也其皮雖乾燥
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
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
水之潮氣自相感也
詩正義九之三○初學記三十
引作魚狸○詩緝十七

胡為虺蜴

三六

虺蜴一名蝮蛇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

詩正義十二之一○尔雅疏十

為鬼為蜮

一名射影如龜三足江淮水濱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肤其創如疥

詩正義十二之三○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李賀詩集解二十五○事類賦三十

成是貝錦

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

古者貨貝是也餘蚺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貝大者常有經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

詩正義十二之三〇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一

鼃鼓逢逢

鼃形似水蜥蜴四足長大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

甲今合藥鼃魚甲是也其皮堅可以冒鼓

詩正義十六之五

魚凡得十條

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尅李尅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

公傳小毛公

○陳俠傳謝曼卿

東萊讀詩記一

毛詩授受

循案陸氏為毛詩學故于篇末叙述毛詩本末文雖殘闕呂氏讀詩記所錄尚可見其一二今汲古閣本卷末

列魯詩齊詩韓詩

毛詩四篇其魯齊韓三篇別無可考大抵抄襲漢書及釋文叙錄而毛詩一篇偽跡顯然今附錄辨于左方

魯詩篇云申公培魯人少事齊人浮邱伯受詩為

楚王太子戊傳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

歸魯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是為魯詩

循按此節錄漢志也

志云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以教亡傳白顏師古注云口說其指不為解說之傳此襲其文以疑字屬上遂失班氏之旨

于是蘭陵王臧代趙綰皆從申公受學臧為郎中

令綰為御史大夫皆以明堂事自殺其餘他弟子

如同郡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

史夏寬東海太守碭魯賜長沙內史蘭陵繆生膠
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鄒人闕門慶忌治官皆有
廉節稱申公卒瑕邱江公盡能傳之以授魯許生
免中徐公而韋賢治詩事江公許生至丞相傅子
元成亦至丞相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
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而東平王式以事徐公許生
為昌邑王師其後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
少孫亦先後事式為博士由是又有張唐褚氏之
學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為諫大夫其門人
瑯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

家更有許氏學初辭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

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至山陽太守以上皆節錄漢書儒林傳以太山太守誤為山陽太守

時平原高嘉亦以詩授元帝為上

谷太守傳子容少為光祿大夫孫詡以父任為郎

中以世傳魯詩知名王莽時逃去不仕又有曲阿

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亦去歸鄉里世

祖即位徵詡為博士至大司農咸舉孝廉除郎中

至大鴻臚永平初任城魏應亦以有魯詩為徵士

徵拜騎都尉卒于官節錄後漢儒林傳高詡包咸魏應三篇

齊詩篇云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竇

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今
固刺彘帝憐之以利兵與固彘應手倒後帝以固
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固老罷歸已九十餘矣公
孫宏亦事固固授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授東
海剡人后蒼蒼為博士至少府蒼授諫大夫翼奉
前將軍蕭望之丞相匡衡衡授大司空琅邪師丹
高密太傅伏理詹事潁川滿昌由是齊詩有匡翼
師伏之學滿昌又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
官以上節錄漢書儒林傳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既定章句作解說
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嗣子恭恭以黯任為郎永

平中拜司空恭剛黯章句定為二十萬言年九十

二十九

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

述而卒

以上節錄後漢儒林傳
伏恭任末景鸞三傳

韓詩篇云韓嬰燕人景帝時為常山太傅嬰推詩
之意而作內外傳其言頗與齊魯間殊淮南賁生
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嬰授同
國蔡誼誼至丞相誼受同國食子公與王吉為昌
邑王中尉食生為博士授泰山豐吉吉授淄川長
孫順順為博士豐為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
孫之學豐授山陽張順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

以上節錄漢書儒林傳

建武初博士淮陽薛漢傳父業尤善說災

異織緯受詔定圖讖當世言詩推為長後為千乘

太守坐事下獄死弟子犍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

鉅鹿韓伯高最知名撫定韓詩章句建初中為公

車令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

注撫受會稽趙昭昭舉有道時又有光祿勳九江

名馴閭中令巴郡楊仁山陽張匡皆習韓詩匡為

作章句舉有道徵博士不就節錄後漢儒林傳案後漢書

白此云皆則括馴仁匡三人言之非范書義

毛詩篇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叙以授魯人

曾申

玉海叙載叙錄子夏傳曾申注引草木疏云申公引草木疏

申授

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振牟

子

叙錄作根牟子此誤根為振

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享作

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

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

此段與初學記二十一卷文同初學記不

標陸璣疏名王氏困學紀聞云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

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大毛公之名惟見于此又云叙錄

子夏傳曾申中傳李克讀詩記引陸璣草木疏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尅皆

誤玩王氏言大毛公名亨惟見初學記使陸疏已然王氏博聞不應未見且

引陸疏必引讀詩記之所引而言其誤則當時陸疏已

不傳特不知東萊何所本其東萊時陸疏尚未亡耶 萇為河間獻

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

年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為新莽講學大夫由是

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此段直抄襲漢書毛萇傳

時九江謝曼卿亦

善毛詩乃為其訓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

詩叙得風雅之旨世祖以為議郎

按陳俠傳謝曼卿曼卿乃授宏諸書皆不詳惟

陸氏疏及之故東萊讀詩記引之以補漢志及釋文叙錄之遺闕今此適遺此語則知湊集此書者徒采諸各書以為偽東萊所引之文轉未見也

沛南徐巡師事宏亦以儒顯其後鄭眾賈逵傳毛

詩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然魯齊韓詩三

氏皆立博士惟毛詩不立博士耳

時九江謝曼卿至此皆抄襲後漢書儒林傳文

璣吳人有抄范氏書理耶

乾隆乙卯三月十八日錄訖時在山東萊州府學
使行署中是日天微雨
嘉慶戊午十一月初六日再錄訖於吳氏館中

詩氏族考



詩氏族攷敘

詩雖吟詠性情而政治之昇失風俗之盛衰與夫山川谿谷禽獸艸木之類罔弗賅備而於頌美風刺則繇今已至徃古或直顯言其姓氏或隱斥其人而小序明揭之者其人之賢否善惡舉皆可攷見而知之顧艸木蟲魚則有疏名物則有解地理則有攷而詩中所傳之人則未有纂緝成書宋王質詩總聞有聞人恐亦略而未詳也伯兄引樹學博精深詩學因取詩人之氏族名字博攷經史諸子及近儒所著述并列國之世次泊其人之行事莫不搜羅薈萃而詩人美刺之意指益可得而觀感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虐蓋知其人即可已論其世而興衰正變之端治亂存亡之故亦繇此而愈明是則斯攷之有裨詩教視夫艸木蟲魚諸書其所繫爲尤大洵足已傳於後而無疑矣

道光十有五季歲在端蒙汁治壯月同裏弟富孫謹敘

詩氏族攷敘

一 剛下齋校本

詩氏族考卷第一

嘉興 李超孫 輯

周南

關雎

后妃 小序

按后妃太姒也首章君子好逑蓋思得淑女以爲后妃之助若以淑女爲后妃君子爲文王則失之矣考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有伯邑考計文王未取后妃之時年尙幼冲宮中乃先有琴瑟鐘鼓與夫宮妾之盛且思其配至于展轉反側毋乃邇色之蚤乎郝氏敬辯之最爲確當

詩氏族考卷第一

一 別下齋校本

召南

采蘋

季女

毛傳尸主齋敬季少也

鄭箋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序采蘋美邑姜也古者婦人將嫁教于宗廟教成有蘋藻之祭武王元妃邑姜教成能修此禮詩人美之齊讀如字言有齊季女齊國名太公之先所封國也太公本齊後仍封于齊當武王爲西伯時以女邑姜妻武王計其時太公年已老則邑姜之爲季女無疑左傳襄二十八年公過鄭鄭伯有廷勞于王崖

不敬穆叔曰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所謂季蘭意卽邑姜之名不可知而其言濟澤之阿則尤齊地之證據讀齊爲齋誤矣二南之詩爲太姒詠者不一而足太姜太任亦再見于大雅邑姜開國聖配獨無一詩及之乎按何氏以季蘭卽邑姜名固不可臆定至謂太公年老邑姜爲季女齊讀如字以濟澤之阿證齊地似有足據姑存其說

甘棠

召伯 古今人表列上中作召公

鄭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一伯

說文奭燕召公

詩氏族考卷第一

二 別下齋校本

名讀若郝史篇名

白虎通召公文王子也

史記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周武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作甘棠之詩韓詩外傳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吾以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于樹下百姓大說耕桑倍力以勸于是歲

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于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此之謂也

說苑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閼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逸齋詩補傳武王克商封黃帝之後于薊召卽薊也後改爲燕故太史遷謂武王封召公奭于北燕然則薊之爲燕猶唐之爲晉荆之爲楚或曰黃帝之後封于薊者已絕成王更封召公奭于薊爲燕猶封微子于宋以繼商後也皇甫謐以召公爲文王之庶子信如其說則周

詩氏族考卷第一

三 剛下齋校本

公召公奭兄弟也成王封周公于魯既以元子伯禽代之而留周公爲師則封召公于燕亦必以元子代而留召公爲保矣

世本古義召地召公奭采邑也史記燕世家云與周同姓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勝殷後封于北燕留周佐政食邑于召輔成王康王卒謐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似不足信豐熙以爲王季庶子不知何所本也

毛詩集解李樛曰召公爲伯乃是武王之時此稱爲伯者亦當追稱之耳

竹書紀年康王二十四年召康公薨

論衡召公年百八十

風俗通召公壽百九十餘乃卒

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

清白士人表攷召采地又作邵名奭死謚康呂氏春秋曰保召公易林曰姬奭楚辭曰燕公

按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孔安國鄭康成說皆同正義第云武王之時召公爲西伯爲伯武王時食采文王時唯皇甫謐謂召伯文王之庶子論衡亦云周公兄陸德明云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據又釋史世系圖云召亦同姓或云卽卽伯亦文王之子然卽召當是二人不得混

詩氏族考卷第一

四 剛下齋校本

合而士安之說爲可從也

何彼穠矣

王姬

陸德明曰王姬武姜姬周姓也

正義曰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爲尊是也何休云天子嫁女于諸侯備姪娣如諸侯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或以尊故命同族爲媵

容齋隨筆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

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莊王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卽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于此矣

詩補傳據春秋所書魯莊公元年及十有一年冬皆書王姬歸于齊實平王孫女嫁齊襄公桓公也嫁桓公者傳謂之恭姬則肅離可知矣

世本古義春秋魯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時周莊王之十四年也左傳齊侯來逆共姬公羊穀梁傳皆云過我也林堯叟云共姬卽王姬按左傳記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然則卽此王姬也桓新

詩氏族考卷第一

五 別下齊校本

有齊國任用管仲將興霸業而聯姻王室詩人美之顧炎武日知錄山堂考索載林氏云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于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與書言甯王同義此妄也

平王 齊侯

詩補傳先儒以文王爲平正之王猶書以爲甯王也旣以平王之孫爲文王之孫遂以齊侯之子爲齊太公之子殊不知武王娶太公望之女謂之邑姜則武王之女謂太公之子乃甥舅也必無昏姻之理或者又謂齊侯

乃齊一之侯猶易言康侯終非確據

世本古義平王名宜曰孫桓王名林曾孫莊王名佗未知共姬爲何王之女齊侯之子謂桓公小白也小白父僖公名祿父兄襄公名諸兒桓卽位後三年王姬始歸齊時已將霸矣桓本非嫡而爲諸侯故本其所自而曰齊侯之子申培說則以爲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攷春秋傳魯莊公元年爲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姬歸于齊公羊傳云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所疑者襄已爲齊侯五年似不應仍稱齊侯之子唯襄

詩氏族考卷第一

六 別下齊校本

弟小白亦娶王姬以內難得國故詩人本其父爲齊侯以稱之蓋許其繼統也獨惜共姬之賢無所考耳

按春秋兩書王姬歸于齊皆在周莊王時以世次上推則平王是平王宜曰齊侯之子不出襄公桓公此說當矣先儒以平正齊一爲解並非

邶風

柏舟

衛頃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上作衛頃侯

頃公貞伯子在位十二年諡法甄心動懼曰頃朱公遷疏義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諡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諡以是意

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

按史記作頃侯云頃侯厚賂周夷王命爲衛侯施邱疏云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爲侯又平王命武公爲公不恆以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爲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爲公謂爲三公爵仍侯也許謙詩名物鈔云史記謂康叔之子康伯六世皆書伯至頃侯厚賂周夷王王命爲衛侯索隱曰康誥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則康叔已爲侯也子康伯卽稱伯謂方伯耳非降爵也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非賂王而稱侯也其說甚明

詩氏族考卷第一

七 別下齊校本

綠衣

衛莊姜 小序

鄭箋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

隱三年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

史記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

春秋疏莊姜齊莊公女僖公姊妹得臣爲太子蚤死不

言僖公姊妹而繫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

列女傳齊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始往操行衰惰

心淫佚冶容傳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

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爲人表式儀貌

莊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裝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砥厲女以高節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傳母之防未然也

仲氏

毛傳仲氏戴嬀字也

陸德明曰戴諡也嬀陳姓也

正義曰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各自爲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

按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于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孔穎達

詩氏族考卷第一

八 別下齊校本

謂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于陳不言爲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爲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言又娶者蓋謂嬀也左傳曰同姓嬀之異姓則否陳女得嬀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竊謂史記固誤孔疏亦未之考

日月

州吁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下作公子州吁

隱三年左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

穀梁傳州吁州又作祝

史記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

使將石碯諫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紂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衛人皆不愛石碯乃因桓公母家于陳伴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李縵曰衛定姜衛獻公之嫡母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納勺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及衛獻公之奔也定姜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則衛獻公之于母亦如州吁之于母也以衛之爲國而爲人子者多如此良可怪也

詩氏族考卷第一

九 別下齋校本

按州吁以隱四年春弑立秋卽涖殺于濮史與左傳敘殺州吁之事微異

擊鼓

孫子仲

毛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

鄭箋仲字也

正義曰鄭謂子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諡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諡序從後言之故以諡配字也

世本古義孫子仲孫公孫其後因以孫爲氏子仲其字

序稱公孫文仲者文其諡也名無考時軍帥也

按春秋隱四年夏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州吁以是年二月弑立至九月被殺竊國僅及八月而于夏卽糾三國伐鄭可謂佳兵黷武矣孫子仲序稱公孫文仲蓋是時大夫而爲將也

雄雉

衛宣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上作衛宣公晉

衛宣公名晉桓公之子在位十九年諡法聖善周聞曰宣

隱四年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有一月宣公卽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詩氏族考卷第一

十 別下齋校本

公羊傳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碯立之石碯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穀梁傳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

世本古義案世家以宣公爲桓公子誤也今本世家以晉爲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亦未的疑是桓庶兄

按公穀俱以宣公卽位爲非正跡其上烝夷姜下納伋妻淫亂成風其穢德已概可見卒諡曰宣得不謂之誣美乎

旄丘

衛伯小序

正義曰衛伯衛宣公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爲侯又平王命武公爲公謂爲三公爵仍侯也此云衛伯以知宣公非州牧而爲牧下二伯以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謂之方伯

式微

黎侯小序

說文黎作黎

水經注黎侯名陽

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之後于黎城

詩氏族考卷第一

土別下齋校本

路史黎子姓侯爵文王所戡者與紂都接

馬驢釋史黎侯祇存其爵不得而譜也左傳魯宣公

十六年晉滅赤狄數之以其奪黎氏地與此昭合但彼

在衛穆公時去宣公遠矣或黎氏世受翟害不得強合

爲一事

列女傳黎莊公夫人衛侯之女也既往而不同欲未嘗得見其傅母閔夫人賢謂夫人曰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一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按列女傳謂式微二人之作其後世聯句所自昉與

但其說與序大異未可據以釋是詩

簡兮

簡

按子貢傳謂邶之伶東心在王室焦弱侯云申公曰東伶官名恥居亂邦自呼而歎曰東兮東兮汝乃白晝而舞于此乎毛譌東爲簡然子貢詩傳申公詩說雖僞書不足據考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遼東布章師古曰東古簡字東簡二字本通謂毛譌東爲簡亦非

二子乘舟

伋

壽小序古今人表並列上下作衛太子

詩氏族考卷第一

主別下齋校本

毛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于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正義曰傳言二子爭死之由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此言愬伋傳言構伋子此言先待于隘傳言使盜待諸莘此言君命不可逃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

史記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于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卽殺之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

詩氏族考卷第一

三 別下齋校本

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新序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入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于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爲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是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

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容齋隨筆宣公以魯隱公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卽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卽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取旣取而奪之又生壽朔朔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使越境非十歲以下所能辦也最爲難曉

世本古義鄒氏云夷姜固莊公妾而衛宣非與其父莊公爲代者洪氏殆考之未悉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矣其春桓爲州吁所弑乃自衛人殺州吁而宣公晉以是冬立然則晉之烝夷姜而生伋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及宣卽位計伋年且

詩氏族考卷第一

三 別下齋校本

長因以爲世子新臺之築距此時亦或不遠其十九年閒所生壽朔或已幾弱冠壽之能代兄使而朔之能同母愬兄固無足怪

人表考衛太子伋左傳曰急子母夷姜公子壽左傳曰壽子衛世家曰子壽母宣姜

按新序說詩事不同以黍離爲壽所作困學紀聞謂魯詩出于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爲壽作也

鄘風

柏舟

共姜 小序

陸德明曰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諡姜姓也

共伯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下作衛共伯

共伯名餘僖侯之世子未立卒諡法敬事供上曰共

史記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于釐

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于墓上入釐

侯姜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

正義曰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死時釐侯已葬入釐

侯姜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言世子以別于

衆子共諡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共伯死時去髦久

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

困學紀聞呂成公曰衛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

詩氏族考卷第一五別下齊校本

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卽位其齒蓋已

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

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

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

安得猶謂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

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釋史言共伯蚤死非立而和殺之也蘇子由古史云武

公賢者無奪嫡之事

世本古義共伯一作恭伯名餘恭其諡也共伯娶齊武

公之女

牆有茨

公子頑小序

鄭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于惠公之母生子五

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正義曰閔二年左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

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

夫人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

陸德明曰頑宣公庶子昭伯名也

桑中

孟姜 孟弋 孟庸

按世本古義孟長女也姜齊姓始于神農居姜水因

以爲氏弋杞女姓案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然則弋

詩氏族考卷第一五別下齊校本

姒同一姓蓋杞女夏后氏之後庸本鄆姓之國漢有

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古或作庸蘇轍云姜弋

庸皆著姓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美有禮

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

定之方中

衛文公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下

文公名燬新書昭伯之子戴公之弟在位二十五年諡

法慈惠愛民曰文

鄭箋春秋閔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

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于漕戴

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邱而封衛于

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正義曰閔二年左傳狄人伐衛戰于熒澤衛師敗績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人益之以共勝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子漕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文公卒然則狄人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文公以此年冬立戴公立未踰年不成君稱諡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于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爲之諡

史記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

詩氏族考卷第一

主別下齊校本

曰昭伯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爲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救衛民

韓非子衛君入朝于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

人表考衛文公昭伯烝宣姜生名燬史集解本書孝文紀顏注引賈竝作燬而今本作燬字書不載錢大昭以燬乃燬之訛詩玉室如燬說文引作燬後書列女傳注引韓詩亦作燬與燬同

按僖十九年春秋書衛人伐邢左氏云報菟圃之役張洽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爲事罪之也二十五年春秋書衛侯燬滅邢左氏云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公羊云衛侯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穀梁云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據閔二年左傳云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晉齒相依卒至邢衛交惡遂以滅邢文公衛之賢君興復之功炳于一時乃以滅同姓故致于春秋生名之貶惜哉

齊桓公

小白

古今人表列中中作齊桓公小白

齊桓公名小白僖公之子在位四十三年諡法辟土服

詩氏族考卷第一

主別下齊校本

遠曰桓

莊八年左傳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紂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

穀梁傳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公

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說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

史記齊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虞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云云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

詩氏族考卷第一

九 別下 齊校本

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二而乘車之會六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又何以異乎管仲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桓公乃止淮南子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

韓非子桓公微服而行于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于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

呂氏春秋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管仲死盡逐之三年復召而返公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歎涕出曰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

詩氏族考卷第一

十 別下 齊校本

仲父平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于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

史記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殮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

人表考齊桓公衛姬之子在位四十三年葬齊城南二十里女水西水經注元和志云在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山上

按皇侃云桓公是齊僖公之庶子子糾是桓公之庶

兄又云僖有三子長襄公次子糾是庶小者名小白則糾兄桓弟其序明甚而殺兄自立桓罪固難末滅然得國以後信任管仲倡霸中原考困學紀聞引崔氏曰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榿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邱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其霸績之盛至于不以兵車而尊周抑楚懾服諸侯其亦不讓古之方伯矣惜乎王室不競一君一臣經營四十年而克濟焉追管仲死而桓之晚節漸衰桓公沒而諸侯乃競敗兵

詩氏族考卷第一

王別下齋校本

端君子是以信管仲之賢而追美桓公之績不得不傷天下之無霸也

載馳

許穆夫人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中作許夫人

鄭箋許穆夫人公子頑烝于宣姜所生

列女傳許穆夫人者衛懿公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繫援于大國也今許小而遠齊大而近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控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衛侯不聽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世本古義衛宣公先娶夷姜生太子伋公子黔牟公子頑已又娶齊女是為宣姜生壽及朔其後伋壽俱為盜所殺以朔為太子是為惠公惠公卒子赤立是為懿公初惠公之即位也齊人使頑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及懿公在位九年為翟所殺衛人思立伋壽之後而皆無子先是惠公四年黔牟作亂代惠公為尹八年諸侯放之于周及頑皆已前死至是乃立頑子申為戴公以輩行論之許穆夫人雖宣姜所出而實懿公之從妹以為懿公女者非也

詩氏族考卷第一

王別下齋校本

衛懿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中

曰懿

衛懿公

論衡作哀公

名赤惠公子在位九年諡法溫柔賢善

閔二年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戰于焚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新書衛懿公喜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君戰矣我儕小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寇遂入衛

君奔死遂喪其國

呂氏春秋衛懿公有臣曰宏演有所于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富貴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子焚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于肝畢呼天而啼曰臣請為祿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復立衛于楚邱

許人

春秋譜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嶽伯夷之後周公封其苗裔文叔于許靈公徙棄悼公遷夷又居析許男斯處

詩氏族考卷第一

三別下齊校本

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

衛風

淇奥

武公小序古今人表列中下作衛武公

衛武公名和僖侯之子共伯之弟在位五十五年諡法厥疆獻德曰武

史記武公卽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

人表考武公和周平王命爲公故亦曰衛武侯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其沒謂之獻聖武公

按序言武公入相于周孔疏謂毛傳于卒章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爲卿士也賓之初筵序武公旣入

而作是詩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爲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爲公亦爲卿士矣序言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爲公而云卿士者卿爲典事公其兼官

又按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于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曰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抑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正義引史記衛世家云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耳

詩氏族考卷第一

三別下齊校本

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于物不應作詩刺王然則武公于宣王之世卽位至幽王時始入而爲卿也

考槃

莊公小序古今人表列中下作衛嚴公

衛莊公名揚侯表世家武公之子在位二十三年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按莊公棄莊姜之賢而寵幸嬖人以州吁之驕縱好兵不知教以義方而反有使將之命卒啟弑亂之階是詩又刺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以上有武公之賢正當修德任賢仔承舊緒乃近替前徽家聲弗紹然

則莊公子父子夫婦間無克盡其道矣

碩人

齊侯

古今人表列下上作齊嚴侯

齊侯齊莊公也名購史表作贖成公之子在位六十四年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東宮

毛傳東宮齊太子也

齊莊公太子得臣

世本古義東宮太子所居之宮杜預云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孔穎達云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易象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

詩氏族考卷第一

三 別下齊校本

男故太子在東也左傳東宮名得臣孔云齊世家莊公生僖公東宮得臣未知何公太子案史記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得臣爲太子蚤死故僖公得立也

邢侯

按說文邢周公子所封國括地志亦云周公子封邢侯馬驢周世系圖周公子凡八人伯禽君陳凡伯蔣邢侯茅胙祭伯然則周公始封之時邢固侯爵也後爲衛所滅

譚公

正義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

稱

世本古義譚國名路史云嬴姓譚本子爵而得稱公者白虎通云伯子男臣子于其國中褒其君爲公以爲諸侯有會聚其事相朝聘之道稱公而尊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

按白虎通譚作覃云覃子也說文鄆國也齊桓公之所滅从邑覃聲臣鉉等曰今作譚非是說文註義有譚長當是同音通用

芄蘭

惠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下作衛惠公朔

衛惠公名朔宣公之子在位十二年諡法柔質受課曰

詩氏族考卷第一

三 別下齊校本

惠

正義曰閔二年左傳惠公之卽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以傳言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爲之娶于齊則宣公已卽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卽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尙有兄壽則宣公卽位三四年始生惠公故疑爲十五六也

桓十六年左傳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莊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六年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

牟爲不度矣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納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史記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

詩氏族考卷第一

毛別下齋校本

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

詩緝衛自宣公殺伋壽朔爲世子代立左右公子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爲王惠公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翟乘其隙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

釋史按左氏朔立四年出亡亡八年復入通年十二年史遷云十三年既與左氏不同復與上數不合年表十年復入也宣公既沒黔牟者急子之母弟也以次當嗣爲君矣二公子不以此時拒朔使其竊位四載然後逐之是何也公羊氏曰朔得罪于天子也然則惠之初立

二公子雖欲圖之尙無其間今也開釁王室正罪有辭抗義援立因隙爲功逆朔之罪天下共聞奈何五國之師受寶助亂王人不競竟使佩觿之童子賊守正之親臣二子不幸無功非其立君之不度也

河廣

宋襄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下

宋襄公名茲父

公羊作慈父

桓公之子在位十四年諡法辟

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

說苑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

詩氏族考卷第一

毛別下齋校本

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于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于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強以請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返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

詩補傳宋襄公之母卽宋桓夫人衛文公之妹也生襄公而見出以其子襄公之在宋也故思而不止然則非

思宋也思其子也宋襄公之爲太子也嘗請立目夷曰臣之舅在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託舅爲言思其母也宋襄公之母子可謂慈孝兩盡矣

僖九年左傳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于是宋治 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二十三年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韓非子宋襄公與楚人戰涿谷上襄公曰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

詩氏族考卷第一

三 訓下 廣校本

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

釋史宋桓公之立也適當北杏之會齊桓之霸首在得宋自兩鄆以來每會先從三十餘年冥然無事襄公乘數十年休養之餘未見齊霸之盛而會逢其衰鹹也准也杜邱也非不身從然而救徐不克謀卽不成襄公心竊易之以爲取而代之無難也于是執滕用卽伐曹圍曹一歲之中三國交病乃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嗚呼抑愚矣中國之所患者唯楚葛爾宋國輒欲狎主齊盟乎楚人佯許而實誘之秋執冬釋宋之無君也閱

三月矣顧猶不悟以至傷身辱國楚類不逞得肆志以窺上國者宋襄啟之也初公之立也以子魚爲左師自是以來每事必諫倘能用其一言猶堪振禍曷爲知其仁而不聽其謀剛愎自信固敗是求宋之亡也幸耳列之五霸不亦惡乎

人表考宋襄公桓公太子母衛文公女弟昭伯女名茲父立十四年與楚戰傷股七月而死葬承匡襄陵

按宋襄公處父母兄弟之間恂恂孝友固春秋時所罕及惜其拙于謀國虛擁仁義之名而卒無以救敗也

王風

詩氏族考卷第一

三 訓下 廣校本

君子于役

平王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下作平王宜曰

平王名宜曰晉語幽王之子在位五十一年諡法執事有制曰平

古文瑣語幽王將殺太子宜曰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曰叱之虎弭耳而伏

史記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爲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秦襄公將兵救周周避犬戎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立東遷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

竹書紀年幽王死申侯立平王于申號公立王子余二王並立余爲晉文侯所殺是爲攜王

李樛曰太子宜曰平王也且曰申后之子也幽王既愛褒姒生子伯服遂廢申后以伯服爲太子遂逐宜曰左傳云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黜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鄩攜王指伯服也王嗣指宜曰也詳左氏之文則是幽王既死伯服自立故謂之攜王諸侯黜之而立王嗣也

人表考案左傳有攜王竹書幽王弒後宜曰立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二王並立者二十年晉文侯殺之其立較宜曰爲正史漢俱不書晉語韋注左傳杜注及

詩氏族考卷第一

三別下齋校本

世族譜以攜王爲伯服皆誤

免爰

桓王小序古今人表列下上作桓王林

桓王名林平王之孫太子洩父之子在位二十三年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桓十五年左傳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人表考史周紀平王太子洩父蚤死故立孫二十三年崩葬河南澠池縣東北百二十里

按周桓公言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而鄭桓公武公尤有功于王室及桓王卽位而先自貳鄭隱三年以周

人將昇號公政致使鄭人取麥取禾之不已六年鄭伯如周始朝王而王又不禮欲善鄭以勸來者固如是乎十一年王取蔦劉蔦邗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桓王之失鄭有由來也迨至桓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竟不朝矣繻葛之戰敢于射王中肩大敗王卒君臣之分安在雖鄭居號檜恃險可虞惜王無以善處之至于構怨連禍甘蹈不臣之罪爲春秋所共誅君子以是罪鄭莊公卽以閔周也

丘中有麻

莊王小序古今人表列中下作嚴王佗

莊王名佗桓王之子在位十五年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詩氏族考卷第一

三別下齋校本

桓十八年左傳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人表考莊王名佗周語注作它杜世族譜作他稽古錄作仲譌

按周室之亂起于竝后匹嫡而姦人乘之以爲利在昔攜王干位王室播遷幾于不祀乃猶不鑒子克之謀由于桓王之寵若非辛伯先識亂本而早除其害不且爲國大患乎

畱子嗟

毛傳畱大夫氏子嗟字也

曹氏曰畱本邑名其大夫以爲氏

李樗曰彼留子嗟毛氏鄭氏蘇氏皆以爲留姓惟歐陽不以爲姓若以爲大夫之姓則莊王之事跡見于春秋史記當時大夫留氏無所聞于人其被放逐亦不見其事何從而知之此說不然邱中有麻所謂彼畱子嗟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于他書有子仲乃言其姓氏乎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跡不必于春秋史記中而求之也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說文無劉字有鎬字徐鍇以爲鎬卽劉當是也通作留周大夫采地因氏焉子國子嗟以

詩氏族考卷第一

重別下齋校本

父子而世賢皆著名于東周不知誰之裔且受邑在何王之世也羅泌以爲堯長子考監明之後是然留乃東周畿內邑緱氏縣有劉聚者是堯之後在夏世已有劉累其來舊矣不以周邑氏也厥後八十餘年而留邑復爲王季子采地是爲劉康公豈子嗟之遭放逐併失其爵邑乎

畱子國

毛傳子國子嗟父

鄭箋言子國著其世賢

按畱姓出會稽本衛大夫畱封人之後吳志有左將畱贊其父子國子嗟之苗裔與

又按世本古義以是詩爲刺鄭桓公桓公處于留與鄆君夫人叔姁通焉詩人託爲叔姁之辭以醜之引公羊傳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又路史云畱國陶唐氏之後姁姓愚案留後入于鄭或先爲王所滅而以之封鄭或鄭自取之孟康云留鄭邑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留子卽鄭伯也隱其國爵而以留子呼之蓋自醜其行而忌諱之意姑備一說

詩氏族考卷第一

詩氏族考卷第一

重別下齋校本

詩氏族考卷第二

嘉興 李超孫 輯

鄭風

緇衣

武公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上作鄭武公

鄭武公名掘突桓公之子在位二十七年諡法剛彊直理曰武

史記犬戎殺幽王于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

隱三年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

正義曰武公之與桓公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諸侯有

詩氏族考卷第二

別下齋校本

德乃能入仕王朝

韓非子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于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取之

人表考鄭武公名攷周語注杜世族譜史表並作滑突譙周又作突滑父子並爲周司徒故竹書稱司徒鄭伯周語單稱武立二十七年

按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于緇衣見好賢之至篇中稱子即指武公也諸侯即位未踰年改元稱子將仲子

莊公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中作鄭嚴公寤生

鄭莊公名寤生武公之子在位四十三年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隱元年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李樛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穀梁釋之曰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莊公以大邑封之俟其惡積之深而後誅之以免天下之議春秋書之見其肺肝矣

釋史鄭伯已嗣先君而有國善事母而友愛厥弟段也不才夫豈不可教諫乃姜之所愛莊滋不能容與之制

詩氏族考卷第二

別下齋校本

則曰巖邑懼其阻險而難制也與之京則使居之庶乎處大都以驕其志因以蔽罪焉莊段同母之子以武姜言之處鄭而爲君母亦復何求而啟弟殺兄事之未集厥謀先漏處京而京人叛奔鄆而鄆不保設能母子陰慮合謀當不輕舉速禍如是也鄭伯處心積慮以成其殺于以正告天下則曰段將襲我也姜將啟段也莊之按兵未動先邀愛弟之名闕地而賦大隧以爲天性之樂母子如初也孰其信之

按鄭莊公狡詐性成自絕于人道繻葛一戰是無君也寘城潁而誓黃泉是絕母也失教以成其惡克段之舉是棄弟也然則莊公一春秋之罪人也

仲子 古今人表列中中作鄭祭足

毛傳仲子祭仲也

桓五年左傳鄭伯使祭足勞王 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

杜預曰祭足卽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

世本古義仲子祭仲也名足仲其字鄭大夫也其先爲祭封人因以爲氏

人表考祭仲易林作蔡仲左傳曰祭仲足亦曰祭封人仲足祭鄭地釋文名仲字足葬密縣邢山

詩氏族考卷第二

三 別下齊校本

按桓十一年左傳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爲卿杜注陳畱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掌封疆者因以所守爲氏夫祭仲恃權專恣周鄭交質之不已又帥師取溫之麥取成周之禾繻葛一戰君臣之義亡矣仲又不諫反爲左拒以敗王卒鄭已立世子忽矣以宋公欲立突而執己乃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是仲廢忽也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恃畏祭仲害己耳齊侯師于首止討高渠彌之弑昭公而立公子亶也齊人殺子亶仲遂逆子儀于陳而立之人以祭仲稱疾不往爲智不知其懼罪而倖免也然則祭仲一專國脅君之賊耳詩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所以懼之者深矣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祭仲不能死難黜君納賊其權何可爲訓公羊賢之爲失當矣

叔于田

叔 古今人表列下中作叔段

毛傳叔太叔段也

正義曰太叔其字曰叔以寵祿過度時呼爲太叔左傳謂之京城太叔是由寵而異其號也

毛詩集解黃樵曰管蔡與商人同濟其惡則商人必以管蔡爲賢共叔段與京人叛則國人必以段爲仁且武此如安祿山史思明乃唐室之賊而范陽之人以爲二

詩氏族考卷第二

四 別下齊校本

聖也

人表考叔段莊公弟左傳曰太叔曰太叔段曰共叔段曰京城太叔曰共叔亦單稱段後書曰鄭叔潛夫論作恭叔墓在衛州共城縣

大叔于田

按段稱太叔據左傳在封京之後則受寵異之號擁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前篇乃謂巷無居人當是未受封時事故篇名但以叔稱是篇以莊公既封叔段于京號爲京城太叔故名太叔于田則受封後事也

清人

文公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下作鄭文公按

鄭文公名捷厲公之子在位四十五年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宣三年左傳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人表考鄭文公名接公羊作接古从木从手通寫左穀周語侯表竝作捷古字通世家作捷左傳亦曰鄭捷立四十五年

按鄭自公子五爭忽儀臺各一而子突兩立鄭之困于兵革屢矣文公于惠王五年立十二年侵許十七

年棄其師觀于春秋所書而文公之失見矣李迂仲曰慶賞刑威人主之柄高克有罪則當戮之于市朝

詩氏族考卷第二

五別下齊校本

如其罪小則竄逐之可也何乃委而棄之至于不召乎後漢耿公為敵所圍公卿以為不宜救鮑昱議曰今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如復犯塞為寇陛下何以取將今鄭文公之于高克如其後有難則何以使將兵乎其不亡者幸矣此言是也

高克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上作鄭高克

閔二年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杜預曰高克鄭大夫也

正義曰高克志好財利見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離之乃使將兵禦狄于境久而不召公羊傳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召而文公不召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

人表考高克釋文作剋或謂克是渠彌子

公子素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上作公孫素

正義曰鄭公子名素惡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又惡文公退之逐臣不以道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清人之詩以刺之

人表考公孫素公孫當作公子據詩序素即作詩刺鄭

詩氏族考卷第二

六別下齊校本

文公高克者陳鱣詩人考曰春秋傳莊十四年莊公之子八人杜注傳惟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竝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顧炎武補正云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莊公來盟傳稱其字子人蓋其一也此公子素疑亦莊公八人之子于文公為叔父故所作之詩君臣同責與

按正義第云文公有臣鄭之公子名素者其氏字殆無可考

有女同車

太子忽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上作鄭昭公忽

忽鄭昭公名也莊公世子厲公之兄諡法昭德有勞曰

昭

桓十一年左傳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女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十五年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韓非子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廔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

李楊曰據鄭莊公卒太子忽立宋人乃執鄭祭仲出忽

詩氏族考卷第二

七 別下齊校本

而立突突雍姑之子也雍氏有寵于宋莊公故宋人執祭仲而立突是突得大國之助而忽無大國之助所以見逐詩人推原其見逐之由蓋本于辭齊之昏嘗觀古賢人君子亦有辭昏者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畏盛滿也又欲妻鮒不疑固辭不敢當若二子者可謂善避禍者矣卒之霍禹謀不軌霍氏之壻如鄧廣漢范明友皆不得其死然則知辭昏若二子者然後爲善也劉鮒之辭昏乃免于禍忽之辭昏乃所以召禍至于公子互爭兵革不息國人皆不得保其室家也人表考鄭昭公忽說文作習春秋經曰世子忽亦曰鄭忽左傳曰太子忽史傳曰昭君莊公娶鄧曼所生立二

年

按正義引桓六年左傳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是太子忽嘗有功于齊也傳又云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謂之孟姜者假言其賢長以美之隱八年左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媼則是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陳媼已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竊謂祭仲曾勸忽娶于齊以爲大國之援何以昭公之逐卽由祭仲其出奔衛也不得不罪祭仲之反覆不臣且以惜昭公之無援也

山有扶蘇

子都

按隱十一年左傳杜注子都鄭大夫公孫闕也字子都以美麗稱初鄭祭仲專權鄭伯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知之與其黨子都殺雍糾而逐厲公厲公反國欲殺雍糾之徒莊十六年左傳鄭伯治與于雍糾之

詩氏族考卷第二

八 別下齊校本

亂者九月殺公子闕即公孫闕是其事也

子充

按孟子稱子都之姣毛傳亦云子都世之美好者則與孟子合若子充傳第以爲良人正義謂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案豐氏坊謂子都乃公孫闕字子充乃瑕叔盈字皆世族之賢者豐坊僞說雖不足據然考隱十一年左傳公會齊侯鄭伯伐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螯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螯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杜注瑕叔盈鄭大夫則此與子都皆鄭卿之勇而有將略者以是斥昭公之狂狡而思見此兩人其說似相脗合

詩氏族考卷第二

九刪下齊校本

齊風

雞鳴

哀公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中作齊哀公

齊哀公名不辰世本作不臣癸公之子太公四世孫諡法蚤

孤短折曰哀

竹書紀年哀公名昂周夷王三年致諸侯翦齊哀公昂

史記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

困學紀聞詩譜序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卽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齊哀公當懿

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

世本古義哀公未有所考韓詩以爲說人也其義未詳

按莊四年公羊傳史記齊世家但言周烹哀公不斥

何王惟詩譜及正義指爲周懿王公羊世家竹書又

謂周夷王徐廣亦云周夷王烹之懿王至夷王中間

僅歷孝王一世是時王世不長故未易遽定與

南山

襄公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下作齊襄公兒

齊襄公名諸兒人表似傳寫脫諸字僖公之子在位十二年諡法

甲冑有勞曰襄

漢書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

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

繹史齊僖小伯雄長東方而國儲無世子之教愛女無

詩氏族考卷第二

十刪下齊校本

公宮之訓文姜一嫁兩國行穢春秋病襄兼以病僖也

按襄公以魯桓十五年立莊八年冬春秋書齊無知

弑其君諸兒左氏言其田于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

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車遂死于

門中自襄公數與文姜通致使彭生搯殺桓公魯人

因是請除彭生彭生之殺其禍蓋起于襄公好淫所

致然則公之見弑未始非彭生怨氣鬱結而爲此祟

也信乎天道惡淫厥報豈有爽哉

齊子古今人表列下下作夫人文姜

毛傳齊子文姜也齊僖公之女

桓三年左傳會于贏成昏于齊也秋公子翬如齊逆女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 莊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管子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申俞諫公不聽文姜通于齊侯

莊二十一年穀梁傳夫人姜氏薨婦人弗目也

世本古義據左傳先是齊僖公欲以女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想文姜爲室女之日內行已不正矣忽所謂齊大非耦蓋權辭也桓竟取之國人知其婦道之必不終也

詩氏族考卷第二

主 別下齊校本

按文姜以桓三年歸魯十八年卽如齊與齊侯通桓公謫之致羅彭生盜殺之禍莊二年春秋書夫人姜氏會于禚矣四年又享齊侯于祝邱五年又如齊師七年又會齊侯于防會于穀矣以齊僖之女魯莊之母而瀆穢若此論者徒歸其咎于莊公然謂子不能防母豈知夫不能制婦之罪在桓公乎魯三世通昏于齊僖十一年春秋書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汪氏克寬曰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爾魯頌稱聲姜爲令妻是聲姜必無文姜之行也易恆卦曰閑有家悔亡其信然矣

敝笱

魯桓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下

魯桓公名軌史記作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在位十八年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齋于社圃館于蔦氏羽父使賊弑公于蔦氏立桓公 十八年春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

詩氏族考卷第二

主 別下齊校本

公薨于車

人表考桓公名軌世家作允又作子允又作元惠公子立十八年齊襄公享公醉使公子彭生抱上車擗幹而殺之薨于車

按桓公弑兄自立則兄弟之道廢弑立而用卽位之禮假同于遭喪繼位者則君臣之義薄御廩召災非時而舉嘗祭則非所以敬祖文姜之得通襄公實始于濼之會公與姜氏遂如齊以啟瀆亂之端則非所以帥婦其不克善終也宜哉

猗嗟

魯莊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上作魯嚴公同

魯莊公名同桓公之子在位三十二年諡法勝敵克壯曰莊
莊元年左傳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慎子魯莊公鑄大鐘曹劌入見曰今國褊而鐘大君何不圖之

按桓六年春秋書九月丁卯子同生左氏稱其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且曰是其生也與我同物命之曰同公羊傳曰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穀梁傳曰疑故志之然考春秋十二公唯子同生是嫡夫人之長子劉原父曰子同生何以書貴也何貴爾世子也詩人信魯莊公爲齊侯之甥豈聖人

詩氏族考卷第二

三 別下齊校本

反疑爲齊侯之子乎就令當時國人有疑之者是國惡無大于此矣聖人曷爲明揭之乎竊謂夫人姜氏于桓三年至自齊六年子同生至十八年夫人始如齊豈可疑莊公爲齊侯之子乎公羊于莊元年又謂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說固矛盾穀梁疑之亦非詩序云人以爲齊侯之子而鄭箋則據詩曰我甥謂是拒時人言齊侯之子其義乃明

又按莊二十三年左傳夏公如齊觀社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左氏皆以非禮譏之公之觀社所以縱游觀棄國政

罪已具見而丹楹刻桷又以將迎夫人故爲盛飾哀美之娶在魯爲雛女而納幣圖昏又在母喪未再期之時及哀姜既至使大夫宗婦同贊俱見欲以奢夸夫人其不能正身率禮如此異日淫縱弑逆之禍殆勢之所必至也

唐風

蟋蟀

晉僖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下作晉僖侯

晉僖公

史記作僖侯

名司徒靖侯之子在位十八年諡法小

心畏忌曰僖

人表考左傳曰晉僖侯

詩氏族考卷第二

西 別下齊校本

按晉僖公之立當周共和二年攝行王事天下帖然至十四年爲宣王靖元年幸際中興之主復睹太平僖公恪守舊封儉節自持不敢逸樂惜乎閱四年而遽卒享國不久諡之曰僖洵克副小心畏忌之實矣

山有樞

晉昭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中作晉昭侯

晉昭公名伯文侯之子在位七年諡法威儀恭明曰昭左傳曰晉昭侯潘父弑之

按惠王二十四年晉始亂封靖侯之孫桓叔于曲沃樂賓傅之師服曰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旣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追

昭公封桓叔于沃必非一邑鶴亦其旁邑也使專有之不復屬晉宜其日益盛強詩人于其始封已知晉國必爲桓叔所有故三章皆以宛其死矣憫之而以他人惕之他人謂桓叔也

又按史記稱晉昭侯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孝侯于翼晉人攻莊伯復入曲沃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莊伯莊伯走保曲沃又紀年云鄂侯五年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

詩氏族考卷第二

五

別下齊校本

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成于翼至相而還哀侯三年荀人董伯皆叛曲沃竊謂曲沃封邑雖大于國然自桓叔一敗于晉繼以莊伯三敗武公又因敗請成是時有方伯連帥得專征伐何難乘其敗而殲除之何至養惡縱姦潘父作難于內而昭侯弑焉旣而孝侯鄂侯莊伯弑之哀緒小子侯武公弑之遂以并晉三世濟惡驕恣罔忌實自昭公時兆其禍也

揚之水

沃古今人表列下下作曲沃桓叔

曲沃桓叔名成師穆侯之子

史記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

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

正義曰桓叔雖受封于晉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諡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

詩緝時沃有篡國之謀潘父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此詩正發其謀以警昭公也若眞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以泄其事且自取戾也

詩補傳穆公之子成師昭公之叔父也昭公以沃之大邑封成師已無遠慮且不知人矣詩人刺之與祭仲諫

詩氏族考卷第二

六

別下齊校本

鄭莊公封叔段于京之事類也

按桓二年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然則成師命名之始已兆亂萌師服可謂識微知著者矣

無衣

晉武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中作曲沃武公

晉武公名稱莊伯之子三十七年滅晉二年而卒諡法剛疆直理曰武

史記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
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已卽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
晉武公始都晉國代晉一年卒與曲沃通年卽位凡三
十九年

正義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
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
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
公爲晉君列爲諸侯于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武公已卽
位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
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

詩氏族考卷第二

七 別下齊校本

待軒詩記以左傳史記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
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三十二年潘父弑
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
伯弑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莊伯攻晉王
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
尙能命虢公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出于正豈至于
此乎四失也十五年武公弑晉小子侯明年猶能命虢
仲立緡于晉又明年命虢仲率諸侯伐曲沃至是武公
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
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夫竊于陪臣所由來者漸矣
人表考武公左傳曰曲沃伯史記竹書曰武公稱滅晉

周釐王命爲晉侯前卽位曲沃三十八年代晉二歲通
四十年卒

按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
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
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隱六年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
二年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
沃伐翼桓三年曲沃伯武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
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觀于亂及
五世而武公卒以并晉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
伯以一軍爲晉侯雖曰國小故一軍勢亦寢熾矣

詩氏族考卷第二

六 別下齊校本

葛生

晉獻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中

晉獻公名詭諸武公之子在位二十六年諡法博聞多
能曰獻

正義曰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左傳莊二十八
年稱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晉侯作二軍
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
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
又執虞公八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是好攻戰也
人表考晉獻公名詭諸左公穀竝作僖諸楚辭抱朴子
曰晉獻莊子稱爲王立二十六年葬絳縣東槐泉邨一

統志寰宇記云冢在濠州定遠縣東去驪姬冢十步

按左傳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則穢亂甚矣至于驪姬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聽其譖以逐二公子父子之倫數矣此采芴之詩所以刺其好聽讒也

詩氏族考卷第二

詩氏族考卷第二

九 別下齋校本

詩氏族考卷第三

嘉興 李超孫 輯

秦風

車鄰

秦仲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中

秦仲公伯之子非子之曾孫爲周大夫竹書作大夫仲二十三年伐戎死之

正義曰鄭語云桓公問于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言秦仲國大故附庸而得有詩案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計桓公問史伯之時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

詩氏族考卷第三

二 別下齋校本

仲者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之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春秋附庸君例稱名褒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故稱字配國也

史記周厲王無道諸侯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邱大略之族宣王卽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之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復子秦仲後及其先大略地犬邱并有之爲西垂大夫

駟職

襄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中作秦襄公

秦襄公名襄莊公之子在位十二年諡法辟地有德曰襄

李樛曰襄公秦仲之孫自非子已來世爲附庸未得王命及周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洛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賜之地命爲諸侯案本紀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曰戎爲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殺戎卽有其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

按史記莊公長男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莊公卒太子襄公代立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二年戎圍犬邱世父爲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騊駼黃牛牴羊各一云以知秦自非子至于莊襄常爲附庸平王之世始命襄公爲諸侯也

兼葭
伊人
按史記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周避難東遷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兼葭本襄公詩則水一方者洛也伊人者平王也溯洄溯游襄公相從而遠送也李天生曰周之遺

民不忘故主思平王之在洛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惟詩人繫思不置故追敘送洛之時葭蒼露白道里阻長繪途中之景物紀閱歷之多艱而平王之繫人思者深矣

黃鳥

穆公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上作秦繆公

秦穆公名任好德公之子在位三十九年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尙書中候維天降秦穆公出狩至于咸陽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爲白雀銜綠丹書集于公車公俯取書言秦穆公之霸也訖胡亥秦家世事

詩氏族考卷第三 三 別下齊校本

漢書秦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迺言夢見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

韓詩外傳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闌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于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山海經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

文選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李善注虞喜志林曰諺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穆公夢天帝奏樂已有此諺列仙傳贊曰秦穆公受金策祚

世之業

文三年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
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師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世本古義括地志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
良冢在雍縣一里故城內然則二冢迥不相及蓋從死
而非同葬也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所謂殉榮樂
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矣不足美
也

人表考左傳曰秦穆亦單稱穆晉語曰秦公立三十九
年葬雍橐泉宮祈年館下 案秦伯之諡公羊史記作
繆與穆同而史蒙恬傳風俗通皇霸篇以繆爲惡諡讀

詩氏族考卷第三

四 別下齊校本

靡幼反宋姚鉉唐文粹有皮日休秦穆諡論及明楊慎
二伯論竝從之

按秦穆公能悔過用賢而削患辟疆遂成霸業左氏
言之詳矣今據中候漢書文選諸書多侈言天帝以
爲秦穆公鋪張盛美而授策饗樂更若超絕塵世列
仙傳又謂以女弄玉妻簫史公作鳳臺使居之其後
夫婦且仙去恐亦後人傳會之辭

子車奄息

古今人表列上下

毛傳子車氏奄息名

廣韻以奄爲姓非

子車仲行

古今人表列上下

鄭箋仲行字也

子車鍼虎

古今人表列上下

正義曰鍼虎亦名也

丁度集韻司馬光類篇鍼又作歲

服虔曰子車秦大夫氏也

史記作子與

蘇氏曰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
亦異于魏顆矣

按秦穆公違蹇叔之言殺師一敗至于匹馬隻輪不
返禍已酷矣卒也殺良殉節康公竟從其命尙得謂
幹蠱之子乎文六年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
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秦本紀云穆公卒葬雍從死
者百七十七人然則死者不止三良矣漢書匡衡傳
謂秦穆公貴信士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羣

詩氏族考卷第三

五 別下齊校本

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
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若然是
從君于昏何良之有揚子亦謂三良嘗許穆公以殉
死故鑿其壙之側以從之而實其言說雖不同要之
康公聽其殉死以從父命亦不仁之甚者矣

晨風

康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中作秦康公

秦康公名罃穆公之子在位十二年諡法安樂撫民曰
康

史記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罃代立是爲康公

韓非子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

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詩補傳康公以魯文公七年立是年卽與晉人戰于令狐十年又伐晉十二年又與晉人戰于河曲十六年又與楚人滅庸康公征伐之事見于春秋經傳者如此人表考秦康公母晉獻公女名嬀何休公羊注誤作嬰立十二年葬訖社

按春秋文公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令狐之役康公爲送晉公子雍也晉襄公于文六年八月卒十月葬秦人豈不知已立靈公乃于次年四月徇先蔑

詩氏族考卷第三

六 別下齊校本

之請而以師強納公子雍是誠何心哉汪氏克寬謂康公始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今乃納庶孽而奪嫡甥之位豈非害良乎馬驥繹史亦謂秦康公晉甥也渭陽之詩克念舅氏而卽位以來日與晉構難夫非舅氏之國與晉實不能親秦既求君子其國又變計而擊之令狐河曲漸爲仇讎于是二國之怨彌深秦楚之交始合矣蓋觀于康公之爲人宜詩于晨風刺其忘穆公之業于無衣刺好攻戰繼以渭陽之詩譏其以甥之國而尋諸仇讎也

又按篇末錄渭陽之詩康公愛舅之心厚矣其爲太子之時念母不見其思念如此至于文公七年方卽

位其送舅氏已十七年後猶能追感其事則爲康公者可謂孝矣然秦自伐殺之後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昏姻之道既絕遂爲仇讎之邦使康公卽位能推其愛舅之心釋舊憾而修新好則秦晉之民不勝其幸其爲孝豈不大哉此李迂仲之說也其論甚正

渭陽

文公小序古今人表列中上作晉文公

晉文公名重耳獻公之子在位九年諡法愍民惠禮曰文

國語文公學讀書于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詩氏族考卷第三

七 別下齊校本

史記晉文公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袂遂奔狄是時重耳年四十三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文公元年夏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二年三月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殺王弟帶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五年次城濮與楚兵合戰楚兵敗獻俘于周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

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二十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

國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泣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以宴好內史興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離且獻楚捷遂爲踐土之盟于是乎始霸

淮南子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

詩氏族考卷第三

八 別下齋校本

海內

世本古義案文公未得國之時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左傳鄭叔詹所謂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是也厥後反國外傳紀其紀善援能官方定物愛親戚明賢良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晉籍狐箕等十一族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大夫食邑士食田以至工商卑隸官宰無不食餼于官其欲蓋無厭物色多方可知已

人表考晉文公獻公子母大戎狐季姬骨體駢脅春秋左傳曰公子重耳亦曰晉侯重耳亦曰晉重耳商隱集曰晉耳呂氏春秋曰晉公楚辭淮南子曰文君文選單

稱文立九年卒葬絳縣東南二十里

按晉文公之入不書于春秋故左氏于僖二十四年傳云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秦伯送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康公爲太子送至渭陽復有乘黃瑰佩之贈亦云厚矣君子是以于殺之役墨經興戎不能無譏于晉襄也

麗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下作晉麗姬

穀梁傳麗作麗

國語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搯戎夏交梓且懼有口憐民國移心焉公不聽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 公

詩氏族考卷第三

九 別下齋校本

之優曰施通于驪姬驪姬問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是故先施讒于申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于我必亂國君其圖之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褻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

僖四年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

史記獻公五年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

人表考驪姬左穀呂覽韓子作麗淮南檀弓楚辭作嬭
竹書作離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其君男爵姬姓晉
獻公伐驪戎獲驪姬乃驪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說
苑曰驪氏莊子曰麗之姬爲里克所殺葬絳州正平縣
南八里

按驪姬始賂二五繼通優施掩涕工讒君心惑盡致
殺申生而逐二公子厥後其子奚齊及其嫡子卓子
俱爲里克所殺列女傳云乃戮驪姬鞭而殺之天道
好還信然

秦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上作秦穆夫人

史記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曰齊姜蚤死申生同母

詩氏族考卷第三

十別下齊校本

女弟爲秦穆夫人 秦穆公與晉惠公夷吾戰于韓虜
晉君以歸令于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夷吾姊爲
穆公夫人聞之乃衰經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
命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
歸之

列女傳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賢而有義
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太子營思母之
恩而送其舅氏也

人表考秦穆夫人史秦紀謂申生姊晉世家言女弟非
左曰秦穆姬亦曰伯姬

按正義引莊二十八年左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

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取二女于戎大
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爲文公
異母姊也以秦國夫人而其姓爲姬故謂之秦姬又
僖十五年左右傳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
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
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
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輶
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弧
姪其從姑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虛韓之戰秦獲晉侯
以歸是其驗矣于時穆姬登臺履薪免服衰經以逆
使穆公不以喪歸而卒反晉侯者秦姬一人之力也

詩氏族考卷第三

十別下齊校本

陳風

宛丘

幽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中作陳幽公

陳幽公名甯慎公之子在位二十三年諡法動祭亂常
曰幽

李樛曰武王封嬀滿于陳以備三恪幽公其六世孫
按幽公之立當周厲王時世家謂幽公十二年周厲
王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陳自桓公鮑二十三年
始入春秋幽公事蹟無攷觀宛邱東門之枌序屢刺
淫荒游蕩則其諡幽也宜矣

東門之枌

子仲

毛傳子仲陳大夫氏

正義曰子仲大夫之氏姓也禮孫以王父字爲氏其祖必有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

按世本古義班固地理志云武王封嬀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覡故其俗好巫鬼鄭譜言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孔穎達云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于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又子仲之子嚴氏云子女子也愚案以下文婆娑觀之字皆從女則子仲之子卽女巫是也此亦詩氏族考卷第三

足廣異聞

原

毛傳原大夫氏

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

按春秋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杜注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又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注原氏仲字也正義亦引此以證陳有大夫姓原也

衡門

僖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上作陳釐公

陳僖公名孝幽公之子在位三十六年諡法小心畏忌

曰僖

史記釐公六年周宣王卽位三十六年釐公卒

世本古義歐陽修云陳僖公性不忿放可以勉進于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諡法小心畏忌曰僖公得此諡則序所謂愿而無立志蓋近之矣

墓門

陳佗

小序

陳佗文公之子桓公之弟也弑桓公太子免自立踰年爲蔡人所殺

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

詩氏族考卷第三

主 別下齊校本

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奈何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熹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于蔡也

困學紀聞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詩正義曰案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

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既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既誤以佗爲厲公又稱躍爲利公皆史記之繆

詩補傳序詩者不以爲君直言陳佗蓋得春秋不稱爵書蔡人殺陳佗之旨與書衛州吁鄭忽同也使詩序不經聖人之手孰敢竊春秋之法書三君之名哉

按隱七年左傳云陳及鄭平陳五父泣盟及鄭伯盟敵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桓五年傳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立之杜注佗桓公弟五父也五父與佗本是一人佗

詩氏族考卷第三

西 別下齊校本

之不義莫大于殺太子免以亂其國色荒禽荒猶其惡之小者列女傳云辯女者陳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女女乃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言不獨國人知棘上猶有鴉大夫乃服而釋之然則陳佗之惡至采桑女亦能歌其詩君子謂其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其後屈原天問亦用其事

防有鵲巢

宣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上作陳宣公杵臼

陳宣公名杵公羊傳作處曰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在位四十五年諡法聖善周聞曰宣

史記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爲后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嬖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欵立

按陳宣公以莊二年立五年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衛十三年又會于北杏十四年伐宋十五年會于鄆是時齊桓始霸以陳爲三恪遂進之以序衛上終于春

詩氏族考卷第三

五 別下齊校本

秋十六年會于幽二十七年又會于幽僖四年會侵蔡遂伐楚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甯母之會八年洮之盟則使世子欵往焉然則宣公當齊襄桓時屢厠盟壇共襄戰績定王嗣靖楚氛陳宣與有勞焉且陳介齊楚之間故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以其有叛齊卽楚之漸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左氏謂討不忠也而陳卒未嘗背盟顯爲楚援齊桓倡霸數十年而強楚帖服亦以陳宣未有貳也是年冬公孫茲帥師侵陳論者俱罪齊桓責其待陳太甚宣公固可與有爲者也唯殺其太子御寇欲立嬖姬子欵雖陳人之志實公之志也則不得揜其眚矣

株林

靈公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下作陳靈公

陳靈公名平國共公之子在位十五年諡法不勤成名曰靈

宣九年左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公告二子遂殺洩冶 十年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詩集傳名物鈔靈公者胡公之十八世孫也靈公十五年弑當周定王之八年魯宣公之十年

詩氏族考卷第三 去剛下齊校本

說苑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今君不

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于徵舒

人表考案陳之先有武公靈何以諡靈左氏曰靈侯呂氏春秋曰陳靈

按陳靈公于晉靈之世同盟于新城盟于扈矣又同伐宋會裴林伐鄭再侵鄭矣周旋壇坫恃晉以安晉成嗣立甫四年卽與衛人侵陳越二年楚又伐陳七年晉荀林父復帥師伐陳趙鵬飛曰晉合諸侯于扈以求陳陳靈叛晉卽楚楚滅舒蓼陳懼而歸晉旣而

楚師伐陳則陳復爲楚陳之從違晉楚之間雖非得已然亦失所歸矣又曰陳不幸當晉楚之衝使有桓文之君則陳固不樂從楚矣彼晉成庸庸耳何足以宗諸侯而抗楚乎宜陳之不能自固而復爲楚也馬驢云楚人雄視南服伺釁而動辰陵之盟陳成公業已從事矣無端而受孔儀之訟宣言討罪實欲兼陳輿論不協猶立夏州姬氏弗誅而庇其亂臣是可謂之霸討乎夫徵舒弑逆車裂以徇于國誠快舉也孔儀逢惡而擅殺忠臣其罪豈宜未減旣誅夏南以謝靈公亦當誅孔儀以謝洩冶乃狃于二子之先託強納于陳以亂人國左氏以爲有禮無乃春秋所不許與此論是也

詩氏族考卷第三 去剛下齊校本

夏姬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下

鄭箋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于是陳公子夏爲御叔娶于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李樛曰夏姬鄭穆公之女靈公之妹嫁于陳大夫公子夏御叔也本姬姓故以姬爲氏爲夏氏之婦故曰夏姬列女傳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

匹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
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公孫甯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
于夏姬

按徵舒父御叔于靈公爲從祖父乃帥其卿佐以淫
于夏氏故周語單襄公謂之瀆姓

夏南

楚語陳宣公子公子夏爲御叔娶于鄭穆公女生子南
正義曰徵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
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卽
徵舒也

按史記謂徵舒伏弩廢門射殺靈公孔甯儀行父皆

詩氏族考卷第三

末刪下齊校本

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然左氏不
言徵舒自立遷說未可信也又左傳宣十一年冬楚
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
少西者徵舒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夏
姬淫亂貽禍陳國固罪不勝誅矣

曹風

蜉蝣

昭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下作曹昭公班

曹昭公名班僖公之子在位九年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鄭譜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按曹昭公以閔元年立僖元年春與齊師宋師次聶

北救邢夏城邢秋會于榘四年春會侵蔡遂伐楚冬
公孫茲帥師會侵陳五年夏會王世子于首止六年
夏會伐鄭則昭公當齊桓之世屢與盟壇備勤戰績
者也七年秋書曹伯班卒冬書葬曹昭公黃氏震曰
七月卒冬而葬時也

候人

共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中作曹共公

曹共公名襄昭公之子在位三十五年諡法執事堅固
曰共

淮南子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骀駘使之袒而
捕魚

詩氏族考卷第三

末刪下齊校本

韓非子重耳卽位三年舉兵伐曹因令人告曹君曰懸
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
軍旅薄城我知子不違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
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
七百餘家

按共公歷事齊桓宋襄晉文三伯主當齊桓時盟洮
以謀王室會葵邱以修好再會鹹以謀王室盟牡邱
以救徐伐厲之役則唯曹師與焉姜氏寶曰諸侯志
怠不欲重煩而曹共之位齊所定也故獨勞之桓之
衰也宋人卽伐曹矣宋襄圖伯復同伐齊以納孝公
桓公當日旣失制命之義而輕屬幼少乃長子無虧

既嗣立雖以宋襄爲主奉少奪長以亂齊國而曹伯亦不能無咎矣輕從宋師以亂齊復盟曹南而背宋宜無解宋人之圍也晉文公出亡過曹共公欲觀其駢脅雖淮南子祖捕之說固屬不經第如左氏言其裸浴薄觀無禮已甚無怪文公得國甫三年卽興侵曹之師遂入曹執曹伯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且曰獻狀詩所云三百赤芾卽其事也觀于此而共公之昏闇寡才可見已又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傳云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以曹伯解公說復曹伯張氏洽曰共公迫于晉之威令一年拘執而得釋遂會于圍許之役曹之弱可憫也共公之復在僖二十八年至文九年經書曹伯襄卒中間十四年並不見于春秋噫勢弱難支幾不得列于諸侯矣此風所以終曹與

下泉

邠伯 古今人表列中上作邠侯

毛傳邠伯邠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

鄭箋邠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

說文邠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

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稱畢原鄭邠文之昭也知邠伯是文王之子時爲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

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惟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邠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

人表考邠伯逸周書曰荀叔案邠荀荀三字古通故本書地理志栒邑師古謂讀與荀同應劭引春秋桓九年荀倭作邠侯惟孔晁周書注云荀叔成王弟疑武字譌成而高氏春秋地名攷據之以邠是文昭在絳州荀是武穆在解縣判爲兩國殊不可信

按竹書載昭王六年王錫邠伯命不知其何所表見說文荀从艸旬聲臣鉉等案今人姓荀氏本邠侯之後宜用邠字据此是後人去邑爲荀

幽風

詩氏族考卷第三

三別下齋校本

七月

周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上上

呂氏春秋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于窮巷之中獲隔之下者七十人

荀子周公之狀身如斷菑

說文周公韞僂或言背僂

白虎通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于弱主

正義曰鄭以爲周公辟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返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武王八十

三矣于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
瘳後二年而崩時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
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
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
時年二十一卽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
明年生也周公于流言之年辟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
年也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言一年者并數出年是崩
後四年也又曰秋大熟未穫注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
後明年秋也是武王崩後五年周公卽以其年返也周
公將攝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迎之明其返卽居攝武
王崩後五年卽是攝政之元年王肅金縢注云武王崩

詩氏族考卷第三

圭剛下齋校本

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
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
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
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
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金縢云武王
既喪卽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之後管蔡
卽流言周公卽東征也
尙書大傳周公居攝六年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
譯而獻白雉成王以歸周公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
不饗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不臣其人吾何獲此賜也
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

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薦于宗
廟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
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
古今注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
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駟車五
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

風俗通周公年九十九

書序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
作亳姑

人表考周采地爲上公故謂周公諡曰文國語竹書曰
周文公後書抱朴子曰公旦晉書曰姬旦亦曰周旦楚

詩氏族考卷第三

圭剛下齋校本

辭呂氏春秋曰叔旦文選曰姬公後書曰至聖唐高祖
高宗時以周公爲先聖天授元年封褒德王宋大中祥
符元年封文憲王年九十九從文王之墓葬于畢
按詩傳云管未封于邶與蔡未霍未康未監殷四國
害周公康未諫不聽三未遂以殷畔康未憂王室賦
柏舟管未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管未以殷畔邶人
風之賦匏有苦葉仕者苦之賦北門三未葺周公邶
人風之賦牆有茨三未以殷畔遂伐衛邶人從軍其
妻念之賦伯兮詩傳係豐坊僞撰其說多與毛鄭不
同以邶鄘屬之管蔡亦本班志而稍異耳

鴟鴞

成王小序 古今人表列上中作成王誦

帝王世紀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于內生太子誦

皇王大紀西伯納呂尚之女曰邑姜爲妃邑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倨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

新書周后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于泰山而禪于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是觀之立左右不可不練也周成王年六歲卽位親以其身見于粥子之家而問

詩氏族考卷第三 五 別下齊校本

焉曰敢問興國之道奈何粥子對曰君思善則行之聞善則行之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成王曰受命矣

家語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于民遠于年嗇于時惠于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志也

古史考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爲冠史記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

命

帝王世紀成王定鼎于郊鄒其南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

人表考成王誦竹書誦作庸在位三十七年葬咸陽

詩氏族考卷第三

詩氏族考卷第三 五 別下齊校本

詩氏族考卷第四

嘉興 李超孫 輯

小雅

常棣

管

蔡小序 蔡叔度 古今人表並列下下作管叔鮮

史記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武王既崩成王少管叔蔡叔挾武庚以作亂 管蔡武庚等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二年而畢定

帝王世紀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

詩氏族考卷第四

一 別下齋校本

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謂三監

困學紀聞詩譜以三叔爲三監孫毓云三監當有霍叔

鄭義爲長

尙書大傳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

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

周公身聽天下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曰公

將不利于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尙

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

監叛

人表考管叔名鮮文王子墨子作關叔晉語管叔初亦

爲蔡與蔡叔稱二蔡經史諸子俱言周公誅之逸書言

經而卒蔡叔名度文王子杜世族譜云侯爵書孔傳言以罪放而卒

按正義引左傳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鄭衆賈逵以

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鄭志張逸問云

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

末二叔宜爲夏殷末也鄭答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

竊以左傳謂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詩序言

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可知二叔卽管蔡也

出車

南仲

古今人表列上下作南中

毛傳南仲文王之屬

詩氏族考卷第四

二 別下齋校本

鄭常武箋南仲文王時武臣故命以爲大將

路史南仲禹後有南氏之裔

正義曰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

子朔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

而不與戰來不與戰明退卽伐之尙書大傳四年伐大

夷注云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

詩補傳班固人表文王之臣無南仲豈未嘗見毛詩邪

宣王之臣有南中乃南宮仲考之博古圖有王命南宮

中者中仲古字通用故班固以爲南中也

世本古義南仲申培說爲宣王再命南仲伐玁狁遂平

西戎漢書古今人表南仲作南中亦繫之宣王時人總

因常武篇有王命卿士南仲太祖之語致誤或又疑竹書紀年宣王三年命大夫仲伐西戎謂卽此南仲然攷史記彼乃秦仲也何得相混又辨證云湯八世孫盤庚妃姜氏夢赤龍入懷孕十二月生子手抱南字長荊州號南赤龍生條孫仲爲紂將平獫狁此南仲則尹氏也春秋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杜注謂南氏季字意卽南仲後也

毛詩稽古編南仲之名見出車常武二詩出車傳云文王之屬未詳其譜系路史言禹後有南氏二臣勢均爭權而國分南仲卽其後泌語本周書史記解其以爲禹後則見夏本紀贊贊云禹後有男氏索隱云系本男作

詩氏族考卷第四

三

別下齋校本

南是也斯語信矣泌子萃謂般庚子生而手把南字號南赤龍孫仲爲紂將據此則仲乃殷後非夏後不知出何典汲冢紀年云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此正出車詩所詠事也又據紀年文王以文丁十二年立至帝乙三年在位五年矣而逸周書序言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則亦爲初年事二書語正相合意南仲以王臣會西伯出征玩詩所云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又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則紀年語頗近之但據此則南仲乃王臣非文王之屬一年而平二寇在卽位之五年不在受命之四年矣皆與毛鄭相左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姑記以備攷

按常武首章言南仲太祖或誤以爲王命南仲于太祖二章卽連言尹氏及程伯休父疑班氏人表第依是詩類及牽列南中于尹吉父程伯休父之前遂并繫于宣王之臣與常武毛傳以南仲爲宣王之將然宣王時太師皇父已于南仲稱太祖安得爲宣王將哉毛誤解太祖爲命將于太祖之廟故有此說攷采薇序言文王以天子命命將遣戍拒昆夷獫狁之患合之是詩毛傳王殷王南仲文王之屬鄭箋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其非宣王時將甚著

六月

宣王小序古今人表列上中作周宣王靖

詩氏族考卷第四

四 別下齋校本

宣王名靜厲王之子在位四十六年諡法聖善周聞曰宣

史記厲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竹書紀年共伯干王位沈約注云大旱旣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靜共和遂歸國

困學紀聞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故諡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

宣王有志而后效官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閒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爲政者莊子曰共伯得之于邱首

漢書宣王興師命將詩人美大其功稱爲中興

正義曰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干太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亦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孫毓亦以六月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列女傳周宣姜后賢而有德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宣王常早臥宴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之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

詩氏族考卷第四

五 別下齊校本

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有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于威儀而有德行

琴錄周宣王有琴曰嚮風背銘云牆有耳伏寇在是武王之遺器也宣王每朝姜后輒以此銘援琴奏宣王于是益兢兢不忘

困學紀聞宣王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而赫赫宗周有寢微之象矣

周春秋周杜伯之國名爲恆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

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恆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其友左儒爭之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卽爲人見王曰恆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何不殺錡以謝宣王乃殺錡司工錡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殺祝以兼謝焉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柰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游于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矢而死

國語杜伯射王于鄆

詩氏族考卷第四

六 別下齊校本

史記宣王十二年不修藉于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四十六年宣王崩

按墨子亦云宣王殺其臣杜伯並不及女鳩之讒未

審周春秋何所據

吉甫

古今人表列上下作尹吉父

毛傳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

鄭箋吉甫此時大將也

崧高正義洪範云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楚官多以尹爲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吉甫以尹爲氏

明其先嘗爲尹官而因氏焉

琴清英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荷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惟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琴操履霜操尹伯奇所作也伯奇無罪爲後母讒而見逐乃集芰荷以爲衣採葶花以爲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于是援琴鼓之而作操 伯奇放于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射殺後妻

世本古義趙岐孟子注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

詩氏族考卷第四

七 別下 齊校本

之詩中山勝亦如此說劉更生且以伯奇爲王國子正謂繼母欲立其子伯封而譖之王王以信之王充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蚤白故詩云維憂用老按琴操云尹吉甫子伯奇事親甚孝甫娶後妻欲害伯奇乃取蜂去尾而自著衣領上伯奇恐其螫也趨而撥衣後妻呼曰伯奇牽我衣吉甫聞之曰唉伯奇懼走之野履霜以足采葶花以食其鄰大夫憫伯奇無罪爲賦小弁以諷吉甫吉甫悟逐後妻而召伯奇伯奇至請父復後母吉甫從之後母感伯奇孝化而爲慈諸家之說蓋本于此人表考尹吉甫周尹佚之後謂尹本官名恐非按吉甫與張仲友亦可知爲孝友人矣故其子伯奇

以至孝稱伯封又克盡友愛其家聲有自來也而乃惑于後妻之讒伯奇真不幸矣哉無怪履霜多怨悱之辭然如琴操謂吉甫求伯奇于野而殺後妻則伯奇固未嘗被殺而後妻之讒終以敗露是則吉甫之過尙可與天下共見乎

又按趙岐孟子注云伯奇作小弁之詩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說雖異皆可見憂時遭讒之苦伯封與伯奇異母而篤于至性如是晉時王覽之于王祥殆聞風而起者與

詩氏族考卷第四

八 別下 齊校本

張仲 古今人表列上下作張中

毛傳張仲賢臣也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鄭箋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

正義曰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

路史帝鴻氏次妃生揮造弧矢受封于張爲張氏

唐書宰相世系表少昊第五子揮始制弓矢子孫賜姓

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

困學紀聞張良張仲三十代孫

按靈應寶錄稱梓潼神降生于周初爲張善勳性至孝宣王時又降生于張无忌家爲張仲以孝友著稱顧再世降生道書神異之說不足信也

采芑

方叔

古今人表列上下

毛傳方叔宣王卿士也受命而爲將

正義曰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爲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

路史周書武王命伐方乃商圻內地方叔采地

十國名紀方采地方叔周之族卿

節南山

幽王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下下作幽王宮涅

幽王名宮涅宣王之子在位十一年諡法動祭亂常曰

詩氏族考卷第四

九 附下 齊校本

幽

史記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亦不至幽王以號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又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燧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後漢書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
述異記周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羊爲狼食人故築城避之

人表考幽王楚辭曰周幽魯語單稱幽在位十一年申緡犬戎攻王驪山下滅于戲 案字書無涅字而幽王之名竹書皇王大紀單作涅此表及杜世族譜周晉語注作宮涅周紀作宮涅詩王風譜疏引紀作宮皇呂氏春秋當染注作官皇疑當依外紀古史通志作宮涅爲是集解徐廣曰一作生惟名涅故又作生說文腥鯉竝作胜鮓知古字凡从星者恆爲生也

師尹 尹氏

毛傳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太師

困學紀聞尹氏不平幽王所以亡春秋于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于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

詩氏族考卷第四

十 附下 齊校本

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也

李樗曰春秋書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爲世卿其來甚久詩所謂尹氏太師正春秋所謂尹氏當幽王之時專政至平王之世猶爲卿故春秋之末猶且專權則其爲世卿也明矣

世本古義尹氏吉甫之後太師三公之首公羊傳云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易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何休云世卿者父死子繼也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汪氏云宣王時吉甫已稱氏春秋唯尹武公兩伐鄭書子其餘經傳所紀悉曰尹氏疑若漢大將軍霍氏專權秉政特寵異之而不名也

按常武疏以尹氏是尹吉甫故宣王賢之使掌策命之任幽王繼世仍以尹氏爲太師是爲吉甫之裔伯封之後也詩人刺其爲政不平致召天災則忝厥祖矣錄異記云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別食口數千嘗連飢荒羅鼎鑊作麋之聲聞數十里其世族之盛亦概可見

家父

毛傳家父大夫也

鄭箋家父字周大夫也

正義曰春秋之例天子大夫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與此同知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

詩氏族考卷第四

上 別下 齋校本

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世本古義家父周大夫何休以家爲采地因以爲氏父其字也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皆作詩後事家父刺尹氏之不平不憚激怒于君相蓋竭忠于王室者曾幾何時風節頓墮至于曲徇王命而有求車之失人品之難恃可畏哉孔云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示懲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按杜氏預謂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季氏本云家氏父名蓋天子之元士作詩者自謂家父作誦而可不名稱乎說雖近理然如儀禮伯某甫以父爲字則當從字爲正

正月

襄姒

古今人表列下下

毛傳襄國也姒姓也有襄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史記昔自夏后氏之衰有二神龍止于帝庭而言曰余衷之二君夏帝卜請其祭而藏之至厲王末發而觀之蔡流于庭化爲元龜入王後宮童妾旣配而遭之旣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檠弧

詩氏族考卷第四

上 別下 齋校本

箕服實亡周國于是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而見鄉者後宮所棄妖子出于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于襄襄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于王以贖罪棄女子出于襄是爲襄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襄姒爲后犬戎攻殺幽王虜襄姒而去

白華正義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嬖襄姒襄姒年十四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

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尙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列女傳幽王惑于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沈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

按上古聖人往往感精而生相傳孕之久者庖犧十二年而生近者黃帝二十四月而生堯契並十四月而生外此亦不多見褒姒旣絕人道據世紀褒姒之年合史記童妾旣笄而孕在母腹至五十年之久其爲妖異則信然矣

十月之交

詩氏族考卷第四

三 別下齋校本

皇父 古今人表列下下作皇父卿士

鄭箋家伯仲允番聚蹶耦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于朝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以卿士云

正義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刻也其番聚蹶耦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

竹書紀年幽王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困學紀聞宣王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

詩補傳常武詩宣王所命之卿士論其世則以南仲爲太祖官則太師字則皇父也皇父旣爲文王時名臣南仲之後宣王復命爲將可謂光顯矣至幽王時猶爲卿

士十月之交所謂皇父卿士是也

世本古義據竹書載宣王二年錫太師皇父命又載幽王元年錫太師尹氏皇父命系尹氏于皇父之上所以別于宣王時之皇父耳

人表考皇氏父字世本云姜姓

按皇甫本文王時武臣南仲之裔故常武首章曰南仲太師太師皇父箋云宣王命卿士爲大將乃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正義曰皇父爲卿士太師三公之名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爲厲王則在先幽王則在後皆相接連與此皇父得爲一人夫以南仲爲祖而有皇父之

詩氏族考卷第四

南 別下齋校本

專權倡亂是子孫之弗類也

番 古今人表列下下作司徒皮

顏師古曰司徒皮卽詩所謂蕃維司徒是也

鄭箋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卿也

崔琦外戚箴云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憚

釋史鄭譜以十月爲厲王詩箋云幽王時司徒鄭桓公友非番也然此詩在六年而鄭桓公爲司徒在八年鄭說非是

世本古義番疑卽樊仲山甫之後據漢書作皮顏師古漢書注作蕃韓詩作繁案古文番蕃皮繁樊五字皆通

用卜式傳隨牧畜番番卽蕃也路史載有虞氏後有番國者其地在漢屬魯國亦名蕃城而引白襄魯國記云陳子游爲魯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爲諱蕃改曰皮是番與蕃通蕃與皮通之證也儀禮君射則皮樹中今文皮作繁音婆是皮與繁通之證也左傳繁纓以朝禮記作大路樊纓是繁與樊通之證也此詩若皇父之先爲尹吉甫蹶之先爲蹶父而率犬戎以攻周者其先爲申伯皆宣王時臣則番之爲仲山甫後可類推矣

錢大昕曰蕃音婆古讀皮如婆

按番本或作潘韓詩作繁人表作皮攷魯國有蕃縣應劭曰蕃音皮是蕃有皮音故亦作皮也白襄魯國

詩氏族考卷第四

五 別下齊校本

記云陳逸子游爲魯相蕃子國人爲諱改曰皮然蕃繁皆有皮音白襄晉人未識古音故有是說

家伯

古今人表列下下作太宰家伯

鄭司農周禮宰夫注詩謂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

鄭箋家宰掌建邦之六典卿也

正義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卿大夫宰夫下大夫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家宰者以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爲太宰之佐以此知是家宰也

按人表太宰家伯是家伯作家伯天官注云百官總焉謂之冢左傳注作家字何氏云冢者采邑伯字也

家伯卽家父之先也冢當爲家字之譌段玉裁亦云當作家伯今本譌冢

仲允

古今人表列下下作膳夫中術

顏師古曰膳夫中術卽所謂中允膳夫也

鄭箋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

世本古義仲允鄭云字也人表作中術未詳何許人

聚子

古今人表列下下作內史振子

鄭箋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子奪之法

正義曰番聚蹶耦單言人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

然

世本古義聚韻會云聚姓也襄州有之故知是氏季本

詩氏族考卷第四

去 別下齊校本

云稱氏繇世族而進用也稱子者年尙少也

按聚人表作振振本作聚鄭云氏也字統云聚姓也

詩小雅聚子內史

又按正義所云聚子以子配不必援曾閔爲例祇是

男子之通稱毛則以爲聚氏之子

蹶

古今人表列下下作趣馬蹶

鄭箋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

正義曰毛以爲蹶氏周禮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誤也

按困學紀聞以蹶爲蹶父之後韓奕傳蹶父卿士也箋云蹶父甚武健爲王使于天下國國皆至而其後

又以武力得掌馬政蓋有自己何氏云蹶本姑姓蓋以蹶父之字爲氏

耦古今人表列下下作師氏萬

顏師古曰師氏萬萬讀與耦同

鄭箋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

正義曰毛以爲耦氏

世本古義耦顏師古云耦者木名因樹以得姓也謂女寵之屬有姓耦者爲師氏之官漢書游俠傳有萬章字子夏者其後也

按萬本作耦人表作萬萬姓急就篇有萬段卿註萬亦耦字故耦爲姓

詩氏族考卷第四

七別下齋校本

豔妻

毛傳豔妻褒氏美色曰豔

釋文鄭云豔妻厲王后

毛詩本義毛以豔妻爲褒姒而鄭謂褒姒非王后不得稱妻遂以豔妻是厲王之后就使褒姒不稱妻亦安知豔妻爲厲王后也案史記載厲王之事惟云好專利任用榮夷公拒芮良夫召公等諫若使豔妻用事以致流亡則不得略而不載也厲王出奔于彘十四年本紀惟言太子靜留匿召公家而不言王后所在及其姓氏始末前世諸書皆無之既無所見鄭氏何從而知之鄭又以七子者皆是后之親黨詩無后黨之文而豔妻姓氏

本末尙皆不可知而七子者安知皆爲后黨是三者皆臆說也

世本古義豔妻謂褒姒也豔說文云好而長也从豐徐鍇云容色豐滿也鄭云敵夫曰妻王安石云言其配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是時褒姒已正位中宮矣禮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者不予其爲后也又褒姒豔妻或疑是兩人以漢書攷之谷永云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班婕妤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閭之爲郵使厲王時別有閭妻則當序閭于褒之前不應先褒後閭也褒表其地剡仍是豔之轉音以表其色其爲褒姒而刺幽王明矣

詩氏族考卷第四

七別下齋校本

人表考褒國姒姓幽王使爲后是爲幽后此曰豔妻後書曰褒豔案豔亦作剡魯詩作閭毛以豔妻爲褒姒而鄭以爲厲王后謂后姓豔谷永對策褒姒與閭妻並舉左雄上疏幽厲與褒豔對稱鄭仍此解當是三家之說然以韓奕常武之蹶父皇甫例觀鄭義似有未合按鄭箋豔妻厲王后正義引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于十月之交及雨無正等篇俱改序幽王而爲厲王宋儒歐陽修蘇轍陳鵬飛皆斥其繆詩既依序刺幽王則豔妻自宜从毛傳爲褒姒美色曰豔左氏曰美而豔魯詩豔妻作閭妻見漢書注

雨無正

正大夫

鄭箋正長也長官之大夫

正義曰大夫而言長官者大夫是公卿之總名正大夫爲一人

世本古義正大夫六官之長皆上大夫周禮八職一曰正正是也

按雨無正當從韓詩爲雨無極序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二句曰雨無其極傷我稼穡疑此爲毛公脫簡今序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以正字斷句則正大夫之稱離析不屬無以合經

詩氏族考卷第四

九 別下齊校本

何人斯

蘇公 小序

毛傳暴蘇皆畿內國名

正義曰蘇公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畿內春秋之世爲公者多是畿內諸侯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爲三公也

世本古義蘇公據鄭語謂已姓昆吾之後左傳謂周克商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書立政篇所謂司寇蘇公是也春秋時蘇稱子以國在溫又稱溫子此蓋以子爵而爲三公世本譙周古史考以蘇公

乃蘇成公也據左隱十一年王以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懷凡十二邑以與鄭人實周桓王八年也蘇公以被讒失國或在此時張守節云蘇忿生十二邑桓王奪以與鄭故蘇子同五大夫伐惠王卮言云蘇爲畿內國故桓王得以其田與鄭當時蘇之采地亦可謂廣矣然所謂原樊郕茅其初亦皆國也豈蘇子亦有兼并與無故而奪之是以叛

暴公 小序

正義曰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在畿內得稱公者當卿士兼公官也

詩氏族考卷第四

三 別下齊校本

世本古義據毛傳暴蘇皆畿內國名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註以爲鄭地其姓未詳以世本及譙周古史考證之則此暴公爲暴辛公路史又作新公世代無考

按世本暴辛公作墳蘇成公作簾譙周古史考謂古有墳簾尙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墳蘇成公善簾此詩末章並言墳簾則知暴爲辛公蘇爲成公也

又按韓有將軍暴鸞秦有將軍暴鸞漢有御史大夫暴勝之豈皆暴辛公之苗裔邪蓋後人卽以國爲姓爾

巷伯

巷伯小序

鄭箋巷伯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于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

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內小臣而謂之巷伯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周禮無巷伯之官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職號之稱爲巷伯

世本古義路史以巷爲伯之采邑而姓纂有巷氏者云是巷伯之後可見巷伯自有其人舊說以巷爲永巷伯者內小臣之長云卽寺人非也周禮官名有寺人而無

詩氏族考卷第四

主訓下齊校本

巷伯其非奄官審矣

寺人孟子

古今人表列中上

毛傳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

鄭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旣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

正義曰寺人字曰孟子天官序官注云寺人之言侍也當在路寢侍王之側自傷將去此官故舉官言之

詩補傳孟姓也寺人自謂孟子亦後人以子自稱之謂也

世本古義寺人侍王于路寢而掌王之內臣及女宮之戒令蓋奄人也孟子其字也姓名無考

大東

譚大夫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上

鄭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

世本古義譚嬴姓子爵

按莊十年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范氏甯曰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責不死社稷蓋齊桓之于譚不過以無禮一節挾其私隙而滅之原不足定譚子罪案然其疲茶不振勢實難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考譚滅在莊王十

詩氏族考卷第四

主訓下齊校本

三年上距幽王作詩刺亂之時僅隔九十餘年是時困役傷財已不勝供億之苦其君安于孱弱大夫第鯁鯁告病何裨于國宜其不數傳而卽見滅于齊未始不由其先積弱使然也爲大夫者當亦與有責焉

公子

毛傳公子譚公子也

按譚公子行周轉餽葛屨履霜檻襪寒涼能無淒感

信南山

曾孫

毛傳曾孫成王也

正義曰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

通稱成王爲曾孫也

都人士

尹吉

毛傳尹正也

鄭箋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

正義曰傳言尹正也王肅云正而吉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爲姑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云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也韓奕以韓姑爲汾王甥是姑與周室爲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

詩氏族考卷第四

重別下簡校本

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爲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于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

世本古義尹吉尹氏也世爲周公卿唐宰相世系云吉氏出自姑姓黃帝裔伯儵封于南燕賜姓曰姑又后稷妃家也或作郅潛夫論云郅與姑音同而字異又姚寬云吉尹二姓俱出尹吉甫之後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爲氏漢有漢中太尉吉恪是也

黍苗

召伯

正義曰國語韋昭注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

注召穆公王卿士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二伯以兼卿士耳召公之爲卿士宣王時也

李樛曰召伯召穆公也召康公之後康公爲二伯故其後繼之亦爲伯

白華

申后小序

鄭箋申姜姓之國也

史記幽王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

正義曰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爲后則得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作在見黜之後

詩氏族考卷第四

重別下簡校本

按困學紀聞申侯申伯之後厲幽二王皆娶于申故崧高傳以申伯爲宣王之舅揚之水傳以申侯爲平王之舅但史言幽王后是申侯女則申侯乃平王外祖非舅也韋昭于晉語注從之

又按正義據世紀幽王八年立褒姒則申后卽于是年廢矣前編以申后之廢在五年綱目在九年說又互異

詩氏族考卷第四

詩氏族考卷第五

嘉興 李超孫 輯

大雅

文王

文王

古今人表列上上作文王周氏

宋書符瑞志季歷之妃曰太任夢長人感已浚于豕牢而生昌是爲周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白虎通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春秋元命苞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

文王龍顏柔肩望羊 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

晉語文王在母不憂在傅不勤處師勿煩事王不怒及

詩氏族考卷第五

一 別下齊校本

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閔天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甯百姓而柔和萬民

孔叢子子思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

受圭瓚桓鬯之錫文王因之得專征伐

帝王世紀文王襲父爲西伯

易乾鑿度昌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

淮南子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于首及未成請圖之乃拘

文王于羗里

史記帝紂囚西伯于羗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除炮烙之刑紂許之

六韜商王拘周伯昌于羗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文馬駿身朱鬣目如黃金項下雞毛名曰雞斯之乘以獻商王

尙書大傳注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尙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

詩氏族考卷第五

一 別下齊校本

困學紀聞鸞熊爲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諸子之最先者

人表考文王名昌父王季母太任諡曰文

白虎通引證法慈惠愛民 追王爲王唐天授元年追尊爲始

祖文皇帝享國五十年年九十七都豐葬于畢

按尙書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

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以爲文王受命九年

而崩正義以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其卽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

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于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

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尙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俱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邠明年伐崇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雖與書傳先後不次要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蓋自羗里之出至是九年矣緯書俱以文王伐崇在六年始稱王如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號是鄭意亦以六年始王也史遷以受命之年稱王皇

詩氏族考卷第五

三 別下齊校本

大明

摯仲氏任

古今人表列上中作大任

毛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

鄭箋摯國中女曰大任

正義曰任姓仲氏故知摯爲國以下言大任婦人稱姓故知任爲姓仲者也故言之中女此言仲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

稱言之禮婦人從夫之諡故頌稱大妣爲文母大任非諡也以其尊加于婦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妣皆稱大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季未爲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若王季爲君之時也

國語摯疇之國由太任注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

列女傳太任者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

詩氏族考卷第五

四 別下齊校本

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

世本古義太任王季之妃皇王大紀云太任有賢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容貌恭肅齋如也以來嫁之年生子昌卽文王也

人表考國語注以摯爲仲虺後唐書任氏薛氏世系表路史謂仲虺後祖已七世孫成徙封于摯任潛夫論作姪

武王

古今人表列上上

史記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

白虎通武王望羊是謂攝揚旰目陳兵天下富昌

春秋元命苞武王齟齬是謂剛強取象參房逐命誅害

以從天心

新書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帝王世紀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于內

史記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東觀兵盟津爲文王木主載車中遂興師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于是徧告諸侯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

詩氏族考卷第五

五

別下齊校本

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作太誓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商郊牧野乃誓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王使師尚父致師紂師皆倒兵以戰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論衡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倉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子發

六韜武王問散宜生曰伐紂吉乎曰不吉將行雨輅車太公曰是非子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輅重車是洗濯甲

兵也

八表考武王名發文王子母大妣白虎通剛強理直曰武史周紀正義作克定禍亂曰武爲西伯十一年爲王六年年五十四本路都鎬葬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

按墨子云武王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僂論衡謂紂就斬以鉞懸其首于太白古今注亦謂武王以黃鉞斬紂尸子又以武王親斫殷紂之頸手汚于血諸書俱言武王斬紂儒者多不信賈誼新書謂紂走還于寢廟之上身鬪而死據此則斬紂之說非也史記謂自燔而死說或可信至云武王至紂死所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此又史遷之

詩氏族考卷第五

六

別下齊校本

妄淮南子云紂拘于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于羑里若然則紂猶不死而拘也說雖不同亦足以證斬紂之誣

又按馬驢云自文王有受命改元之誣說者遂謂武王嗣立不改元卽上接文王之年而泰誓稱十三年者畢喪伐紂也此皆妄說蓋泰誓所稱卽武王十三年也愚謂文王世子夢齡之言亦未可憑信雖在聖人豈能滅已齡而益其子乎考史記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是武王生于殷帝乙十一年庚辰逮卽位十三年克紂又七年而崩如本紀又云武王卽位九年

祭文王之墓于畢然後觀兵盟津而伯夷列傳復有父死不葬之說進退無據無惑俗儒邪說之紛紛也

師尙父 古今人表列上中

毛傳師太師也尙父可尙可父

鄭箋尙父呂望也尊稱焉佐武王爲上將

史記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尙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尙

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尙者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

詩氏族考卷第五

七 剛下齋校本

向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泰誓注云文王于磻谿得呂尙號曰尙父尊之爲作此號如世家之文尙本是名號之曰望雒師謀云呂尙釣厓注尙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尙立變名注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尙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

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于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鸞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對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皐陶兆比于此文王乃齋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水經注磻谿中有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踞餌兩膝遺跡猶存

說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上有農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文曰呂望封于齊

鼎錄太公于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搜神記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泰山之女嫁東海婦欲歸灌壇令當道有德吾行必有大風疾雨是毀其

詩氏族考卷第五

八 剛下齋校本

德也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風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乃令太公爲大司馬

釋史博物志云西海神女嫁于東海神童按凡言神怪者多附會太公其來久矣

人表考尙父姓姜名望字子牙號太公又名渭易林曰姜望抱朴子曰姜公亦曰姜老河內汲人封于齊卒年百餘歲葬鎬京陪文武之墓唐上元元年尊爲武成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諡昭烈武成王

按文王之得太公其得之年歲經典各殊雒師謀注謂文王既伐崇侯乃得呂尙于磻谿是伐崇之年得也書大傳謂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相與學訟于

太公四子遂相見于姜里是被囚之年得也齊世家云西伯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是斷虞芮之前得也皇甫謐則以爲未受命時已得太公孔疏以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王室且文王于今年得之明年卽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爲武王取其女也此亦可疑

又按符子太公涓釣隱谿五十六年列仙傳以呂尙爲冀州人隱于南山釣于卜谿三年譙周古史考桓譚鹽鐵論俱云呂望屠牛于朝歌太公出處史遷已不能定宜諸說之紛歧也

詩氏族考卷第五

九 別下庸校本

縣

古公亶父

古今人表別上中作大王亶父

毛傳古公亶父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鄭箋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正義曰以在幽爲公故曰幽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爲王而稱公者本其生存之稱士冠禮爲冠者制字云伯某甫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或殷以亶父爲名名終當諱而得言之者時質故也中候稷起注云亶父以字爲號則鄭意定以爲字不從或說也

詩集傳名物鈔案世本自公劉慶節皇僕差弗僞榆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盤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蓋二十餘世矣史記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

吳越春秋古公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斧鉞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書傳略說太王亶父杖策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束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歲而成三千戶之邑

琴苑要錄岐山操周太王之所作也曰翟人侵兮土地

詩氏族考卷第五

十 別下庸校本

遷移邦邑適于岐山烝民不憂兮誰者知嗟嗟奈何兮子命遺斯

惠棟九經古義古公者故公也說文云古故也穀梁云踰年不卽位是有故公也猶言先王先公

人表考大王公祖子大淮南子作秦父韓詩作甫古公楚辭單稱古去邠邑岐其南有周原始改國曰周壽百二十

按世本太公組紺史記作公叔祖類世表作祖類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盤史記亦缺路史號爲太公司馬貞曰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盤三代世表稱祖類凡四名史記既缺而不全竟稱亞圉子公叔祖類

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父孔疏乃謂祖紺卽諸盤太王父以諸盤爲太王父是也而以祖紺諸盤合爲一人則非矣

姜女 古今人表列上中

毛傳姜女太姜也

正義曰姜女太王之妃周本紀云太姜生季歷故知姜女是太姜也

列女傳太姜者有呂氏之女賢而有色太王娶以爲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

周語曰皇妣太姜

詩氏族考卷第五

十一 別下 齊校本

大明正義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我姬氏出自天龍皇妣太姜之姪伯陸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天龍一名元枵齊之分野太姜之祖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焉我周出于姜姓爲外祖所佐也

世本古義姜女太王妃也號曰太姜韋昭云有逢伯陵之後也皇王大紀云夏父娶于齊有台氏女曰大姜美而賢列女傳有台作有呂

思齊

周姜

毛傳周姜大姜也

世本古義太姜太王之妃周自太王始遷故系姜于周

大妣 古今人表列上中

毛傳太妣文王之妃也太妣十子衆妾則宜百子

史記太妣文王正妃也

大明正義妣是其姓莘國長女

列女傳太妣者有藝妣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及入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妣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辟之事卒成武

詩氏族考卷第五

十一 別下 齊校本

王周公之德

皇王大紀昌爲世子娶于有莘氏曰太妣太妣不妬忌而西伯有內行此德政所以流布而風化所以大興也汪師韓韓門綴學鄒氏忠允以太妣爲文王繼妃田閒詩學推明其說以爲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明爲文王卽位之初年文王年九十七享國五十年則四十七卽位若太妣年政及笄齒不相當大明又曰繼女維莘繼繼也明以莘女繼莘女也意必文王爲世子時所娶莘女是太妣之姊不祿無子中年再娶于莘而得太妣故曰俎天之妹其曰長子維行乃女子有行之行禮重嫡長珍重其女而尊稱之卽謂太妣居長亦可

安知太妯之姊非其伯叔之女乎

人表考太妯亦曰文母唐天授元年追尊爲文定皇后
按長子維行余疑長子蓋指初娶華女言行訓爲往
必姊妹同嫁于周猶謂娣姪從之未定是不祿而卒也
按鄭于天作之合箋云于文王適有所識則爲之生
配謂生太妯疏申其說謂于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
三歲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
明太妯之小于文王纔一二歲耳若如鄭氏混言文
王有所識而太妯始生則似大于太妯數歲矣以文
王十三生伯邑考準之太妯不尙髫髻歟乎無是理
也疏義自明

詩氏族考卷第五

主訓下齊校本

又按孫毓以嘉止定祥謂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
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尙在豈得制定
求昏之事其說似非無理然以文王是時爲十三四
歲又與大戴不合

又按毛公云太妯十子此外尙有滕叔邵子雍豐侯
毛叔鄭原伯畢公高郇伯皇甫謐并召公亦文王庶
子其皆衆妾所生與

皇矣

大伯 古今人表列上中

史記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
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

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荆蠻文
身斷髮以讓季歷 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
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

吳越春秋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太伯仲雍望風
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采藥于衡山遂之荆蠻古公卒
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勾
吳吳人問何像而爲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
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
歸之者千有餘家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
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于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
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

詩氏族考卷第五

古訓下齊校本

其中

鄭氏論語注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沒而不
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
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

論衡太王薨太伯還王季避之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
讓曰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
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

人表考太伯太王適子季歷之兄亦曰吳太伯文身斷
髮以避季歷自號勾吳後武王追封爲吳伯葬吳郡無
錫縣東皇山宋元符三年封至德侯

按史記謂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

則太伯乃庶長季歷爲嫡出矣若使太伯以避嫌而讓少弟豈可謂至德乎王伯厚云太伯虞仲辟季歷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皆同母也

王季 古今人表列上中

史記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于行義諸侯順之

論衡大王以王季之可立易其名爲歷歷者適也

韓詩外傳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于扶

詩氏族考卷第五

五例下續校本

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

古今樂錄太王卒太伯虞仲還奔喪哭于門外季歷謂太伯長當立垂涕留之終不肯止遂去吳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曰先王既徂長靈異都哀喪腹心未寫中懷追念伯仲我季如何梧桐萋萋生于道周宮館徘徊臺閣既除何爲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思南隅瞻望荆越涕淚交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

竹書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

里王十穀馬十匹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文丁二年伐燕京之戎四年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七年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因而死

周書王季宅程

詩集傳名物鈔王季之薨當在帝乙七祀丙子之歲人表考王季泰伯少弟史周紀曰季歷亦曰公季作程邑文王遷焉壽百歲 竹書謂文丁葬鄆縣南山在渦水之尾

生民

詩氏族考卷第五

五例下續校本

姜嫄 古今人表列上中作姜原

毛傳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

韓詩章句姜姓嫄字 史記亦作姜原

說文嫄台國之女周棄母字也

陸德明曰姜姓嫄名有邵氏之女帝嚳元妃后稷母也正義曰晉語云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炎帝爲姜是姜炎帝之姓姜嫄是炎帝後姓姜而以嫄配之知有女名嫄婦人不以名行此嫄或當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邵氏女曰姜嫄生后稷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婦人無外事不因

求子之祭而有出國之理禋祀以求子是祀禘也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歆饗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苗興云契以卵生稷以迹乳是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干正義特性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特立廟之禮者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者唯姜嫄耳

人表考姜原帝嚳妃生棄原本作嫄姜姓嫄名周之先妣墓在聞喜縣西北稷王山下冰池村

按鄭箋以帝爲上帝意主姜嫄非帝嚳之妃乃信識緯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

詩氏族考卷第五

七刪下舊校本

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于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與大戴禮史記諸書皆不合不可信也

后稷

古今人表列上中作弃

史記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迹踐之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苽麻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

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正義曰王肅引馬融云姜嫄任身之月帝嚳崩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駁之曰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尙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而卜之孫毓云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巨迹之感何獨不然是言天異后稷于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明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且馬王之說姜嫄爲高辛之正妃其于帝堯則君母也比之後世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已子足以自專

詩氏族考卷第五

七刪下舊校本

堯爲兄聽母棄弟縱其安忍之心殘其聖父之允不慈不孝豈其若此王說進退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春秋元命苞稷岐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亢載土食穀

吳越春秋棄爲兒時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桑稷黍禾蕪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畛營樹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

通鑑前編漢趙過曰后稷始耨田則耨隴之法自稷始也晉董氏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稷始

也

左傳姑后稷元妃

帝王世紀后稷納姑氏生不窋

說文姑黃帝之後百鰈姓后稷妃家也

山海經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西

南黑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

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

實華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羣爰處此草冬夏不死

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氏國西

詩集傳名物鈔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

牟雲都諸盤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且自夏歷

詩氏族考卷第五

九 別下齊校本

商凡四十五世而后稷至文王止十五世其亦誤矣子

金子云案世本自不窋鞠公劉至季歷已十七世史記

拘于十五王文始平之數謂后稷之子爲不窋曾孫爲

公劉前既缺代又自公非以後缺四世不書皇甫氏不

得其說遂以四世爲字而組紺又自有四名獨索隱覺

其非而不明辨路史已明辨而不斷十五王之說今案

國語十五王蓋自公劉數至文王爾

人表考弃本作棄字度辰史本堯使居稷官百穀稷首

種稷爲大官農官之君故號后稷周之太祖國于邠厥

相披頤以癸巳日死于黑水之山葬黑水間都廣之野

按傳言夏衰不窋失官史遷皇甫謐俱以不窋爲后

稷子謬也路史稷生釐璽釐璽生叔均又閱數世而
至不窋若以不窋棄之親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五
代實不合事情歐陽公洪容齋羅長源皆辯其非

公劉

古今人表列上中

鄭箋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

陸德明曰王肅云公號劉名也尙書傳云公爵劉名也

王基云公劉字也

正義曰公劉是后稷曾孫后稷本封于邠非有所迫不

應去國適幽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見逐知以夏之

衰世始遷幽也鄭譜以公劉當太康時韋昭注國語以

詩氏族考卷第五

三 別下齊校本

不窋當太康時不窋乃公劉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

衰太康爲始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太康之

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

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公劉是

名是字王基謂周人以諱事神王者祫百世召公大賢

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于禮

乎其意以爲公劉必是字也虞夏之時世代尙質以之

爲名未必非矣

通鑑前編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于邠周家稱公自

公劉始

史記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

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

漢書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

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于戎變易風俗民化其政

民勞

厲王小序古今人表列下下作厲王胡

厲王名胡夷王之子在位三十七年諡法致戮無辜曰厲

鄭箋厲王成王七世孫也

詩氏族考卷第五

王別下齊校本

國語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

難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史記厲王卽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

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

謗王王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

十四年王益嚴于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

王厲王出奔于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

呂氏春秋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

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

魯連子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

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

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共伯復歸國于衛

世本古義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爲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卽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

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歸還于宗道遙得意于共邱山之首莊子及呂氏春秋魯

連子皆言共伯得志于邱首卽其人也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爲共和者周王之孫懷道抱德食封于共共今

謂之共城故漢之共縣

人表考厲王魯語單稱厲以戾虐流彘死葬晉州霍邑縣東二十九里案厲王之年據本紀是三十七年奔

詩氏族考卷第五

王別下齊校本

彘五十一年崩外紀通志謂在位四十年通共和五十四年竹書作十二年奔彘二十六年陟未定孰是

版

凡伯小序

鄭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允也入爲王卿士

公羊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

也以其伯爵故宜爲卿士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

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

城共縣于漢屬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詩補傳凡伯乃周同姓之世卿故至厲王時猶膺伯爵

按節南山疏謂瞻卬箋引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 years 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爲君皆然不知其人之同異但版與瞻卬俱是凡伯所作版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逸齋于瞻卬詩亦云凡伯爲版之詩以刺厲王有曰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已非少壯矣歷年既久又刺幽大壞則非版之凡伯明矣凡爲周同姓之國豈非入爲卿士與瞻卬召閔二詩蓋版之凡伯子若孫也然則凡伯世守爵邑一進諫于厲王至其子孫復進諫于幽王閱數傳俱克盡規切之義不媿周公之裔矣桑柔

詩氏族考卷第五

三 刪下 齊校本

芮伯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上下作芮良夫

鄭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

陸德明曰芮國名

竹書紀年芮伯周大夫也

顏師古曰芮伯周司徒也

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也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

按詩序謂芮伯刺厲王而作桑柔周書稱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國語又述芮良夫諫厲王用榮夷公不聽則芮良夫不媿爲忠直之臣惜乎厲王不能用卒致流彘之禍也

雲漢

仍叔 小序

鄭箋仍叔周大夫也春秋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正義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

詩氏族考卷第五

三 刪下 齊校本

詩補傳仍叔亦周之世臣也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乃周威王之十三年去宣王卽位之初已百餘年左氏云仍叔之子弱蓋未滿二十也故杜預云譏使童子出聘以歲考之殆其曾孫與

按節南山疏云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春秋桓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穀梁仍作任公羊亦作任叔譏其父老子代從政仍叔雖已年老然考宣王遇早前編在六年大紀連年書早則雲漢之詩作于宣

王六年矣宣王在位四十六年歷幽王十一年平王五十一年至桓王十三年已百十五年仍叔已能作詩美王年應長矣斷未有至桓王時尙存而年老逾百三四十歲者則此非春秋所書之仍叔明矣蓋仍氏叔字世爲大夫後嗣相襲是其常也

崧高

申甫

毛傳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

鄭箋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

正義曰申甫並指其人不指其國申伯甫侯入爲卿士

詩氏族考卷第五

蓋別下齊校本

也周語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姁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爲侯伯氏曰有呂周語唯云四岳不言名字鄭語云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掌禮之官總主諸神故掌四岳之祀德當神意山神祐之降生申甫而福興其子孫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尙書作呂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尙書與外傳作呂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岳神所生困學紀聞禮記孔子閒居注云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愚謂仲山甫猶儀

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厥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之過也詩補傳言生甫及申謂生山甫及申伯也說者泥唐虞之時姜氏掌四岳之祀之說以爲神祐其子孫在周有齊許申甫遂以甫爲穆王之甫侯申爲宣王之申伯夫遠取穆王之臣以配申伯已非人情而謂神專祐掌祀者之子孫抑又近誣詩人或兼言姓名或止言其字或言國而不及名或言名而不及姓今吉甫于申伯言其國于山甫言其字皆有義例近舍山甫而遠取甫侯理不可信

詩氏族考卷第五

蓋別下齊校本

詩緝申伯光輔中興而遠取周道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褒揚申伯也

世本古義就詩文證之惟仲山甫吉甫字俱作甫而其餘厥父皇父休父皆是父非甫何虞其混若吉甫旣爲作詩之人必無自讀之理而烝民之詩美仲山甫篇中亦明著爲吉甫所作此詩以申甫並言乃統爲二詩發端亦可見甫之爲仲山甫斷無疑也

按逸齋補傳嚴氏詩緝辨甫非甫侯說甚直捷若孔氏穎達王氏應麟則未免曲護箋說

申伯 古今人表列上下

鄭箋申伯以賢入爲周之卿士佐王有功

正義曰申伯先封于申來仕王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于謝

左隱元年正義申出伯夷姜姓國語齊許申呂由大姜言由大姜得封在周興之初其後中絕至宣王時申伯以王舅改邑于謝

李樛曰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則是申者乃侯爵也以其爲方伯故謂申伯亦猶召公稱公而謂之伯也

詩緝方伯者一方之牧也

世本古義申伯之國而稱王舅按說文母之兄弟爲舅妻之父爲外舅申伯稱王舅疑是后父漢書外戚恩澤

詩氏族考卷第五

毛別下齋校本

侯表云其餘后父據春秋襄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淺廣博矣又以列女傳證之宣后稱姜后申固姜姓而後章有申伯番番之語番番者老也此非后父而何

烝民

仲山甫

古今人表列上下作仲山父

毛傳仲山甫樊侯也

正義曰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韋昭云食采于樊僖二十五年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畿內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

賜畿內也如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據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就封于齊

困學紀聞自注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周食采于樊

詩補傳史記周宣王時有樊穆仲韋昭云穆仲仲山甫之諡

仲山甫鼎銘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人表考周語注仲山父食采于樊諡穆故曰樊仲山父亦曰樊穆仲葬成陽城西堯陵北

按晉語王賜文公陽樊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

詩氏族考卷第五

毛別下齋校本

仲之官守焉樊仲卽仲山甫也

韓奕

韓侯

古今人表列上下

毛傳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

鄭箋韓姬姓之國也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

正義曰桓三年左傳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晉爲大夫以韓爲氏襄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爲之後也宣王之時韓爲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爲方伯之時滅之也韋昭云宣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

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

詩補傳韓非六國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傳所謂邲晉應韓也

顯父

毛傳顯父有顯德者也

鄭箋顯父周之公卿也

正義曰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

汾王

毛傳汾大也

鄭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

詩氏族考卷第五

毛傳下讀校本

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

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傳以墳汾音同故亦爲大也王

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箋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

且作者當舉其實故以爲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爲汾王

以所居之地號之也左傳于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

之世有黎比公莒在東夷不爲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

此外猶有茲丕公著邱公之等

詩補傳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以爲汾王猶晉侯

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

之京城太叔及出奔共謂之共叔也又楚人謂王不終

者爲敖葬邾者曰邾敖葬嘗者曰嘗敖其汾王之類乎

說者以莒郊公黎比公爲比非也案左氏傳莒夷無諡于是有黎比公莒郊公茲丕公著邱公皆以號爲稱與汾王以地爲稱不類

蹶父

毛傳蹶父卿士也

正義曰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

則是爲王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

詩補傳蹶父卿士姑姓也

春秋地名攷略蹶父疑南燕之君入爲卿士者

按黃帝之枝裔曰伯儵蹶父其後也國語云黃帝之

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巳

詩氏族考卷第五

毛傳下讀校本

滕藏任荀僖姑嬖依是也故蹶父之先受姓姑也焦

氏易林引此作大夫祈父不知何據

韓姑

毛傳姑蹶父姓也

鄭箋蹶父甚武健爲其女韓侯夫人姑氏視其所居韓

國最樂

正義曰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謂之韓姑故知姑

是蹶父之姓也

世本古義韓姑按路史國名記姑姓一十四國南燕伯

儵國卽后稷妃家亦曰東燕及左昭三年北燕伯欵亦

姑姓末章言燕師所完疑蹶父國本在燕而仕于王朝

因與韓侯聯姻故敘及其先世之事

江漢

召虎 古今人表列上下

毛傳召虎召穆公也

鄭箋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康公也嫌此亦爲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是名虎也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詩補傳召康公當成王時陳三詩以自獻其言類臯陶賡歌不忘警戒宜裔孫穆公有乃祖風烈厲王之世雖不見信用屢陳規諫傳記所載謂厲王暴虐侈傲國人

詩氏族考卷第五

三訓下齊校本

謗王穆公曰民不堪命王怒使人監謗穆公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王既不能聽其後奔彘太子靜匿穆公之家國人圍之穆公曰吾驟諫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太子王其以我爲怨懟乎乃以其子代之脫太子晚事宣王立江漢之功穆公之賢其始終大略如此

郡國志注雍召穆公采邑

按竹書召穆公與周定公立宣王小序宣王命召公平淮夷王肅曰召公爲司空主繕治其勤勞克繼康公之業民勞疏引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史記但云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而不著其年諡謂惠侯當厲王奔彘之時下至十五世則爲繆侯

七年爲魯隱公元年與疏不合

常武

尹氏

毛傳尹氏掌命卿士

鄭箋尹氏天子世大夫也

正義曰尹氏掌命卿士卽內史也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吉甫卿士而云大夫者以命臣內史之事周禮內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爲卿而兼內史也

程伯休父

古今人表列上下

毛傳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

詩氏族考卷第五

三訓下齊校本

詩地理考氏族略重爲火正裔孫封于程

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

正義曰王使內史大夫尹氏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爲大司馬之卿也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爲大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之

詩疏義濮氏曰程畿內邑在豐

世本古義案路史和實爲黎後爲和氏商封之程羅莘

云或謂風姓有裔孫程伯始啟土失之子華子云昔吾之宗君爲周曰正周公作成周定鼎于郊鄒修和周郊于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器車也曰唐叔里畝之禾也王命分寶王于魯公歸禾于周公作歸禾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榮書在故府迨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于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于溫程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狀云程氏之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于程子孫遂以氏按喬伯休父當是一人喬名而休字豈亦取喬木休息之意與郡國志云雒陽有上程聚

詩氏族考卷第五

重刊下齋校本

古程伯休父之國也文王居程故此加爲上程又楚語謂程伯休父當宣王時爲司馬氏韋昭謂以諸侯爲大司馬按司馬遷敘傳自述爲休父之後則休父之爲司馬明矣

詩氏族考卷第五

詩氏族考卷第六

嘉興 李超孫 輯

周頌

離

太祖

鄭箋太祖謂文王

正義曰文王雖不得爲始祖可以爲太祖

皇考

鄭箋皇考斥文王也

烈考

毛傳烈考武王也

詩氏族考卷第六

重刊下齋校本

正義曰卽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宏朕恭一也

文母

毛傳文母太姒也

正義曰文母繼文言之雖太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也

列女傳太姒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以治外文母理陰

道以治內

世本古義烈考卽文王也文母毛云太姒蓋烈以功稱

文從夫諡

載見

昭考

毛傳昭考武王也

有客

微子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上中

史記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紂既立不明淫亂于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乃問于太師少師太師若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正義曰微采地名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微子之命由微子先封于宋未得為殷後于此時命為宋公故作此

詩氏族考卷第六

一 別下齋校本

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

新論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浮

人表考微子紂庶兄微國名子爵路史作魏子名啟又

作開帝諱景殷帝乙之首子也國于宋為上公周書曰殷

公葬梁國薄縣城西元至元六年封為仁靖公小司馬馬語或用魏字作微而殷紀微子索隱亦云家語微或作魏讀從微音此路史所本也

按大明疏云微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為帝乙之

元子而紂得為正適者鄭注書序云微子啟紂同母

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為后生紂

據此微子之母始為妾後為后生紂如史記言啟母賤辛母正后則微子與紂似非同母矣

又按尚書微子自言耄遜于荒論語亦曰微子去之是殷未亡時微子已去矣史記謬云武王伐紂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面縛之說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耳未可憑信王伯厚亦云微子已行則武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攷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武王既投殷後于宋至成王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于其來朝也則作有客之詩當

詩氏族考卷第六

三 別下齋校本

是周公攝政二年時事詩稱有客即書所謂作賓也

絲衣

高子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上

正義曰高子者不知何人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

按朱竹垞著孟子弟子考稱高子宋贈泗水伯引趙岐云高子齊人嘗學于孟子究未審其何人困學紀聞引徐整云子夏授詩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繹賓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則失其義矣據此高子知是高行子也

魯頌

駟

僖公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中作魯釐公

魯僖公名申莊公之子母成風閔公庶兄在位三十三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三十三年左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按僖公于齊桓二十七年立即結好于齊屢隨壇坫自會榿至會淮凡十與盟會此由僖公知齊之可倚而善自圖治者也自十七年齊桓既沒至二十五年晉文公立僖公遂有即楚之漸蓋觀以楚師伐齊取

詩氏族考卷第六

四 別下齋校本

穀及會諸侯盟宋以結楚好而知僖公之業衰矣其與晉文同會者不過踐土之盟溫之會翟泉之盟已耳僖公爲魯之令主能如處齊桓之世內外交修何難隆隆日起而卒未竟其業惜哉頌所稱尊賢祿士新祖廟修泮宮以至牧馬復舊諸事與夫服淮獻賦之功雖未免過于揚美然使文能承父之志僖公之業可成矣聖人于此有微意焉

伯禽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中作魯公伯禽

公羊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
史記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周公戒

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

說苑昔成王封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于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吾聞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

詩氏族考卷第六

五 別下齋校本

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其戒之哉無以魯國驕士矣

尚書大傳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

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
晉然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
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
安見君子乎

呂氏春秋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弗利也
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郊沈約注周
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
帝王世紀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
卒

人表考魯公伯禽周公子左傳曰禽父竹書曰魯侯禽
父在位四十六年葬曲阜南七里

詩氏族考卷第六

六 別下 齊校本

按閼宮疏引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一月歸政
成王之事經云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王命作
冊逸作冊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
祫祭文武于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
周公其宜爲後者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卽政之元
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說與世紀合

季孫行父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上下作魯季文

鄭箋季孫行父季文子也

正義曰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爲氏諡曰文子左
傳世本皆有其事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

史晉世家
云魯使蹇

襄五年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
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
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也相三君而無私積可不謂忠
乎

鹽鐵論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
大儉極下

釋史魯以慶父之亂再世不甯季子起而平內難大義
滅親援立新君卒能佐霸成功爲魯國之令主其孫行
父復請周作頌闡揚君德亦可謂善繼善述矣

劉克曰言詩之難其人其閒亦有甚可疑者案左氏傳
季孫行父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以七十歲

詩氏族考卷第六

七 別下 齊校本

爲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之兒顧乃
請命于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于諸卿之右哉

閻若璩曰論語政逮于大夫四世文子武子平子桓子
魯文公薨君于是失國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若武
子始專國武子立襄五年耳上溯宣元年凡四十一年
政將誰歸乎悼子未執政蓋死于武子手故經未書其
卒孔注之誤則以無處位置悼子故自桓子上數四世
至武子止矣若知季氏中少一世種種皆合

人表考世本云魯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行父葬
沂州蘭山縣西南神峰山下 案左穀注竝云行父季
友孫周語注亦云文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而檀

弓疏云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誤分爲二人齊蓋其謚也齊仲不見經傳疑行父以孫繼祖如季平子之嗣武子與

按行父歷相文宣成三君而以忠儉著名可謂賢矣然自是私強公弱東門歸父謀去三桓行父卽修怨以逐東門氏莒僕弑君而以寶玉來奔則當以逆順告君請君命以出諸境乃自使司寇出之可不謂自專乎宜其一傳至武子遂四分公室而專其二再傳而至平子竟肆逐君之惡詒謀不臧于是見矣

史克小序

鄭箋史克魯史也

詩氏族考卷第六

八 別下齊校本

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文六年行父始見于經十八年史克名見于傳則克于文公之時爲史官矣然則詩作在文公之世行父請周不見于經以羣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告君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駟序云史克作是頌則四篇皆史克所作王肅曰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

泮水

臯陶

古今人表列上中作咎繇

陸德明曰臯陶唐虞之士官

春秋元命苞堯爲天子夢白虎遺馬喙子其母曰扶始

升高邱觀白虎上有雲感已生臯陶索扶始問之如堯言明于刑法罪次始終故立臯陶爲大理

白虎通臯陶鳥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于人情

文子臯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

荀子臯陶之狀色如削瓜

論衡魍魎者一肉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臯陶敬羊起坐

視之

困學紀聞淮南子曰臯陶瘖而爲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臯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詩云法官由

來少和泰臯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詩氏族考卷第六

九 別下齊校本

然

人表考咎繇虞書今本作臯陶臯又作皐偃姓少昊之後荀子云狀色如削瓜抱朴子云面如蒙箕淮南子云馬喙而瘖易林曰陶叔路史曰瘖繇年百有六以壬辰日卒葬廬江六縣唐天寶二載尊爲德明皇帝

按秦風正義引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如本紀之言則益又名大費大費之父名大業列女傳曰皋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云皋子臯陶之子伯益也然則

皋陶大業一人也中候苗興云皋陶之苗爲秦秦出伯益明是皋陶之子又考李邕爲李思訓碑云畢子贊禹畢與皋同亦以大業卽皋陶也

又按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敬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秦本紀亦以大業祖顓頊馬驢曰案大業是爲咎繇卽皋陶也其子柏翳卽伯益也宜祖少皞氏顓頊其母家爾又高陽八愷中有庭堅杜注卽皋陶字此據臧孫不祀之言爲證路史辯其非一人得之矣據此益信皋陶卽大業實少皞之孫其母家則帝顓頊高陽氏也

詩氏族考卷第六

十 別下齋校本

闕宮

令妻

詩補傳令妻謂聲姜也

公羊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聲作聖古字通

高閼曰不稱僖姜而別爲之諡非禮也

文十六年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按春秋僖十一年夏書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杜氏預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十七年秋又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卞趙氏鵬飛曰婦人既嫁從夫公不在而夫人出竟會齊侯此尤甚于陽穀之會是皆參譏之也唯汪克寬云魯頌稱聲姜爲令妻必無文姜之行張溥亦云聲姜魯夫人之賢者也書會齊侯爲男女遠嫌也此論甚正

壽母

詩補傳壽母謂成風也

公羊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

何休曰風氏也任宿顓與之姓

孫復曰成諡也

程端學曰妾母私諡亂禮甚矣

詩氏族考卷第六

十 別下齋校本

陸淳曰啖子云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

世本古義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

傳以爲致哀姜鄒氏非之謂哀姜注惡義與廟絕穀梁

以爲成風其說與劉向同而孫明復從之蓋成風爲妾

母初年未經廟見故于禘廟而因以致之爲後日祔廟

張本其稱致夫人猶後世之上尊號也或謂此夫人乃

僖公妻姜氏公羊傳僖二十年西宮災何休注僖公爲

齊侯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宮則竊意夫人卽

聲姜而前此不書納幣送女者以原非正配也趙子常

疑聲姜是僖爲公子時所娶故昏禮不見于經今觀何

休以齊媵爲嫡之說或僖公先是所娶元妃已卒于未

爲君之日聲姜乃其繼室如惠公之聲子禘而致者昔未廟見今乃廟見也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賦閟宮正春秋禘太廟致夫人之年也其云令妻壽母以妻與母疊稱當是婦姑必同與廟祭兼致崇號然則致夫人禮與曰其致成風不失爲母以子貴所謂禮以義起變之正也其致聲姜以媵于中宮之位則斷非禮也成風薨于文四年聲姜薨于文十六年距僖公三十一年卜郊時兩人尙無恙故詩人及之

按僖公爲閔之庶兄莊公妾成風所生也閔公是哀姜姊叔姜之子叔姜當是哀姜之媵莊公于二十四年娶哀姜二十七年叔姜生閔公而僖公爲其庶兄

詩氏族考卷第六

三 別下齋校本

然則成風之納應在數年之前其年當踰笄矣莊公至三十二年薨歷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及文公四年春秋書成風薨約計六七十歲矣此頌所以稱壽母也

奚斯

古今人表列上下作魯公子奚斯

毛傳大夫公子奚斯作是廟也

正義曰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爲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

世本古義按左閔二年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闈成季

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公羊傳亦云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繇乎齊齊人不納却返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浹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于是抗軫經而死據此二傳則奚斯乃慶父用事之人莊公薨慶父賊子般而立閔公此時慶父實主魯國故以作廟任奚斯按左閔二年傳公子魚杜注云公子魚奚斯也毛傳言有大夫公子奚斯者或其時爲大夫也

詩氏族考卷第六

三 別下齋校本

又按韓詩章句曰奚斯作魯頌故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采于孔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揚雄法言亦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司馬公注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後漢曹襄傳奚斯頌魯注引韓詩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此皆本韓詩之說王伯厚已辯其謬攷是詩明言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奚斯作新廟非作魯頌也

商頌

那

成湯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上下作帝湯殷商氏

正義曰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案中候雒子命云天乙在亳注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爲天乙成湯非復名也自殷以上未有諡法蓋生爲其號死因爲諡耳諡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以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

帝王世紀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豐下銳上哲而有髯倨身而揚聲長九尺臂四肘

洛書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珠庭

春秋元命苞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白虎通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

詩氏族考卷第六

古訓下篇校本

尚書大傳湯半體枯

墨子湯封于亳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百姓親之未沒世而王天下

新序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羅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

皇王大紀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于重泉夏臺太公金匱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實之

種泉嫌于死湯乃行賂桀遂釋之而賞之費茅尚書中候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乎雒降三分璧黃龍雙躍出濟于壇化爲黑玉赤勒曰元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

後漢書湯克夏而大旱禱于桑林剪其爪磨其手以爲犧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邪

帝王世紀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我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于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之

呂氏春秋殷湯討桀功名大成乃命伊尹作爲大濩歌

詩氏族考卷第六

古訓下篇校本

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

鬻子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遑里且東門虛南門頤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人表考帝湯殷商氏名履又名天乙竹書曰商侯履潛夫論曰子履五德志曰黑帝以乙日生虛之星精哲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脩肱龜背臂再肘足左扁而右便爲侯十七年爲天子十三年百歲崩都亳冢在濟陰薄縣北

按湯以乙日生曰帝乙白虎通云殷道尚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世紀云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上甲微始

戴公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中下作宋戴公

宋戴公名白哀公之子在位三十四年諡法愛民好治曰戴典禮不塞曰戴

正義曰宋世家云微子啟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湑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湑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颺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卽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考校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王時也

詩氏族考卷第六

去別下齊校本

正考甫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上下作宋正考父

鄭箋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陸德明曰正考父宋湑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

正義曰世本云宋湑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偏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祖也

困學紀聞宋世家云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

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韓詩章句美襄公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于襄公之時乎

詩補傳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太師有商頌而太史公謂正考甫作其說本之韓氏今所存五篇皆言湯孫及武丁孫子無一辭及宋則知太史公信韓氏之爲妄矣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邪正考父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僂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

詩氏族考卷第六

去別下齊校本

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行仁義其大夫正考父作商頌又云宋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邱襄公往會放葵邱之會在魯僖公九年姑以襄公卽位之始而正考父作頌至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相距僅九十九年正考父于孔子爲七世祖豈中間世代俱十餘年之促乎又世本云正考父生孔父嘉魯桓公二年宋華督弑其君與夷公及大夫孔父宋人立公子馮爲莊公十九年卒子湑公捷立十一年南宮萬弑之弟桓公禦說立三十一年卒乃立襄公距殤公凡六十二年古者男子三十而娶正考父既生孔父嘉孔父又爲督所

殺無慮四五十年矣自殤至襄又歷六十二年之久
正考父是時尙存已百有餘歲安得至是而作頌左
傳明言正考父佐戴武宣矣宣公十四年卒弟穆公
立孔父方爲大司馬先後時適相當微子至于戴公
禮樂廢壞魯語皆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
太師以那爲首明是考甫校而非作矣

烈祖

鄭箋烈祖湯也

正義曰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

湯孫

古今人表列上中作太甲

鄭箋湯孫太甲也

詩氏族考卷第六

太剛下齋校本

正義曰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成湯嫡長孫也
以其追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主湯之
親孫故知爲指太甲也

史記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迺迎而授
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三篇褒
帝太甲稱太宗

竹書紀年太甲名至元年辛巳王卽位居亳

繹史年表太甲太丁子在位三十三年或云十二年

世本古義按此湯孫指高宗也徧攷經傳唯高宗武丁
祭成湯見于尙書序及史記觀于高宗免喪弗言自謂
恭默思道此詩及烈祖二篇皆祀成湯之詩一則曰綏

我思成再則曰賚我思成與思道賚予之言相合
人表考太甲湯適長孫也在位十二年稱太宗葬濟南
歷城山上

按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是無外丙仲壬之年
也邵氏經世亦無二君之年當是湯崩時外丙方二
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鄭氏以太甲湯之
嫡長孫故謂湯孫爲太甲至烈祖篇孔疏述鄭以爲
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得言湯孫
初不定爲何人于殷武則鄭以湯孫爲太甲之等亦
不專主太甲李廷仲謂鄭氏以湯孫爲太甲非也卽
高宗也何氏楷曰案那及烈祖篇亦皆稱高宗爲湯

詩氏族考卷第六

太剛下齋校本

孫說自可存

烈祖

中宗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上中作太戊

鄭箋中宗殷王太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
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

正義曰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崩
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
戊爲湯之元孫也

竹書紀年太戊名密元年丙戌

通鑑前編
元年甲辰

書序正義太戊小甲之弟太庚之子

繹史年表太戊雍已弟在位七十五年

史記帝太戊立伊陟爲相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帝王世紀桑穀共生于朝太戊問于伊陟伊陟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李樗曰商有三宗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烈祖則祀中宗元鳥則祀高宗太宗則無詩烈祖鄭

詩氏族考卷第六

主別下肅校本

氏以爲成湯歐陽氏以爲太戊以此序言祀中宗也

人表考太戊湯之元孫後書曰殷戊此王中興故號中宗葬大名內黃縣東南

元鳥

高宗 小序 古今人表列上中作武丁

鄭箋高宗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雉雛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

正義曰殷本紀太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亶甲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陽甲及盤庚及小辛及小乙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爲太戊元孫之孫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興高而宗之故謂之高

宗

竹書紀年武丁名昭元年丁未命卿士甘盤

釋史年表武丁小乙子在位五十九年

史記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于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于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易乾鑿度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于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銷滅王道成殷人高而宗之

詩氏族考卷第六

主別下肅校本

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

尙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祖己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繹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古今注雉尾扇起于殷世高宗時有雉雛之祥服章多用翟羽

人表考武丁名昭殷之賢王也德義高美殷人尊之故曰高宗抱朴子曰殷高在位五十九年葬陳州西華縣北

按帝王世紀云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感

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武丁爲殷一代中興之主修德行仁以復王道豈有聽讒殺子之事不可信也

武丁

李樛曰此詩祀高宗而指武丁者蓋以諱事神周人之制自周以前則未嘗諱也

世本古義武丁名昭武丁其字也工歌于祖考之前直呼其字古人之尙質如此

按解頤新語云周人以諱事神駿發爾私克昌厥後皆不諱何也蓋周之前無諱至書稱元孫某則諱之始也然不以其名號之耳不指其人則亦不諱如穆

詩氏族考卷第六

主訓下齊校本

王名滿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後有衛侯鄭匡王名班春秋書曹伯班簡王名夷春秋書晉夷吾皆周之故實也然則此祀高宗而直斥武丁九見殷世尙質故耳

長發

禹古今人表列上上作帝禹夏后氏

大戴禮顓頊產鯀鯀娶于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吳越春秋

作女產文命

論衡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

帝王世紀伯禹夏后氏姒姓父鯀妻修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拆而生禹于石均虎鼻大

口兩耳參漏首戴鈎鈐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案史記以文命爲名孔安國禹繼鯀治水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法言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

淮南子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

尙書帝命期有人大口兩耳參漏足文履已首戴鈎鈐

胸懷玉斗分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吳越春秋禹以六月六日生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

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

曰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

詩氏族考卷第六

主訓下齊校本

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

九尾彘彘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

人之際于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世本

大戴禮記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汭河盡濟甄淮七

年功未及成乃按黃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

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

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

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

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聞帝使

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吟故

倚歌覆斧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于黃

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呂氏春秋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

拾遺記鯀治水九載無績自沈于羽淵化爲元魚羽淵與河海通源海民于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元魚跳躍而出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龍鼉而爲梁踰翠岑則神龍而爲馭行偏日月之墟唯不踐羽山之地

詩氏族考卷第六

禹制下嶺嶽本

鹽鐵論禹蹙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掛不顧

古岳瀆經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授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冢氏商章氏兜氏盧氏率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巫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獼猴力踰九象疾奔輕利倏忽閒視不可久禹乃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之淮陽之龜山足下淮永安流

六經輿論昔鯀治水汨陳五行禹之治水順五行之序

一曰水禹治水自冀州始冀爲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兗次青次徐皆東方也木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荆皆南方也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

鬻子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爲銘于龔虞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四海之士皆至禹之治天下也得臯陶杜子業既子施子黯季子甯然子湛輕子玉得七大

詩氏族考卷第六

禹制下嶺嶽本

夫以治天下天下治

漢書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陽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高以象三德饗承天祐

困學紀聞成相曰禹傳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臯陶橫革直成爲輔注云橫革直成未聞嘗考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平金石著于盤孟陶卽臯陶也化益卽伯益也眞窺卽直成也橫革卽橫革也皆禹輔佐之名

水經注會稽山上有禹廟昔大禹東巡崩于會稽因葬其地烏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山東有井深不見底卽禹穴也

史記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說文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繡之

人表考禹本書作命古語路史作墨華陽國志曰聖

禹書帝驗曰姒戎文禹淮南子注禹母感石而生路史

則云獲石服媚之而孕孕十四月背剖而生禹于西羌

參之星精長九尺九寸耳三漏長頸鳥喙河目駢齒虎

鼻大口疾行先左在位八年年百歲都安邑 案史正

義三國蜀志華陽國志吳越春秋並言禹生石紐鄉爲

蜀之汶山廣柔人然古帝王多起冀方其時蜀又不與

中國通且繇娶有莘氏女莘在陳留其封于崇爲今鄆

詩氏族考卷第六

去剛下廣校本

縣相去不甚遠何緣家居蜀土攷世紀禹生石均路史

注有人出石夷引隨巢子云禹生崑石又言隨巢謂生

碣石之東然則所稱石夷石均崑石者指崑崙碣石戎

夷之地與後書戴良傳言禹生西羌合世人傳會其說

移于蜀之石紐也

有城古今人表列上中作簡邊

毛傳有城契母也

說文城帝高辛之妃契母號也

正義曰有城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爲字故云有城

世本帝嚳次妃有城氏女曰簡狄生契

列女傳簡狄有城氏之長女也

呂氏春秋有城氏有一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
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諠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
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返二女作歌一
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

拾遺記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于桑野見黑鳥遺卵

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夜夢神母謂之曰

爾懷此卵卽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

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

世本古義有城契母家所封國也史記言桀敗于有城

之墟其地在陝隴間有城氏有二女長曰東逝次曰建

庇東逝爲嚳次妃是爲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嚳何

詩氏族考卷第六

去剛下廣校本

宜乙鳥致貽女何喜又云高辛氏之靈盛兮遭乙鳥而

致貽古書之存者言簡翟未嘗不及于嚳譙周謂契生

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羅泌闢之何所疑邪

人表考簡邊簡路史作東邊帝繫記作狄索隱作易淮

南子作翟有城氏女月令注疏曰城簡亦曰簡妃後王

以爲媒官謂之高媒

元王古今人表列上中作高

毛傳元王契也

鄭箋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元王

正義曰鄭以契不爲王元又非諡解其稱元之意元黑

色之別以其承黑帝子故謂元王國語云元王勤商十

四世而興元王爲契明矣是其爲王之祖故呼爲王非追號爲王也

昌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城簡狄吞之生契封商帝王世紀簡狄剖背生契

論衡高母吞燕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

詩補傳以契爲元王以志元鳥之祥猶后稷之名以棄也古人質朴故有此稱

李樗曰契未爲天子而乃稱王者以其爲王之祖也謂之元王者歐陽公言元深微之稱也老子曰元之又元此說得之

世本古義元者幽遠之義稱契爲元王亦猶曾孫之下

詩氏族考卷第六

天剛下齋校本

爲元孫蓋以其爲遠祖而名之或謂其生因元鳥降得名而鄭又謂黑帝所感生故以元稱皆不可信

人表考尚本作契說文作僕以元鳥子生故姓子稱曰元王封于商又居蕃

按契以卵生當从毛氏春分元鳥至日簡狄祈于郊禱而得之說爲正通鑑前編亦云古人以元鳥至之日祀于高禘以祈子簡狄以是日祈焉而孕故傳述其感生之祥吞卵之說未可盡信

相土古今人表列上下

毛傳相土契孫也

鄭箋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

諸侯

正義曰相土是昭明之子契之孫也契封商國相土嗣之止爲一國之君不得威行海外故知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世本相土作乘馬

世本古義案竹書載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邱與左傳言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者合其曰作乘馬則此詩所詠也乘馬卽甸賦也班固漢志謂殷周以兵定天下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是謂乘馬之法今據竹書所載則乘

詩氏族考卷第六

天剛下齋校本

馬之法夏后之世相土固先爲之矣

人表考相土世本及竹書作相土通寫荀子稱乘杜杜與土同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居商邱故曰商侯案呂覽乘雅作駕注雅一作持疑皆杜字之譌

武王

毛傳武王湯也

史記湯興師率諸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于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

那正義稱湯爲武王者以其伐桀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諡也

夏桀

古今人表列下中作癸

史記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伐夏桀走鳴條遂放而死

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

楚辭注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喜

列女傳桀棄禮儀淫于婦人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聚之于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于膝上聽用其言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餉其頭而飲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未喜笑之以為樂

帝王世紀妹喜好聞裂繒之聲為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湯來伐桀以乙卯日戰于鳴條之野桀未戰而敗

詩氏族考卷第六

圭別下齋校本

續乃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新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

歸藏桀筮伐有唐枚于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

博物志夏桀之時為長夜宮于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

旬不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填此宮谷又為石室瑤臺關龍逢諫桀以為妖言而殺之桀作瓦屋新書桀自謂天父

淮南子桀之力制鉞伸鉤索鐵歛金椎移大犧水殺龍鼉陸捕熊羆桀囚于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于夏臺

呂氏春秋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

繹史年表桀無道成湯伐之放南巢在位五十二年或云三十一年

人表考癸一名桀長巨姁美垂腴尺餘筋力越勁自謂

詩氏族考卷第六

圭別下齋校本

天父湯放于南巢以乙卯日亡三年卒亭山案此表及竹書單稱癸甚是史誤多履字湯名曰履豈有君臣同名之理

阿衡古今人表列上中作伊尹

毛傳阿衡伊尹也

鄭箋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正義曰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其官名也君奭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此言卿士者二公兼卿士也

呂氏春秋有佚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

其君其君令焯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

荀子伊尹之狀面無須臾

宋書符瑞志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

墨子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于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于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

詩氏族考卷第六

重別下齋校本

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

史記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

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案劉向別錄九

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

汜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

皇王大紀伊尹言于王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于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困

帝王世紀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二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祀以太宰親自臨喪三年以報大

德

書序孔傳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

竹書紀年沃丁八年祠保衡

漢書音義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

困學紀聞陸士衡豪士賦序伊尹抱明允以嬰戮蓋惑于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

李樛曰此詩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末言實維阿衡蘇氏云阿衡亦與禘祭意或然也

世本古義阿衡官名郝敬云如太公之號尙父也按此宰相之位上卿之職太甲改官名爲保衡書君奭篇成

詩氏族考卷第六

重別下齋校本

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以伊尹保衡是一人故一稱其名一稱其官也

人表考伊氏尹字名摯力牧之後母居伊水上生于空桑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下聲爲湯右相易林

曰伊子亦曰伊伯文選曰伊生後書曰伊公阿衡隸釋作猗衡文選曰太阿年百餘歲冢在濟陰已氏平利鄉

按史記帝王世紀新語韓非子諸書俱言伊尹爲有莘媵臣負鼎說湯固與孟子說背馳呂氏春秋但云

有佚氏爲媵送女其說亦誣墨子乃謂爲有莘氏女師鵠冠子以伊尹爲酒保更荒誕不經至若伊尹之

放太甲自孟子辯之遂爲千古定案羅泌曰周公之

抱沖子太甲之居桐皆在諒陰時元祀十二月王始居陰百官聽于冢宰此喪之常紀非攝也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辭抗世子之謂云爾非廢也三年復歸于亳是起復之時非再立也羅氏之說甚正汲冢紀年謂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則尤妄矣

殷武

殷武

毛傳殷武殷王武丁也

正義曰述高宗而言殷武故定本直云殷武武丁也世本古義商自盤庚遷殷始改國號曰殷武丁名昭小乙之子成湯十四世孫廟號高宗鄒氏云商家賢聖之君惟載旆之湯及奮伐之丁以武特聞

詩氏族考卷第六

詩氏族考卷第六

詩氏族考卷第六

受業海昌蔣光煦校

觀第一卷末引謝枋得語夫誠如此為介侯先生
多校定本當係晚年之筆不知身後已付刊石亦
不知海內有剽本者其底稿恐已流玉海外矣

壬午重陽畢登讀

詩序翼 卷首

詩小序翼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知四川屏山縣事去歲張澍纂

小序翼題辭

小序子夏作也何以明之爾雅釋詁為周公作釋言以下子夏之
徒作其所釋多繫詩文是子夏精訓詁在孔門以善言詩稱
故作小序也詩解深遠指涉義微有似美而實刺或似刺而實
美微序其何由知之子夏本國史之遺文而著之為序誦其詩
可以知其人矣班固漢書云毛公之學自謂出于子夏晉皇甫
謐三都賦序云子夏序詩唐司馬禎云子夏序詩獨韓愈謂子
夏有不序詩之道二疑其為漢儒附益而宋歐陽脩鄭樵朱熹
程大昌蘇轍王質李格舉之各立異說而詩之本義遂失在正
明孔子時人也曾受經焉作春秋傳云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
之胙碩人即用序無子語子思孔子孫也與左氏皆以大雅假
樂為嘉樂蓋詩序有嘉成王之語故以為嘉孟子子思徒也說
北山之詩云勞瘁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即小序說是孟子曾
見小序故引之觀漢儒文章及解經多本小序如司馬相如難
蜀父老書云王事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逸樂此用子思序
班固東京賦云德廣所及此用漢廣序漢書句言能勾先祖之
道也此用的序劉向上成帝書引愷于羣小而中之曰小大成
羣亦可愷也此用柏舟序小人在側語楊震疏朝無小明之悔

此用大夫悔仕於亂世語張衡西京賦獨儉嗇以醒醒志蟋蟀之謂何即用蟋蟀序意坊記云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用東門之楊序繼衣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用都人詩序服虔左傳解詁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此用車駉駉序宋衷世本注云袁公荒淫田游史作還詩以刺之此用還序刺荒語李尤刻漏銘曰茅壺失職刺流在詩此用齊風東方未明序蔡邕寫石經雖本魯詩而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序并毛詩皆同魏志詔曰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又云德澤東溥不親九族則角弓三章刺之固不獨黃初四年詔程曉疏語用曹

詩序刺其公遠君子近小人也韋昭國語注皆用小序可知小序之行世久矣陸璣詩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而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甲申授魏人李元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萇授明經典序錄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舍子薛舍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為詩訓詁傳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二說授受雖異要皆傳自子夏也鄭子釋南渡云子夏序詩義合編遺戰國至秦而南渡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可證序出于子夏然則詩之有序在左氏子思之前可證也况荀卿解周行解如組解為楊在秦解無將大車

均并小序符韓詩外傳引荀卿說者四十有四是其師說相傳非無自矣豈東海衛宏所能作哉班固豈見敬仲所作哉鄭康成豈以本朝人所作妄切為春秋時人手筆哉齊魯韓詩皆有序豈毛詩無序直至東漢侯敬仲序哉而萬斯同何焯休寧儒林傳之語不知古人著書名相同者正多至于引高子仲梁子孟仲子則講師所附蓋然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本序有高行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元授孟仲子此雖天之中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所未及毛公因存之不發耳而戴壇以序為毛公作慎矣謝以世儒之廢棄之也因從事於斯凡毛德鄭義韋昭國語注孔穎達疏以及宋人呂氏祖謙嚴氏

范氏處義蘇氏轍黃氏棟李氏樸曹氏粹中王氏應麟並因朝顧炎悉陳啟源徐文靖諸人論詩有并小序相發明者咸未輯之至郝敬何楷雖多新說擇其并序附離者若之若子貢詩傳申培詩說齊繫豈坊偽作無知漢人信從莫寤其非惟毛氏奇齡駁斥無遺亦附錄焉蓋所以章其叛序之罪也若墨子晏子暨諸子三家詩說列女傳新序說苑賈誼新書董仲舒春秋繁露班固白虎通等書其說并小序相合者亦搜羅備載狀狀之見如按語別之藉以質世之持羣雅者

周國世次

[illegible]

周詩	桓親王 名定康惠 作慎親王 叔王 宣甫諡曰恭懿	威烈王 考王子 安王 威烈王子名鵠 人表作名 烈王 安王 顯王 王	貞王 亦曰定王 元哀王 員王子 思王 哀王 考王 王	景王 靈王字 悼王 景王子 敬王 悼王 元王 王	簡王 子 頃王 靈王子 匡王 頃王子 定王 匡王子弟 簡王 子	莊王 桓王子 釐王 莊王子 惠王 作世涼史記名蘭	平王子 莊王 桓王子 莊王子 惠王 齊王 平王 幽王子	厲王 夷王子 宣王 厲王子 幽王 宣王 平王 幽王子
----	-------------------------------------	---	---	---	--	---	--	---

周南

問 離 離

卷四

查斯

兔星

漢廣通

汝

陳之趾

召國世次

召公世家或王或紂 惠侯史記自召公已下至惠侯索隱曰並國之先失也又曰惠侯已下皆

[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四七八

召南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芣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穠矣

騶虞

謝梅孔穎達謂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惟甘棠棠云美其

為伯之特謂或王時也又謂何彼穠矣太公已封于齊

或王時作若三家詩以關雎為章卷耳鵲巢草蟲為章

王時詩則非矣

邶

二國封爵世次未詳

衛國世次

康叔封

或王時受封康叔子世次未詳

伯

康叔子世次未詳

伯

康叔子世次未詳

伯

康叔子世次未詳

收

莊公揚子桓公完子宣公晉桓公惠公

懿公赤子戴公申子文公燬子成公鄭子穆公

子定公威子獻公衍子昭公秋子公孫赤子公孫

惠子豐公元子出公甄子莊公蒯賁子君起

懷公慶子桓公懿子昭公糾子公孫赤子公孫

侯遷子平侯子成侯子昭公糾子公孫赤子公孫

侯遷子平侯子成侯子昭公糾子公孫赤子公孫

侯遷子平侯子成侯子昭公糾子公孫赤子公孫

變風

邶詩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收

辭女

新臺

二子乘舟

謝按柏舟序謂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過鄭康成謂頃公

當是王世綠衣孔穎達謂莊公時詩莊公當平王世也

燕燕孔穎達謂州吁時詩日月終風擊鼓序皆謂州吁

時詩凱風孔穎達謂州吁時詩雄雉詠有苦葉序謂宣

公時詩谷風式微施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孔穎

達皆謂宣公時詩新臺序謂刺宣公二子乘舟孔穎達

謂宣公時詩州吁宣公均當桓王世

鄘詩

柏舟

衛有蒺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蝦蟆

相鼠

干旄

載馳

謝按柏舟序言衛世子其伯孔穎達謂衛武公時詩武

公當宣王世時有茨序言公子頑君子偕老鄭康成謂

宣公夫人公子頑宣公當桓王世桑中鄭康成謂宣公

詩小序翼 卷首

宣公之世鶉之奔奔序言刺宣姜皆當桓王之世定之

方中蝦蟆相鼠干旄序皆言衛文公載馳序言許穆夫

人是戴公時詩文公戴公均當惠王之世也

衛詩

淇奥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謝按孔穎達謂淇奥美武公則武公時詩矣或公當平

王世歐陽脩補圖以淇奥為平王時詩嚴粲詩緝以為

幽王時詩孔穎達定謂考槃碩人為莊公時詩莊公亦

當平王世竹竿孔穎達謂宣公時詩芄蘭序言惠公宣

公惠公均當桓王世河廣序言宋襄公息母惠公當襄

王世伯兮鄭康成謂宣公時詩有狐孔穎達謂宣公時

詩木瓜序言美齊桓公是文公時詩文公桓公當襄王

之世

王詩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采芣

采芣

大車

大車

采芣

謝枋本離君子陽陽中谷有蓷孔穎達謂平王時詩而

君子于役揚之水芣芣采芣皆言刺平王免芣芣言桓公

永葛鄭康成謂桓王之時大車孔穎達謂桓王之時王

中有麻序言莊王是莊王時詩

鄘國世次

桓公友周厲王女武公攝突桓公于宋說曰無周云名定清

有孫年祖同名手按注莊公寤生武公昭公思莊公

宋公曰名清交清一作莊莊公寤生武公昭公思莊公

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

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

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

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

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子慶公

鄭詩

蟋蟀

將仲子

叔于田

太叔于田

清人

羔裘

蓮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採芣

採芣

寒泉

平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漆消

謝枋本衣序言美或公將仲子叔于田太叔于田序

言刺莊公羔裘孔穎達謂莊公時詩蓮大路序言莊公

失道女曰雞鳴孔穎達謂莊公時詩或公莊公當幽王

平王世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採芣今按衣序言刺忽塞

裳孔穎達謂見正突初立事年東門之墠風雨子衿孔

穎達謂或當突塞之時或當忽入之後揚之水序言君

子問思昭公忽初即位厲公突爭立當桓王世昭公復

位當莊王世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漆消孔穎達謂厲公

詩小序翼
卷首

魏國世次

國有桃
陟岵

獻公	聖公子索隱曰名師隱也皇本	孝公	獻公子索隱	惠文王
孝公子索	紀注索隱曰世本稱元獻公	惠文王	孝公子索隱曰名義渠	威王
隱曰名駒	或王	作悼或王	索隱曰世本作威王	昭襄王
隱四名稱一名	孝文王	昭襄王子索	莊襄王	秦始皇
後梅康作昭王	孝文王	隱曰名姓	莊襄王	秦始皇
帝子	二世皇帝	子嬰	二世	

秦詩

車鄰

小戎

終南

晨風

駟鐵

策蕞

黃鳥

無衣

詩小序翼 卷首

公突 庚子
文公圉 平子
桓公鮑 文子
厲公陀 文公素隱曰陀左
傳桓公五年文公
季佗 桓公太子先而代立經六年蔡人殺佗陀立桓公子
為厲公面左傳以厲名 厲陀立未踰年殺無穀史記托以佗為
厲公是以厲為利公尋厲利慶相連造薛以陀為厲公里文
公結平而班同又以厲公為桓公弟又娶也按史記是渠利公
謂畢世家渠又以此陀為利公躍 桓子
莊公林 利公
宣公玆 宣公玆曰公
厲公亦非在傳不同
穆公款 宣子
其公朔 宣子
靈公平國 其子
成公干 宣子
哀公
弱 威公 君留 哀公子為楚滅之陳亡宋隱曰歸左
五年楚出矣
惠公英 哀公
懷公柳 惠公
湫公越
陳詩
宛丘
東門之粉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衙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鶴集 月出

株林 澤陂

謝安元序言刺幽公東門之楊序言幽公注孔鄭康

成謂幽公當屬公時衙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孔鄭連

謂衙門誘信公從上明之東門之池東門之楊亦傳公

時詩也傳公當宣王之王世墓門序言刺陳佗佗當桓王

世所有鶴集序言宣公多信說引山凡預連謂宣公時

詩宣公當襄王世株林序言刺靈公澤陂序言靈公君

臣注于其國靈公當匡王宣王世

檜世次未詳

曹國世次

振鐸 太伯 仲君 官伯 康 孝伯 雲 夷伯 喜

子 幽伯 強 戴伯 蘇 惠伯 兒 康 孝伯 雲 夷伯 喜

子 也 伯 強 戴伯 蘇 惠伯 兒 康 孝伯 雲 夷伯 喜

子 也 伯 強 戴伯 蘇 惠伯 兒 康 孝伯 雲 夷伯 喜

子 也 伯 強 戴伯 蘇 惠伯 兒 康 孝伯 雲 夷伯 喜

勝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子 平公 頃 悼公 平 聲公 野 隱公 通 靖公 露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莪

狼跋

謝按鄭康成謂成王之時周公遭流言之難其詩為幽
國變風豈此七篇詩當成王世作也

正小雅

鹿鳴

曰牡

皇皇者考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秋杜

魚麗

南陔

白駒

萋萋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蕭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謝按孔穎達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考三篇此文王正小
雅采芣伐木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出車秋杜還而帶

IXII

詩小序翼 卷首

之在受命五年伐木天保無文王之謚或當時即作武

後為之未可定也要之皆文王詩而後白萋萋嘉魚鹿

孔穎達謂成王時詩常棣鄭康成謂周公弔二叔之不

成召公為作此詩是成王時也孔穎達謂由庚以下周

公成王之詩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亦皆成

王周公之世所作又按樊記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

作刺漢書懿王時王室遂衰成秋交侵暴虐中國中國

叛其若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皇

不日或險允孔穎達此案為懿王之詩矣人漢書宣

王與師命將詩人美大其功曰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

出車宣王詩也然史記謂在襄王之時

變小雅

六月

采芣

車攻

吉日

鴻雁

庭燎

汙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1186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四八六

斯干

無羊

謝枋六月至無羊序言宣王或美或刺是宣王之變小

雅也然史記句奴傳以六月出車二詩在宣王之時漢

書以出車為宣王時詩

變小雅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旱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東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鸛鳴

蟋蟀

車奔

青蠅

甯之勸道

魚藻

采芣

角弓

范柳

都人士

采芣

采芣

限桑

白華

絲鑿

孤莪

漸漸之石

舊之等

何草不黃

謝枋孔穎達謂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十月之交

之等四篇餘四十篇皆幽王時詩鄭康成以十月之交

雨無正小旱小宛為刺厲王詩

正大雅

文王

大明

絲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洞酌 卷阿

謝按孔穎達謂文王大明成王時作繇思齊皇矣三篇

皆言文王之謚成文王後作之又謂棧棧云濟濟辟王

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卑荒不言王又不言成王

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後不可定也疑為文王時作下或

有聲孔穎達亦謂成王時作勸康成謂生民及卷阿皆

周公成王時詩孔穎達亦云然又按鄭詩譜大雅生民

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

詩也左傳襄二十九年為魯賦歌小雅鹿鳴注曰鹿鳴

至菁菁者莪道文或修小政宣大亂致太平是服氏以

小雅無成王之詩詩又云為之歌大雅服虔注陳文王

之德成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是驚正大雅是服氏以

生行葦既醉鳧鷖為成王詩不異鄭同

變大雅

民勞 板

詩小序翼 卷首

蕩 柳柳

桑柔 雲漢

崧高 燕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卬

謝按民勞柳公刺厲王板凡伯刺厲王蕩召卬公傷周

室大雅抑衛武公刺厲王桑柔為伯刺厲王是厲王之

變大雅也雲漢至宣武皆召卬尹言甫召卬公美宣王

是宣王之變大雅也孔穎達謂瞻卬召卬為幽王之變

大雅

周頌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惠文

臣工 噫嘻

陽甲	祖丁	盤庚	陽甲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康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	宋微子	微仲		
宋公	丁公	孫公	煬公	厲公		
宣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桓公	穆公	昭公	莊公	僖公		
宣公	成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宣公	元公	景公	昭公	昭公		
宣公	休公	辟公	制公	制公		

商頌	那	烈祖
牙鳥	長發	
旋成		

謝按鄭康成謂那太甲祭湯也孔穎達謂那之作當與甲時烈祖孔穎達謂鑒稱祭中宗請康成助祭明是其後或子孫之時未知當誰世要之在仲丁以後也牙鳥孔穎達謂序言裕高宗明是為高宗而作裕故是知裕于契之廟當在祖庚之世長發旋成孔穎達謂牙鳥鑒

以為高宗始裕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後殷武既在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後矣蓋在祖庚以後也

楊雄曰周康王之時頌聲作于下闕雖作于上習治也皆治
則為傷始亂也韓詩序云闕雖刺時也一日周之康王失入
晏朝闕雖預見漢杜欽傳曰佩玉是鳴闕雖之季奇注后
夫人雖鳴佩玉去君所用康王有不悅故詩人嘆而傷之蘇
璠曰此魯詩也論衡謂短篇周書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
德既子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闕雖
作說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闕雖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詞曰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闕雖以戒之蘇君韓詩章句曰詩
人言闕雖正深敬正以聲相不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動

靜退朝入于秋宮后妃即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
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誦於邑賢人見其詞故詠
闕雖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焉行賦美闕雖之誠微兮慈王
道之將崩亦用韓詩序闕雖刺時之說楊東旌曰康王一朝
晏起闕雖見幾而作李賢注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昔周王
承文成之威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玉宮中不擊柝闕雖之人
見幾而作也韓詩序曰闕雖刺時也是韓詩詩同說矣王應
麟曰近世說詩者以闕雖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
蔡邕未詳所出按阮文類聚載張超謂青衣賦曰周室漸衰

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咸被闕雖德不毀侶但顧周
公妃以寤寤防微消漸諷諭君父氏大之列祖篇晉蔡邕賦
亦載集中無畢公作闕雖語觀超賦曰但顧周公妃以寤寤
是畢公特借此詩以託諷耳非作也惟淮南秦族訓曰闕雖
興于烏而君子美之為其雖雖不率居也即說上疏云周而
之德闕雖政本此說耳毛詩合宋元梅謂此詩乃要廢為之
或又云此太王王季舊宮人作皆非也

又按闕雖序寤寤思賢才養耳序言后妃志在宮人則求
賢宜是實事特假淑女以見意耳雖廢寤高丘之無女求寤
妃之所在屈原思得賢人其事楚王託之求女其意本闕雖
也

毛奇齡曰詩傳云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供內職賦闕
雖詩說亦云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配賓客
之事祭配髦毛鄭說不知供祀是后妃事安得后妃又思一
供祭配音且後漢皇后紀序有云康王晏起闕雖作諷豈有
申培魯詩宗而反髦毛鄭以為解者

萬章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
用服勞謹之衣尊嚴師傳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釋文章本亦作夢後而及也毛鄭作夢

鄭氏箋曰躬儉節用由于師傅之教而後言師傅者欲見其

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甘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

謝按三家以此為康王時黃樓詩解謂詩在父母家作得是

章亦作章徒而反章延也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錄云連或

作章

又按白虎通曰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

師氏言告言歸禮記經曰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特足以

成矣昇君有總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年君無親者各教

于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娶大夫之妾士之妻者無子而明于

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

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傳姆何學之也春秋傳曰傳至而姆

未至昏禮注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

者若今時乳母何休云選老大夫為傅大夫妻為姆非也

范氏處義曰王業之本在知稼穡艱難治之本在女功之

事序詩者謂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此推本而言之

也在家而志女功雖未足為異惟太妃能不忘其本故既貴

而為后妃能躬行儉德節抑用度服澣濯之衣則不侈尊敬

師傅則不驕以此而歸問安于父母則天下之感化皆知為

婦之道當歎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

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鄭氏箋曰謁詩也

其炳璋曰三家以此為康王時詩

謝按三家以此為康王時詩又謂文王遣使求賢官

未可據左傳襄公十五年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用人國

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欲心詩云嗟我懷人寔彼周行能官

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杜注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荀子解蔽篇曰卷耳易得也頃

筐易滿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以明用心者之一情之至也

其說亦昇序同

孔穎達曰輔佐君子總辭也求賢審官皆屬佐君子之事

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至于憂勤首章

上二句是也求賢審官即首章下二句是也序見后妃求賢

而憂勤故先言求賢經主美后妃之志能為此憂勤故先言

其憂也

毛奇齡曰按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皆云合樂周南關

劉熙釋名無妻曰鰥者慈悵不寐月恒鰥然故字从魚目不閉也

謝按東晉五經通論云桃夭篇序美嫁姻以時蓋謂成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約其義喻以壯盛非謂嫁娶當期此天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菁其會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時乎

李氏序曰王氏謂禮義明則上下不亂故男女以正政事治則財用下之故嫁姻以時龜山以為不取蓋男女以正承姻以時此乃是不妒忌之所致非緣政事之治也后妃能躬行

于上則潤而之國皆聞風而化不待政令而人樂從之矣

毛奇齡曰詩傳云同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修其身矣夫宜家教國而後推本之修身此大學語也即大學果聖人君子而馬能引之

免置后妃之化也闕雅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

謝按墨子云文王舉閭天太穎于畧岡之中而後之政而土服即事也漢書山曰文王之時畧苑家新之人皆得盡其力亦并墨子說同晉胡毋輔之曰閭天樵于山并繼者多路被

統繼以兔網文王救而得解而詩說云免置文王聞閭天救宜生太穎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製墨子說而添出散宜生則有意示異也

又按左成十二年傳卻至世之亂也諸侯貪鄙使政不忍事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政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則以兔置為棄世之詩也而豎徹論倫胡云豎徹曰句叔如中國之棄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凡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亦以此詩為棄也

○嚴粲曰詩人同見兔置之人處隱事而能敬便知其材之可用序者因詩人美免置之賢便知當時多好德之賢又便知其為闕雅之化非知類通達者未可耳言詩也能敬即是好德

免置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鄭氏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也

謝按山海經王會解皆云采菹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于西戎許慎王肅皆同此說王基駁之曰王會明記雜物皆曰季運國各貢土地異物以為首寶非同呂婦人所得采也惟

草木疏謂即車前子可爲作茹天滑治婦人難產者是

又按韓詩序米萑傷夫有惡疾也薛君章句曰米萑澤瀉也

米萑惡臭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

發憤而作以事興米萑雖臭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

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又按列女傳宋人之女嫁于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

女曰夫之不幸乃妻之不幸也奈何去之且夫采米萑之

草雖其臭惡猶始于將采之終于懷袖之浸以益親况于夫

婦之道乎終不棄其母乃作米萑之詩班大家女孝經云米

萑與歌蔡人作誠匪石爲歎女知慚其說每對向同劉向爲

魯詩者其說亦弄韓嬰同劉孝標辨命論有云願子收其

蘭冉辨歌其米萑即用其說今按文王之特無所謂宋蔡國

也目當從序說

又按王肅云自閭離至米萑后妃房中之樂

漢唐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

思思祀禮求而不可得也

鄭氏箋曰紂時淫風偏于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

化

謝按韓詩序漢唐悅人也韓詩內傳鄭交甫遵彼漢水臺下

遇二女耳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棄文而交甫受而懷之超

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顧二女亦即亡矣薛氏章句

曰漢女謂漢神也不可求思者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

而韓嬰又謂孔子而行至楚阿見女子有佩璫而泣者使子

貢批之不得乃懸此詩其妄說也

又按班固東漢書云唐德所被即是用漢唐序同明帝時八

則序非至魏始行矣

范處義曰德隨所寓而見故曰德廣所及道無乎不同故曰

被于南國文王之化始于岐周而行乎江漢之域非德廣道

被不足以形容之或疑游女不可求謂化及女子而不及男

子篇謂無思祀禮求而不可得乃言男女而言之蓋男子無

祀禮之思女子有不可祀之色自然不相求也

陳啓源曰漢唐江漢謂形容游女不可求非也商周風淫乃

漢唐游女有自靜難祀之色采風者德然會心覺王音適化

存神真有若漢唐之不可求江漢之不可方者反覆長歌所

以謂之風也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開其君子

猶勉之以正也

鄭氏箋曰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

謝按韓詩序曰汝墳辭家也韓氏章句曰燬烈火也孔通以

父母迫近亂寒也言王室政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

母甚迫亂寒之憂為謀仕而韓詩外傳釋此詩云枯魚銜索

幾何不索二親之壽思如過陳家省親老不擇官而仕其說

相近韓詩又云紂行炮烙之刑故云如彼後漢書同官居亦

養母儉薄不充詩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歎子辭章帶就事

應之無足末以父母指文王也

又按列女傳曰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期不來妻恐其

懈于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

之無有謫怨貽父母憂夫鳳凰不罹于罟羅麒麟不入于陷

穽蛟龍不及于枯澤鳥獸猶知避害而況于人乎生于亂世

不得道理迫于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母在故也乃

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賴尾王室如燬父母孔通蓋不得已

也君子是以知周南之妻能匡夫也劉更生之說昇小序同

而為詩傳言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繼汝墳偽詩說

亦云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是以父母指文王也殊失詩

旨而鄭思允言大夫辛甲奔周內史季載圖法歸自亦推說

范祖禹曰汝墳之國婦人聞勉其君子勉之以正此豈家至

日見而使之然哉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麟之趾闕惟之應也闕惟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貴世之

公子皆信厚如麟之趾特也

鄭氏箋曰闕惟之時以麟為應後世雖貴猶存闕惟之化者

君之宗族猶尚投袂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謝按釋文序本或直云麟止無之字止本亦作趾而通諸本

注疑本作趾鄭氏儀禮注今文止作趾是止為古文也說文

以止為足無趾字而偽詩傳詩說作止是申培子貢曾看過

陸德明釋文也

李樛曰劉氏以應為效非為瑞應蓋以闕惟之化行至使衆

世之公子皆信厚以此見化行之效也棄世者指紂之世風

行既衰矣而公子皆能信厚而無驕奢淫佚之行則他可知

也

嚴粲曰公子指周而國君之子按桃夭諸篇而後及麟趾豈

非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其從化獨難與

小序翼卷二

止庵張 詩

召南

詩美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育之德如鴈鵠乃可以配焉

鄭氏箋曰起家而居有之謂嫁于諸侯也夫人有內室之德如鴈鵠然而後可配國君

謝按齊魯韓三家以鴈鵠為康王時詩而陳揚樂書引古采由謂鄒國男悅正女而作會非也

又按周而首鴈鵠召南首鴈鵠言夫人之德同于后妃也

嚴粲曰言夫人之德亦以見文王齊家之化行于諸侯非專美夫人也

段氏曰婦人無攸遂雖其何害婦人之德者乎靜正惟其有

從一之志而無取能為之巧詩人有感于鴈鵠其意亦

微會哉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免

鄭氏箋曰奉祭祀者采芣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謝按左傳曰風有采芣采芣雅有行葦河酌昭忠信也又曰

蒲葦溫藻之菜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即指此詩可知是

詩之為祭祀也而偽詩說以七月詩采芣和祁語以為夫人

親蠶故采之非矣

詩小序翼 卷二

又按潛夫論班祿曰背宗族而采芣怨于三家不知何詩也

疑宜作采芣采芣詩未言宗族事

范處義曰采芣以奉祭祀耳后妃供芹菜之意同可謂不失夫人之職矣

王應麟曰詩正義曰儀禮歌召而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芣蓋

采芣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芣而後草蟲

謝按徐幹中論曰良宵以鴈奔喪生子是以草蟲召夜夫居

子感虫德之如彼見言德之如此故立必誓折生必抱執同

旋中規折旋中矩即是以禮自防之意而朱子集傳言未見

以禮自防之意疏矣又據說苑云孔子曰來見君子我心悅

假既見君子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即徐幹是

之說所出何楷詩世本言此詩為南仲之室家思而仲而作

大是鑿空

王安石曰夫婦之際或至于敬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采芣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祭祀矣

鄭氏箋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從執麻采治絲繭織

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遠豆菹醢禮相

助奠十有五而辟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

夫妻能循其為女子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

孔穎達曰鄭以此為非正祭以昏禮毛之以蘋藻此亦言故

知為教成祭也

謝按王肅以此詩為大夫妻助祭于夫氏之事此謂蘋藻為

道饌下為與孔疏較之曰傳稱古之時女嫁者必先禮之于

宗室既言禮之即云牲用魚毛之以蘋藻是魚早蘋藻為禮

之物以禮教之則牲用魚毛之以蘋藻何所從乎明毛以禮

女拜教成之祭為一魚為所月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

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于宗室若非教成

之祭則大夫之妻助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為

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為兼言大

夫士祭于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膳下為與者據傳禮之宗

室拜大夫士祭于宗室文同毛之以蘋藻耳經采蘋采藻文

協皆是毛實以此為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為長終矣朱氏

集傳反從之非也何氏世本言有齊季女為齊太公望之少

女是邑姜也無據

又按潛夫論張節云齊桓而采蘋怨家樂不言宗族當是采

蘋字誤耳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明于而國

鄭氏箋曰召伯姬姓名與采于召作上公為二伯後封于燕

此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甘棠思召公也周召之分陝而治在成

王得天下之後而甘棠頌召伯之詩又當在康王之時考竹

書召公以康王二十四年薨諸書皆謂召公沒後始作此詩

左傳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

宣子譽之區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召公遂賦甘棠

謝按鄭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

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又按鄭志

客張逸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雖云文王年紂之時耶韓詩

外傳曰古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

嗟矣以吾一身而勞民此非吾先君文王之意也于是出就

燕燕于所酒之間暴坐曠野屋于樹下劉向說苑列詩傳曰

自陝以東者周公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之召公之召公之召公

豈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政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

為次聞之人皆得其所政後世思而歌詠之遂書王言傳

召公述職當氏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
使世思其仁思至孝不伐甘棠言學韓詩者改其說并說阮
引傳同風俗通云召康公異周同姓成王滅紂封召公于燕
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為二伯至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豐桑之
時止于棠樹之下聽訟決獄各得其所費百七十餘乃卒所
引傳當為韓詩傳以三說觀之是意順百姓改舍棠下非鄭
案合惟易林云大樹之子百條其母當夏六月使棠成茂當
風以充召公游署署者避暑也謂避暑甘棠下也其說年
里異又兼韓詩聲義曰召伯嘗言也明下能昇望八分職當

戰栗恐懼故舍于樹下聽斷焉身苦體疲後召昇聖人齊
是以周而無美而召而美之乃揣測之詞也說苑引孔子曰
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心敬其位喻安萬物古
聖之道幾哉

又按晉書琨傳桓靈寶欲以謝安宅為營混曰召伯之仁猶
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叔之宅耶據此是言召伯甘
棠之思後甘棠也而李德裕宋齊丘論有曰燕人之思召伯甘
棠勿謂當是以召公後封燕述訛為燕人思耳

毛奇齡曰詩傳云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也甘棠詩說

亦次按召公小子就封無親出封燕事故左傳晉士鞅曰正
子之德在民猶國人之思召伯其云周人則正以召公不親
至燕故也若鄭志答張逸曰甘棠稱召伯同知在成王時矣
走或王時則同在封燕後或至燕則不然耳
行露召伯聽訟也責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君不能侵
陵貞女也
鄭氏箋曰責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成
德當文王平紂之時

謝梅鄭志答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案氏之意凡耳何訟乎
答曰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孔氏疏曰言強暴者謂強行無
禮而陵暴于人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
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是也朱子集傳謂女子不為強暴
所污自述已志以絕其人無論強暴者非一時所能絕而所
述我訟獄皆是自述已志乎其說更理

又按韓詩外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見一物不具一禮不
備守死不住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物而歌之
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劉向列女傳曰召南申女許
嫁于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肯往夫家訟之致于獄

女終拒之而作此詩按文王淑崇姑邑于豐豐本宋地女為
為豐人所訟召伯聽之而女得伸召伯聽訟之明也

范處義曰行露之詩乃作于召伯在南國之日非甘棠之北
也何以知之考詩序之言謂齊亂之俗至是始微貞信之教
至是始興殯之男至是始不能侵陵貞女則知詩作于當時
也

羔羊鶴集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而信正通
德如羔羊也

鄭氏箋曰鶴集之居積行果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

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

孔叢子曰吾于羔羊見善政有應也

陳啓源稽古編曰羔羊大夫居朝之服所謂振羔裘之八也
德不可為大夫雖振羔裘而非其人矣召南大夫德稱其服
故曰如羔羊之人而呂氏大臨言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其
說文矣

稽古編曰後漢循吏傳注引韓詩羔羊篇薛君章句云素喻
潔白絳喻純潔名也詩人賢為大夫者其德能稱有潔
白之性詎求之行進退有度數也此可補毛鄭之所未及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
聞其勤勞勸以義也

鄭氏箋曰召南大夫召伯之屬遠行謂出使邦畿

孔穎達曰文王未稱王召伯為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
此言召南大夫則是文王都豐召伯受采之後也言召伯之
屬者召伯為王者之卿士周禮六卿其下皆有大夫各屬其
卿左傳曰伯與之大夫淑禽是也

范處義曰三章申言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謂君子既能奮然
自立勇于從政當竭力以俟幸事不可徒歸也相勸之詞謹

復如此非知義者不能也

徐文靖嘗城碩記曰莫敢或違莫敢違息正是勸以為臣之
義而聞其勤勞朱子謂此詩無勸以義之意何也

何楷世本古義曰殷其雷憂文王也文王囚于羑里其臣相
并救之室家明于大義從而思之何以知其為憂文王也雷
者紂威也而山者周地也豈詩也其間大大顯聲室家之為
之與竹書帝辛二十三年囚而伯于羑里

詩序此說無據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孔穎達曰謂封之時俗衰政亂男女喪其配耦嫁娶多不以時今彼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

謝按毛傳不待備礼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未備則不待礼會而行之者所以蓄育人民也鄭志答張逸曰行露以正言也標有梅以蓄育人民則行露為不從男故以禮正拒之此為有故不及正時斷之所以蓄育人民故也

范處義曰男女婚姻失時固有多端或以時之凶荒無以為禮或以俗之墮泰不容擇配或以役之無節不遵宣室令呂而之國故文王之化既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而承姻故詩

三章皆幸其可以講禮又惟恐其失時也

毛奇齡曰詩說標有梅女父擇婿之詩按戴叔隱說詩有云此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此襲其說

詩補正曰人君求賢之詩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心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青睞能盡其心矣

鄭氏箋曰以色曰妒以行曰忌命謂禮命青睞

章俊卿曰此使臣勤勞之詩

謝按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燭至于房中

釋朝服服無服既後入御于君雖鳴太史奏雞鳴于階下既後夫人鳴珮玉于房中而去又按鄭氏注曰礼言進御之法

月之初卑者先尊者後天子八十一御每當凡夕二十七世婦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一夕后一夕凡十五日而編望後反之尊者先卑者後諸侯一娶二女夫人及二嬪皆有婦恒此六人者當五夕次二嬪當一夕次夫人一妻一夕凡五日而編也

陸聖烈曰小星一詩有三宜為後后夫人聞之可免專房之望之蓋天子諸侯聞之可無用幽奇獻之說女御聞之知才

色難恃義命當安而無昭儀蔽女之毒矣夫人之從也愚矣

江有汜美善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賤備數勝過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鄭氏箋曰勤者以己宜勝而不得心望之又云興音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與宜俱行

謝按夏水自江而別以通于漢漢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謂之夏口即江有汜也說文汜淮二字皆引此詩音義同徐鉉謂淮乃汜之或體

稽古編曰江有汜叙不言夫人而言嫡故孔疏申之以為大

夫士之妻未傳云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亦此意被夫人化必夫人矣但言你待年于國則前後語不相顧大夫不越境迎

女其价當待年于家不應以國別也春秋時齊高固嫁于魯

此兼同之失禮文王之世安得有之至待年之誤通義教之

尤當

陸氏曰小星取夫下之能安也江記取其上之能悔也人無

不可改之過世無下可化之人而其本皆起于家一星二

詩之義也

野有死麋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

化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澤主唐本作唐又作唐俱係及尔

鄭氏箋云無禮者為不由媒妁雁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

之世

謝按別胸唐書志云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姓昏之節

野麋之刺與似以此詩為東遷時作釋文唐本亦作麋又作

麋俱論反今反在郊外田野麋獸名也草木疏云麋鹿也青

州人謂之麋

范處義曰野有死麋之惡無禮亦非行露之意同蓋始喻習

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既被文王之化則雖在高之末世彊

暴之人已知無禮之可惡以見難化者有悛心矣則此詩作于當時可知也

毛奇齡曰詩說野麋昏刺惡禮之詩按左傳昭元年鄭伯享

趙孟子文昭野有死麋之末章則古無稱野麋者若行露詩

傳云野人彊昏不得而訟之則竟以野麋為野人求嫁之物

此又本釋詩外傳云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則必不肯許諸語

故今兩詩為一詩以示巧異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振下繫其夫

下王后一案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也

正義云定本

也

鄭氏箋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服翟而緇總服則婦

孔穎達曰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為上六服翟衣為上綸

翟次之又曰重翟者重用翟羽以為車第也厭翟者次其羽

使相迫也而謂以如玉龍勒之韁為當面飾也繪畫文也

總以繒為之著馬勒置兩耳耳兩服也

孔穎達曰何休云天子下嫁女子諸侯備極婦如諸侯禮義

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

元女事胡公王姬宜為嫁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多無所

出未可據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為族

謝按石經毛傳鄭案蘇解呂記異經釋義作續來子集傳仍

毛傳戎戎之說猶是禮字不知何時改禮

嚴案曰詩稱王桓之車必非文王之女當從毛氏為文王之

女也或王之詩當為雅而不當為風然此詩三章只是風體

當時采詩之官得之召南之地以為或王之王女下嫁召南之

國能執禮道成其肅雅之德皆本于文王太似之化故以其

詩刊于召南而為文王之風

謝按毛傳曰王正也或王女文王孫適齊是之子休氏曰

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公平王孫下嫁于齊

齊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以為西周之詩于時未

有平王乃以平為平正之王齊為齊一之族此也而宣公

云嫁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或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為

甥舅之或時必無此事造成王顧命丁公始見于經而去或

王三十餘年即必無未嫁之女矣又云何彼穠矣以莊王之

事而附于召南其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書一也

陳啟源曰以文為平王猶商稱契為帝王周稱武王為宣王

稱馬王為汾王不必以謚舉也祿者不察欲以春秋王姬歸

明

齊事實詩既矣來傳本依古注而附或說于後可謂蛇足

云齊侯之子此父在之稱也春秋書王姬歸齊一在莊元年

則齊侯之五年也一在莊十一年則齊桓之三年也王姬下

嫁時二公久已為君豈有身為齊侯而顧月為齊侯子者耶

集傳又云齊侯即襄公諸兒其誤尤甚襄公桓公皆傳公子

就如或說齊侯自當指魯公何得云襄公乎元劉瑾申之曰

集傳疑齊侯為襄公則齊侯之子指桓公小白是竟以桓公

為襄公子矣不顧後人齒冷耶

毛奇齡曰詩說何從續矣齊襄公殺魯桓公莊公將平之命

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王主婚以桓之妹嫁襄公周人傷之

而作是詩按何從續矣本王姬降齊喪事亦不宜入召南此

謂莊王為齊侯魯莊之陳以此平之則不然豈有王姬下嫁

宗國主嫁僅作諸侯相平之具者又按齊魯韓三家詩謂齊

侯嫁女以其母王姬治嫁之車遠送之則言嫁用王姬車耳

非嫁王姬也申公魯詩其為說出三家外亦不可解

鴟鵂鵂之應也鴟鵂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統被

文王之化則燕鵲著瑞菴田以特仁如鴟鵂則王道成也

鄭氏意曰應者應德自達而至

明

晉子新書禮篇作騶虞詩者以其事深見是臣順下之志也
孔穎達曰言王道成者以此篇處末故總之言天下統緒文
王之化無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達成矣所
謂同而召而王化之基也

辨騶新語曰文王以騶牙名國虞為虞人文王之風終于騶
虞事以為王道成則近于推矣是說之曰魯說以此為虞王
特詩

謝格齊詩章句騶是為天子掌鳥獸之官魯詩傳古有梁騶
梁騶天子獵之田也入無田事也東都經李善注引騶作郭

又魯詩傳云梁騶者天子之田也射義天子以騶為節樂
官備也鄭康成注云壹發五靶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
虞歡仁人也是不以為官名周禮疏引騶魯詩說騶虞天子
掌鳥獸官其說年射義合魯說新書云騶者天子之田虞者
國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者也儀性而食以饒饒
也虞人其五祀以待一發所以後中也說亦同魯詩義疏虞
璞云騶如七騶六騶虞如山虞澤虞歐陽修以騶為馬騶虞
為山澤之官并載說同又按墨子云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
騶吾當即騶虞也亦并射義說合

又按五經異義云今詩韓魯詩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
文食自死之內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而終
騶此召而終騶虞俱稱嗟嘆之皆獸名謹按古山海經郭書
云騶虞聖獸說并毛詩同是其聖獸也王應麟曰騶虞騶音
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

琴操騶虞操音郎國之女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
後下諭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同道衰微禮義
廢弛強陵弱用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怨苦男怨于女女怨于
內內公無主內迫性情外迫禮義傷嘆所悅一而不達時

于是援琴而歌

小序翼卷三

孟威張對介侯甫集

邨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謂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鄭氏箋曰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

謝按韓詩衛宣姜自誓之所作列女傳衛宣夫人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祀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下聽遂入持三年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色詩同包下說衛君三人怨于齊已弟齊已弟齊侯平君使人告女女終下聽乃

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元富而不問同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言其左右無賢臣皆喻其君之意也班大家女孝經云匪石為歡衛女知慚其說又与列女傳異陳啟源曰衛自康叔至君角計三十七君其餘稱宣公者止莊公子晉耳宣公夫人始則孕姜姜父妻也繼則宣姜愛子婦也二姜之外不聞別娶于齊宣公卒後但聞宣姜鸚鵡之醜不聞更有守義之姜也繼立者宣公子朔非弟也列女傳之說或曰出自魯詩未知果否要其妄為此說者必因鄭風

詩小序翼 卷三

柏舟是共姜自誓之詩故偽造此事以配之以宣公當共伯以宣公弟當共伯弟或公也從向上言成帝又引溫子厚小語而申之曰小人成羣亦可懼也仍昇毛詩同意則向之說未必皆本魯詩矣

又按徐文靖曰今考其辭氣微我無酒以教以遊不期婦人語自當以仁人不遇為是陳啟源曰胡一桂錄宋句不能奮飛婦人無可去之義為證不知孔疏言同性之臣不忍去國義尤允當

叔敬曰忠臣不狎于君卑賢女不狎于夫情相似故忠臣當

託賢女自鳴怨而不怒不過而不忍去序所以目為仁人也毛奇齡曰詩傳管示封于邶昇蔡示霍示康示監脫四國害周公康示諫不聽三叔遂以殷叛康示是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見匹夫不可奪志也詩說康示同管示欲害周公扶成庚以叛憂之而作按于管蔡霍三監之外又增一康叔則是四監且管叔封管此云封邶安甚又孔叢子記義需云吾子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易也蓋指鄭柏舟非此柏舟也即此柏舟亦必因列女傳云柏舟衛宣夫人守志之詩是婦人詩此誤以婦字作夫所謂撲朔迷離不解雌雄也

級衣衛莊姜傷已也奉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詩之缺也
之謂也也鄭氏如字東

鄭氏箋曰絲當為祿故作祿轉作絲字之誤也莊姜宣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謝防得曰嫡妻易位則家不齊而國不治為君憂為君之子憂而非為一身也

毛奇齡曰詩傳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策太亨綠字亦有作策字者為小雅采綠楚詞注引之作采策洪漢綠竹大學引之作策竹是也但綠竹二並名綠策亦二

草名故可通見未有綠是色而可借策者豈策衣草衣與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鄭氏箋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先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于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

詩見己志

謝按列女傳云定姜者衛定公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允無子定姜歸其婦自送至野思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進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君子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

又按鄭氏禮坊記注引魯詩先君之思以自奮寢人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衛甯為獻公甯也獻公無禮于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子于寡人鄭志答是樓曰後得毛公傳記注已行不復改之又按解詩衛定姜歸其婦送之而作范處義補傳篇目引韓詩云定姜歸其婦列女傳同是韓魯詩義相合也

李補平曰春秋桓四年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注戊申三月十八日周三月為今正月于時新羅國龍川吁最夷諫未得歸其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而宣公立夏四月葬

桓公四月為今二月或葬後之月歸為今三月正春燕解巢之候詩所謂燕燕往飛矢子此身歸舍哀自抑猶以先君之思上勉女君溫慈淑慎千載讀詩如見之也

毛奇齡曰詩說燕燕莊姜身婦戴嬀皆為州吁所逐同出衛野而別莊姜作詩云遠送于野未有同被逐而極遠送者若魯詩則以此為夫人定姜之詩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容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詩之缺也
謝文而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後以證云
足利本作故作是詩也正義本始無之詩二字

陳啓源曰日月篇叙言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容于先

君以至困窮東萊發明之以為夫人見薄則家嗣之位望亦
輕此國本所以輕也莊姜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
乎此美當矣朱子辨說以為莊公在時所作蓋望不我顧猶
有望之之言又言德音無良非所宜施于前人不知古注望
本訓言言不顧念我故無望之之意德音無良言無善思
意之聲耳我耳上二章古處相好同一語例

徐文靖曰是時莊公既薨莊姜追念之言日月無光出自東
方猶有復明之時而莊公既薨不復故是則可傷也我君生
矣不我顧矣豈不我顧蓋傷之甚而轉其之也所謂德音無

良者史記衛世家陳女弟幸于莊公生子完莊公令夫人
齊女子之是德音也而今見賦于州吁反為不善是無良也
不然德音豈有不良哉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謝按韓詩云終風西風也薛氏章句云特風又且暴使已思

益隆

陳發源曰朱子辨終風序以為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愚
未見其然也州吁弑君虐民好敵樂耽耽說之惡誠有之今
篇中取喻非一日終風曰暴曰霽曰暄曰陰其子或敵常任以

易失心之態難弄一朝居矣莊公雖非令德之君或未必此
將生曰朱子以日月終風二篇為非因州吁之難而作
觀詩文所謂無良所謂暴所謂謔浪笑傲等語又豈宜施于
莊公者若反事說而欲更置此二篇于燕燕之前孰若只從
序說而亦無害于義矣

謝按曰此篇為母憂子則為婦母為婦怨夫則傷于怨矣
謝按予言傷已者傷已之不能討賊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
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鄭公箋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滅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
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
人欲納之及衛州吁止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
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
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福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
范處義曰衛州吁弑君暴立建為伐鄭之役意欲求寵于諸
侯以和其民抑不知犯大惡罪叛親離安能得志故雖于陳
宋有伐伐鄭國其東門五日而還國人已怨之此詩終篇皆以

豫為喪亡之言信乎人心未易振也序詩者以用兵為養亂
為無禮既仲謂兵猶火弗戰將自焚其言果信然此怨詩也
晏如州吁猶忍而不報所以為忠孝也與

毛奇齡曰詩傳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之仲及宋公魯人
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載擊鼓詩說同致左傳州吁伐鄭有陳
人蔡人即詩文亦有平臧家語此獨言蔡人不知何據又孫
子仲作公孫之仲亦無據

謝按序云使公孫文仲將詩云從孫子仲毛傳孫子仲謂公
孫文仲也詩傳詩說即據此毛大可言無異同腹之見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
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

鄭氏箋曰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
志

孔穎達曰不安其室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孝子自責其逆
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

李樗曰此蓋七子能反躬自責盡孝道以慰其母心使母得
留于家而不復嫁此詩之所為作也夫善養志者人子之職
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此正人子當為者

也

謝按謝承漢書善俗性為孝事繼母恪勤母年八十又養其
戚凱風之孝兄弟閨被門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為

善兩聲曰李本謂衛有七子不能安母之心故作此詩以自
責非謂其母欲嫁也故孟子以為小綏子不能養而親心不
悅則罪在七子其母並無小過可言孟子何以合子而責其
母哉可知淫風流行母不安室先儒有所傳心之正非孟
子之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

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此詩

鄭氏箋曰淫亂者荒放于妻妾系于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
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若其事女怨而望其君
子

陳啟源曰首二章之興毛鄭釋之皆以喻宣公儲說婦人之
怨後儒以其取義鄙淺故易其說然案雖不遠飛崇不過文
修不過三丈故築壻者以高一丈長三丈為一壻曾子同指
為行役之喻既非其倫又雄雉甚疾決起而飛刺數步即窺
入林草間陸佃所謂雄飛一往而後是也朱子訓泄泄為悅

之緩而以舒緩自得反與行役之苦亦非善于體物者也此詩言雄雉而山言雄雉皆以刺淫也

謝按惠氏校相臺岳氏注疏本介尺云飛曰雄雉刺衛宣公也宣公即位之初以燕師伐鄭為鄭所敗隱十年又與宋蔡伐戴不和而敗傳言雄雉毛雄雉鼓其翼泄泄然宣公之行如是戎之毛軍叛叛起是傷也亦君子自始此夷狄之難耳此序言軍叛叛也

范處美曰卒章有不知德行之說以此為是詩所謂君子蓋持大夫非微賤之從夫也

勉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屏夫人並為淫亂

鄭氏箋曰夫人謂夷姜

謝按夫人夷姜淫于他人而宣公亦娶夷姜是謂並為淫亂也

歐陽修曰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于必進自謂不濡又與宣公貪于淫欲身陷罪惡而不自知也雄雉求其牡者又與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為匹而無親疏父子之別

謝按何楷詩世本從偽申培詩傳謂即人刺管叔之詩全無

詩小序翼 卷三

依據而胡亂喜以夫人指宣姜亦不足信

謝按魯語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在飽有苦葉矣叔向退而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曹叔孫穆有苦葉心將注左傳襄十四年事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也

鄭氏箋曰新昏者新所再為昏禮

孔穎達曰此刺其夫棄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離也其婦既再夫絕而乃陳夫之棄已見遇非道淫于新

康之事

嚴粲曰谷風大谷之風也其言淫而者穢也苦曰谷之風宜有此而吾屏介同心不宜有此也

李黼平曰據序言必衛君淫新棄舊民乃从而效之莊公不審莊姜而已無新昏之事宣公娶納後妻是淫于新昏無棄舊之事而序乃云衛人化之可證飽有苦葉序公與夫人並為淫亂為宣公夫人有夫人而娶子事即為棄舊室也

謝按范處美云此婦人雖怨而不忍絕室以有子故歎蓋憂以恤我後為恤其子也謝述祖為徐壽輝所執縛其五歲兒

曰不降我敎是矣述祖西馬曰我躬不問違恤我後何不違
敎其說存于鄭箋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鄭氏箋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
之以邑同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

孔穎達曰此及旄丘皆陳黎侯之辭而在邶風者蓋邶人述
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又云以旄之序故知為狄人所
逐以經云中露泥中知處之以二邑

詩宣公曰詩無風而載馳之詩錄于邶黎無風而載式之詩

錄于邶此聖人存亡繼絕之意

謝按水經注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劉澄之小

川古今記黎陽國也詩曰黎侯寓于衛是也皆是周小序說

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云奪黎八地三也服

虔曰黎侯之國

又按毛傳式用也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鄭是式發聲
也

又按列女傳曰黎莊夫人衛侯之女也既往而不同欲求嘗
得見其母母問夫人賢謂夫人曰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

以

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從一而此矣彼雖不吾以吾
可以離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軌
一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劉向頌曰黎莊夫人執行
不棄莊公不偶行節元事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一終
不肯歸此說係魯詩故弄事異且以此詩為二人作宋方勺

因以為聯句之祖

善响璋曰式微左傳晉荀林父略狄土立黎侯而還謂此詩
作于穆公之世夫衛自穆公徙居楚丘已三世則黎與晉為
鄰晉為盟主何汲汲望救于衛哉則此詩作于宣公之時為

始封之衛無疑

范丘者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終方伯連
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鄭氏箋曰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

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

陳晉源曰式微旄丘皆黎侯作也式微勸其君歸旄丘者
衛伯之不教惜各不同者意狄人破黎之後必棄棄而不守
黎侯若能自振則遺民猶有存也歸而黎之教誨之尚可復
興此式微勸歸之意乎然此時狄雖去而國已破且日懼狄

以

之并至也必得賢方伯齊之以車甲返國為之戎守如齊桓
之于邢衛方可轉危為安此施止之詩所為望衛之深而青
之至也始則勉其君繼則望其鄰而終莫之從亦可謂矣夫
子綠此二詩示後世以自強之道邇鄰之誼也既後百餘年
晉人數赤狄潞氏罪言其齊黎氏地因滅潞而立黎是黎
未嘗亡也豈黎君流寓日久雖無衛援而仍能自歸其國與
則武微之作不為無力也

謝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乃黎黎之子孫非被逐之黎氏
自歸其國非也況所三者是黎氏之子孫非被逐之黎氏

謝按服虔曰此詩之作責衛宣公此之狄人不必要赤狄也

然

王伯厚補傳曰衛穆公之特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齊黎氏
地之罪是詩作于宣公之後穆公之前則狄人為赤狄是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王事者也

鄭氏箋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歸
樂官為伶官

范處義曰衛國之賢不得志而仕于伶官者詩人惜之其曰

皆可以承王事則非止一人當其徒相招為此故雖其才
可為王官有所不顧也

毛奇齡曰詩說簡兮作東兮云東作官名耻居亂邦故曰呼
而歎曰東兮東兮汝乃自盡而舞于此乎按簡東古通用簡
狄漢書作東狄可證此篇用之

謝按何楷世本以日之方中謂二月日夜中而引夏小正丁
亥為用一學即月今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之制以此詩為
利正公廢教其說無據

小序

世盛注

吳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而不得故作是詩以

自見也

鄭氏箋曰以自見者見己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
則使大夫宣于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

謝按何楷詩世本以詩有思歸身漕句謂竹竿東水皆戴公
盧潛時許穆夫人所作然辭意身漕不同何得附會

毛奇齡曰詩傳宋桓桓問衛之政而繼東水詩說同按宋桓
桓無可考河廣篇有桓桓歸衛事此時未知在衛年否此但

以許穆夫人繼載則宋桓桓夫人不得不繼東水耳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而

鄭氏箋曰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

孔穎達曰謂衛君之聞不知士有才能不昇厚祿使之困苦

不得其志故刺之也

嚴粲曰不得志不得行其所志也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

蓋皆勞勞微賤之事非諫行言聽也

謝綏餘文靖曰此詩當作于衛惠公時桓五年衛人從王伐

鄭鄭伯禦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王事皆指此也此說亦

有見或又以為在二公子立於年王人子突殺衛之世為王

前驅則桓王伐鄭事也

北風刺衛也衛國近為戚遘百姓不親莫不攜持而去焉

鄭氏箋曰寒涼之風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

孔穎達曰言衛國君臣近為戚遘使國民不親附之莫不相

攜持而去之歸于有道也

詩義折中庶政之興起于小人小人一用則必言利言利則

必聚歛以鳥以喻小人也

徐文靖曰朱子云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戚遘之政除衛

詩擊鼓怨州吁用兵暴亂也雖雖刺宣公淫亂不恤國事軍

旅數起也况于納後之事而使盜殺其子哉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鄭氏箋曰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清

德如星易之可以為人君之配

又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渙史不記過其罪殺之

后妃棄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

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進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渙

陳啓源曰詩入說靜女之德皆卑宣姜相之成陽高之節

也彤管渙度之器也歸美有始有終之美也是謂貞靜而有

德宣姜以假妻而受公要事無節矣諸般役壽與盜同謀是

陷君子不遠矣始編配于新臺終貽羞于中華是無始無終

矣故詩極稱女德而序及言夫人無德序所言者作詩之意

非詩之詞也橫渠東萊皆以序說集傳獨祖歐陽本義指為

淫奔期會之詩夫淫女而以靜名之可乎哉

謝綏序云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卑賤有苦葉序公與夫人並

為淫亂詞意正同當指宣公與宣姜也鄭康成雖云宣公之

世蓋新臺時蔡將使將行其情甚悶其事甚隱詩人託為刺

時事者以諷止之

新臺新臺宣公也。鍾離之事作新臺于河上而棄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鄭氏卷曰：設宣公之世子。

謝按：馬融注：傳曰：新是河上舊有臺而重增之，非新築也。

水經注：河北岸有新臺，鴻基層廣，數丈，衛宣公所築，新臺。

矢詩齊姜所賦也。鄭氏以此詩為齊姜所賦，未和于三家何。

鄭王世培曰：使役妻能如列女傳所言之宣夫人，欲同厄而。

不聽，下且謂此詩而遠去哉。

毛奇齡曰：詩為新臺，衛宣公納役之妻，國人惡之，賦新臺詩。

說：新臺，衛宣公為役取婦而美，築新臺而自納之，衛人惡之。

而賦其事也。攷新字，與親字不通用。自程伊川改大學，親。

民為新此，此詩為新臺，蓋新臺以華地得名，即左傳公使役。

于齊使盜待于華之華，故以臺為新矣。此又以新為親，又以。

親為親，展轉貽誤，豈有子貢曾讀過程氏改本大學耶。

二子乘舟，思役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仇，國人傷而思之。

作是詩也。

毛傳：二子，役也。宣公為役，取于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

朔，朔異其母，想役于公，公令役之，齊使賊先待于隘而殺之。

壽知之，以告役，使去之，役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富其節而。

先往，賊殺之。及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

其涉危，遂往，如棄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胡僧嘉曰：使事父命，壽代兄死，蓋有獨至之性，為壽長立如。

豈正命哉？伯兮之父尸未寒，而終素其命，而從兄于古，稱。

兩人之仁，未嘗有以陷父于不義，非之者，以有孔子之論斷。

也。役壽即不得比二子之無怨，而其爭死不悔，亦足比其芳。

獨矣。論者或以壽無教于兄死，而重父母之過，或以役當逃。

詩小序翼 卷四

其涉危，遂往，如棄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胡僧嘉曰：使事父命，壽代兄死，蓋有獨至之性，為壽長立如。

豈正命哉？伯兮之父尸未寒，而終素其命，而從兄于古，稱。

兩人之仁，未嘗有以陷父于不義，非之者，以有孔子之論斷。

也。役壽即不得比二子之無怨，而其爭死不悔，亦足比其芳。

獨矣。論者或以壽無教于兄死，而重父母之過，或以役當逃。

死，使父無殺子之為此，平居中庸之論，值役壽之時，以夫其。

不得已之心，固有天下不忍者，迫于中也。孔子仁表，壽必錄役。

壽矣。

毛奇齡曰：詩傳宣公殺其世子及母兄，壽衛人傷之，賦。

二子乘舟，詩說二子乘舟，宣公欲立少子朔，使役壽如齊而。

沈之于河，衛人傷之，而作是詩。按左傳史記，是公獨惡役，使。

役死，壽以代役，故姓死，耳未嘗姓使壽死也。子曰：欲立朔而。

姓殺二子，于事不合。又劉向新序云：宣公欲殺太子伋而立。

壽也，使人早殺伋，舟于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

昇之，同舟亦人不得殺役，方棄舟時，役傳母恐其死也，問而。

作詩，其後舟行無恙，未幾又使役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

殺之，壽止，役仍不可壽，又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咸。

助。

助。

曰齊無為前也齊又竊假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
及至見齊此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尸還至地自殺
據新序則齊有沈河事但欲沈河不能又使之齊而殺之于
路則非使如齊而沈之于河乃竟援以為與沈河乘舟之至
又齊并及異母弟詩傳稱母兄非是

耶

伯子共妻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
之齊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齊之共妻共伯之事也
婦人從夫無異也

鄭氏箋曰共伯傳侯之世子

徐文靖曰按內則子事父母總拂髦冠而髦者乃父母在之
節也鄭箋曰共伯傳侯之世子詩稱而髦則豈時傳侯尚在
可知史記世家云成公初塞共伯而立無論齊聖成公不應
有慕兄之事即髦彼兩髦可以證傳侯尚在成公何由塞之
以其伯蚤死之說案之詩序何可廢也

備有英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通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

也

鄭氏箋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于惠公之母生子五
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481

孔穎達曰此主刺君故以宣姜繫于君謂之君母鶴之弁介
則主刺宣姜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人主意異也
謝按上注曰烝有淫曰通淫親屬之妻曰報淫淫盜父之
妻曰報淫婢女曰娼此不曰烝而曰通衆文則通言耳
毛奇齡曰詩傳三亦齊周公鄙人風之賦情有反詩說亦然
按漢書注韓詩中韓中夜晉灼云魯詩以為度也此以中韓
為中韓并魯詩不同

謝按應劭云中韓材壽在堂之中也師古曰韓謂舍之文精
材木也則詩傳之謬可知

姜西璋曰或云何以公然樂五子女而無忌豐坊曰以理揆
之必非社通也奉齊之命下適于頑耳故左氏言齊人獲之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
德服師之威宜并君子偕老也

鄭氏箋曰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
字誤作人耳

孔穎達曰毛以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別有小君內
有貞順之德外有服飾之威德稱其服并君子偕老偕老者
謂能守一貞潔以事君子雖死志行不變并君子偕至于老

482

也

史絕祖吾學佔畢曰客齊隨筆謂元稹連昌宮詩有規諷勝

向君昌長恨歌然樂天深沒壽邸一段蓋得孔子答陳司敗

之意詩人刺宣姜終未嘗直言其事此章風刺尤婉此其為

忠厚之至與

姜炳璋曰鄒嘉瑞謂三叔葬周公國人并不則信偽書之誤

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

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鄭氏箋曰衛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

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遠

謂桑中之野

孔穎達曰桑中詩者刺男女淫亂而相奔也言衛都淫亂國

中男女相奔及世族相竊妻妾俱是相奔之事此序總云刺

奔既上下淫亂有同亡國故事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以

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

私而不可止是也

謝按孔引此始以桑間即桑中也政散民流即用子說蓋河

訓

問獻王之學出于毛公毛公傳受于子夏者也

張次仲曰宣公上烝父妾下奪子婦宣姜以子婦作舅之配

復以繼母為子之室生子正位東宮生女連姻與國康恥漸

滅殆盡淫風所播非獨此室有實錄之行即在位互相奔竊

了不為慚詩人鋪張揚以明其可醜正是提良心處

謝按雋婦烝母禽獸行也時人不以為醜而動其尤故借老

之後即繼以桑中

毛奇齡曰詩傳公室無禮國人刺之賦采芣詩說亦於按左

傳申公至臣聘更位于鄒盡室以行申叔既過之曰異哉夫

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注云桑中衛詩名則當時

稱桑中已久無稱采唐者

鵲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鵲鵲之不若也

按陸氏

詩作

鄭氏箋曰刺宣姜者刺其并公子頑為淫亂行不如鵲獸

謝按韓詩章句奔奔姜乘匹之貌又按鵲性妬淫兩雁相

見必成氣而門惡其亂匹也鵲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故鵲性

不淫高誘注呂覽引作育育云色不純也左傳禮記皆作育

漢有虎育亦作育古字通也

訓

又按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地陂伯有賦鷩之
音趙孟曰此第之言不喻闕况在野乎非使臣之所得聞
也以為此詩刺淫亂不宜證及故孟斥之

胡安國曰臣嘗謂劉奕班固載諸王淫亂事削之可也奕曰
仲尼于鷩賁諸篇何以不削臣不能答後問楊時時曰此載
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

陳啓源埤雅釋鷩之奔奔詩云我以為兄兄女兄也曰兄者
婦刺宣姜之詞我以為君女君也曰君者妾刺宣姜之詞此
非妾妾事則宣姜下云刺衛毛以兄為君之兄下如法之今

序

小序翼卷五

定之方中 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
公攝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
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詩本傳衛懿公
為狄人所滅

鄭氏箋曰春秋閏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
桑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盧于漕戴公
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于是文公
立而建國焉又云是宮謂宗廟也宗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

室宗廟為先廢庫為次居室為後

呂東萊曰晁錯言古之徙遠方以膏壤虛也相其陰陽之和
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此蓋古之道
法定之方中公劉所載是也

謝按余正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天下作宮室
者皆以營室中為正

時正義云小室時
則在月十二月也
毛奇齡曰詩傳傳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詩託
同按以鄭詩定之方中詩有作于楚宮語遂易名置此秋春

小

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此衛事非魯事也且備戎卒
備狄不同按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此楚丘亦指衛地是
時狄滅衛而文公復之故城楚丘為備狄也作為者以為戎
害甚且此詩是衛文非魯僖即是魯僖亦當室正中時昇春
王正月了不相涉也

謝按僖二年城楚丘齊桓合諸侯城之也而此序云文公遷
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是齊桓當日合諸侯城之亦封衛
為主未畢功而即去城紀有闕即其明微道自文公遷後始
自城之役不以時又為德不卒故經譏焉子見親愛聖意時

于此序著之紀其實也

蚺螭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亂之社國人不敢也

鄭氏箋曰不齒者不昇相長雅

謝按經皆刺奔而序言止奔者由國人耻其事而自止故序

推本文公能化其民

又按晉書夏統傳統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悅蚺
螭之氣君子尚不敢指即用此詩序也余足作蚺螭齊同韓
詩序云刺奔女也詩人言蚺螭在東者郭色乘陽人召淫泆
之微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劉預詩經義問云夫蚺

婦失禮則虹氣或有赤色在上者陰乘陽氣也

朱謀埠曰文公懲衛之亂由于縱欲亡孔故為是詩便警朝
夕諷誦于宮闈之內以示警戒又韓詩傳云蚺螭刺奔女也
李白詩漢祖呂氏食其在有秦皇太后毒亦淫荒蚺螭作孽
遂掩太陽

毛奇齡曰詩傳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蚺螭詩說
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按靈公在春秋末昭定公
時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歌樂時已稱都矣宣夫子則詩後
復增入此詩耶若詩傳稱子都詩說稱宋朝豈謂宋朝即子

都耶孟子注子都古男子美稱即鄭詩已有不見子都句在

靈公前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最先君之化無

禮儀也

毛傳相視也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為閑昧之行

謝按白虎通諫諍篇云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辱共之詩
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遘此妻諫夫之詩也王伯厚
云亦齊魯韓之說與
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鄭氏箋曰賢者特處士也

孔穎達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賢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稱處者處家未仕為官

陳留源曰論衡云詩使妹者子何以予之其傳曰譬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丹朱商均已染于吾黨之化矣然丹朱微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染也此亦小事臣子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意略同毛無此文當是三家說也
李西華曰詩總聞云衛君出野親迎其嫂如此受迎者當時時河背柏以為教也是以妹子為女子也何惜謂戴公處漕

衛夫人求救于齊宋許三國之詩以妹為齊之衛姬許穆夫人宋桓夫人也桓夫人被出居衛故云何以告之以言告于宋桓也義俱未安

載此許穆夫人作也聞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聞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鄭氏箋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于位曰滅露于漕邑者謂懿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于漕邑而立戴公焉戴公奔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燕于宣姜所生

也男子先生曰兄

孔穎達曰許穆夫人聞衛國之亡傷已許國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在禮諸侯夫人父兄終為得使大夫問于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詩馳之時而見已志也

孔穎達曰許穆夫人賦載馳而奔鄭氏者于時國在鄭王伯厚曰夫人衛女歸為衛發耳

謝按左文十三年傳鄭子家襄十九年穆叔使載馳之四章杜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也

又按齊桓公懷狄封之楚丘不出夫人控于大邦一語古字云許穆夫人自作者之也其知言乎

又按魏書崔光傳表云大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為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于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為作也

又按劉向列女傳曰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所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許小國而遠齊大而近今邊境有寇武之事赴告大國齊在不猶愈乎懿公不

從善曰曰許穆夫人乃公子頑之女懿公之從妹傳云懿公之女誤何楷以既不我嘉謂不聽許嫁之言據以釋穆非也

小序翼卷五

卷五張澍介侯甫纂

衛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視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司美而作是詩也

孔叢子曰于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

孔穎達曰卒章傳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為卿士也實之初還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王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則

平王之初未命為公亦為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司其時武公或平未可知也

顏盈人曰康叔宅心知訓至武公而睿聖故衛風有淇澳明國有鼻立馬

毛奇齡曰詩傳云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雖淇澳按詩文淇與惟大學作淇澳此故改淇字且加明德字則竟以大學釋詩矣況禮記原本以淇與詩微誠意在故君子必誠其意後未嘗證德也雖明德之說出自朱子便是肌說而此竟入之淺陋之甚

考樂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鄭氏箋曰窮猶終也謝按窮困也

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翕止競其惟隱者乎故錄考

樂

孔穎達曰刺其不能繼其先君成公之業修德任賢乃使賢者退而窮處于澗阿

歐陽修曰考樂本述賢者退而窮處如鄭之說進則事樂退

則怨懣乃不知命之限人苟安得為賢者孔孟嘗不遇矣所

告之同其君呂之以禮無不往也簡子嘗窮處矣人下遇其

憂而不改其樂使詩人之意果如鄭說孔子錄詩必不取也

李樞曰初章言永矢弗諼中章言永矢弗過卒章言永矢弗

告蓋賢者退而窮處其居甚安雖知朝廷之不可復居矣而

又不致忘于君也孟子去齊其言曰雖欲豈合王哉王庶幾

改之予日望之夫賢者之愛君其切如此豈有不得志而遽

忘愛君之誠心乎

陳登源曰箋云誓不忘君之惡誠害于理而小序以為刺莊

公則不誤朱子非之云詩未有見棄于君之意不知君不棄

賢者何為而隱孔子曰吾于考樂見進世之士而無悶于以

世進世無悶豈有道時所為哉

姜白巖曰黃佐云記曰事君者量而後入碩人引于非慢之

流邦樂事于執父之職考樂君子其量之矣古義言此詩與

簡兮宜皆為人之作未必然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藏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

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穎達曰嬖妾謂州吁之母戚者謂心所愛愛使情違或失

夫人雖賢不被答遇

范處義曰詩之所陳初不及莊公藏于嬖妾使驕上僭之事

序詩者推本言之謂莊姜所以不答者由此耳莊姜之賢即

燕燕日月終風之詩可以想見是詩亦不及其賢也

嚴粲曰首序題以閔莊姜左傳可證說詩若不因首序則以

此詩為美莊姜可乎

謝按列女傳云齊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校好怡性

操行素情有台容之行淫佚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

曰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賢聰達于事當為人

表式儀貌莊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制裳在與馬是不肯德

也乃作詩曰碩人其碩衣錦制裳在與馬是不肯德

也乃作詩曰碩人其碩衣錦制裳在與馬是不肯德

之徒諱公惟私疏屬女以高節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傳母
之防未幾也此說莊姜始淫而終賢身毛詩異而左傳以此
詩為國人所作

以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命誘
導淫色竟復相索背或乃因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
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蔣佛生曰序謂刺時美反正者亦曰因而自悔良心復萌耳
徐之靖曰按毛傳既又也以既而抱布非士可知至于則約
則曰子美言則曰小原有次序非或親或都而思之為士

也又三歲食貧三歲為婦非女可知老使我怨老而後見棄
可知然則作詩者歷序淫婦之見棄因嘆曰于嗟女兮無異
士執為之為女者戒之所謂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桑落黃
隔婦人以色衰見棄如此女也不真士貳其行世多有之謂
可常恃其色哉故作者歷序其事而歸之于刺時也

姜白巖曰按漢書原涉傳涉謂家人曰寡婦始自約教之時
乃慕宋伯姬陳孝婦不幸一為盜賊所污遂行淫佚雖知其
非禮然由無自還吾猶此矣詩未必婦人所作蓋詩人以此
示戒言惡始不得以晚蓋也

詩小序翼 卷五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范祖禹曰夫婦之際猶君臣之交或遇或不通命也進不見
答退不得歸則如之何以禮自止而已衛女惟安于義命是
以雖憂而不困也

嚴粲曰婦人以夫家為歸者也衛女既嫁異國而又思衛之
樂蓋于異國不得其所則思故鄉也此雖不言其夫家之不
見答而觀其思歸之切如此則其情不言可知矣風人之辭
也

陳啓源曰泉水竹竿皆衛女思歸詩也而有異焉泉水思歸

而已竹竿之思歸由于不見答也故二詩取興皆以淇泉二
水而意不同婦人之適異國猶小水之入大水也恐彼泉水
亦流于淇嫁者之常也若在左右兩不相入豈其常乎故
以為不見答之喻也至釣者意在得魚猶嫁者意在得禮亦
得禮水而後行猶男女得禮而相配首尾一興又為不見答
者之反喻今概指為賦體徒以詞而已矣

范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鄭氏箋曰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于大臣但
習成儀不知為政以禮

孔穎達曰經言童子則惠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代五六杜氏以傳言初宣公孫于夷姜生後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當為之娶于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即娶齊女至隱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兄壽則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為十五六也且此自謂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能不我知則自謂有才能利之而言公孫之美故知但習成儀不知為政以體也

謝安史記世家宣公卒次子胡立是為惠公公左右公子不平胡之立也則大夫利之自應有也

陳登源曰序以允蘭為刺惠公朱子不信夫惠公譖殺二兄違距主命其很抗不慈可知序云驕而無禮正相合也且即位時方十五六歲宜有童子之稱又何疑乎此則為此詩者殆左公子泄右公子職之徒與

姜白叢曰詩德比刺當時之驕臣也長樂陳氏曰惠公振成人之服而童子之心皆非也

毛奇齡曰傳說允蘭刺霍亦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

度德量力而助戎夷作亂胡亂嘉據竹書謂成王十年武庚畔是時霍叔已五十有四非童子矣

河東家襄公母歸于衛惠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鄭氏箋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桓寬監職論孔子曰吾于河東見德之至也

徐文靖曰按閔二年秋入衛之役載公渡河而南故喜孔氏

詩疏云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則言河廣

者不過取河為喻耳嚴粲谷因集傳云衛在河北遂疑此詩

為作于衛未遷之前而以孔疏為非不知宋襄公以魯僭公

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卒始終當衛文公時其母思之賦河廣

安得不以為文公時乎以此詩為作于衛未遷以前衛在沒

即朝歌縣宋在梁國睢陽縣相去甚遠亦可因致予望之而

謂跂足可見乎意蓋以河決地近以義不往非謂其遠耳

李贄平曰傳以渡訓杭殆指適宋渡河史記年表宋桓公七

年書取衛女文公第二十二年當魯閔公二年衛始渡河

潛計中間十六年夫人生襄公而出于衛尚在河北亦可此

詩之之作即在此時故傳指會而言渡也

毛奇齡曰詩傳宋桓桓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詩說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改作此詩故劉向說苑襄公為太子時請桓公立目襄公問故對曰臣有舅在衛喪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是襄公未立時常得借有舅之意依母在衛惟恐既立則難往故為解立則是桓桓思之斷當在襄公既立之後故此曰襄公即位夫人思之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毛氏傳曰伯州伯也鄭氏箋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

從王伐鄭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孔穎達曰伯者伯長也內則云州使獻諸州伯州伯亦職諸州府彼州伯對閭史閭府亦謂州里之伯此在前驅而執兵則有勇力為車右當亦衛官但不必州長為之

又云此言過時者謂三月一時殺梁傳伐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此序婦人所思之由經陳所思之辭皆由行役過時之所致序言為王前驅雖辭出于經總序四章非指一句也

又云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經也時當衛宣

詩小序翼 卷五

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言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氏臨爾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為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于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從從己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子過時不反實宣公之內故主責之宣公而云刺時也

徐之靖曰按詩自伯之東來子云鄭在衛而不得為此行之東之喜孔氏疏曰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鄭在之而而

言東者時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非謂鄭在衛東桓五年傳曰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執公林父

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則會師之鄭不自衛出可知鄭世家有云東其民于洛東周在鄭東時伯之東受命而伐耳

謝按鄭箋引春秋桓五年事確無可疑而鄭忠亂以偽子貢傳鄭人从武庚伐衛室家憂之則性說矣

有孤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故音國有山萊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有人民也

孔穎達曰山萊多昏序意言古者有此禮故刺衛不為之而

使男女失時非謂以此詩為陳古也故經皆陳其紀綱不得正經息為夫婦之辭

李黼平曰序不言何公之詩經內三言淇水則尚在河北也衛風十篇皆在武莊宣惠懿之世伯兮從王伐鄭有左傳可證竹竿思泉源淇水河廣思渡河向宋皆河淇間之衛木瓜序言有坎人之歌出處于漕雖詞家懿戴寄以懿公殺之餘則序有明文編詩時以此十篇為朝歌之衛非無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坎人之歌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適之至焉焉服焉衛人思之微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樂緯稽羅嘉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于其敗也然後救之賈子新書禮篇投我以木瓜之詩上少投之則下以輻脩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呂柟曰詩蓋謂投我以木瓜桃李尚當報之以瓊瑤珠玖況桓公之德封我于楚丘使公子無虧師帥戎漕令我無國而有國且其乘馬稱服六畜門材魚軒重錦皆非常之贈也然則當何以報之也厥後晉韓起聘于衛曰北宮文子之贈淇奧而遂答以此詩是亦以德報德也而孔子亦曰吾于木瓜而見苞苴之禮行也豈特男女相贈之辭哉

歸子集曰謂之投者平居分誼無往來之道出于望外者也衛之與國善為異姓乃存亡之義不出于諸姓而出于姜氏衛人所以感德之無已也

毛奇齡曰詩傳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此高孔叢子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語

平序翼卷六

卷六 齊風 齊風 齊風

王

齊離問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適故宗廟宮室盡為木齊問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鄭氏箋曰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改遷微弱下則于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于國風焉

孔穎達曰作齊離詩者言問宗周也周之大夫行役從至于宗周鎬京適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為木齊以先王宮室思為平曰于是大夫問周室之顛覆彷徨徨者視不思速去而作齊離之詩以問之也言過故宗廟則是有過因過墮墟非故諸周宗也周室顛覆王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洛邑喪其舊都雖作在平王之世而志懷幽王之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連利幽王改為平

王詩耳又宗廟喪滅非平王之世故不刺平王也彷徨不忍
去序其作詩之意未必即在周宗而作也

又曰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錫京謂之西周也
即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曰如有同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為東周者以成王去王城而
遷于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故昭二十
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而周也二十六
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
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為東

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錫京相對故言王城
謂之東周也周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周
室微弱諸侯以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平王東
遷政遂微弱下則于諸侯謂化之所及總行境內政教不加
于諸侯并諸侯齊其利位故其詩并諸侯同為國風焉
善曰嚴曰范氏家相云襄公立國之初恐未必時而周宗廟
忌舉為田此說非也此大戎焚燬者早梁書吳景傳泰清三
年十二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于端門外号泣城外使臣
且然錫京焚燬大駕東遷久而為田同其所也

謝按齊魯韓三家以王風為魯詩而新序節士篇云衛宣公
子青問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秦雍是也故書先伐此
而云問而求伐也容齋四筆以新序之說為齊詩韓詩秦
離伯封作陳思王植禽惡鳥論云尹吉甫信後車之說故李
子倫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秦雍之詩此皆平毛詩說異
毛奇齡曰詩傳云王世子宜曰欲其君幽王自立于離尹伯
封避而而傷之作秦雍詩說云秦雍幽王代申申走逃
秦數封王試之立平王于申申還作命秦伯師師遂亡成
于錫京東遷尹伯封錫秦伯師師遂亡成宗廟秦人皆望土為田

或生承秦荀望不忍去故作此詩按韓詩伯封為伯奇弟求
兄不得故作此詩非謂過都傷感如箕子所云也此既襲伯
封伯又以為過故宮作是既襲韓詩又據小序相雜成說矣
君子于彼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孔穎達曰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深矣在外
之危難君子行役無期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難危下二
句是也

范處義曰此詩作于大夫所謂君子者非婦人指其夫蓋大
夫見時之賢者不免行役故以君子稱之下篇君子陽陽亦

此意或謂詩不見息其難危之事篇意行役之人所憂者凡
亡耳飢渴則致疾病疾病則致死也所謂危難即疾病死也
也卒章苟無飢渴蓋息其危難所由致而風雨之使無飢渴
以生患也

陳晉源曰朱子改為室家念其君子夫大夫行役不歸室家
同當繫念室家友之情必應置之暇外邪至于行役過多自
是王者之失何必以無政為識
姜白鹿曰按何楷疑為戎申者之妻作以篇中維栢牛等
語乃尋常邸莊中景象也

君子陽陽閑閑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用遠害而已

鄭氏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也又云君子仕路
在樂官左手執室右手招我使我從之于房中俱在樂官也
徐文靖曰朱子謂其夫既歸安于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
其意而嘆美之夫以為安于貧賤而曰左執黃所云歡室鼓
簧者是也又曰右招我由房惟天子諸侯得有房中之樂貧
賤者何所有也且曰左執綏所云植其鵲翹者是也又曰右
招我由教教舞位也相招而從于燕舞之位貧賤何所有也
亭以為君子遭亂世相招為祿仕則此皆在位有官職者

謝按周官春官樂師教饒樂然樂之饒聲注燕樂房中之樂
陽陽之君子其聲師之流與樂師鐘師皆中下士為之先王
所簡而用也於論鐘鼓周何以或執黃由房周何以奏論世
音可以息矣

范處義曰東周之賢者相招為祿仕雖抱關擊柝亦可為也
至如衡之仕于伶官竊意詩人據所見而言未必盡然或謂
伶官人所賤無復青堂物其他皆有常職未必能全用遠害
也

補書曰古之樂官守掌教事故詩言多隱于此都教曰士不

得用並求為抱官擊柝不可得故爾猶職使姜白鹿曰此二
說皆通然即此一伶官而其特輝煌聲聞之可用者正多也
其特高壽一厚祿之不足有為者又可知也

謝按何楷古義謂王子績飲大夫酒樂及歸即其詩也太
附會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七戎于母家國人怨思焉
鄭氏箋曰怨平王恩澤不行于民而久令七戎不得歸思其
鄉里之處者言國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中
國在陳蔡之南迫近強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戎

之

陳登源曰集傳譏平王之忘親逆理當矣至謂周制凡有征伐皆用諸侯之師王師止衛王室不以出征此未和出何典也故之用禮大合軍以救無辜伐有罪及戰巡陳執事而賞得有功則獻愷不功則奉主車此大司馬之職也宜于社造于祖立軍社大祀之事也抱天時拜太師同車太史之事也執同律以聽軍聲太師之事也正治其徒役軍旅卿帥之事也今平王用兵器族師縣師之事也皆言出征時也又偏有辛伯之名蒐苗捕均之法其為制度甚詳若徒使安焉配食

安用此紛紛者為周世紀載濶略其用兵之事誠難悉知至或王踐奄伐東齊穆王征大夸其王滅密宣王伐魯皆王師親征之明證見書序外傳可信也周公之東征宣王之南征北伐則又見于詩者也雖謂天子之六師不用以征伐乎揚水之怨其上因出師不以義耳假令為復讎討賊之舉民將荷戈赴敵恐後誰敢怨哉小雅之六月采芣大雅之江漢常武率師者皆王臣也執兵者皆王族也彼不怨而此怨何為也

謝按竹書紀年云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

詩小序翼 卷六

戎申申實督犬戎之既平王德其立已而忘其弑父故戎有戎許以掩其戎讐之跡也然以天子不能禁暴而代為之戎耳列國何異此秦離所以降為國風而春秋所以托始于隱公與王伯厚云營謝戎申其為于母家一也一美為一刺焉宣王親親平王忘讐也

毛奇齡曰詩傳云荆伐申平王以周師伐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詩說端之水刺子討申弑幽王之罪伐申浸膚及許平王遣兵伐之周人怨思而作按古文無端字此非鄭風喜風詩大端字為端不知何據若荆伐申則似竊鄭要云申近種

楚穀見侵伐二語而境造事以實之然亦但戎申耳以詩有戎甫戎許豈造為戎甫侵許則此時止申侯為得復有甫許諸舅氏也

中谷有蕓問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山年饑饉室家相棄爾鄭氏箋曰興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離之生于陸自然也過衰亂山年猶離之生谷中得水則病將死范處義曰山年饑歲世所不免為夫婦者正當同患難連至相棄由其夫婦之義日以衰薄而致然也詩人以為風俗衰薄其來有自未可遽望其善特問之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五二八

姜炳璋曰周公營洛千里邦畿使得令主不難允復而反仇
為恩大矣已失于是天怒于上人怒于下仇經為陳室家相
牽至于如此詩中谷有蕓但覺蕭瑟之氣哀慘之音以視西
周別是一般天地詩人寫出不忍聞見之景而胸中抱大志
願友冷矣序曰閔序有以知其心也
徐氏曰金縢本後何代幾有周禮十二荒政所以極之中谷
穀而荒政廢矣此序所謂閔也
是豈閔司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據怨連統王師傷敗君子不
樂其主焉

鄭氏箋曰不樂其生者竊不欲覺之謂也
徐氏請曰朱子云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按陳
三年傳平王崩周人將昇統公政鄭祭足師師取溫之麥秋
又取成周之禾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
事也竹書桓王三年王使虢父伐晉之曲沃十二年王師秦
師圍魏十四年伐曲沃立褒姒弟繇于翼十六年滅箕史記
鄭世家莊公二十七年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衛伐鄭莊
公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序謂諸侯背叛王師
傷敗者此也夫兵凶器也違此百凶構怨連統可知矣何得

以序為衍說

黃樵曰桓王一失其信而至于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人君之
于天下其可一日而忘信乎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非兵食
之果可去也昇其去于此者不若去于彼苟信不立雖有穀
粟安得而食雖有城池將誰守此君子所以閔周之亡也
毛奇齡曰詩傳云莫知忠于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誠有
是詩說同按左傳哀三年晉趙鞅惡范氏為周劉八世為晉
姻婭和事周文公趙鞅奔周昇范氏故周人殺其其事也
知說非其罪昇范氏合但哀三年事當在孔子刪詩之後恐
時世不符耳此詩舊名莫莫不若有莫
姜炳璋曰時必有忠義之臣裕中興之略者而無事被殺如
後世遭誅誅而長城壞兵飛虎而中原止之帝高宗哀然若
此此詩人所為浩歎也不言刺平而言閔周哀其無復仇立
國之志也
謝綬孔疏以免喻鄭雖喻王羅于羅喻傷敗何楷以免比列
國之卒雖比王卒皆可通
為篇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謝綬釋文刺桓王亦作刺平王鄭氏詩註是平王詩說證云

正義本作平王云定本云利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註里甫註
世紀產靈恩集注皆為利桓王之詩

鄭氏箋曰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子孫之親

孔穎達曰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
族三妻族二又云棄其九族者不便以族食族燕之禮事而

親睦之故王之族人作此詩以利王也此序其利王之由經

皆陳族人怨王之辭

春秋之六平傳家昭公將去季公子樂豫曰為其為范氏其

本族其子以為此蓋引此詩也

毛詩題綱云葛藟一名燕蕤藤好生河漸邊得水潤而長喻

王九族得恩惠以育子孫今王無澤于族人下如葛藟生河

漸邊也

嚴粲曰陳氏云周公大封同姓成王內睦九族親親同道也

棄其九族同道棄矣

何楷古義曰平王以其父廢己為可恨感申庚之立己為有

德父仇不討反汲汲圖報焉非謂他人父而何天子必有父

諸侯必有兄天子無兄禮今斥王謂他人兄責醜之也

承為懼說也

鄭氏箋曰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為說人
所獲故懼之

善兩璋曰焦氏罕舉此皆臣見棄思君之作葛藟蔓延本夫

聯屬比君臣情誼相維也蕭可薦祭齊氣上達比君臣誠心

相通也艾可療疾久而益善比君臣休戚相關也今君棄子

一日不見則思之切矣其說亦通若何氏楷亦合鄭莊怨王

之貳而作則鑿矣

謝按古人臣任事于外則說聞為生一日不見于君已懼小

人乘間而說之如趙高使二世人不得見而後竟為之計行

霍光出沐而後上官之譖入鄭氏以一日不見之語謂人臣

出使而懼說誠有之事也然古人避說有納出居于外者蓋

辭權寵耳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

能聽男女之訟也

孔穎達曰經三章皆陳古者大夫善于聽訟之事也陵遲猶

跛弛言禮義廢壞之意也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奔之也

范處義曰據詩所陳當禮義陵遲之時男女淫奔由無所忌

憚而然詩人因言古之大夫能聽男女之訟與行露美召伯

之意畧同然行露言不能此詩言不敢其思於難同而所以思者有異曰不能者德明惟明也曰不敢者德成惟思也則

昇或皆出于德其可美均也

謝按列女傳曰楚伐破之虜其君使守門納思夫人于宮楚

王出進夫人出見思君乃作詩曰彼則異矣元則同之遂曰

彼思君亦同寂按在傳納思偏生情教及成王未嘗自故也

劉向富主魯詩說又按詩明言畏子不奔則未嘗奔從而序

以為淫今何邪蓋是之甚託詞以為不奔不敢也又按王制

大夫曰命于禮當乘墨車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則車亦

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羊路也而王氏道云諸漸漸之石

則王不恤其將觀大車極極則將不恤其士善白巖亦以為

征役之人刺其大夫之詞非淫詩是後人臆說難辨古序事

勝也

正中有存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鄭氏箋曰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又云子唯放逐于朝去

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為賢

孔穎達曰毛以為放逐者本在位有功今去而思之鄭以為

去治職事所在有功故思之意雖小異三章俱是思賢之事

以

謝按毛傳留大夫氏子國子唯父先言其子乃言其父者當

是賢人放逐止謂子唯耳作者既思其子又美其妻世有德

遂及其父孔氏曰毛詩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朱子何所據而

易為淫婦所私奔之人哉范處齋謂子唯子國兄弟也無稽

之說

又按桓公十一年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

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

祭仲將往有于留塗出于宋家人執之而何楷詩世本古義

云刺鄭桓公也桓公委于留身鄭君夫人叔桓通焉詩入託

為叔桓之辭以醜之亦引公羊傳云云蓋即本公羊傳而影

附此詩也

為叔桓之辭以醜之亦引公羊傳云云蓋即本公羊傳而影

附此詩也

為叔桓之辭以醜之亦引公羊傳云云蓋即本公羊傳而影

附此詩也

為叔桓之辭以醜之亦引公羊傳云云蓋即本公羊傳而影

附此詩也

為叔桓之辭以醜之亦引公羊傳云云蓋即本公羊傳而影

附此詩也

為叔桓之辭以醜之亦引公羊傳云云蓋即本公羊傳而影

附此詩也

為叔桓之辭以醜之亦引公羊傳云云蓋即本公羊傳而影

附此詩也

為叔桓之辭以醜之亦引公羊傳云云蓋即本公羊傳而影

小序翼卷七

或或張 謝介度甫纂

鄭

緇衣美成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鄭箋曰司徒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

孔穎達曰成公之身桓公父子皆為周司徒之卿而善于其卿之職鄭國之人咸宜之謂成公為卿正得其宜諱度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成公既為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足其

善又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作此詩美其成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故其作詩之意于經無所當也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美鄭子孫突也犬戎弑幽王于驪山下并殺鄭桓公鄭人其立其子孫突是為成公年晉秦會師與復周室故平王受之如此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申庚魯夷許男鄭子立宜曰于申平王元年王東從維邑晉侯會衡庚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是則成公之于平王始而迎

詩小序翼 卷七

立繼而東從皆有力王之德鄭也深故其情見于辭特為懇摯如此

陳晉源曰呂記宋傳皆以緇衣篇為周人作非也周人作之當入王風矣好賢之屬周人鄭人述而為詩耳故左傳贊武稱王制禮遇之禮寵任之至以見德足以堪此耳洪興詩充耳重較意正相同

謝按表記云好賢如緇衣則齊不滑而民作怨孔叢子曰于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蓋緇衣美成公是周王好賢以父子並為司徒而詩補傳則謂鄭成公養賢而贈緇衣失之遠矣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蔡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鄭氏箋曰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生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為之所而使驕慢

嚴粲曰莊公克段之事左氏以為譏失教此序以為小不忍皆責之也輕微梁公羊及胡氏深誅其心為大惡後之說詩者祖其意以序為非且謂詩人探莊公之心在于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為說以殺成其惡耳竊謂此收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之本意則未也莊公固非不忍者然

春秋乃聖人褒貶之法變風乃國人諷諫之辭不可以並論也此詩止以公昇祭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為公拒仲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寤之耳如此則不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旨

左襄二十六年鄭伯為衛侯如晉晉侯責衛侯之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詩仲子字晉侯乃許驪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其後亡也子展傷而壹又晉語齊姜勸重耳歸國亦稱將仲子詩

謝於郭箋曰無貽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孟打我州凡介

言無傷害我兄弟也而徐文靖曰無貽我里貽過也所謂郭城過可雖國之害也母新我樹杞仲子曰無使滋蔓公曰姑待之是也我父母公所謂姜氏欲之為辟害也詩人辭意婉切而前田鄭熊臆料為淫奔之辭宋子信之遂以仲子為男子之字何哉

又按仲子即指祭仲鄭箋以公子呂手解指為祭仲者以祭仲之諱多于公子呂非不知左傳也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錫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鄭氏箋曰結之言善也中雅也

陳啓源曰兩叔于田玩其辭皆美太叔而序云刺莊公意此詩之不可無序也段之美飲酒耳搏歌耳射御足力耳美之乃以譏之也然段之以此為能莊公之過也在傳所謂譏失教也微子則詩之意將以解害矣謝於陳氏之說與嚴氏贊同

又云叔段善飲酒工服馬而得仁或美好之名滿稱宣其為邦後主父為孔聖云余是君子微文之刺非小人虛譽之辭是為谷詩京城社黨說說之稱為美仁諸河海之入謂安史

為聖過矣鄭師一出京人皆叛段何嘗有社黨

姜炳璋曰漢宣帝以次子淮陽憲王聰遠有才幹年成為淮陽中尉欲廢王以推讓之諫由是太子遂安齊高帝從弟李淑性豪縱上心好之嘗語之曰卿可教詣王思遠以其立身簡潔也皆因其所闕而儀以賢佐使之潛移則莊公子叔段可刺矣

謝於此序稱叔下序稱太叔毛傳叔太叔也以明非二人大叔于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釋之本作叔作之叔于田者據文云作而好釋之本作叔好射者據云連段本有射字

李悝曰此詩所言皆以叔段為義而序所以刺莊公者王氏
曰人君明義以正眾使眾知義而孰敢為不義為不義則眾
之所素也安能得眾哉楊龜山曰叔段不以義得眾其失在
于莊公不制之早也人君明義以正眾使眾知義則雖有不
義者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哉
二說皆是如將仲子叔于田不刺叔段而刺莊公揚之水不
刺桓叔而刺昭公皆就之所由生也

呂東萊曰鷩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從之體法如此宜
其為莊公之所囑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

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泣涕而道
之易之云仁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譏笑而道之者也詩人
直以兄弟之心為莊公憂耳豈知其他哉

謝按毛傳叔之從公田也正義云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

田

毛奇齡曰美田者也鄭好田暴虎其俗也昔匡衡上封事也

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謝按匡衡蓋用齊詩之說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射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逐之不能
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振振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

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
危國止師之本故作此是詩也

鄭氏箋曰好利不顧其君注心于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
左傳二年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

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賡清人獲杜注亦本小序

燕美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釋文云燕美亦作燕

鄭氏箋曰言道也鄭曰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直之臣故
刺之

孔穎達曰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在朝君

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庭之人焉

嚴粲曰或謂檜燕美專刺其君唐燕美專刺其臣鄭燕美兼

刺君臣案此詩言約飾止是臣下之服舍命不渝及邦之司

道邦之彥今皆臣事也止當為刺在朝之臣稱彼所以譏此

也

陳登源曰陳古刺今詩之常也辨說識年過矣且以變風不

宜有美故言刺夫淇吳縞衣車鄰駟鐵諸篇皆變風序何嘗

不言美乎至釋為美其大夫而欲以子皮子產當之下知詩

止于陳靈鄭二子之註詩世已五六十年矣襄二十九年魯

為李札歌鄭羔義詩久編入周樂是年子皮始當國子產之
為政又在其後身又何由先有其詩也昭十六年鄭六卿錄
韓宣子子產賦鄭之羔義不應取人譽己之詩以誇客也朱
子說詩無乃未論其世乎

毛奇齡曰詩傳云子皮為政忠道之戒子產美之賦羔義詩
說初子皮卒子產思其忠職為按左傳鄭六卿錄韓宣子子
產賦羔義則此詩先子產有之故子產取以為賦非子產所
作也蓋竊朱子辨說而竟忘前此之有左傳也
謝枋何指以為美叔詹之詩朱謀埠謂則公子歸生之詩此

鑿空無據

邇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范處義曰鄭莊公失道君子舍之而去蓋出于不得已詩人
思念君子而望其西為國計忠厚之意見之終焉誠為懇切
也

黃樵曰此詩是君子去國而國人欲留之之意執其社執其
手而惟恐去之之速也古者人君之用人必察于國人之
好惡今國人皆欲留之而莊公不能用失國人之望矣
陳啓源曰鄭之邇大路猶衡之考索也二或皆有賢名二莊

不能繼其業哲人和衆引身而退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政後
州吁篡公子五爭二國之亂若出一轍矣

徐文靖曰松集傳以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有邇大路兮攬子
祛之句遂易為淫婦為人所棄而作果如玉言彼稱詩以贈
游女今以為婦人所作抑又何也且焉之不予所以之地而
乃于大路焉之恐無是情理

姜曰叢曰司氏楷謂者周公卿欲易鄭莊公之詩即司氏
時時事也松集主性近代天子之表其後祝融封王于熊易
者亂臣賊子之有見于春秋者聖人誅之而乃錄周、史

載欲留之詩乎

毛奇齡曰詩傳鄭人夫婦相素字 賦大路按宋玉登徒子

好色賦有云鄭衛漆洧之間事女出洧桑臣觀其麗者因稱
詩曰邇大路兮攬子祛芳焉詞甚妙則以此詩為鄭詩故
曰漆洧之間此入鄭矣又去一邇字不可解

女曰離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如正義說
則此所錄雖本于文亦係陳古義

鄭氏箋曰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孔穎達曰以 之時朝廷之上不說有德之君子故作此

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利之

陳登源曰首二章士女見雁女則宜之以為燕賓之用皆陳

古說德事也歐陽氏以動生解之失動生者小民之細行耳

以此為賢將白圭瑜璣輩皆可升堂入室耶况夫婦相燕樂

而不及嘉賓則何關說德風宿晨興止自讓口腹之需斯乃

飲食之人耳焉色者相去無幾非不得謂之動生惡湯謂之

賢始信古注之義長也

姜弼璋曰此詩婦以其夫不悅德而戒規諷切之也

毛奇齡曰詩傳桓公好內衛姬歲之賦雖鳴詩說雖鳴衛姬

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按劉向列女傳云桓公好淫樂衛

姬為之不聽鄭衛之聲桓公乃位衛姬為夫人既管仲為仲

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張魯世史策亦曰衛女矯桓耳志

和音是也但劉向之說有未可信者按左傳齊侯好內多內

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則二

衛姬亦在所娶之內未聞有特稱賢者及鄭姬生孝公公身

管仲傷孝公于濮公以為太子莊至有寵于其姬同寺人貂

以為羞于公公許之及武孟管仲卒易牙入專寺人貂因內

寵以殺君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卒宋桓莊至即易牙其姬

即衛姬公子無虧即武孟則長衛姬之不賢有明徵矣漫假

如衛姬賢并管仲同治內外則安得有私寵鄭姬淫并管仲

為太子于宋之事故曰劉向之言亦可疑也

有女同車刺思也鄭人刺思之不昏于齊大子思嘗有功于齊

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祐至于見逐故國

入刺之按七傳五章齊之長

鄭氏箋曰思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謝按鄭志張遷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者不志姜內法

通人於夫幾亡魯國故齊有權於之刺魯有欲易之賦何德

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位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于此作

音據時而言故序連經意

范處義曰鄭思解昏之言未為失也君子固許其善自為謀

卒之所以自謀者無聞為故詩人問其當立無助答其辭昏

蓋專為無助而設謂其既終不能自謀不如初無辭昏猶有

大國之助耳此詩人之本意也亦有功于齊即左八傳桓六年

北戎伐齊鄭大子思帥師救其大敗戎師獲其二帥甲首三

百以獻于齊是其事也思解昏者耳時請妻者姜也此詩

序言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是再請妻者明矣

陳晉源曰鄆詩二十一一篇其六篇皆為忽而作計思而為君其始以桓十一年五月立是年九月出奔衛其繼以桓十五年六月歸至十七年冬遇執前後在位不及三載而國人聞之刺之卷卷無已者豈非以其世子當立而不克令終故獨加憐惜與案思六詩孔氏以有女同車卷二篇為作于前立時以山有扶蘇篇為後重揚之水四篇為作于後立時今合之鄆事殆不謬也思之立而即出奔也因家人之執祭仲也蒙起于外也使結魯魯有大援或時有警方伯起而正之則安不能恃家以竊國矣故有女之刺辭亦寒寢之思見正

皆汲汲于外獲也思之歸而復見弒也因惡高渠彌而不能去既也既生于內也使思能用賢去姦制斷成福權臣不得擅命弄忠臣良士共圖國政則臣下之逆節無自萌矣故山有扶蘇篇篇刺其違君子近小人主弱臣專孤立無輔之事所急在內也然則前立二詩其作于思之既卒後立四詩其作于思之未弒乎

謝按鄆六卿饒穽宣子子謀賂有女同車宣子稱為權燕好說者乃謂刺思好色如衛靈公與而子同車招搖過市又謂舍車而從攜手同行証圖之甚

山有扶蘇刺思也所美非美然

鄭氏箋曰言思所美之人實非美人

孔穎達曰毛以二章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鄆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養得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

黃樵曰詩人之意蓋以為山有扶蘇亦有橋松隱有荷蕢亦有游龍以見國人未嘗無君子亦未嘗無小人在人君能辨之耳今昭公不見子都子充而乃見狂且狡童見所美者非所當美而反以小人為君子也

謝按毛傳狂狂人也狡童昭公也孔疏云下傳以狡童為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徐文靖曰詩人之意當以子都子充為鄭思狂且狡童為鄭突春秋桓公十一年九月丁亥昭公忽出奔衛己亥厲公突立是鄭人思思不得見目中止見有突也其說弄毛傳不合鄭以子都子充指君子狂且狡童指小人為是姜白巖以五詩皆作于昭公奔衛之日為公竊位之時突猜刺人也祭仲立之而欲殺仲傳瑕迎之而卒誅瑕斯時昭公在衛其勢危也國中猶有向背形跡難以克矣詩人以思思惡突之心若為女子之刺男子者此若表也

毛奇齡曰詩傳云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狷子良曼之作
扶胥詩說亦云按詩本作扶蘇毛詩作扶胥字通也其云任
聶人狂狷者按左傳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家
師敗績狂狷歸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狷則狂狷本
宋人而見獲于鄭者其後任用則無據且獲狂狷者亦謂公
非靈公也

稱分刺思也君弱臣強不偶而和也

鄭氏箋曰不偶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偶偶和

黃樵曰君弱而臣和者理之當然也事不出于君而出于臣

則其國必危魯出三家晉政出六卿齊政出田常則有篡弑
之既今昭公微弱而為祭仲所專此詩人悲其將亡而為之
嗟嘆與

嚴氏詩緝曰此詩小臣弱忠于國而力不能自為呼諸大夫
而告之當時卒無有倡之者由思無忠臣良士也

謝按毛傳以倡予和女為君責臣之辭言倡者當是予和者
當是女也後以為章臣相謂之辭言女倡矣則我將和之也
如後意則倡字當略斷予和女三字連讀則傳義為是

彼童則忽也不能弄賢人國事權臣擅命也

詩小序翼 卷七

鄭氏箋曰權臣擅命祭仲專也

孔穎達曰大臣專國之政雖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
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己意行之不復諮白于君鄭
忽之臣有無此者惟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為公娶
鄆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思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
人誘祭仲而執之歸立突祭仲遂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
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婦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
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思思之復立祭仲又專此
當是思復立時事也

謝按朱子謂昭公嘗為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
氏疾之如仇讎也况方刺其不能弄賢人國事權臣擅命則
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彼童目之耶下
知詩之刺思非忽而刺之乃忽而刺之也愚之至不能贊不
能思忠愛甚矣若其子魯魯之故彼彼童兮不我知兮彼童
即指紂蓋詩人不敢斥言而託之彼童故云刺也范處義以
彼童指祭仲殆是彌縫朱說小有扶蘇鄭箋云彼童有貌而
無實孫毓中之以為彼好之彼非如後世解為彼童也彼童
傳云昭公有杜陵之志疏亦云彼好之幼童蓋非不美之召

且其子嘗以目射

毛奇齡曰詩傳云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參
有詩既參有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詩於史記
翼子有參有歌中有彼狡童兮之句與此狡童詩句相合即
以狡童為參有觀彼童詩止二章而詩說有三章其云一章
與者為即以參有歌四句移冠此章也攷左傳靈公將去
穆氏而獨留子良此謂子良欲去國又靈公立祇半載而即
已被殺即參狂狡亦不久子良又安得數載逆諫且至去國
後參靈詩說竟云子良去國詩說又云子良如晉皆從安不

經

襄靈思見正也狂童志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鄭氏箋曰狂童志行謂突并思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
之

孔穎達曰思是莊公世子於禮當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
童志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
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
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忽入而突出也箋言更出
更入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正之也忽之復

立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己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
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之大都突入櫟之并思爭國思以微
弱不能謀逐去突諸侯又無助思者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己
也

朱向震曰此鄭之賢人思思而刺其不知復國之道也又曰
刺思之詩獨多者昭公為莊家嗣素繫人心而迫于強乎里
見其君之出走此哀思之實所以多也

洪亮吉傳鄭六卿既難室子子太叔懿襄靈室子曰起在此
敢對子至于他人乎言必不煩求他人也以詩解國如是也
而徐文靖曰襄靈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疑託之齊人之口
而非鄭人自刺其君也竹書平王六年鄭遷于溱洧其後桓
王十三年北戎伐齊鄭忽帥師救齊子思思我襄靈涉溱者
謂思有功于我涉溱洧而救我也故欲以孟姜妻之辭之
而不我思豈無他人身晉哉其說亦可參黃櫨云祭仲恣其
狂狡之行弄其君于股掌之上故思大國之正己非也

又按呂覽以此詩為子產作按左昭十六年鄭六卿既難宣
子于鄭子太叔懿襄靈則非子產作明矣

小序翼卷八

止風張氏介辰本箋

平刺亂也魯相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鄭氏箋曰昏姻之道謂嫁娶禮又云男親迎而女不從

孔穎達曰鄭國責亂昏姻禮喪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從乃違

悔陳其辭也

輔廣曰親迎在六禮之後宜有親迎者已在堂而反不行者

况鄭之淫亂耶

姜炳璋曰此女子適人不得其所因悔之詞詩人述之

刺其國亂氏言也天下無淫奔而後于堂者亦無反歸裝衣

駕車而行者則非淫詩也何階以為徐吾氏之休所作子惜

公孫楚也未必然

毛奇齡曰詩傳公子小白適營齊人慕之賦手詩說亦以此

鄭詩也入齊者必以詩中子之易分年還詩語同後我于堂

又昇著詩語同故耳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正義云私奔詩

孔穎達曰上篇以禮親迎女尚違而不至此復有不待禮而

相奔者私自奔通則越禮相就志傷他邑則依禮不行二者

俱是淫風故名為刺也

范處義曰是詩所刺以男女俱不由禮而相奔誘故謂之亂

此國人以奔為耻作詩刺之而以人甚遠不我即為言亦以

見先之澤在人心者未泯故雖刺其亂不忍指其實此聖人

之所取也

毛奇齡曰詩傳王素賢大夫諷之微唐陳詩既唐陳傳王

素賢而諷之與也二章三章賦也按詩無此名惟豐坊偽詩

本以論語唐陳之魯四句冠鄭風東門之墀詩上而此詩傳

詩說又皆無鄭東門之墀一詩則亦以鄭東門之墀一詩冠

論語唐陳四句為唐陳詩耳然喜棟室遠東門室通意正相

反若東門之墀只二章此云二章三章正以句作一章也

謝綬曰東門之墀亦以為素賢之詩則踵豐坊之偽說也

林云東門之墀若處在城禮義不行昇我心反則同年平合

知其有所傳受矣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鄭氏箋曰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

嚴粲曰鄭公子之亂時事反覆士之休于利害隨勢變遷失

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

張次仲曰求友而值風雨又不得見則神情蕭索平既見之

而曰不夷不喜者何也鄭自屬突始爭氏不堪命相對躊躇

有不能已于懷者嗟乎世雖大亂未嘗無人奈何棄置不用
合祭仲據臂其間乎

陳登源曰傳以漸漸為暴疾則其于連連矣云然非附會暗
則無所加焉世之亂也日甚一日君子得已之道祇得其常
而已以世亂而稍改非君子也以世亂而加於是有心于矯
俗亦非君子也故序云不改其度焉

謝按南史袁粲傳粲初召慈孫竣于儀範齋粲謂之曰之使
走慈孫雖安如常而子曰風雨如晦雖下已又呂光遺
楊軌書劉孝標雜論梁簡文廣弘明集皆用之則此注亦

可知矣

毛奇齡曰詩傳齊桓公相管仲一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而
詩說同按左傳十六年傳鄭六卿饒韓宣子于郊宣子曰二
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將賦風而宣子喜曰賦不
出鄭志明是鄭詩而乃移入齊安甚

子矜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
釋又云本校以世字在下音義此詩云注疏本

鄭氏箋曰鄭國謂為校可以校正道統

顏氏家訓孫安郭璞注甫足曹大家注列女傳云矜交頤也

鄭下詩本既無也字章儒因謬託云青矜青矜是衣而處之
名皆以青為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毛傳以青矜為學
子所服必有所本蓋古制若爾

黃樵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
倫也古者學校修則學者于此藏焉修焉入學校不修
而學者遊遊無度失業故此一詩皆是學者朋儕分聚思念
相親之意

謝按毛傳青矜青矜也學子之所服王應麟云漢石經作子
矜傳之誤矜矜特通用字耳又按北史大室中微處喜為博

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浸分每覽子矜之詩未嘗不慨然而
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矜之歎復見于
今皆用之于學校也若朱子白鹿洞賦曰廣青矜之疑問仍
用序說則不獨矣又魏書羊深表云鄭廢學校國風以識亦
是用小序

王應麟曰春秋之時急攻戰而緩教化惟魯魯能修泮宮衛
文公敬教勸學他無聞焉鄭有柳校子產僅能不毀而已
謝按何楷古義以此詩為子產所作因其不毀柳校而云然
非其實也

揭之水間無臣也君子問思之無患臣良士終以死而作是詩也

鄭氏箋曰同姓臣所作

范處義曰為此詩者其鄭國之賢與一薛居州不能使宋王之善以左右前後皆非薛居州也忽無忠臣良士獨有為此詩之賢不能有益于忽故曰問無臣也

善曰魯曰亂臣賊子必先翦焉之羽翼使之孤立于上而後惟我欲為至于宗族大臣尤所深忌也詩人同姓親臣當君弱國危之日憂護危議之時者身一去而君隨之故不覺坐

涕泣而道之也

謝按思之弟子儀子完子疊兄弟爭國相殘故曰終鮮作此詩者疑即詠按章穆兮寡寡之人誠心愛思者也

出其東門閭亂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氏人思保其室

家焉

鄭氏箋曰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思子疊子儀各一也

孔穎達曰公子五處爭國兵革不得休息下民窮困男女相棄雖二章皆陳男患保妻之辭其公子五爭序其相棄之內于經無所當也

詩小序翼 卷八

又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為公娶鄆曼生桓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主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拜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桓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伯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因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欲昭公而立公子疊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歸于魯上子疊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慶封而高渠彌祭

仲迎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復傳假傳假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耳之盟而舍之六月傳假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為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為爭義故惟數從為五爭也

謝按班固地理志云鄭國之狄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並聚會故其何淫鄭詩云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渚瀼矣此其風也則二詩之旨明矣序云問亂問淫亂之成也

范處義曰公子五爭首尾二十年兵革不息所以致亂男女

相素室家不保此其所以謂之問亂也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鄭氏箋曰不期而會謂不相期而自俱會

孔穎達曰作野有蔓草詩者言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

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于下又征伐不休國內之昏皆窮困

于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期約

而相會遇焉是下窮困之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女失時

謂失年歲之時非謂昏之時月也毛以為君之潤澤不下流

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

謝按思遇時也陳啓源謂定亂而思治之介其說非孔疏則

謂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非也左傳鄭伯享趙孟于魚陂

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孟曰吾子之惠也鄭六卿饒韓宣子于

郊子賦賦野有蔓草宣子曰猶子善我吾有望矣未必盡斷

章取義也韓詩外傳曰孔子過齊程本于郊之間傾蓋而語

終日顧子路而歌野有蔓草古人于君臣朋友間每託名配

耦此詩若以淫奔名卿何以賦之大饗夫子何以歌之以示

子路哉若韋昭毛詩問答曰國多兵役男女怨懣一作時于

于是女感陽而思男故出游于洧之外託采芣苢之而為淫

佚之行特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也此說非是

蘇氏傳云鄭人困于亂政感蔓草之得露零以生而自傷不

及也有美一人指賢人也

詩義折中云古來美賢之遇合往往得之意外執一隅以求

之則所遇者僅矣故必無時不思有美無地不加物色夫而

後辨松蘿源之內班荆傾蓋之間莫不有所遇也然則所謂

邂逅相遇者正其意民之心無已俯藏之念甚切豈素不加

意而後隨之適然之數哉

謝按何氏指謂刺鄭莊公之欲殺弟以祭仲有蔓草難圖之

語也大足附會

毛奇齡曰詩傳曰季遇卻缺于冀野焉于文公人美之賦

野有蔓草詩說同考左傳鄭子賦賦野有蔓草韓宣子曰賦

不出鄭志明是鄭風之有微者而移為唐風何爾雅也

漆浦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素淫風大行莫之能殺也

鄭氏箋曰救止也亂者士女合會漆浦之上

王安石曰蓋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為至于如此者豈其人

性之同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素而無所從歸也然則民之

失性也為可哀君之失道也為可刺

謝安詩云桃花水下之時鄰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洛
濱水之上招魂續魄東蘭草被不祥故詩人願其所說者
侯往也然鄭箋曰仲春冰解水渙渙然又云男女戲春氣始
出託采芣苢之草而為淫佚之行言仲春則非上巳矣言託
采芣苢則非祓除矣竊謂鄭俗雖淫不應無故士女驩集則
難詩之託為矣

小序翼卷九

或或張 謝介侯甫墓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戒
之道也

孔穎達曰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
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于夫以相成益之道焉二章
重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
章言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夫人與戒君子使不畜已

怠慢故陳人君早朝戒君子使不惰于政事皆陳昇夫相警
相戒之事也

黃櫨曰哀公政事不脩本于祗席之失助故作是詩以忠賢
妃此詩皆是夙夜警戒之意宣王晏起姜后侍罪遂勤政事
以致中興觀此則夙夜警戒乃賢妃貞女所當死也

姜白叟曰按齊未聞有賢妃劉向列女傳云衛姬不聽鄭衛
之音故管仲治外衛姬治內曹大家注衛國作淫佚之樂衛
姬疾桓之好淫故不聽以厲桓公也張粲女史記云衛女矯
桓耳忘和音郭忠胤曰桓有兩衛姬長曰共姬易于同共姬

以致亂彼不為夜半之泣足矣安能為雞鳴之職其少壯乎
五公子等立皆莫克終而有國者惠公戎其母之隱微但左
氏載惠公甚非全德而來魯儀謂戎王之女為己公夫人生
祭公祭公生哀公所謂賢妃其乙公夫人乎玩序思序不必
定指何妃然非戎女乙妃不足思也

謝按韓詩云雞鳴曉人也蓋以有蒼蠅之聲句耳魯齊齊地
同又有紀侯贈哀公事故為此說耳而薛君韓詩章句云雞
鳴曉人也故說為曉字之訛御覽引薛君曰雞鳴鳴聲相

又按列女傳云提梁歌雞鳴晨風之詩班固詩云上書指北

閭闔下歌雞鳴又送策秀才文有云歌雞鳴于閭下稱仁漢
贈李善注雞鳴詩冀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

運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

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鳥

鄭氏箋曰荒謂政事廢弛

孔穎達曰君上以善田獵為賢好則下民皆慕之政事廢荒
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士大夫相答之辭是
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

范處義曰仇于上者謂之風習于下者謂之俗然上有好者
下必甚焉齊俗善政驅馳之間邂逅相遇互相誇詡以習于
田獵為賢以閑于馳逐為好形于辭氣之間可以想見由哀
公好田獵故也記曰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里民之表也孟
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故曰刺荒也

謝按運韓詩外作機機好貌漢書齊詩並作營家哀世本注
云哀公荒淫田游史作還詩以刺之也仲子漢末人從司馬
敘史韓詩而此說則非小序同姜兩璋以手作哀公詩為非
真遂記也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鄭氏箋曰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

孔穎達曰毛以為首詩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

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子于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

互見鄭以為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

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善兩處曰地里志顏師古注著地名濟南即有著縣述其說
有因以為莊公迎婦姜而作黃氏標曰以著為地下文何以
曰庭曰堂則著為門屏之間也春秋桓三年公子翬為齊近

女齊侯送姜氏公齊侯于瀝世本古義謂此詩刺齊桓公不親迎夏附會又曰方望銘謂齊與衛夾中同此女所奔者非一人而東方之日則齊之者非一女同引地謂志齊自齊公下全國長女不得嫁為家主詞名曰至兒至東漢蒲博未改為證且云其時齊者無作于父兄之其齊者亦無悔于里黨噫其言過矣夫以雄孤之君下至兒之令家或有之然志引齊詩其舒緩不以為淫也要在位十二年被弑國人

之刺莫刺文姜不一指斥官制無所忌即鄭國之君猶深惡其不能防閑文姜何至淫傷甚于鄆衛耶桓公治齊自必反襄舊政若猶守舊令則文姜不致失或曰桓之亂未必不由女然如夫人者六人未聞其姜氏也齊自太公丁公乙公以至文公猶能誅諸君者七十人代有賢君其良法善政皆不能守獨襄公適令傳至東漢必不然也班氏采雜言而據以說詩竊所未安

東方之日刺棄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民也毛傳日出東方人君明或無不照察也
陸德明曰刺棄本或作刺棄公非也而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

詩小序翼 卷九

孔穎達曰襄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不侍以禮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為陳君臣惑亂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前章一句東方之日為君失道東方之日為臣失道下四句為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之事

嚴粲曰襄謂政棄民最淫風靡行而無忌也

封按薛君韓詩章句曰詩人言所說者簡之或美如東方之日後三句人如宋玉神女賦其世來也權分若白日出照

屋梁曹植洛神賦遙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日出東南隅行淑觀耀朝日秋胡詩明明難作朝日皆用韓詩義也而何倫

世本古義以序刺棄為刺襄之謫非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走與居無節號令不特聖王不能掌其職焉

鄭氏箋曰號令猶召呼也聖王掌漏刻者

孔穎達曰襄公之時朝走起居或早或晚而無常節度號令

召呼不以其時故刺之且言聖王掌漏刻之官不得其人也則

是君臣之過也

又曰琴堂氏以水為滿準晝夜共為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太史立成法于每氣之間加減刻數以一年有二十四氣一氣之間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周半而用箭四十八也麻言晝夜者以昏明為限

謝按竹書紀年沈約注云懿王之世典居無節統令不特琴堂氏不能其職諸侯于是擯德沈氏即用小序語而以為懿王不知所據鄭康成詩註則屬哀公也何楷謂為刺襄公非矣

又按序言是人君無節雖有琴堂氏亦不能守職而正義謂

由琴堂失職不以昏明告君非序意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鄭氏箋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

嫁公請之公身夫人如齊夫人戀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

乘公而搯殺之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

侯于濼于祝丘有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妻作詩以

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

孔穎達曰經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二章責魯桓縱恣

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以

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于經無所當也

呂祖謙曰國君夫人父母嫁則使大夫望于兄弟禮也姑姊

妹嫁而及兄弟弗與同席禮也是二禮者人以為不過別嫌

明微耳非有大利害也及魯桓文姜犯此禮而羅拉幹之既

身死異國為天下笑人可斷須去禮耶

謝按毛傳國君尊嚴如南山莊莊然雄孤相隨終終然無別

失陰陽之匹玉篇引詩作雄孤以行遠見

毛奇齡曰詩傳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

賦南山詩說南山襄公久留文姜人刺之按春秋公身夫人

如齊公即亮于齊無久留而公不能制之事若焦氏易林云

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則指文姜初歸齊

時故曰襄送季女如春秋齊侯送氏于諸是也第雖非蕩道

送姜氏者是齊魯不是齊襄焦氏故誤耳

南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志志大

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說苑舟之濤不受害而退終身誦南田之詩

孔穎達曰有禮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今襄公無禮義

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望大徒使心勞而公之所求者非

道也

其道也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并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可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求為霸主也于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修于是乎小伯章昭曰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傳之以祖父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為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眾特強力故欲求為霸也至其弟桓公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為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

善而璋曰古人云南田悟進學術門悟處世揚之詩可為亦引此詩蓋言詩之用也而此詩之作實指齊襄證之春秋傳

襄公事無不昭合故篇次在雄狐之後然則者詩當以傳興也

謝按齊襄于桓十四年十二月即位十五年謀定許十七年謀衛十八年討鄭弑君莊五年納衛惠公初若當發有為可繼莊傳景然會文定許止魯一國盟黃謀衛止魯黃紀二國有止討鄭傳止稱齊師惟納惠公有齊宋陳蔡四國至莊公八年經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又書師及齊師圍郎降于齊至是冬而無知禍作經言無思遠人勞心切切當為國郎之役而作此序所以言志大心勞所以求齊非其道也古

義謂刺晉莊公以詩有婉兮樂兮同于矜嗟耳其實不然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鄭氏案曰畢喝也弋繳射也

按之曰獲見之畢天謂之畢田名之

為同生

謝按齊語桓公謂管仲曰昔我先君襄公田獵畢弋下聽國政則詩為刺襄公矣

范處義曰是詩本刺襄公從獸無厭不欲直指其過故陳古之田獵畢弋同樂百姓謂而說之冀襄公愧而改耳

謝按鄭特牲云大羅氏教處身女以詔客告曰好田好女者止其國無道而好田永有不止太康后身其明警也襄公好

田詩人陳此國正之事其先知之矣左傳無知之欲發難者三人耳若非平日不脩民事百姓離心逮至是

敬苟刺大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大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孔穎達曰大姜淫亂由魯桓公微弱使然經三章皆是惡魯桓公以刺大姜之辭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于

齊襄公惡名不滅是為二國患也大姜既嫁于魯齊人下當

刺之由其兄耳妹淫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
編之為襄公詩也

鄭敬曰此詩作于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為二國患也莊公于
文姜其子也桓公則其夫也夫為妻綱如荀刺魚子之于母
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妻則同敬荀耳故敬荀刺夫所嗟刺之
序說各有攸當也

姜而廢曰許氏諫以君詩為魯人所作說者遂欲以敬荀補
魯風終矣而山篇是刺襄公作于公薨之日言高是刺之姜
作于遯齊返魯之日

徐文靖曰按文姜以桓三年歸魯十八年公薨如齊齊侯通
焉設使桓公納申縵之陳防閑文姜不耳如齊則亦不至于
淫亂可知蓋文姜是時歸魯十有六年耳如齊而使至于淫
亂者桓公也若莊公即位夫人同在齊矣其後夫人姜氏會
齊侯于禚享齊侯于祝丘以及于會防會殺不能防閑則有
之使至淫亂非桓而何集傳以敬荀不能制大魚比魯莊不
能防閑文姜謂詩極當作莊非也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載其車服疾驅于通衢大都并
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鄭氏箋曰故猶端也正義曰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
事此故乃并上為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無禮義故
猶言無禮義端端謂端緒也

孔穎達曰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舉國之名言其氏
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公淫如魯
境以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

范處義曰春秋魯莊公二年冬夫人姜氏奔齊齊侯于禚四
年春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此皆莊公

之時襄公侍莊公為己之甥往來略無顧忌春秋既書而深
貶之詩人作載驅為襄公之罪狀明矣

謝倫易林云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當連久處是以
發為旦與毛傳合也

毛奇齡曰詩傳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賦載驅詩說載驅
齊襄公納衛朔抗王晉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師齊人
刺之按春秋莊五年春夫人姜氏如齊師冬公會齊人伐衛
冬衛事夫人如齊師在春非伐衛時也至于伐衛為納朔公
羊傳曰伐衛納朔也乃一事而彼此分見作偽者故為費弄

乃余

倚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孔穎達曰禮婦人夫死從子子當防母姦淫莊公不能防禁

是夫為人子之道雖言倚嗟是數傷之言也言其形貌之長

面目之美善于趨步是有威儀也言其善射是有技藝

也言展我甥兮拒特人以為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作故

繫之于齊襄公淫之故為襄公之詩也

嚴粲曰文姜之事齊襄大惡也南山既歸各于魯桓敬苟又

刺魯桓不能防閑其妻倚嗟又刺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皆歸

咎于他人蓋不忍斥言其君之惡者齊臣子之情也

郝敬曰此詩刺魯莊公較微苟辭婉所以為母及子也事淫

而責夫其言易道母亂而責子其語難顯詩所以善于立言

也人以為齊侯之子者春秋之義也當世人疑莊公非桓公

子也春秋特書所生年月日以折衷議此詩云展我甥明其

非我子也亦微諷之辭

崔銑曰春秋惡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恣然從之

古未有也論者欲創其懷從桓公死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

詩小序翼 卷九

可君魯也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舅以自固又姜挾宗國以愚其子其下彼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貳實有于子之廢是故狩禚園邠伐衛歸傳侯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僕焉甘役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而何僕從之制哉

毛奇齡曰詩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倚嗟詩說倚嗟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禚齊人刺之賦也按莊公無朝齊事唯狩禚有之就是齊侯非齊大夫春秋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傳云公何為乎與敵者狩齊侯

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詳并雖狩也較梁傳亦云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則狩禚非大夫明矣按以此詩為狩詩亦非故射禮大射以皮審射以正然射以獸此曰正正是審射身而君相見禮合非狩也

魏

萬應利補也魏地限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福急而無德

以將之

鄭氏變曰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削又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福急無德教使之耳

曹幹中曰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數公幹以
後則其俗漸以荒侈此詩每刺勤儉知其在末年于晉以前
也

李榕曰侈則不計財之有無而用之僭上有所不當為而為
之也儉則計厚薄失之偏下有所當為而不為之也奢儉雖
殊而過中則一此所以刺之也

謝枋何氏楷世本古義曰為廉刺為善也為伯為之母尚美
惡為伯為之多寵人也逐之出居于魏其寵人作此詩明
云雖是福心豈以為此何得以為為善乎得毋以為廉廢霜

如尹伯奇被逐作履霜之操同為之出居于魏而附會為此
說耶張次仲謂勝妻怨其肉子而作尤無稽

又按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聞歌魏風曰大而婉儉而以行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亦謂其君無德以輔之序言無德以將

與季子之言合正義謂舉民俗君情以刺之非也

汾沮和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十一本無子字

詩序本作季子可也又左傳云季子札聞之曰王
室之儉也夫大夫來其集生序云季子儉以能勤刺之
其意亦得也

呂氏曰君子所其無逸魏以勤儉立政其君子至承莫求棘

何刺貪者屢也伐檀猶盜臣誦鼠則利民矣乃知魏政之儉
非儉也貪也貪必利民民盡而國亡矣序魏風以碩鼠終者
魏所以亡也止于無禮之儉亡于貪也

善兩璋曰或云汾為晉水公路公行公族為晉官此晉詩而
承之魏地者屬以為不然地理志汾水出于太原西而入河
王氏謂入河之處即魏舊國所謂南枕河曲北涉汶水也安
得言汾者即為晉地哉吳有太宰陳鄭魯宋亦有太宰鄭有
少正魯亦有少正晉有公行齊亦有公行晉有是友而魏
必無之且春秋間元年晉滅魏越五十四年宣公時越有專

晉始立公族餘子公行安得云此詩之魏當即趙盾所設耶
周官但有中車車僕無公族公行惟諸侯有之故魏晉皆有
是官孔疏公族掌君同姓昭穆者公路公行一也以其主君
路車謂之公路以其主兵車之行利則謂公行而趙盾所設
之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也

國有魏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膏不能用其民
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鄭志答張逸曰魏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于民惟食園
桃而已非徒薄于十一故刺之

范祖禹曰魏君儉而不取爵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勳功上下相離君民相素君獨行之于上而臣民不以為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謝按范氏言儉則不取非也下章頌魏即是刺其君重儉非不取也又云臣民不以為非亦度序明云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何得云不以為非乎

又按何楷詩世本古義曰魏傳至武公政教不怠惡聞道言

晉獻公滅之其宗臣畢為憂而戰國桃後晉以其地賜焉為大夫故左傳晉獻武魏時畢為右則宗臣之說太支離矣

郭忠胤引晉獻公殺世子申生事更妄

涉姑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之間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詩文云本賦作國小而迫數見使州

鄭氏箋曰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

詩補正曰自古無子別父母之詩蓋仁人孝子不忍一日離

親而宿于外至以征伐遠行則睽隔之傷意外之慮有不忍出諸口者故必待辭家親道之後始自言其瞻望之情也不言已慮父母之疾病憂慕但言父母憫己之勞悴憫己之棄

捐隱深非惻之辭也

范處義曰魏地處小而數侵削故為大國之役不敢不受命獨其民之父母兄弟離散為可念耳此涉姑所為作也

謝按余足多草木姑無草木頃毛傳反之孔疏以為傳寫之誤王肅述毛其注此姑亦依余足又釋名說又玉篇廣韻釋此姑皆同余足則毛傳之誤無疑而唐人施士弓說云山無草木曰姑所以言涉彼姑蓋言無可姑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其說乃年毛同

毛曰處曰何楷謂公偃以重耳出亡之詩以父為安而兄為

毛也果如其說則應入唐風矣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謝按水經注河北縣城南而西而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許里處河山之閒土地遼闊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也

孔穎達曰魏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為削小

無所居謂土田隘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

謝按正義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匪民謂有以民有是寇而內入既云憂寇內入既有無居宅者矣

又按姜白巖以爲賢者仕不得志乃招其友同隱是亦偽
詩說之妄言也而何氏楷遂以齊姜勸晉重耳勸國當之始
以詩有桑者二字耳

車爾康曰魏國賢不怠桑之樂當時風政尚佳後無世才加
于鵠馬征伐及于難犬豕野亦不可居矣

毛奇齡曰詩說十款之閒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
思身反歸于農畝也此全是朱傳之遺申公詩未八傳那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而

刺於桑操伐檀操者魏國士之所作也傷賢者隱蔽素餐在

位間傷怨嘆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貪于人不能

治人者貪于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貪祿懸珍奇積
百穀并包有土德澤不如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

抑天長嘆獲罪而鼓之文選上林賦云悲伐檀注引張揖曰
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也顏師古司馬相如傳注曰伐檀魏
國之詩刺在位貪鄙也皆非小序同

又按漢書孝宣帝時陳大夫王吉上言今使俗吏得仕子弟
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于積功理人無益于民此伐檀所爲
作也顏師古太學禮詩篇名不周贊也

孔安子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得也朱子集傳本其說

孔穎達曰在位貪鄙者雖三章皆之四句是也君子不得進
仕者首章三句是也雖序倒者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子不

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
章平二句皆言君子不素餐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

陳啓源曰毛鄭以河清興明君意當如此河以濁而此詩
三章皆言其清取義必在是

顧炎武曰使人而赤帶曹是以上不狩而燕恒魏是以刺
碩鼠刺重政也國人刺其君重飲蠶食于民下待其政育而

人若大鼠也

孔穎達曰蠶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捕君重飲漸漸以稅
使民困也

謝按辨說此托于碩鼠以刺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比君
某氏謂卿大夫各有采地橫賦私邑故詩人述其民利有司
之言誦之于朝以刺其君此訓序之說

范處義曰蠶食桑無時而盡盡而後已喻重政者莫切于此
鼠食物且食且畏四顧不望喻貪是者莫切于此
陸璣疏曰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而脚于頭上跳舞善鳴

食人苗禾人運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
大故謂之碩鼠

謝安王符潛夫論曰履故稅而碩鼠作豎俄論賢良曰周之
末塗德惠塞而嗜欲眾君奢後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急于公
事是以有履故之稅碩鼠之詩作也當是魯詩說而呂氏春
秋齊或居車下飯牛望桓公而悲急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
為歌碩鼠之詩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云齊或飯牛于康
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年高誘注云齊或之歌碩鼠殆是取適
彼樂土之義耳而何氏指謂晉徵復士會魏高餘偽以魏版

歌此詩述民之所以去晉而歸秦也大是警空

毛奇齡曰詩說碩鼠大夫禽虎魏人怨之而作是詩按詩人
但刺貪耳而朱子辨說云此亦託于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辭
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故此舍刺君而曰刺大夫

小序翼卷十

或或張 謝介侯甫卷

總辨刺晉傳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聞之改其及時以禮
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
有克之遺風焉

郭八卷曰憂深思遠謂克其元氣百戰之後之類也

水經注云絲有音水後改石為音故子夏子詩辨此音也而
謂之手儉而用禮有克之遺風也

孔穎達曰作蟋蟀詩者由傳公太儉逼下不中禮度故聞傷
之以其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夫于盈又恐過禮故命節之以
禮故云以禮自娛樂也既序一篇之義又序名晉為唐之意
大略察其詩之旨旨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患
之事遠儉約而能用禮有唐克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
陳晉源曰漢傳穀舞賦云哀蟋蟀之局促古詩云蟋蟀傷局
促局促之義正昇平儉不中禮同哀之傷之即序所謂聞之
也傳說明帝時人秋來景帝時人文選列蘇李前以為西京
人作也此時毛學未行而詩說已如此序義有本矣

徐文靖曰按史記世家厲王奔彘之二年晉傅慶司徒即位
宣王二年傅慶卒據詩意及序傳慶蓋非能儉者有特而儉
不能中禮又常好自處樂者不能依禮故詩人刺之欲其節
之以禮耳觀下云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徇
則今我者詩人自我也周禮春官巾車燕人乘役車農功既
畢役車其休我此特何至不樂否則日月易過又將始播百
穀矣吾之虞樂自有其特無甚為太樂蓋當主思于所居之
職毋貳廢弛國政如良士履歷職強可矣詩意乃刺其不儉
非刺儉也向使既儉矣而又戒之曰無已太康何哉又亦足

懼懼休休儉也則詩意微其儉儉可知

謝按左傳鄭伯享趙孟印校子石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
之主也孔叢子曰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監獄論云昔
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太儉杜下此
蟋蟀所為作也可知蟋蟀為刺儉之詩而姜白叢以為傳公
溺于宴安好樂而荒詩人遂取虞以來民間相警戒之詞諷
誦焉則是有意違序

山有樞利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
不能自樂有朝廷不能酒殯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

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為虞元本或作蓋地埋志山樞利古云樞音疏古樞音詩
作蓋詩釋文當作樞音疏古樞音詩

謝按匡衡云晉庚好儉而氏嘉聚勸師古曰其俗皆吝而
積財也馬融廣成頌云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
馳驅之即

孔穎達曰有財不能用有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此二句總言
昭公不能用財耳其經之所陳言昭公有衣裳車馬鐘鼓酒
食不同之是分別說其不能用財之事也有鐘鼓不能以自
樂者二章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酒殯者

二章云子有走內帛帛帛帛也經先言走內序先言鐘鼓
者走內人君治政是處其事大鐘鼓娛樂已身其事輕者昭
公先重後輕故先言走內序既言有財不能用鐘鼓亦皆財
之事故同即先言之衣裳車馬亦是有序序獨言鐘鼓者據
娛樂之大言之也經先言衣裳後車馬者衣服附于身車馬
則差遠故先言衣裳也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
也四鄰即極叔謀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沃
雖一國即四鄰之一故以四鄰言之

呂大臨曰有鐘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用非其

受也有朝廷不能以酒婦非不好絮也大抵無政不能令其
下者我無所知將為他人有也

呂祖謙曰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
且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愈其激發感切之者
深矣非勸其為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嬀惡出珠玉寶器散
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七可見

余又請曰按昭公元年封為成師于曲沃沃武晉實已育將
上之勢詩人蓋迂科之故曰他人是保他人入室言謀取其
國家而不知也朱子謂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恐未必然蓋

車馬鐘鼓非民間終歲勞苦者之所有也

謝按張衡西京賦曰他人是喻薛綜注云唐詩刺晉侯公不
能及時以自娛樂此則昭公詩而云刺侯公室誤記耶蓋以
此句為蟋蟀之詩也

毛奇齡曰詩既喜人憂國之詩按魯詩石經殘碑作山有苞
申○公詩何以非苞字耶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強盛昭公微弱國人
叛而歸沃焉

鄭氏箋曰封沃者封叔父桓叔于沃也沃晉之邑也

孔穎達曰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武強昭公國既削
小身有無德其國日以微弱分國歸沃已為不可國人將叛
又不能撫之昭公之國危矣而昭公不知故陳桓叔有德氏
樂從之所以刺昭也

又曰桓二年在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
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十故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
之召子也嘉耦曰仇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吾命太子曰仇
弟曰成師始兆氣矣凡其習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
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

國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句侯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
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
于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
國故云沃

范處義曰昭公以沃之大邑封成師已無遠慮且不知人矣
而詩人刺之欲其早為之所再祭仲諫鄭莊封段叔于京之
事類也莊公之失在小不思昭公之失在弱而露謀外則鄰
國窺之而不能悟內則國人將叛而不之察序詩謂之微弱
信乎其為微弱也

嚴粲曰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為內應而昭公不知故此詩深警之

詩按

荀子臣道篇時窮居于暴亂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隨其敗

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

人故其窮身當即此詩之義文或今詩有既既

郝敬曰此託為國人從沃之辭刺莊公之失民也

謝按何楷詩世本古義曰白石刺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

沃威疆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為偽申培詩說云成師

有渠國之謀國人知之而辟量詩云謀為本小序既惟民詩

名曰白石則有意示異矣平湖陸氏云蓋潘父輩之陰謀

以告其君使得為防也得作詩之旨矣惠周暢云雖刺昭公

實刺桓叔也晉之臣師叔知晉之不能久故作此詩以微桓

叔其說雖參嚴粲谷

椒聊刺晉莊公也君子見沃之威疆能修其政和其蕃衍成大

子孫將有晉國焉

黃懷曰武公獲晉在莊十六年而君子于桓叔之世已逆知

其如此者蓋觀人之國者當于其微田氏厚施而傷民心是

子謂景公曰田氏厚施民歸之矣公曰昔之何對曰惟禮可

以

以己之公曰吾哉吾不能之矣此皆微弱而不能自立之過

也晉之所以為曲沃之所獲亦賴是矣

姜曰叢曰孔疏桓叔刺封于沃自是鄰國相陵不得以不臣

罪之轉以孫範之斥桓叔為非郝氏敬遠以彼其之子為指

昭公謬是桓叔篡弑之賊聖人所必誅存二詩以見晉人憂

國之忠而亂賊之不吝于天下也韓詩外傳引頌大且為為

晉君子之語何入楷固以之子為據立不後之賢人皆非也

毛奇齡曰椒聊詩傳作采聊詩說作菽聊按說之以椒為菽

若作菽是菽菽之菽大豆也小菽作亦遂以采作菽誤矣

綱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鄭氏箋曰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

孔穎達曰毛以為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昏姻之正

時以刺之鄭以為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昏故直

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三星者春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

東方王肅云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

隅又在十月之後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冬星正

中道戶月會孟春之月昏參中星參星道戶在正月中也此

昏昏姻之正時晉國昏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

以

以刺之鄭以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
火星未見之時為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三月之
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曉于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
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曉于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也
故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是六月之中也星也此三章
皆曉矣夫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謝按嚴粲谷從毛義為星呂東萊主鄭而食毛未子獨主鄭
意又此詩本刺昏姻失時而未傳反以為既得昏姻夫婦相
語尤非詩意如此夫人何明是欲見而不得見無可奈何之

辭也安在其喜而自慶乎
謝按李木以此詩為淫詩何楷據國語女三為嫁之語謂宗

康公從恭王游于澶上有三女奔之詩人託為其母之詞以
刺之其說性誕

杜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
沃所并爾
釋文云本或作是故字非也下篇同故陸云詩八家
訓書陸氏云江南本並無本句能大可以本官為是此

鄭氏箋曰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違其宗族獨行于國中踽
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不如同性親親也

呂祖謙曰苟以他人為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
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來依物也蓋深曉音君以行道
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依物信乎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父也

姜白巖曰此刺當時公族之臣不能為君紓難也是時晉室
既多凶沃公族世卿多排相觀望詩人作此詩以刺時所
以激發公族卿大夫之必也詩故引左傳襄公侵并陘之田
以實此詩

謝按昭公封其叔父以不得請不親宗族然沃地大苦分之
以封宗族食采其中必無尾大之患計不出此而盡予戚師
半有晉國則宗族之不得位祿者多矣

又按盛鐵輪以杜杜為久役過期之詩不知係何家說
杜杜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釋文云本亦作恤故
陸云注疏本作恤故

嚴粲曰昭公有由沃之偏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為保障之
謀時事大可憂也故曰刺時

陳晉源曰傳云君居懷惡不相親比之兒究究猶居居是二
語一意也疏引介子季巡孫爰注以居居為不親習之意兒

究為窮極人之惡因行其意曰懷惡而不弔民相親是不和習也用其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說究究身傳異而義帝勝神招詩曰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斯身窮極人者異矣

謝按金氏履以羔裘為淫詩而何氏楷明晉文公釋憾于寺人披蓋因詩祛字因附會新法事也

鴟鴞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鄭氏箋曰大亂五世者昭公卒後鄭康成哀小子戾

孔穎達曰言下從征役者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身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言下也又云此言大亂五世則亂後始作但亂從昭起追刺昭公故為昭公詩也

朱仲晦曰昭公七年潘父弑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公之子平是為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驪立是為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郭侯六年莊伯伐翼郭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郭侯之子先是為哀公元年翼人復逐郭侯而納諸郭二年莊伯卒子驪立是為成公元年成公伐曲沃

翼逐翼侯于汾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為小子戾小子戾四年成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公之弟緡二十八年成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何楷曰是詩之作其在桓王十四年王命立緡之時乎詩所為緡王事麻盥也

陳晉源曰鄭箋五世數昭侯非也序既云昭公之後自不宜併數矣宋子數緡最是緡在位二十八年視前後諸君獨久其時豈得無亂又滅緡之後成公始繼晉而作無衣之詩也劉曰雙風多作于春秋斯時天下不知有王也而北門

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為前驅此詩亦云王事靡盬雖昏怨者之辭而猶章王命之行于列國蓋文成成康之遺澤也謝按鴟鴞連戰性不樹止今乃集苞櫛是為失所于役君子所由乎蒼天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快為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鄭氏箋曰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

孔穎達曰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為之請命于天子之使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之下大夫也曲沃

之大夫美其能并晉國故為之請命不言請命于天子而云請命于天子之使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大夫就使求之彼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

王伯厚曰無衣非美晉也蓋問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而臣無所忌矣成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傳之迹也有曲沃伯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顧懋樊曰或公欲晉五君國人五不拜後或公滅絳傳王受爵而命為諸侯晉人始不得已為嗟乎民難如東難以戒初王尊于天乃以請動周安得不弱

陳晉源曰序云美或公疏云其臣之意美之耳蓋或公本無可美美之者特其臣之意此孔氏之善讀序也朱子謂是序者以為美從而譏之亦已過矣

謝按何楷詩世本古義曰無衣七兮晉人刺曲沃或公也或公伐翼絳晉侯緣盡以其寶器將王請命王使魏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于或公盡有晉地更號曰晉子晉傳曰曲沃僖弒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為晉侯國人作此詩以刺之申培說同惟曲沃僖作唐公孫傳僖者或公名也何氏說及引偽詩傳詩既皆以為刺詩蓋情用朱

詩小序翼 卷一〇

子說也

有狄之杜刺晉或公也或公寡特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孔翰達曰其宗族者昭侯以下為君于晉國者是或公之宗族也公寡有之也或公初寡宗同宜須求賢而下求賢者故刺之

范處義曰或公寡并宗國屢相殘賊宗族誰敢相侵者可謂寡特矣僖既自以為能不知求賢者為輔翼是誠可刺謂其不能親親故不能用賢也

謝按申培偽詩既以狄杜為晉文好賢國人美之文好賢而失介之推辭山猷隱飲食無從故作此詩則以詩有易飲食之路也

姜白巖曰或公無有晉國本非孤特即云孤特而好賢之誠何至無由飲食乎蓋為正人所棄也後世曹操父子非不謙恭下士而伏龍鳳雛寧從先主游豈操所能羅致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亦操自言耳

何焯曰晉自獻公去桓莊之族其後公族公行之官以卿之餘子庶子為之蓋懲曲沃之不兩大忘其將移而遺他族也

為生利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憂矣

鄭氏箋曰妻棄也也夫從征役棄止不及則其妻居家而怨思

孔穎達曰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僖左傳莊二十八

年晉伐驪戎閔元年晉虞作二軍以滅狄滅霍滅魏三年晉

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八

月晉虞國上陽冬滅魏又執虞公八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

見于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

謝按嚴整以此詩為妻婦憐止之作而以次章之登城及采

二章之于居于室證之非也夫登城固為死之地而歸食

獨非生存之物耶詩體以為哭墓亦非三代無婦人哭于野

者王叔又以為淫女之詩則以有予美之字皆是誤說

采芣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孔穎達曰以獻公好聽用讒人之言或見貶退賢者或進用

惡人故刺之經三章皆上二句刺君用讒下二句教君止讒

皆是好聽讒之事又云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于小人也

范處義曰晉獻公好聽讒惟驪姬之事為最著由詩人之言

方之正指其事也

詩義折中唐德宗以鄧國公主之故欲廢太子而立舒王李

泌爭之且請從家三日完其端緒問一日上聞廷英殿召泌

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無他也此則

舍旃舍旃之明驗也小弁之詩白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究之

云者舍旃而徐察之也

陳留源曰采芣刺獻公逸肅補傳以驪姬嬖申生事證之謂

上讒者怡以甘言投之譬則采芣味美也繼以苦言勸之譬

則苦苦味惡也終則甘苦並進譬則詩詩味上美而下惡也

驪姬始請申生居西次此甘言也繼夜半而泣言申生將行

強于君此苦言也又請君老而後之政乃其得君此甘言也

進也案說三典義曲而中

鄧忠胤曰史蘇之易曰挾以御骨且恐有口公曰朕在寡人

寡人勿交誰敢與之無余其受這而不知也

序翼卷十一

采芣張 介休有卷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云漢書地理志作車鄰五

孔穎達曰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庸其國仍小至今秦仲而

國上大夫由國始大而得有此車馬禮樂也王肅云秦為附

庸世處而戎秦仲修德為宣王大夫遂誅而戎是以始大鄭
語云秦仲齊侯其贏之馬且大其將與乎

徐文靖曰安城劉氏謂秦仲但為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

之官此詩疑作于平王命襄公襄公之後據鄭語桓公問史

伯曰姜嬴其誰與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與秦仲齊侯姜嬴

之馬也且大其將與乎詩序秦仲始大之說與此同竹書宣

王三年王命秦仲為大夫伐而戎仲既為大夫則定命祀伯

得備寺人之官也宜矣劉氏非

姜曰襄曰宋氏云秦之武周之喪也而夫子錄其詩者錄秦

仲之能禦狄難也不以子孫累其祖不以喪敗累其忠

郝敬曰周亂奄人之制最善卿大夫蓋無人在官者不下七

萬有奇而奄上四十七人未有為官長者官宰之職掌之內

宰官伯皆士大夫為之故先王之世官府如一月令以奄為

尹內宮之事母有不榮權不已重然此秦作法之樊起高所

以專制也秦風云云司馬翳秦事七日不得見之北形是

惠棟曰左傳襄二十九年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詁云秦仲始

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侯同

風故曰夏聲

謝按秦穆公學于子人子人即寺人也豈秦仲為之法也夫
侍御而至受學受學而至竊權望宮之既所由來遠矣秦

風以寺人之令始見亡秦者寺人也史記曰周宣王即位以

秦仲為大夫誅而戎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

之變風始作又晉書段灼表亦用小序秦仲始大有車馬禮

樂侍御之好

鄭氏箋曰始命為諸侯也秦始附庸也

孔穎達曰有蕃曰國有藩曰國有藩曰國有藩曰國有藩曰國有藩

黃樵曰田狩之事國同之樂何為美以襄公救周有功而始

受天子之命則雖田狩國同而人亦樂昇之也

謝按公之婦子毛鄭謂能以道播于上下使君臣相合疏中

之謂如卷阿吉士播于天子播于庶人又如文王四友有疏

附皆能相合他人使相親愛不僅已能愛人而已其曰子青

王肅以為卿大夫之稱是也宋氏集傳訓為所親愛之人最

繁以便譬當之尤舛而顧懋楚曰以立國開初之君大猷行

禮跨示四方而諸子并俱豈可以坐後嗣而天下民宜傳世之

不永也皆由誤解錯之而作此說

何楷曰據史記此詩是文公居西垂東獵之事

毛奇齡曰詩傳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喜之贈駒猗按此

竊摘小序中二字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而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

八則矜其車甲婦人能問其君子焉

鄭氏箋曰矜夸大也國人夸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

女問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序內外之志所以美吾政教

之功

陳啓源曰戎世為秦患而襄公時周有驪山之戰戎患尤劇

小戎序所謂而戎方強征伐不休是也幽王亡于襄公之七

年秦穆周有功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此數年中皆征伐之

時襄公奉天子命率國人好義之銳心終身不能平戎方張

之怨信難以力殲也子文公始取戎叔周餘民而有之至七

世孫穆公用內史廖計取其謀臣由余蓋十二遂霸而戎自

此戎弱而秦強矣然襄公以義興師民心樂戰故子孫得收

其成功耳小戎一詩實秦業興成之本

何楷世本古義云史記秦本紀云莊公卒襄公代立二年戎

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竹書紀

幽王四年秦人伐西戎意世父過虜即在四年則是詩之所

為作蓋因秦師車甲之盛戎虜非敵故復歸世父耳終襄公

之世惟兩伐戎至平王五之役則卒于師矣據史記稱襄公

伐戎至岐卒詩不應有在其板屋之語故知是役為殺世父

也

謝按箋曰此輩臣之兵車故曰小戎齊語及管子曰十軌為

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章昭公此有司之所乘故

曰小戎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惠定宇

謂章八所據者乃司馬法云六才詩所謂元戎也七十二

為大戎五十人為小戎其用之制與

策葭利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鄭氏箋曰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

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蘇轍曰策葭之方武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于用至于白露

凝戾為霜然後堅盛可適于用矣襄公興于西戎知以耕戰

富國強兵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非不蒼然盛也而君子以

為未成故告之曰有賢者于是不遠也在水之一方耳胡不

求舟為治哉惟不以道求之也如以其道求則沉在水之中

耳

呂祖謙曰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云所謂此理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故其迂耳若季公所云安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

郝敬曰周道親親尚賢平易忠厚雖詐力而卑成功自之武至宣幽國于岐豐其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平王東遷秦復有其地始以攻戰為事刑殺為戒其民怨居悔忘思昔太和景象下可復見東望河洛有游從宛在之思而視秦邦有

艱難幸率之苦文武成康之澤維繫民心而秦人慘酷之法東縛其手足自立國之初已然矣

又曰周之興也詩歌蒹葭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閉卜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肅殺之蕭辰也周禮廢而兆二世撲滅之既聖人則定法戒昭然

謝按伊人自指賢者呂東萊謂指周禮猶云此理非也鄭義云指知周禮之賢人周雖東遷故去猶有存者襄公不知求賢以自輔三良宛在惜乎其不能用也此并小有餘隱有芥云誰之患而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同一慨歎

又按許氏謂思人猶思道何惜謂刺文公張次仲謂刺襄公不輔平之王復俱由臆造李天生以伊人為東遷故主豐岐之民陷于西戎東望神馳因而刺襄公之不遠見正立論

補當

終南或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歐陽修曰周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襄公亦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始遷戎而取岐豐之地

李榕曰秦本紀自西戎侵奪岐豐之地周遂東遷雖使秦

取岐豐之地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十二年戎或至岐而卒其子文公于是戎或取其地此詩序所言襄公能取周地昇史記相戾鄭氏因此序謂秦處周之舊土歐陽以此岐之至于始為諸侯其言昇史記合

毛奇齡曰詩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終南詩說同歐陽修云襄公止以一兵至岐至文公始遷戎而取岐豐之地此詩及終南則非襄公特可知也

善炳璋曰通鑑前編宋太宗時秦襄公冢墳得剽鼎狀方而四足銘曰天王遷洛岐鄭錫公秦之為宮鼎藏于中此即史

記天子賜之岐以西之地之說也

謝按何楷詩世本古義曰終而秦人美文公也始得岐周之地國人矜而祝之以竹書方之事在平王十八年襄公繼得岐西之賜于周而未能有其地至文公始大敗戎師而後取之此詩以終而入詠當在文公時此說蓋因歐陽永叔之說詩序而因以為文公也故鄭秦詩註云橫有周而鄭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孔疏如云鄭言是金得而幾并本紀與案終南山在岐之東南大夫叔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已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秦

秋之時秦境東至于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得之明襄公殺周即得之矣本紀不可信余謂鄭註同誤孔疏尤甚終南隔渭相望詩人起興不必定是得岐東秦地至河在晉惠公獻地後乃穆公創霸時事左傳及本紀甚明不得言襄公後無功德之君秦地即至河也至獻岐東之說或者秦獻之周而周不能有遂仍入于秦乎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鄭氏箋曰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死又曰穆公使臣從死

董道曰陳執昔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歟方青穆公死而秦民故舉其重者

謝按鄭箋云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輪皆為之悼懷而宋傳謂觀臨穴傷秦之言是康公生納之于墳非也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應劭漢書注云穆公昇車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竊意此三人者定是然諾不苟俠烈難生之士何至臨穴為更待人足而納之墳耶近謝云秦穆嘗信而士多從死謂此也然王仲宣詠史詩云臨要要之死焉得不相從與應說相合

又按左文六年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與小序說合又秦本紀云穆公卒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因三良是善人故哀之劉德漢書注黃鳥之詩秦穆公要之從死亦與王仲宣說同然蒙毅對使臣曰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是三子非自殺也故序言刺穆公

毛奇齡曰詩傳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贈黃鳥詩既黃鳥秦穆公卒世子瑩以三良殉之秦人傷之而作是詩按左氏當時皆歸罪穆公不及康公故鄭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孔疏云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從死已死此臣自殺之非後主之過安得如詩傳詩既黃康公乎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如棄其賢臣焉黃驥曰秦穆公不聽蹇叔之言喪師于殽後悔過而誓而求其所謂一个臣者以保我子孫黎民則其所以求賢臣以

之一字作序者所以深責之也

陳登源曰穆公雖不為盟主然冥晉救荆而戎亦藏之焉也而得士力為多如由余百里奚蹇叔公子繫公孫枝之徒謀臣濟濟然傳謂賢人歸之駸疾如晨風之入北林信有之已康公嗣立秦業遂衰終春秋見擄于中國士會之歸也純朝請之曰子無謂秦無人可見康公奔賢有人而不月也卒為晉所始貽笑于諸侯非自取之乎序云忘穆公之業并其賢臣非無稽之說也朱子以為婦人思夫之辭夫君子之稱主獨妻可目其夫哉

謝綏詩外傳曰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使不往來擊乃遣唐唐繼北太秦履兔獻于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業曰業詩文侯曰子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自讀晨風曰鴛鴦晨風鸞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唐唐曰不敢時思耳封中山而獲太子擊觀此則是風乃父子之詩而非夫婦之吟也何階言此詩秦穆公悔過而作以君子指一个臣終基

又按列女傳云緹縈歌絃鳴晨風之詩祖國總繫詩曰憂心

無衣利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並用兵而不昇民同欲為鄭氏箋曰此責康公之言也

新序吳入郢昭王出亡在途中包胥乞師于秦倚于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為無衣之詩蘇轍曰古者君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飽也願昇之同之故于王之興師也民皆修其戈矛而昇之同仇其傷今無恩于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威時而稱先王焉

李樞曰說者謂王于興師秦為諸侯之國安得稱王毛氏言

天下有道則樂(禮)征伐自天子出鄭氏言王法興師王肅言
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王制公言阻王命以厲民程氏言以
王道興師皆非也此是思古之詩指古之王而言也

黃樵曰秦為諸侯之國而曰王于興師者何也蓋此言秦君
好攻戰而不昇民同欲故詩人思古之有能昇民同安遠故
能昇民同憂患若平居不能恤民而臨難責其死節其將誰
從乎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故周公(東
之役至于三年之久而民忘其死句踐伐吳國人皆大飽其
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就君也而可無死乎蓋其能昇

民同好惡則民之視君猶身也視國猶吾家也秦人並用兵
而(秦)昇民同欲其怨之也宜矣
郝敬曰其君平居不能惠民假王命復仇以日從事于干戈
所以刺之

徐又靖曰按秦康公之元年晉文公之七年也又七年晉敗
秦師于令狐至于劉首八年秦人伐晉取欒城十年秦伐晉
取北微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康
此無衣所以刺用兵也王于興師者王肅云疾其好攻戰不
由王命故思王興師是也安在序昇詩意不協

陳止齋曰襄公援西戎殺王室得列諸侯故雖遠處西垂而
民知有王事之重東遷後人心未泯也諸文侯之命數平王
無志有以裁謝按陳氏以無衣為襄公詩似失之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序云無衣刺用兵也朱子以為序意昇
詩情不協謂是秦俗強悍樂于戰鬥之詩傳說皆云秦襄公
以王命征伐周人赴之此較為近之然襄公之世周西之
地已為秦有宜不復知有王而此詩尚諱諱以王于興師為
言則同周人詩也古史記稱宣王以兵七十昇秦莊公使伐
西戎正昇王于興師之言今按金仁山編次此詩為之莊公

不為無見而戎反王室又聞微殺天子之命更此必討之舉
地時七千之士從征在行者自相告語曰我平日所以昇子
起也必其無分爾我者豈誠為爾昇我無衣之故哉正以我
輩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出則為伍兩軍師之眾今既奉王
命征伐正出力效儀之也卒之破戎復所侵地所藉于同仇
之情不可誣已謝按何氏說亦仍是朱子樂于戰鬥之詩而
依金仁山以為莊公時詩則昇鄭氏說與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慶姬之難未
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

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而作是詩也
范處義曰康公既位猶能作是詩既而遂修晉怨所謂念母
之良心安在哉序詩者本前日康公見舅念母之意而詳言
之非後日之意也秦自敵之敗遂絕昏姻之好為仇讐之國
使康公終能念母釋舊怨而修新好則秦晉之兵可息矣
陳晉源曰序云康公念母孔疏申之以為秦姬生存情欲使
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之斯言善于論世
矣秦穆初心本欲置重耳于公子繫之請謀改先置晉吾
以同利于晉然二公子之仁不仁秦人共知之穆姬卷卷于
宗國繫之顧非姬之顧也况晉吾反國之後首拜婦言又肯
施閉難以召鄰蒙及身執于秦姬復此爭以釋之姬見晉吾
之不仁必益思重耳之仁登臺履新之時康公拜焉母之宿
心知之久矣今重耳反國得如母顧而母顧弗及見回憶往
事自應愴然故詩本送舅之辭而序云念母皆載孔氏申之
深中當年情事

謝按北齊楊愔切特其舅源子恭請詩至渭陽未終常惜便
號泣可謂與于詩矣利女傳云秦穆公太子晉思母之恩而
送其舅氏作詩渭陽也更生宗魯詩者說并毛詩合

毛奇齡曰詩傳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贈渭陽詩說同
按左傳秦穆姬為晉獻公太子申生之同母姊為重耳異母
姊穆姬生太子瑩是為康公則康公為重耳甥故稱舅氏若
秦穆耳重耳特事之弟耳未聞妻兄弟稱舅氏者
謝枋得曰穆公舊臣耳君共休戚諫不聽言則行亂意難責
而後翻然決去乃知從前惓惓吾國之意正未忍絕絕也但
者秦養小節不忍斥言其大者亦忠厚之意也
范處義曰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耳賢者有始而終也
孔穎達曰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雖耳賢者
交接有始而無終初時殷勤後則疏薄故刺之經二章皆言
禮待賢者有始無終之事
姜西序曰丁奉臆言是詩刺穆公夏屋渠渠百里至焉每
食無餘三良殉而殉為何氏古義惠公為秦所獲舍諸靈臺
怨秦為德不卒也既皆附會
謝枋得者非徒戀秦養也無敬事之心雖隆禮寵秦亦必違
引况又禮意衰薄乎

謝枋得曰穆公舊臣耳君共休戚諫不聽言則行亂意難責
而後翻然決去乃知從前惓惓吾國之意正未忍絕絕也但
者秦養小節不忍斥言其大者亦忠厚之意也

小序卷十五

正成張 謝介度市巷

陳

元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范處義曰人君之游豫苟有益于民如春首耕而補不足秋省飲而助不給乃民之所望同為善也其次能再民同樂如田獵鼓樂民見習苑之美聞鐘鼓之音欣然有喜邑即其次也今陳幽公以淫昏之故游蕩無度國人歌詩以刺之諷味其言備見一特鄙厭之意此國人之情

嚴粲谷曰太姬從鳩滿會王孫于豐以伐紂今縣七里有胡公泉為太姬治師之地後封于陳謝按此事不知何據殆以太姬充十亂中之婦人耳

謝按詩子之湯兮毛傳云子大夫也鄭箋云子音斥幽公也二說不同故朱子集傳但云此人之游蕩不言所指然詩曰坎其擊鼓又曰徂其騶駟此豈小民有是樂乎然臣衡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乃謂民也又按傳云湯蕩也王逸引此詩作蕩云蕩猶蕩蕩無思慮兒也水經注云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逸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

何楷世本古義云元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朱子謂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得惡諷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愚按幽公非游蕩無度何至得惡諷亦安在其不可信乎考史記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瀛而竹書亦記二十二年陳幽公薨則幽公之為諸侯實在厲王之世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至會于道路騶駟于市井爾

按詩今同繫至風聲會歌舞以至男女淫亂做教正而無事權故琴疾而作為此詩非男女之作也

孔穎達曰男棄其業于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續其麻是也會于道路者前章上二句是也歌舞于市井者樂業是也經先言歌舞之處後言其棄業序以棄業而後教游故先言棄業此言歌舞于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曰因井為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曰市特也養贍老少特以不置也案詩者二十故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則本由井田之中交易為市故同都之市亦同名為市井耳

謝按漢地理志云陳本太昊之虛周王封陳後鳩滿于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周王史故其俗

好至鬼詩曰坎其擊鼓兕之下止冬無夏值其驚羽又云
東門之粉兕止之桐子仲之子婆婆其下北其風也詩與序
異蓋衛國陳夫人好至而末祀淫風亂學詩者也詩註云
太姬無子好至現猶新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張要
漢書注亦如此說是齊詩也

衛門誘傷公也憑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鄭氏箋曰誘進也掖扶持也

孔穎達曰傷公季幽王手

致傷公曰詩人以傷公為事故思可以勉于善而惜其悔而

無自立之志故作是詩以誘進之

范處義曰陳小國也傷公僅能自守耳豈能抗志以有立哉

故詩人欲誘進扶持使之卓然奮起有為于國不至安于卑

隨而遂止也

姜白巖曰此篇與小雅鶴鳴篇同一例純用比體皆絕不用

正意而正意宛然言下照鶴鳴和易之取象辭氣嚴重故序

曰詩也此則隨手拈來極淺近極風韻而義理躍然使人入

耳情怡而感發興起序之所以謂誘也

謝按誼法小心是意曰傷公得此誼則序所謂憑而無立志

者乃其實錄故詩人欲誘之以奮發有為也朱子謂其因諷
而配以此詩誤矣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忠賢女以配君子也

鄭氏箋曰孔安國云佚水曰池

蘇轍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

于內婦人之于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

之涇麻漸清而不自知也

李詩曰古人多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淫之恥者非特有

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風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妻后

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為然要許升

少為傅使妻呂榮教勸升脩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榮

父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數曰命之所遭義無離戚終不肯

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范處義曰凡詩言刺時蓋指一時之事或指其君或指其臣

民是詩之序明言疾其君之淫昏必其君有淫行如衛宣公

之類不然何以遽加以疾之一字蓋疾近于惡如衛宣公之

類豈可惡矣無復可正教陳君之昏淫詩女猶思待賢女以

配之雖由其心之愛君亦其君之賢猶猶可升為善也

謝安水經注曰陳國東門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
許步水至清潔不耗竭可以灌溉滋養者喻賢女能柔順君
子其德微耳

又按陳之先大姬王元女配胡公開之賢祖母也詩人欲
得姬姓之賢女以配其君望焉之法祖耳

東門之揚刺時也昏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
孔穎達曰毛以昏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
時言親迎女而不迎明不親迎者相違累是故舉下至者以
刺當時之失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之禮不成

是男女之意相違耳非謂男亦違女也

陳晉源曰此并鄭之平晉親迎而不至者也朱傳以為始有
私約既而不從故衣錦娶衣庶人嫁服也昏以為期親迎之
儀也詩有明證何云私約哉

姜白巖曰此亦朱即其說女以勢力寒豈或以他故爽約
則父母之命難憑媒妁之言難信不顧風俗之敗壞視
唐之翻終風愈下矣

何氏古義曰此刺陳靈公淫于夏姬之詩以承以為刺與朝
夕于陳偶合也謝按此說無據不可從

謝安荀卿子曰霜降迎女水津殺止霜降九月水津二月也
荀卿之意自九月至于正月于禮皆可為昏毛公親事荀卿
故亦以為秋冬又按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
歎天道需秋冬而陰氣未肅春夏而陽氣未收古人霜降始
迎女水津而殺止并陰相迫而陽遠也其說并荀子同自當
以毛義為長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妻師得以至于不義惡加于為大夫
墓門不義者謂佗君而自立
鄭氏受曰不義者謂佗君而自立

呂祖謙曰墓門出塚之地與其惡也墳墓之間則陳最難去
非用介不足以去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得痛詰之亦莫
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鴉華止言佗之性習本非惡為即
傳所累也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于事
理蓋非昏惡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復再鄭
和遣佗往鄭莊盟佗并鄭伯盟故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考
其歲月纔數年爾而盡感變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
徐文靖曰按左傳桓公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
也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枉注免桓公太子

詩蓋以桓公卒而亂作因以墓門起興夫也不良刺阮無師
傳序傳必有所受豈真以阮為亂賊被殺遂以無良之詩并
之哉謝靈運曰靈運謂詩作于桓公未死之先阮謀已成而未
動于惡蓋直發其奸使桓公雖而去之也乃諫桓公之詩
謝按列女傳曰晉大夫解居父聘宋遇陳遇桑之女上而
戲之曰女為我歌我且舍女女乃為歌曰墓門有棘有鴉萃
止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大夫振而禮之楚詞天問何鴉為萃
亦子肆情王逸注解居父聘吳遇陳之墓門見婦人自子云
云即此事廣韻云鴉鴉鳥也而為詩傳云孔宣儀行父從君

行淫池治刺之贈墓門直是杜撰

訪有鶴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范處義曰古者謂讒人必曰讒賊蓋其巧發奇中甚于以刃

殺人者矣况為宣公者多信其言不能考察此君子所以憂

懼也夫所寄于考察者亦有理之可據理之所必無者讒人

以為有何足信哉是詩皆據理之言也

陳台源曰訪有鶴巢韓詩序以為說人未詳其義謝按說清

為讒字之訛

徐文靖曰按陳世家桓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

太子禦起禦起素愛為公子完完懼既及已乃奔齊此詩當
作于是詩而言難勝太子為子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切切快
也蓋以所美謂宣公非是宋子謂男古有彩漫武問之何國
風之多淫耶

謝按為詩傳曰靈公聽讒因泄治內子憂之故左傳靈公之
因泄治以直諫故不聞其聽讒也此為妄說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為

孔穎達曰人于德色不得莊莊好之心既好色則不得好德

故經之所陳惟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情以見作詩之意

耳于經無所當也

王安石曰經所言者說美色而已然詩知其不好德言子夏

曰賢賢易色蓋說色如此喪其德矣未有能好德者也

姜曰叢曰月出國人憂靈公好色時及于難而欲其知思焉

詩義折中以校人為憂雖以舒為憂微舒

謝按易糾慢受天糾形容役人舒適之義應在若違若近之

間而愛說之意自見勝後世解人美人說色結語謝忠肅曰

陳昇楚近其節隱然具駁人之致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是焉

鄭氏箋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微舒之母鄭女也微舒字子而夫字御叔

毛傳曰株林夏氏邑也劉昭曰株林邑蓋朱襄氏之地

范處義曰陳靈公身夏姬亂至于其臣相戰于朝又驅馳而

往朝夕不休息其無忌憚之甚殆尋疾驅于通衢大節者無

以異國人刺之其辭比也詩為迫切奈靈公無羞惡之心何

顧文定曰衛至暗矣而有狄難陳至株林而致楚師是謂女

戎

謝按王肅云陳大夫孔靈微行父與君淫昏于夏氏王意以

為棄我駒者謂孔儀从君適株故作者並舉以惡君也

又按列女傳曰夏姬美好無匹內挾技術老而復壯三為王

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據左傳楚莊王欲娶夏姬巫臣諫止

叔向母曰子靈之妻我三夫一君一子而止一國禍卿矣是

未三為王后也

澤陵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說愛恩感傷也

鄭氏箋曰君臣淫于國謂身孔靈微行父也感傷謂涕泗流

沱

孔穎達曰毛以為男女相說為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

傷為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女人之無禮也

嚴粲曰此刺淫之詩非法者之自作乃時人作詩譏刺其如

此聖人存之以立教使後世知為不善于隱微之地、得而

知之敬其戒慎恐懼也

謝按少而作難雖孔儀二人亦知悔悟猶能與楚師以討微

舒此詩之所以可興也呂東萊以有美一人為世台河指謂

夏姬思陳靈公孔靈微行父而作以詩有碩大且卷之語也

禮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聚其衣故適

遠游然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鄭氏箋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訣乃去

又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帶而思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

朝服燕服朝是其好聚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

不能自強于政治

鄭詩註曰周分王厲王之時禮廢不務政事而好聚衣服大

夫去之于是禮之變風始作

謝按王符潛夫論曰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奢禽畜滅焉損

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問其痛悼也

風箕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會遂以止此蓋據遠周
書史記篇而言疑未必是當時之詩也考竹書乃帝嘗時事
或會重封至平王之初為鄭公所滅也鄭語史伯謂桓公
曰鄭仲恃險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其云驕侈怠
慢正并詩合

又按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謁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
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謁戎將侵曹曹謁諫曰戎眾而
無義吾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
為得吾臣之義也曹之謁殆與檜之大夫同賢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鄭氏箋曰子為父父卒為母母卒三年時人思薄禮廢不能行
也

陳晉源曰素冠毛以為練冠鄭以為祥冠呂記从毛來傳以
鄭孔申鄭易傳之意凡三布不當名素一也刺不能三年當
先患其遠不當患其近二也不能三年當謂三年時終少月
日早若全不見練冠是恭即釋服違禮之甚予不應上云刺
不能三年故王肅孫毓皆以素為長三也源謂冬歲之世去
文迄未達禮教猶存喪禮況所尤重時人習于禮法見有三

年中暑少月日者即異而刺之以為不能三年孔語良是也
從此二三百 years 春秋世尚有禱而不忘夏如孟獻子者齊
襄而問疾若矯固之于季子者而魯人討祥莫敢則子路
笑之成人聞子羔為宰則為兄責即宰我短喪之間亦僅言
之耳非實行之也安得西周時即有易三年為素者乎朱子
以鄭得之矣但次章素衣仍襲毛傳素冠則素衣之語名物
疏辯之尤當

謝按梁元帝孝德傳云張超至季自然喪親哀毀母請詩見
素冠陳人未嘗不掩泗焉而何八古義云檜君在位好絮衣

服計其居先君之喪服制必不能如礼故詩以為刺朱謀瑋
則謂鑒羔裘之逍遙冀得見勤儉勞苦之人則素冠棘人等
語無謂矣

然有甚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鄭氏箋曰桃戈之性始生正道及其長大則其枝猗靡而柔
順不妄尋蔓草木與者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

呂大臨曰楚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幹柔弱至于長則引蔓
于草上則既長不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為喻

呂祖謙曰天和厥華惟天之天謂長始生未有榮華之時生

意天大哉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詩君未有知
職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患
故其辭過而激

姜白巖曰詩不言君之患而但言己之若亦不明言己之苦
而但言草木之樂並不言我以有知而苦但言草木以無知
而樂則己之愁若難堪誰使之然哉疾怨之意躍如

王伯厚曰檜有疾怨之詩周語富辰曰檜之亡由叔桓謝
何行因此語遂以公羊鄭桓公通叔桓事言之始以詩有無
室無家之語也

匪風患同道也國小政亂憂及既難而思同道也

呂祖謙曰匪風下泉患同之詩獨作于曹檜者政出天子則
強不使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發供億征伐小國先受
其害所以瞻懷宗周也

漢書王吉傳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揚
揚者

王符潜夫論曰匪風為善君先教也謝按當屬曹檜三家
之說

黃樸曰風則發今非風也而發車則傷今非車也而傷蓋言

其政之亂而人之不安也觀詩至此而知周先王得民心者
至矣方周室之衰而諸侯之政亂當是時彼天下不復知周
矣而人猶思同道于周室將亡之時惓惓慕念不能自己嗚
乎欲觀周之所以得民當于此詩觀之

姜白巖曰此詩作于檜國非作于王檜檜滅于東遷時詩當
作于西周之世

小序 卷十 三

正風 檜 介 辰 亦 卷

檜利會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
所依焉檜之本作國小而迫云一本作檜公國

鄭氏箋曰與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
裳不知國之將迫會君臣亡無日如渠略然

鄭詩註云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用小人曹之變風始
作

蘇轍曰曹君危亡之不惧而楚然繫其衣服如蜂蟬也是
以君子悲其淩隨而知其不能慮遠憂其國以及其身曰我
將于何歸處

陳鵬飛曰險則寡救寡則小人無所投奔則多欲多欲則
小人得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虞而

彼執說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擬之耳就其國其難以
共其憂哉

姜曰康曰鄭志以此詩非曹公作時篇在表故曰麻衣如
雪其言不疑據

侯人到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毛傳侯人道路送迎賓客言賢者之官不過侯人孔疏云傳

謂此賢者作侯人之徒屬非侯人之官長

謝按左傳二十八年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不用僖公而
而棄軒者三百人也耳曰獻狀杜注曰軒大夫之妻之言其

無德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耳此三百

人同毛公時左傳未出而惜身之合豈非有所薄授耶

又按魏黃初四年詔有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而

程曉疏亦用之

姜兩璋曰後序以為刺共公詩學辨之曰晉語是今月子王

請止 僖王由不可曹詩曰使其之子不遠其情師之也楚

成與曹共同時豈有曹之新詩而楚成也成誦莊口者其說

是也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公而棄軒者三百人蓋

晉文用曹詩以譏共公非即以此詩為刺共公之詩也且曹小

國安得棄軒如此之多詩人不過書言之耳謝按此說大終
晉文公數曹共公之罪言棄軒者三百人此是實事若無其

事而晉文公誦國之共公亦將不廢矣

鳩鵲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鳩鵲作尸鳩荀子勸學

孔穎達曰在位無君子言諸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

范處義曰言言惟尹躬暨湯武有一德代則德惟一動罔不

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亦君臣之所同也今曹在位無君子用

心之不壹似亦指其君臣致臣之不壹君實為之是篇皆陳

古之人君一德之美以刺時之不然如曰正是四國豈人臣

之能為曰胡不萬年亦不可以是為人臣之祝也

徐文靖曰侯人序刺共公好近小人下泉序疾共公侵刻小

民鳩鵲在其間亦共公詩也曹昭公以魯僖七年卒共公即

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曹之君果是當斯美乎序以為刺不

壹者是也

姜曰康曰曹叔振鐸觀文王后妃之教意者作為此詩以

訓子孫而曹人至今傳之凡成儀之不飭者則誦此詩以警

之今味其辭誠雖嚴敬止之遺故大學引其第三章以發明

治國齊家之旨數又推而予曰齊多端則分工多據則爲心不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君子也夫此猶不失詩意而詩故以君子美公子威靈測以爲美同公詩德以爲美傷負國古義以爲美晉文公皆非然也

謝按說苑曰傳云鳴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荀子勸學篇云鳴鳩在桑故君子結于一也耳毛氏詩同說

又按齊李輔平曰此殆刺晉文城濮之役執曹衛之君分曹衛之田其後許復曹衛而歸國有先後同罪異罰庸獨之

觀曹地之分見于傳三十一平之傳而衛田之分傳不載焉可見晉文用心之不重也此詩所以刺與若指曹君序當言

刺共公不當言刺不重也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刺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漸伯也

鄭氏箋曰與者喻共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

范處義曰亂極思治人之常情也共公專務侵刺民不得其所苦當感世天子在上必能命賢方伯行聖王之政共公在東周時上下廢弛得以自恣故詩人疾之而思治也

謝按孔叢子曰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明君即周之成時君王也

何楷世本古義云下泉曹人美晉荀躒鮑國敬王也焦贛易林蠱之歸妹其繇云下泉苞積十年無王荀伯遇時憂心周

京今考詩昇春秋事相符合焦氏所傳確矣
張策曰曹國小罪見執于晉虐矣下泉愧木瓜矣蓋是時晉文公執曹伯分曹田故也

惠周揚詩說曰共公于曹僖九年即位是時齊桓始霸凡會盟共公幾于無歲不往自晉文入曹之後共公世不與晉盟

曹自茲不振宜其思王耳鄭伯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鄭氏箋曰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

孔穎達曰毛以爲周公遭管蔡流言之變舉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致此王業艱難之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而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比序已志鄭以爲周

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

孔叢子曰于七月見曲公之所以造周也

陳晉源曰周禮審章仲春擊土鼓敍曲詩以迎暑仲春迎寒

氣亦如之凡國祈年于四祖敍曲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

蜡敍曲頌以思老物鄭氏箋詩三分七月篇以當之

女心傷悲乃民風故指為曲風作酒養老人君之美政故指

獲稻春酒為曲雅置酒稱慶功成之事故指明酒斯饗萬壽

無疆為曲頌雖屬臆度之見然于義無礙也朱子非之以為

風中不得有雅頌是壞六義之體不知而小家文作誦誦

頌字本通用高亦曰言甫作誦又云其風肆好彼皆雅也

而得蒙風頌之名則曲風何害為雅頌哉至朱子別取三說

以為皆通愚觀之未見其可也一說謂楚茨諸篇為曲雅也

嘻諸篇為曲頌夫楚茨諸篇乃幽王刺詩噫嘻諸篇乃祈年

報社稷等樂章此古序之說張程蘇呂諸儒皆遵用之並無

異辭至朱子廢序始易他說耳一說取安石謂曲自有雅頌

今皆亡逸夫曲廣國耳方自奮戎狄問安得有雅頌假令有

之則詩有三雅四頌矣李札觀樂時詩未火也未經刪也豈

人何不併歌之一說謂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可為風

可為雅可為頌夫風雅頌詩篇之名非樂調之名也豈同音

節而變哉如同音節而變則執風雅頌必待奏樂而後

分國史編詩不應豫賴以四詩之目矣况風也而敍之可雅

可頌獨不為壞六義乎然則此三說殆無一通也又黃東發

述王聖山之說謂曲詩者審章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審

也曲雅者笙師敍琴瑟壎箏蕭箏篪管春增應雅十二器以

雅器之聲合審也曲頌賦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

雅之聲合審也皆全用七月詩特以器聲不同耳按此說

尤乖謬故之用禮全不相合曲詩曲雅曲頌皆審章所掌不

應非笙師敍雅分敍之也審章之文止曰擊土鼓敍曲雅耳

並無鼓鐘琴瑟四器豈因甫田詩琴瑟擊鼓而附會之耶甫

田御田祖乃始耕之祭敍曲詩以迎寒暑非始耕也且甫田

亦不言鐘也又此四器何以但可敍風不可敍雅頌也况樂

器安得有風雅頌之別哉彼徒見笙師有雅敍雅有頌敍故

妄生此說耳殊不知笙師之雅即樂記所謂執疾以雅而注

云敍如漆補中有雅者也弄風雅之雅名偶相同義不相涉

又笙師所掌十一器非十二器也笙等八音則敍之禮應

雅三者則春之春之者樂之于地以為聲乃奏樂之名豈樂

器之名乎又此三者以秦祇夏經有明文并無雜無簡也至
頌乃器名音容字亦作鐘非三頌之頌又執及頌室而聲止
三器非四器也執之職亦不云秦器頌也且豈師十一器
祇標三器各止一器豈推頌之名安得繁假諸器悉為雜頌
哉其謬如此而黃氏何以取之

毛奇齡曰詩說師風周公陳農政之詩故歐陽修曰七月韓
齊魯三家皆無之申公魯詩家何以有此詩且季子龍樂歌
豈曰其周公之東乎明言周公居東時詩非雜詩也
又曰詩傳既無魯風以七月一詩為小雅而以鴛鴦下六

詩及鄭定之方中一詩改名楚宮合魯頌四詩共十一篇為
魯風按左氏所記列國大夫賦詩及季札觀周樂無稱魯
風者又孟子及他書引詩皆稱魯頌也

鴛鴦周公刺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達王名之
曰鴛鴦焉

鄭氏箋曰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

薛詩曰鴛鴦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害之愛憐養其子者謂
堅固其巢巢病之者謂不知託乎大樹茂枝反散之譬而風
至而折巢覆有子則死有邪則破是其病也

嚴粲曰三豎雖平而君臣之睦未釋則亂猶在也此詩不知
者以為公之自明耳曰周公救亂者用春秋書法也周公既
出而作七月未還而作鴛鴦東山者公之出入也
徐文靖曰按東山詩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豈出師已三年
也今朱子云東征二年乃得管叔遂夷而誅季室既誅之後
而又閒坐一年乎竹書成王元年秋遂夷以殷版圖之公出
居于東二年秋大雷電以風王迎周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
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是居東乃避居于東都而非謂東征
也且既云得管叔遂夷而誅之下又云以比武庚既敗管蔡

不可更毀我王室豈管蔡既誅而尚存乎且以無毀我室指
管蔡則以繫子指成王既取我子所取者又何指乎惟廣陵
劉氏言以鴛鴦比武庚子以比管叔室以比王室是也

毛奇齡曰詩傳云周公孫于魯般人畔憂王室勸修王政以
備之豈鴛鴦詩託云鴛鴦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周周公避
居于魯般王祿父建奔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貽
成王微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
創業而代之為言也按周公居東居國之東耳故金縢篇曰
時予小子其親迎以公居國之東故可親迎若居魯豈有以

而岐至東魯而迎公之理若殷時則當在豳鴟後故高序
注云公還攝懼故時

謝按詩豳風正義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鄭注云怡悅也

周人恐其屬黨無罪將此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

故作鴟鴞之詩以怡王今豳風鴟鴞也是鄭本作怡矣

又按史記云人或謂周公公奔楚楚即而山在鄆縣毛氏

以為居國之東者是徐文靖謂避居東部非也抱朴子云周

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而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縢

以還先

又按趙岐孟子仁則榮章注曰鴟鴞之篇劉邵君不知于三

家為何家說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

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

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問其勞所

以說也說以使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鄭氏箋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

及淮沔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于是

周公志伸美而詳之

序傳曰管蔡挾三監叛周公帥師征之東周在豳鴟其地在西
管蔡所居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而征之則是自西而
東故謂之東征三年而得罪人問其罪之輕重而行決至于
歸周則三年矣連勞其歸士故作此詩

善曰嚴曰東山周公所自作言其完者歸士完全也言其思

者征士思其室家也室家望女則室家之望征夫也男女及

時各達其願也戰危事也東山之役謂有孔傷難泰凱而旋

而父之哭子婦之哭夫音多矣周公之心天地父母之必也

生舍其元憫傷寡婦孤兒之悲而為論其室家之情好哉誠

以仁義之師又好謀而成故在彼無屠戮之慘在我無與尸

之凶全師而止亦全懷而還及其勞歸士也但言其室家雖

望之若男女及時之樂而地無閒焉嗟乎如東山之役者有

之能如周公之完師而還有幾人哉

破弁美國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鄭氏箋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又云四國者管蔡

商奄也

孔穎達曰按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

流言毀周公者蓋傳云蓋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

奄君薄姑謂祿父曰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於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會即叛是毀周公故并言之

謝按白虎通曰東征述職傳云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伯中分天下主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一解

毛奇齡曰詩說云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徐夢云四國管蔡商奄也觀此傳于邠之柏舟亦有曰四國害周公則又似以管蔡商奄為四國豈亦四國美周公者乎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嚴粲云周公奉王命以討有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之至即窮蹙自守周公又遲之三年不為急攻之計故未嘗從事于戰陳惟行師有除道撫蘇之事斧斯之用為多歷時之久則必欲觀高書所載周公化商之事動承懇惻如父兄之愛其子弟若以為殺戮之多至于破斧歟斯則是弁之血戰而僅勝之亦疲敝甚矣愚按周公雖無意于戰勝攻取之心然甚虞之亂挾三監并奄并淮徐之地幾半天下後并漢七國之變無異周公居東三年始平之其事勢亦有歟者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鄭氏箋曰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成王欲親迎周公而朝廷卿臣猶惑于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于王迎之禮是以刺之

王肅曰朝廷斥成王孫毓曰漢魏稱人主或曰國家或曰朝廷古今一也

孔穎達曰鄭以為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王當以禮迎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為禮今勸迎周公而言陳列蓬豆是

令王以此蓬豆并公饗燕也

范處義曰此周公居東未歸之歸周大夫美周公之善處而刺朝廷不知其忠尚遲遲而未迎周公也朝廷者人主并尊臣論國事之地成王未悟而羣臣不能力爭是難之過與呂祖謙曰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并焉蓋大臣并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入不當而二公所當受也

姜白叟曰諸家從後序刺朝廷之說箋謂詩作于風雷之後猶疑周公故刺之不知風雷之後即金縢王即得公即勸

矣程子謂作于罪人斯得之微刺不知所以還周公之德詩
故周公將歸而詩二公說皆未安

謝按鳴詩說曰管叔以殷圖衛大夫讓迎周公乃作此詩而

何楷古義遂曰伐柯周人商迎周公迎周公者當還召公太

公二人故重言伐柯真誕說

九畹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走之不知也

謝按二詩皆刺王不知周公此毛氏說鄭謂刺重臣非也王

肅孫疏皆从毛說又按鳴詩說云九畹迎周公歸自東也郭

敬云上篇諷成王以譽禮迎公此篇諷成王以見敬迎公何

楷云此當是使將命而至東之作諸說皆無據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達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

美其不失其聖也

鄭箋曰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

周之王功致太平履成王之位又為之太師終始無愆聖德

著焉

范處義曰詩序推本其初而言觀詩之所詠乃周公東歸及

復辟後事故曰德音不瑕謂其始終不瑕也不失其聖之語

亦合始終言之

謝按碑雅引毛詩草蟲經曰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
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腹上更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况跋
前定後

又按李善西征賦注文字集要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

吾子狼狽見聖人之志孔叢子狼狽即狼跋之詩也

毛奇齡曰詩說狼跋周公居于魯魯人惜其德容而作是詩

當見孔叢小介足引此二句作德音不瑕見成王美大聖稱

達也當是傳寫之誤而又設藝之

漢白蒙曰許氏據作無風次序圖七月之使即次以伐柯狼

跋鳴鶴九畹而以東山破斧殿其末編以明夫子序詩之意

也七月鳴鶴東山皆周公所自著者序于前而流言居東復

國東征之類末明矣破斧以下四詩皆人之美周公者也以

破斧繼東山從其類也伐柯九畹狼跋皆東人所作者而以

狼跋殿夫子非無意也蓋攝政似過專用二叔似不習居東

似畏既鳴鶴似思東征似情並管叔誅之似思階所謂暇也

夫子特揚德音不瑕一語以收東風之全以見周公所以

如此者皆出于天經人情之至而無一毫私意行乎其間也

小序異卷十四

盛威張 謝介侯甫卷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鄭氏箋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脩幣也

孔穎達曰言羣臣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為嘉賓也

張栻曰言賓者若朝廷無賓猶當于燕飲立賓漢光武能友嚴光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有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范祖禹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

范處義曰文是燕其臣又聘之以幣帛其禮意厚矣蓋于朝曰君臣以名分言之也于燕曰賓主以禮意言之也名分既嚴禮意未孚則君心不通于下有懷不盡勢使之然若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序詩者始曰羣臣終曰忠臣也

謝按齊魯韓三家以鹿鳴四牡皇皇者為原王時詩又按太

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賓不能厚養賢者盡礼極歡形見于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此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蓋太史公問古文尚書于孔安國安國亦為魯詩學者也則太史公所傳當是魯詩中郎寫石經用魯詩則琴操之說亦是魯詩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詩作于秦周也而蔡邕琴操又云繁弦既抑祖頌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以鹿鳴屬之仲尼不知作何解也王符潛夫論云魯賢而鹿鳴思

亦弄琴操說同

又按淮南子曰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為其見食而相呼也草蟲經曰鹿飲食則悲鳴相召志不相忘也故以鹿之呼食喻君之燕臣北史裴駿傳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至鹿鳴篇語諸兄曰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可謂興于詩矣鮑參軍傳上疏有云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神人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逸齊詩補傳詩篇目錄云鹿鳴文選治內之政孔子自衛返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判詩冠小雅篇首就如馬蔡之說其殆闕雅之類雖作于文王之後實則文

王之事也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則非判詩明矣

陳啟源曰嘉賓毛鄭專指羣臣朱子兼指諸侯之使本于鄉飲

酒燕札注也不知孔疏已辯之又四牡皇等篇皆言已國羣

臣鹿鳴不應獨異自以古注為優

姜白巖曰孔叢子云于鹿鳴見君臣之有札也可以知詩所由

作而此三篇有通之諸侯饗使臣者左傳上歌鹿鳴之三走也

其義穆叔已言之有用之諸侯燕札者燕札通于卿大夫士惟

敬體者不別立主而三詩皆得歌之也有用之于鄉飲酒札者

按鄉飲酒札有四一則卿大夫賓賢能二則黨正正齒位三則

州長習射于州序四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皆歌此三篇有用

之大射札者大射儀歌鹿鳴三終言三終則兼三詩矣有用之

于大學始教者學記宵雅肄三是也蓋所用廣矣

謝棣孔疏據鄭謚謂鹿鳴三篇采薇三篇皆文王時詩毛傳謂此

六篇皆文王時作但于四牡出車下注明文王蓋舉中以見前

後耳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毛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

之道為後世法

之

鄭氏箋曰文王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

以王事往來于其職于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又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

以家事辭王事

孔穎達曰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說矣總述勞意于

經無所當也

姜白巖曰或謂使臣在途自詠非也乃文王所作代使臣言之

至周公制作遂為勞使臣之樂歌

毛奇齡曰詩說云四牡天子勞使臣之詩此本左傳語而魯詩

以此為康王時詩

皇皇者考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考也

鄭氏箋曰言臣出使能言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則為不辱命

也

孔穎達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于彼

陳鵬飛曰人君出使臣于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懽忻之誠心

則臣下意氣衰落

呂祖謙曰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周公制札作樂之後

凡遣使臣無不用此詩也

王伯厚曰國家大憲無過上下壅蔽故巡狩述職而外又述道使臣咨諏謀數四致意焉秋官小行人先王特重其典

顧炎武曰皇等遣使第舉邦之事邦之難邦之亂邦之親藉使一一參稽辨其否隔封建不以久而無弊也

謝樓程子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閭疾苦宣道化于天下而近人羅典遂以為四方使臣並遣而各將以行非也

毛奇齡曰詩說云煌粵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饒之按此毛詩也若魯詩則以此為康王時詩宋陸佃云逸詩折楊皇季即詩

所謂皇皇者粵是也其說妄且左傳稱皇皇者粵亦非煌粵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鄭氏箋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此作詩而歌之以親之

孔穎達曰言周公則傷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與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

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王之時棄其兄弟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是之故又重述此

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

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召穆公重歌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篇非造之也

謝樓韓詩序曰夫棣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亦毛詩合義文類聚引三家詩曰夫棣之粵等不燁燁誤以唐棣為常棣矣

又樓左傳二十四年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諸侯以蕃屏周召穆公恩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

作詩社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叔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孔氏正義以為召穆公重述此詩是

也顧宣人以為各有所傳誤矣又周語富辰引周文公之詩曰

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韋昭注文公之詩周公旦之所作常棣

之篇是也所以閔管蔡而親兄弟與小序說同

陳啓源曰常棣之粵部不燁燁毛鄭皆以訓兄弟而毛版眾多為義鄭取相承覆為義稍不同鄭義勝矣多而不睦安用多乎

孔氏申之曰粵下有郭郭下有柑粵郭相承覆而光明猶兄弟相和順而榮顯如此說詩方可以興

茂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鄭氏箋曰進本文王幼小之時結友之事

孔穎達曰故舊即昔之朋友也狀則朋友故舊通名故舊惟施
久遠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也言
父舅及兄弟見父舅亦有故舊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
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納之于
治內之篇故為此次以示法也此篇皆有義意

陳啓源曰序云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此泛論
其理耳若詩所言則皆天子之事也祀狩天子之燕也

天子之燕也天子之燕也
天子之燕也
天子之燕也
天子之燕也
天子之燕也
天子之燕也
天子之燕也
天子之燕也
天子之燕也
天子之燕也

之臣也父舅兄弟而以為朋友者天子之下交不過百辟卿士
周之布在列位者非王懿親即王姻部舍父舅兄弟而外無可
為友矣至臣庶之取友則不在此矣

又曰常棣伐木兩詩所言朋友兄弟名稱相潤竊嘗辨之伐木
之父舅兄弟即常棣之朋友而常棣之兄弟非伐木之兄弟也
當以九族內外為斷常棣之兄弟九族以內也伐木之諸父及
同姓兄弟九族以外也九族在五服之中止可稱兄弟不可稱
朋友九族之外無服記大傳所謂六世親屬竭者也斯可謂
之朋友矣九族內歌常棣以燕之九族外昇異姓俱歌伐木以

燕之兩詩所用應尔常棣六章傳云九族會曰和箋云九族从
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明謂常棣之兄弟在九族內矣
謝按韓詩序曰伐木廢朋友之道歎勞者歌其事而蔡邕正交
論曰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為鳴之刺應助風俗通之伐
木有為鳴之刺是以正雅為刺也全祖望謂是等詩狀昇降詩
同殆非魯詩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鄭氏箋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
于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

謝按鄭註此詩為文王時詩然周家追王在有天下之後篇內
有于公先王之文此詩當在成王之世

孔穎達曰言君能下其臣下燕饗遺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
成其國之政教故臣亦宜歸美于君作天保之歌以報答其上
焉狀詩者志也各自吟咏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為答上
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次鹿鳴至伐木于前此篇繼
之于後以著義非此故答上篇也

謝按何楷曰天保祝王也鄭忠允云史記述王克商愛天保之
本定于是有營洛之意此詩之作蓋在東都既成後矣說有理

采薇遺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

之命命特帥遺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遺之出車以勞還

秋杜以勤歸也釋文昆本又作混致證云奎與釋文混是音昆正
義亦作昆孟子文王事混夷越岐
注引詩混夷既矣今本孟子作昆

鄭氏箋曰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

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特率特戍役禦西戎又

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遺之秋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于其歸

歌秋杜以休息之

孔穎達曰此舟出車五言玁狁惟一日西戎玁狁大子西戎出

師主伐玁狁故戒戍役以玁狁為主而略于西戎也勞者陳

其功勞勤者陳其勞苦還謂自役而反歸據鄭家之辭出車序

云勞還率秋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竝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

不異也

謝棣孔叢子子思答羊容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

季以九命作伯子而受圭瓚桓桓之賜故文王周之得專征伐

據子思所引者似為此詩小序之文疑今小序文有脫落

又按朱子因棠棣一篇是周公作遂謂以後諸詩非文王事左

矣殊不知序之昆夷即詩之西戎錄詩之混夷孟子之昆夷也

史記言文王伐犬戎尚書大傳言四年西伯伐犬夷注即昆夷

顧師古注漢書以大夷賦戎昆夷為一帝王世紀亦言文王時

有混夷此文王伐西戎有碣據者也又逸周書序云文王立西

距昆夷北脩殫元謀遂以昭威懷作並稱此又伐玁狁之證也

然則采薇為文王詩矣而何楷據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周公

李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謂與詩中一月三捷之

語合同以采薇詩歸之季歷謂季歷以戍役伐戎獻捷而歸代

為進征之辭以勞之則附會之說也

又按史記周本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書句奴傳

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

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北林注云小

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

始作宋衷世本注亦云懿王時王室衰始作詩是采薇又為懿

王之詩也王伯厚謂采薇正雅當从毛氏若變風則始于懿王

謝謂當是有戎難重歌采薇之詩耳

又按鹽鐵論文學曰古者無過年之錄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

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憂妻子誅歎會戀之

恨發動于中慕思之積痛于骨髓此秋杜采薇之所為作也亦

以為哀世之詩

出車勞還率也

鄭氏箋曰遣將率及戎役同歌同時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與

歌異日殊尊卑也孔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又曰西伯以天子之命出征伐

毛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

孔穎達曰謂文王所遣伐獫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

春反于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

范處義曰此詩專勞將率故歸功于南仲或疑宣王太雅有南

仲太祖之說遂謂南仲不知何時人而辯之者謂如仍叔家父

皆周之世大夫也不知宣王太雅乃命望父耳謂南仲為望父

之太祖非謂獲有南仲也班固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豈未

嘗見毛詩耶宣王之臣有南中乃南宮中者考之博古圖有王命

南宮中者古字通用故班固以為南中也

詩經傳說彙纂曰此詩曰天子曰王命毛鄭皆謂殷王至蘇轍

以天子為紂王謂文王後人之追稱也朱子初說以上章末微

謂文王專征奉天子命而伐獫狁此章勞還率亦謂奉商王命

而命南仲且于鹿鳴至魚麗从序說以為文王之世燕勞樂歌

以

之辭周公之所制定也此章辨說又以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

皆周王耳考文王為西伯時有伐犬戎之事武成康皆無伐獫

狁西戎之文至宣王時采芑詩有方將南征則蠻蠻言方將曾

有征伐獫狁之功故刺蠻蠻之狀是方將而非南仲也况文王

之世燕勞之樂歌既非周公所定而武成康王又無其事則所

謂天子身王命者將屬之于何王乎似不若仍从古序之為安

也

謝按竹書紀年文丁十二年為周文公元年帝乙三年王命南

仲西拒昆夷城朔方詩常棣箋云南仲文王時臣然則詩曰

天子曰王者皆指殷而言文王為西伯承殷之命以遣南仲文

命南仲即殷命南仲豈有二哉而漢書匈奴傳以出車為宣王

時史記且以出車六月及闕宮雜舉而列于襄王時皆不足據

也逸周書序云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遂以昭威懷則

此詩之為文王詩審矣

毛奇齡曰按詩傳以出車為宣王時詩本漢書匈奴傳云宣王

興師命將征伐獫狁詩人美大其功曰出車彭城波朔方則

固以出車為宣王時詩矣然詩有王命南仲語漢書古今人表

有南中中即仲也在厲王時豈屬宣王代接仲周厲王時人而為

以

宣王率師者乎又樓常詩有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則太師皇父固宣王卿士而南仲已為其始祖矣豈有始祖昇其孫同時者則斷非宣王時可知也

杜杜勞還役也

鄭氏箋曰役戎役也

毛傳曰興也杜杜獨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

范處義曰此詩專勞戎役終始言室家思望侍小人之道尤貴

于切近其情也

陳啓源曰古人行役未有不念父母者汝墳鴉羽陟岵北山諸

詩皆述或自念之或室家代念之惟四杜杜杜則上之人探其

事而念之所以為正雅也孔疏以為婦日夫之稱迂矣

姜白巖曰此詩不是寫其憂乃是寫其喜寫其憂者詩詞也寫

其喜者詩旨也遣役隱諷以義雖言靡室靡家而歸于我行不

來勞役專敘其情雖言王事靡盬而歸于征夫通止

小序卷十五

止歲法 以介康有卷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祀也文選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

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毛傳太平而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

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材祭獸

以

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獵焉乎然後爵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麝不雉士不隱塞廐人不數罟罟必四寸

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為獸魚鼈皆得其所

之

鄭氏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告于神明者于祭祀而歌

孔穎達曰天保以上六篇燕樂之事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

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于憂勤也武王承文王治平之

後內外無事是終于逸樂由是萬物盛多能備祀也可以告于

神明極美之言可致頌之意于經無所當也

謝按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逸

樂此是用魚麗序文亦可見小序不自黃初時始行矣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呂祖謙曰南方養萬物方此以戒養故取之為名

王應麟曰東晉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麗也琴經音解云序

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祀賓醉而出奏陔夏鄭

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祀序詩序義協

白粦孝子之絮白也

粦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止其辭

以

鄭氏箋曰此三篇者鄉飲燕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
白萼萼奏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
于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身派篇之義合編故存
至毛公為訓詁傳乃分派篇之義各置于其篇端云又嗣其亡
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達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陸德明曰此三篇蓋至王之時周公制礼用為樂章吹笙以播
其曲孔子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于夏序
詩為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
首故序存而詩亡

孔穎達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二句毛公著之也言有其詩篇
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于本次後別著此語記之焉
又曰孔子歸魯論其詩雅頌各得其所此三篇時俱在子夏得
為立序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而義得存者其義身派篇之義
合編故得存也至毛公為訓詁傳乃分別派篇之義各置于其
篇亡此三篇之序無時可屬故連聚置于此也既言毛公分之
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又嗣其亡者
以見在為數推改什篇之首達通盡小雅云公是以亡者不在
數中

范處義曰考之鄉飲酒燕礼六篇皆笙詩意其非人所歌故無
有習其辭者是也亡之然孔子所存之詩幸有其義又有六月
之序可據蓋當置而不論

邨敬曰聖人刪詩非刪礼也笙歌相附自有礼儀在何得以有
聲無辭之空名寄之雅中辭生于心聲託于器凡樂由心生聲
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若笙自為笙歌自為歌
一歌附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即合有三百笙美獨南陔白萼
五六篇爾又謂儀礼于鹿鳴四牡以下曰歌于南陔白萼萼奏
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為有聲無辭之徵今按鄉射亦

儀礼也云奏賜虞絃首而賜虞有辭亦曰奏周礼有九夏國語
稱金奏肆夏樂通渠棣肆夏即時通樂通為韶夏即執競渠為
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萼之名
即九夏之類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萼獨無辭乎又周礼
篇章以簫吹豳詩即七月篇吹七月亦猶笙奏南陔白萼等奏
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礼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
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謂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
而笙獨無辭乎大抵歌即樂也未有有聲無辭之樂或謂歌有
辭可歌笙有聲無辭愚謂有聲無辭則聲之音自成辭聲謹

所以調辭也王者作樂象功德未有有腔無辭之樂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此序謂其辭止者是也

謝榛何楷曰六詩俱存特同笙奏曲名并詩篇互異遂致此誤亦猶斯干之詩以管奏之則名曰新宮時邁雖諸詩以鐘鼓奏之則別名曰九夏也南陔即華蟲也二章三章俱有涉彼南山之語故曰南陔陔者龍也謂南山之龍也白雉即采薇也其四章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譽常者常棣也常棣者白棣也隱常棣之名而著其色曰白雉也等泰即出車也其四章曰昔我往矣

黍稷方華此則摘字為名如漢廣之類其尤昭析者也三詩皆言為君宣力之事故于燕飢鄉飲酒既奏之使凡在席之臣聞而知勸亦并歌四牡皇皇者等同意也由庚即吉日也以吉日庚午取之凡歌魚麗則笙由庚謂燕饗之物無所不備水產有魚陸產有鹿鹿有祀咒竭誠盡祀之至也崇丘即縣臺也以丘阿丘隅丘側取之凡歌南有嘉魚則笙崇丘謂上之人志在得賢必有後車之載而後足慰朝離之思望諸侯貢士賓王也由儀即菁菁者莪也以樂且有儀取之凡歌南山有臺則笙由儀古者養老必于太學凡視學必養老一以崇憲乞一以備俊造

是教化之大者也故燕飢鄉飲酒既均有取也其言六篇俱存俱于詩篇內字見之亦可謂巧于穿鑿附會矣

南有嘉魚樂并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并賢者共之也

鄭氏箋曰樂得賢者并共立于朝相燕樂也

陸德明曰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止篇三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太平故亦並為正也孔穎達曰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在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并在野有賢德者共立于朝共相燕樂是樂并賢也

姜白巖曰君子成王也詩人作此以美成王而周公定以為燕饗之樂歌謝榛姜氏以樂是賢者樂之與是人君與之其說支離序蓋言君子樂并賢者燕饗耳

陳啓源曰嘉非魚名也猶樛木之樛甘飢之甘云介黃東發曰抄云嘉魚非指丙穴之魚丙穴魚飲乳泉而美未必原名嘉魚自詩傳引此以釋詩世遂名其魚為嘉魚夫以丙穴魚釋埤雅之說而集傳襲之嘉魚出于丙穴見左太冲蜀都賦其名之來已久豈因集傳而得之乎毛云江漢之閒魚所產也箋疏亦云南方水中有嘉魚皆不以嘉為魚名也

却教曰成王時周公下士謫謫王多吉人其詩可以觀焉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鄭氏箋曰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臺也

又曰山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

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凡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得

壽考之福

歐陽修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

呂祖謙曰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矣誠

可以為壽無期矣五章反覆咏歎之樂之至也

嚴粲曰賢者為立治之本成王之樂樂以天下也

謝按毛詩題綱曰臺一名夫須莎草也言山生臺莎自陰喻人

君得賢以自輔也其說非毛鄭相同據儀礼南山有臺燕饗通

用之樂歌

又按左襄二十四年昭十三年傳均引之又襄三十年公季季

武子賦南山有臺以報之穆天子傳祭公飲天子酒天子命歌

南山有臺臺字通皆以君子指所美之賢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謝按文選補止詩曰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其說非李周翰

注夷平也蕩蕩平道萬物从之而生也呂延濟辨止論注夷平

夷道也五臣注皆作平道解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

正義謂平道也而何楷以吉日詩有吉日庚午之句謂即由庚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止其辭

鄭氏箋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礼亦用焉曰乃閑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遺世礼而止之

燕礼有所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止無

以知其篇第之處

陸德明曰此三篇義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

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止使相從耳

孔穎達曰鄭言其事之用曰乃閑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燕礼俱有此辭也言閑歌

者堂上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更遞

燕礼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以對鹿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

名也辭義皆止按魚麗王詩也而昇嘉魚間歌南陔等三篇

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王詩之詩得下管用之也新

宮制礼所用必在礼前而作不知王詩也成王詩也此箋因

止詩事終而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時中鄭子誼言辭義皆止
者對六篇有義止辭新宮并義亦止故言皆止不謂已為作序
昇經俱止以此知孔子錄而不得子夏不為作序也左傳昭二
十五年宋公享昭子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
得者詩之止逸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睦新
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止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
不得以意錄之也

謝按說文由作粵云木生條也止訓由為生故序稱萬物之生
也東哲補止各得其宜引作儀而何楷以菁菁者莪詩有樂且
有儀之句謂即由儀

小序義卷

藝文類 謝安侯甫纂

葵蕭澤及四海也

鄭氏箋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
大者角不過于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又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于天子也諸侯燕見天子天
子必乘車迎于門

孔穎達曰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使四海無侵伐之憂
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裳氏之降曰吾受命我國黃耆曰久矣
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遠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
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是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
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總其目而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
序漫言四海者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
蒙澤述其朝見光寵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道其臣見其通
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

蘇轍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于蕭
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札于其燕
也極其笑語而無間

呂祖謙曰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

謝樓左昭公十二年傳宋寧定來聘為之賦葵蒲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任其解四章之義備矣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鄭氏箋曰燕謂舟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舟之燕所以示慈惠

歐陽修曰序止言天子燕諸侯而箋以二章為燕同姓三章燕

庶姓卒章燕二王後因詩有在宗載考之言遂生穿鑿介

劉曰湛露燕以示慈惠形弓饗以訓恭儉

毛奇齡曰詩說湛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樓左傳寧定子曰

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湛湛露則諸侯朝正者獨

同姓乎

謝樓偽詩說竊鄭氏箋為言在宗載考者蓋饗畢而燕言既在

宗廟行饗祀矣更在路寢成此燕祀也又樓周礼掌客以饗燕

之礼親四方之賓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

子男一饗一食一燕

形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鄭氏箋曰諸侯效王所佩而獻其功王饗祀之于是賜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十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孔叢子云孔子曰于形弓見有功之必報也

孔穎達曰周礼無形弓之名毛言講德習射則錫形弓則當周礼唐弓大弓也

范祖禹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具有功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疆陵諸大邦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

曰形弓廢則諸夏衰矣

蘇轍曰大飲賓曰饗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礼厚之也

陳啓源曰經文明言饗而集傳反言燕雖饗畢之後容有燕飲畢竟饗為主釋經不應故弄經達也

謝樓左傳襄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季孫子臧形弓宣子

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衛雍受形弓于襄王以為子

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宣子言受言藏者蓋諸

侯受天子之賜而藏之家也孔疏所云既受之我當于家藏之

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王安石謂王受工獻而藏以待賜呂東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萊朱仲悔皆從之非矣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鄭氏箋曰樂育材者教養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

孔穎達曰經言嘉樂者謂被人君所育者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言喜樂之者他人見之如是而喜非獨被育者也作者述天下之情而作歌耳

嚴粲曰樂育賢樂得賢樂育材三詩一體皆言以樂樂之育材于學校而燕飲作樂歌此詩而足樂育材也以君心之樂感人

心之樂義理之樂同也詩皆述天下之喜樂而人君樂育之意自見矣

謝按詩記載呂氏之言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于禮儀凡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从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凡儀其說良是蓋先王育材立保氏掌教六儀五祀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教六儀者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此樂且有儀之說也朱子白鹿洞學云樂菁莪之長育仍依序說也而何楷以此詩作于文王初立辟雍之日據竹書紀年帝辛七年周作

辟雍詩美其所自始為文王詠也其說鑿

又按陳氏曰天子行凡于學校燕飲而歌此詩也何氏指鄭氏忠亂疑笙歌由儀即此以詩有樂且有儀句耳其說舛誤

小序卷十六

愛雅

定成張 謝介居南卷

六月宣王北伐也釋文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此二句誤列箋下本走釋文今改正

鄭氏箋曰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謝按毛傳此篇宣王自征鄭謂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

命召公惟常並宣王自征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錫京而還

使吉甫追伐追逐玁狁以為王不親征毛以錫為北方地名劉

向云錫去長安千里則王子雅之說非矣

又按何楷世本古義曰六月紀北伐也宣王五年夏六月玁狁

內侵王命尹吉甫為將驅而出之于太原師歸自錫行飲至之

凡詩人作此以美之班固云周懿王時周室遂衰戎狄交侵暴

虐中國至懿王曾孫宣王與師命特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

鄭云六月之師宣王中興第一功而不昇江漢常並列大雅

者彼之為告廟策勳此之為燕賓敘敘彼之為六飛親駕此之

為四牡徂征彼則歸功于天子而此則歸美于大臣詞氣固不

侔也申培說謂吉甫征玁狁史籍美之固未足信前編屬之宣

王元年甲戌亦昇竹書紀年不合是何氏亦以為宣王不親征

也升鄭氏箋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考廢則忠信缺

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

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杜陂廢則師眾缺矣魚

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黍

離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

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

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湛

陂池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侯受褒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礼儀矣小

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孔頴達曰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

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夷來侵中夏

微弱矣為廢小雅故也屬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

故傳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美宣

王也

李樸曰六月之序總言廢興之由文遠成康自鹿鳴之興至于

菁菁者莪之詩此周之所以興也至于厲王之世小雅盡廢此

周之所以衰也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以其能興衰救弊以振祖

宗之業也宣王承厲王之烈有撥亂之志文憲之政安得而不興乎故六月之序因而備言也

顧寧人曰周世有戎亂始于穆王之征犬戎宣王之世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之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震狐之謠皆適會其時然則宣王之功亦不過如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勢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如毛公者非獨見其情于意言之表者哉

姜白巖曰按六月建未之月也張氏謂六月乃夏之四月呂氏

請詩記劉氏亦為是說不知撥抗入寇當在秋冬今六月入寇故分外忽遽不必疑為周正也又竹書謂北伐在宣王五年六月南征在秋八月固不足信即邵子經世歷北伐在元年南征在二年金氏前編述之較竹書差有據若文記以為襄王時事則大不然矣

謝按姜白巖以六月之序為毛公作皇皇者等傳曰周忠信也序云皇皇者等廢則忠信廢缺矣此其微也夫毛公豈以自作之序而自引之乎其謬可知

采芑宣王南征也

孔穎達曰謂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上言伐此言征使辭耳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言征者已伐而正其罪故或并言征伐其義一也

謝按何楷詩世本古義曰采芑紀南征也宣王命方叔為率行三年大閱之凱遂伐荆蠻克敵而歸詩人美之竹書記年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即此詩事也按是年方伐玁狁而八月即伐荆蠻其用師亦云隱矣通鑑前編以伐玁狁為元年事伐荆蠻為二年事并竹書不合然觀篇末有征伐玁狁玁狁之語則南征固在北伐後也嚴粲曰六月之詩事勢急

迫采芑之詩辭氣雍容蓋北伐則四夷交侵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粗定方叔乘北伐之威以臨荆蠻也陳傳良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宣采芑以威而服也馮子貢傳以為宣王南征觀詩中方叔率止遂語其非宣王親征明甚焦贛易林云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方叔赴勝敵而可徵其道將矣

陳晉源曰毛傳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故詩人以采芑新田為喻采之肥美由于耕治之方新士之勇遂由于教養之有素也集傳以為因睦起興走采芑氏田實有其事矣

三代節制之師乎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後文公之志也
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進車徒焉

鄭氏箋曰東都王城也

李樗曰左氏云夏啓有鈞臺之事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
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皆合
諸侯之事也則知成王之蒐并諸侯共之亦猶宣王之會諸侯
而并之田獵

何楷世本古義曰車攻美大田也宣王朝諸侯于東都遂狩于

圃田詩人美其能復古按竹書宣王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
狩于圃即此詩事也

謝棟徐文靖曰鄭箋云東都王城也圃田之草也鄭有甫
田孔疏云宣王之時未有鄭圃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
田焉今按穆天子傳云庚午天子飲于滄上乃遣祭父如圃鄭
用致諸侯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則是宣王前已先召圃鄭矣
而陳啓源以孔疏爲不狀謂王制說封建之法名山大澤不以
份周凡九州數澤皆掌于職方正使有圃田不得在其封內且
非直此也諸侯境內天子自應得田春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

于河陽河陽晉地也時文公方霸而襄王以襄周弱主猶狩于
圃田況宣王正當強盛乎陳達衡云東都成周也鄭氏以爲王
城誤王城是洛邑在潁水西北在潁水東成王七年王如東都
王歸自東都即其地也

又按皇甫謐帝王世紀宣王紀用此序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孔穎達曰宣王能慎于微事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
如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故美之也

李樗曰此皆據詩中而言如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吉日庚午既

差我馬慎微也以御賓客且以配醴接下也漆沮之從天子之
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無不自盡以奉其上也

嚴粲曰詩美田獵耳後序舉三陽言之

姜白巖曰此宣王自獵于畿內也王安石曰天下雖安忘戰必
危故周召二公于成康之初皆以克詰戎兵張皇六師爲言正

恐守成之主溺于晏安馴至陵夷耳況周家以仁厚開國其勢
易弱穆王幾致徐方之亂昭王南征不復至厲王遂死于無道
諸王君人之道有所未盡而兵威未振無以懾服人心亦可見
矣宣王于積衰之後乃能蒐養講武蓄威昭德以成中興之美

以復祖宗之舊深合二公詰兵之意

謝校何楷以此詩為成王蒐岐陽之詩謂竹書紀年成王六年

大蒐于岐陽即此詩之事也而子貢傳以為宣王閼閼申培詩

說謂宣王敗獫狁古史籀美之皆謬蓋因楊慎以岐陽石鼓非

宣王獵碣為成王而有此說也然焦氏易林云吉日車攻田弋

獲禽宣王飲酒以告嘉功焦贛漢人以吉日為宣王詩又何疑

乎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

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政釋云毛注疏本無雁字說文雁知時鳥屬秋也則此當作雁注疏本皆從釋文作雁

鄭氏箋曰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

眾民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

務

毛傳曰之子侯伯卿士也鄭箋曰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天子

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

于存者諸侯于是始復之故美焉

范處義曰序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鴻雁隨陽往來莫有定處

正萬民離散之喻也宣王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

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豈人君自為之哉必有使者特明命

以

宣德意而行之故萬民雖眾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狀則鴻雁之詩為使臣所作明矣

謝校朱傳以鴻雁是流民作訓之子為流民自謂非也歐陽修

以為使臣亦通漢蕭望之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望

之治齊詩解同毛鄭鄧元錫曰王新即位丁亂離之後民莫適

有居王命使臣安集之于其還而勞焉又以為宣王勞使臣之

詩

又校左文十三年傳鄭伯與公宴于棠子家睦鴻雁季文子曰

寡君未免于此

顧懋樊曰舒矣富人哀此鰥獨幽王以之亡社爰及矜人哀此

鰥寡宣王以之中興猶有文王惠保遺意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歲之

鄭氏箋曰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

能自勤以政事因以歲者王有難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

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

孔穎達曰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歲之以下規誨為衰失之

漸而首則六月采芣采芣則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序以示法見

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于末見終善以隱之且見宣王賢君其

以

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間則各從其實也又曰鄭知一

言之內兼有箴美者以其篇更無箴刺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

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箴

董道曰傳云百官箴王闕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為乎

謝按古文瑣語曰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晏后

既出乃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宣王曰晏之淫

心見矣至使君失礼而晏起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

與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

遂復晏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列女傳曰姜

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宣王感悟勤于政事早朝晏起可知庭燎

為宣王時詩也

王應麟曰宣王晏起姜后請怒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

汚水規宣王也

鄭氏箋曰規者正圓之器也規王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

秋傳曰近臣盡規

孔穎達曰規是匡諫之名言先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

之使備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矣相侵伐又讒言特起欲王治

諸侯察讒佞皆規王使為善也又曰正物之器不獨規獨言規

者以恩親正君曰規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

王應麟曰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則汚水之規讒言其與可見

矣謝按何楷以汚水為作于杜伯遺譏見殺之時其子厲叔所

作本此

陳晉源曰周語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不

睦則朝宗之典缺矣宣王廢長立少仲山甫諫之不聽終致魯

人弑立魯之亂宣王為之也何以服諸侯乎宜有不朝者矣汚

水詩其作于三十二年之後乎

又曰晉語晉公子驪河水章昭注以為河當作汚杜預傳二十

二年左注以為逸詩杜注得之河汚字形雖相似不應內外傳

兩書同誤

鶴鳴誨宣王也

鄭氏箋曰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毛傳曰興也舉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何

樂于彼園之觀乎萍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萍錯石也可以琢

玉舉賢用澤則可以治國殺惡木也攻錯也

鄭氏箋曰舉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

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與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魚之性

寒則逃于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也之彼
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蔭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
人是以往也他山喻異國

呂祖謙曰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長恐未必得詩人
之意也毛氏最在眾說之前恐其傳有自焉

祈父刺宣王也

鄭氏箋曰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
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又曰此司馬也特人以
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司馬掌誅士故

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

孔穎達曰皆勇力之士責祈父之辭率此以刺王也

范處義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有文武成康之遺風至三十九
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圻者謂至是始衰也詩為刺宣王首篇
乃爪牙之士怨司馬軍政之不修致我于憂恤夫以宿衛之士
而從征役使不得養其父母豈非王政之闕與

陳啓源曰祈父詩毛鄭皆以姜戎之戰為證嚴粲斷為未敗時
作謂詩中靡所止居有母尸寢皆非敗後語信矣至謂宣王料
民太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作者呼祈父而責

之所以刺宣王也則誤甚國語言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
于太原是料民在千畝敗績之後因喪師而料民非料民以出
師也山甫諫曰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若為行軍而料民豈得
為無故哉

謝按何楷詩世本古義曰祈父王師責諸侯也序云刺宣王也
愚案此王師刺宣王號令不行于諸侯而用兵無已考竹書宣
王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周語宣王
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其時諸侯之師亦
有在行者左傳所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

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即其事也然諸侯之師
皆無恙而王師獨受其敗則以勤王不力故耳故恨而責之毛
鄭以為此詩之作在戰于千畝之時是也何氏以此詩責諸侯
勤王之不力于毛鄭外別持一說也未見其確

毛奇齡曰詩傳圻招_字三道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賊圻
招詩說穆王西征七萃之士胥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賊
也按小雅有祈父無圻招此必以圻招即祈父也但在傳作祈
昭故解者謂祁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惟杜預注以祁為圻
即祈父司馬之官昭其名也此襲其說而去圻父名而易以祈

昭安甚且耶昭原有詩一章如云耶昭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
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氏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其祭公謀父
之所作也圻父別一詩而亦曰祭公謀父佐穆矣況左傳又有
魯穆叔如晉聽圻父是耶昭圻父非一詩明矣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鄭氏箋曰刺其不能留賢也

毛傳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來白駒而去者

嚴粲曰當時賢能布列白駒一賢之去若未聞大體詩人已為

宣王惜之見幾也

琴操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俱賢士也棄亂之世

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諷諫不見愛國士誅而思之援琴而

長歌

謝枋待詩傳注疏白駒篇說曰夏書終于女鳩女方而書終于

微子賢人盡去則宗社隨之此詩人之所憂也

謝枋何楷引鄭氏說以白駒為餞箕子之詩然以為在初避朝

鮮時誤蓋箕子于十三年陳範之後不忍仕周避之朝鮮周就

封之至是來朝周又挽留之不得故作此詩以餞之觀第三章

有責就來思之咏則為十六年來朝後餞別無疑公侯不足挽

空谷之嫩尚冀其無金玉尔音其有味乎洪範之言而更祈嗣
音乎

陳啓源曰鶴鳴詩王求賢白駒刺王不用賢始不能求繼不能

留王德之衰有漸矣拒直諫聽讒言君子是幾富有拂衣而去

者幽王之世尹氏號石父及皇甫等七子小人接踵于朝雖由

王之闇亦由宣王之棄賢有以致也伊訓數求哲人俾輔于爾

後嗣古聖王樹人豈僅為一世計哉

徐文靖曰詩云尔公尔侯逸豫無期正以其命太師尹氏皇父

為三公故賢者欲去之也謝枋竹書錫太師皇父司馬休父命

在宣王二年是時初政維新舉賢利見未必即有賢者欲去之

事徐氏說不確

謝枋後漢徐孺子詣郭林宗致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林宗曰

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即此詩之意也

黃鳥刺宣王也

鄭氏箋曰刺其以陰札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周

毛傳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札者

歐陽修曰序言黃鳥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鄭以為室家

相去之詩考文求義近是矣其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則

非也如云此邦之人不可昇處則他邦可處矣是所刺者一邦之事余非舉天下皆然也孔子刪詩竝錄其功過者所以為勸戒也俾後世知大功威德之君雖小過不免譏刺余

謝按何楷詩世本古義曰黃鳥避諱去周也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其子隰叔出奔晉而作此詩竹書紀年宣王四十四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汲冢瑣語云宣王之妻女嬀欲通杜伯杜伯不可女嬀反訴之王王因杜伯于隰杜伯之友左儒九諫而不聽并殺之後三年而杜伯射王周語內史過云周之衰也杜伯射王于鄆墨子引周春秋云宣王殺杜伯而無事後

三年宣王會諸侯于圃杜伯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所以知此詩為隰叔作者以復我邦族三語知之晉語杜預曰昔隰叔子達周難于晉國生子與為理世及達子以受隨范左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高為承章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韋昭曰承章自商之末改國于唐周成王滅唐而封晉叔虞遺唐于杜謂之杜伯張守節曰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據前數說則晉地杜之故封聚族在焉國既被滅而仕于周然猶不忘其本以唐杜為氏今隰叔以父死非罪還歸故國故曰復我邦族也

何氏之說巧于附會狀離散之家室豈無邦族乎王氏蘇氏並謂賢者去國詩故又謂諸侯之兄弟來依王室周窮而反皆是臆造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鄭氏箋曰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

范處義曰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為婚姻是詩卒章有舊姻新特之說乃舊日之婚姻人情易以衰薄也

姜白巖曰蘇傳疑為諸侯求卿士而不得然休憐采芣語甚不倫古義謂宜曰奔中而作詩故又分兩篇為同異姓以前云兄弟此在婚姻也

弟此在婚姻也

謝按周成時以睦姻任恤教民此風俗所為厚也至黃鳥行野作而教道微而風俗薄矣

斯于宣王考室也

鄭氏箋曰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眾而皆攸好骨肉和親宣

王于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魯之歌斯于之詩以落之此之謂

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

孔穎達曰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嘗注云設盛食以落之

又曰宣王既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築廟寢成而昇羣臣安燕

以落之此之謂成室也人之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
君子特營宮室宗廟為先故鄭以為亦修宗廟室是總稱宮室
是以兼之疏又云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
呂祖謙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于刺詩之後何也
蓋宣王晚歲雖怠于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垂而掩之
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
體者也論其大體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謝樓竹書紀年宣王八年初考室當毛公時竹書未出而宣王
考室詩序暗并之合則其有所本可知矣且劉向昌陵疏云周

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斯干之詩
是也以斯干為宣王詩非小序之私說也若新宮見儀礼左傳
鄭杜兩注及詩箋疏皆以為逸詩而朱子引李氏說謂即斯干
誤矣又皇甫士安世紀用此序且儀礼大射礼乃管新宮三終
儀礼作于周公豈得言宣王之詩乎

又樓何楷以斯干落新宮也為成王十四年肇建洛邑之時所
作亦名新宮偽子貢傳以為落新宮也偽中培說云王者落其
新宮史佚美之其說並無据而陳連衡又以為宣王當即位之
時因難甫定四旁交迫未遑立屬王之廟至是我狄俱已來事

國人俱已大順故初立考廟亦曰考室考者屬王也亦猶穆伯
昭宮屬作夷宮之類或曰考者審也謂審視昭穆也周自文武
成康至厲王世凡十一周立七廟則文武亦在親盡當祀之列
然以有功當宗別立廟于西北東北謂之世室故曰考室皆屬
妄說蓋因鄭氏修廟之說而創此論也無羊序為考牧豈是父
牧乎

無羊宣王考牧也

鄭氏箋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威
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孔穎達曰王者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
故知復之也

范處義曰牧養雖為政之小然犧牲于是乎出亦國家之先務
宣王當板蕩之後室牧之政皆廢能以次修舉考室于先既知
所以為似續之計考牧于後又知所以為爾牲之具二詩誠中
興之不可缺與

謝樓列子曰宣王之牧正梁鸞能馴鳥獸王使毛丘園傳其術
焉曰夫血氣之性順則喜逆則怒吾豈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
使喜焉獸之視吾猶其儕也唯雄在前尊尾成羣可以為此詩

之證

小序翼卷十七

盛威張 謝介侯甫纂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鄭氏箋曰家父字周大夫也

孔穎達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韋昭以為平王時作此言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

謝按董仲舒傳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懷于誼而急于利也推

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叢

巖又按暴辛公與蘇成公爭田事見淮南子董子所言當指此

毛奇齡曰詩傳桓王伐鄭缺四家父諫之缺四節詩說同按左

傳昭二年季平子薨節之卒韋昭即節南山也故此亦作節以

示異若其稱桓王時以詩中有家父作誦語亦春秋桓八年天

王使家父來聘是桓王時故云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毛傳曰正月夏之四月

鄭氏箋曰當為刺厲王作訓詁時移其篇第耳又云夏之四月

以

建己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為之憂傷

范處義曰正月之下即十月之交皆記幽王之失道天心仁愛之欲止其亂故出災異以譴告冀其恐懼而修省

嚴粲曰項氏云正月特亂之時君子憂之而無正既亂之後君子去之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案竹書紀幽王四年夏六月厲霜即此詩所謂正月繁霜也子貢傳以為西周喪退大夫傷之申培說亦謂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此詩皆不顯

其世朱子引或說曰東遷後詩也特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劉瑾深然之謂使宗周未滅褒姒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然滅威原不同字愚但據竹書厲霜之事在幽王四年六月并此詩合故定从序說云

陳啓源曰集傳載或說疑正月詩是東遷後作以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二語為據通義辨之謂西周已後不即東遷引左傳攜王于命語及汲冢紀年說公輸立王子余臣事證之而以此詩為作于東西周之交按犬戎入周在幽王十一年庚午至明年辛未平王始徙都洛邑則謂西周初亡未即東遷信有然矣但

以此詩之作在西周既亡而未東遷之時恐未必然也夫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何害為西周末亡時語耶國語幽王三年三川震伯陽父料周之亡不過十年又鄭桓公為周司徒謀逃死之所史伯引繁弧之語龍釐之識決周之必弊其期不及三稔狀則周之必亡而亡周之必為褒姒當時有識之士固已明知之明言之矣安在褒姒滅周之語獨不可著之詩乎況篇中所云具曰予聖及旨酒嘉肴有屋有穀等語顯在荒君亂臣奢縱淫泆燕雀處室之態若犬戎一亂玉石俱焚此輩已血化青燐身膏白骨尚得以富貴驕人哉

謝榛說苑云孔子論詩至正月之六章慨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并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閼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而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之謂也是劉子政亦以正月為刺幽王姜白巖曰詩故申后太子之詞詩德詩作于幽王已弑平王未立之時皆臆說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魯詩小雅十月之交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

吳

鄭氏箋曰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識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難妻嬭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狀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幽王之時褒姒用事于內皇父之徒亂政于外六年之冬日食陽月大夫惡之故作此詩中侯摘錄戒云昌受符厲昌嬖期十之世權在室又云刺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周主吳載震孔穎

達解之云既言昌受符為王命之始即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為十世也刺弁冢伯鼻此篇事同以刺對姬則為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刺難古今字耳山崩水潰即此篇百川沸騰山冢萃崩是也如此中侯之文亦可以明此為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又尚書緯說難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漢書難妻作閼妻顏師古注亦謂此詩刺厲王淫于色皇父之屬同嬖寵而為宮內寵熾或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食也顏說不知何所本或當是祖緯書鄭氏箋則以意斷為刺厲王詩謂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識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

1148

惡褒姒滅周此篇疾難妻嬭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狀惡按伊氏乃桓王時之尹氏非幽厲時人解見鄧南山篇皇父以幽王五年作都于向而鄭桓公至幽王八年方為司徒正是皇父祖向後故以友伐之耳惟褒姒難妻或是兩人漢書谷永云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閼妻嬭嬭日以不滅班婕妤好辭云悲晨婦之作戒分哀褒嬭之為鄭使厲王時別有閼妻則當序劇于褒前不應先褒後閼也褒表其地刺乃難之轉音以表其色且使厲王因難妻用事以致亂亡國語史記不應沒而不見而竹書紀幽王事奔走詩種種相合

其為刺幽王詩明矣十月蘇子由陳少南來于嚴粲谷皆謂夏正建亥之月也緯書竹書鄭箋以為周正建酉之月元齊復議云以授時歷推之周幽王六年歲在乙丑距延祐丁巳二十九十二年是歲實以夏正八月辛卯朔入食限是周人改月數之一證邢雲路亦云以郭守敬授時法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十月建酉朔辛卯日辰時日食梁太史令虞翻唐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今按虞翻造梁大同歷推此食在幽王六年而未明言此為八月一行定朔之法本乎傅仁均行均造唐戊寅元歷列其大要所可考驗者七事其三曰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

1149

日食并詩合亦未明言此十月乃夏之八月也愚以三議推之則建酉之說似未可信一者先儒謂詩有夏正無周正如七月之詩皆夏正也章濬云小雅出車章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斯新周頌臣工章曰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來牟將受厥明使用果改時則春日莫春必夏之正月也正月安得有遲遲萋萋喈喈之景乎而來牟安得有特熟之徵乎至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其未改時非月也又不待訓釋而自明矣夫詩皆夏正何獨以此為周正乎一者食當八月則是秋分在昭二

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駘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遇也其他月則為災于是梓慎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矣非所哭也八月井觀卒是則八月日食未足為災乃孔穎達又引左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周之四月乃夏正二月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以此為春分之日日食有災之驗案即如孔所駁分月之災所應僅

在侯國未至如此詩孔醜之云明其將有大變應在幽王頤山之事則以陽月之災為古人所甚忌故也一者古歷年之某歲某日其真否總未可知如尚書胤征篇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虞則以為元年一行以為五年以授時法步之在仲康六年丁丑歲九月辛巳朔日食其餘前後十餘年之九月朔俱不入時限據授時法步此詩日食既并則一行同何仲康之食差殊若此班固云周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王應麟云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食法但有致課疎密而已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

春秋則云維秦八年歲在涓涓涓涓者申也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歷者于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法推之亦以疏矣據此三議皆足以破建酉之說故當以夏正解為長而孔氏又引王基云以歷較之自共相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為共和之前其說更謬今但即詩辭以求特事則其在幽王世明矣十月謂之陽月孔云日月之食本無常特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沈括云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狀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也歲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刺日辛卯日有食之二

者此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不欲為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
過而干陽也蘇轍云四月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故謂之
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類占云十
月日食乃六陰之極陰冒其陽君昏信讒陰謀作亂毛傳云之
交日月之交會孔疏云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際故曰交會朱
子云謂朔晦之間也素會并交不同會但言其同度而已交則
同度又當交道也會不必食會而交則食縣家所謂交食是也
故此詩特以交言辛卯朔日之干支也辛為日卯為辰左昭七
年季子卒晉侯問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
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
也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之謂也公曰多語寡人
辰而莫同何謂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又翼奉云師
法用辰不用日辰為客孟康注云假令甲子日子為辰甲為日
用子不用甲也天官書又云日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不狀
食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時用名其國此詩舉辛卯
亦有意義乃六物中所謂論日者也但占法深微非有師授莫
能通之箋疏謂日為君長為臣辛金也卯木也辛日以辰侵木
金應勝木反侵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此一說也或謂十干

大

寄宮辛寄在戊戌土卯木賊之又一說也或又謂十月建亥六
陰用事一陽未復而月身日交會又正在晦朔之間是其月為
純陰且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為陰金寅卯屬木而平朔之卯
為陰木是其日又為純陰此日而食則羣陰擅令獨陽不能獨
存又一說也馬司遷云甲子四海之內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
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崑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食國君月
食將相當之今食在辛日屬崑山以西正在用圯而翼奉推論
六情十二律又以卯為陰賊王者所忌凡經避之春秋諱焉故
春秋潛澤已云辛卯蝕臣伐其主戎事類占亦云日食辛卯日

有謀逆具觀數說則此日之食其為凶駭昭狀矣
謝桱詩緯推度災曰辛之為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為臣秉權而
為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十
月之交曰番維司徒護口昭昭而劉向條災異封曰幽厲之隆
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學齋
佔畢曰注云朔日也而乃謂之朔月蓋月朔之反辭猶書之月
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也此說是魏了翁正朔考曰夫十月之交
則十一月矣是用人朔月也故曰朔月辛卯正朔月食古人所
忌故曰亦孔之醜其言無稽況交乃日月之交會非兩月之交

大

也竝誤解交義矣又按百川沸騰山冢華崩正國語幽王三年三川震岐山崩之事也豈得為屬王詩乎又按范處義曰小雅無屬王之詩鄭氏以十月之交而無正此吳小宛皆屬王之詩毛氏作傳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說非也

又按漢書梅福傳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注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

毛奇齡曰詩說十月之交幽王之詩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而姦臣亂政于外嬖妾敗德于內伏使變亂亡之將至故作是詩按漢書谷永傳閭婁驕扇日以不減顏師古曰此魯詩十月之交篇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而日為之食也則魯詩本以此詩為厲王詩而以嬖妾為閭婁也

而無正大夫刺幽王也而自上下者也照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鄭氏箋曰亦當為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孔穎達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為之立名序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雨從上而下于地猶政令從王而下于民而王之政教眾多如雨狀事皆苛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為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之曰雨無正也經七章皆刺王之辭

鄭以為刺厲王為異

陳啓源曰歐陽永叔以詩七章無眾多非政之義所當疑橫首章言刑罰不當章亦無政之義下遂及人心之離忠言之蔽仕進之危又極其弊而言何嘗非眾多無政意乎使序出漢儒手何難依傍經文為明白易曉之語而故取晦其辭開後世以疑端乎

謝俊韓詩序曰雨無正正大夫刺幽王也又曰雨無政無眾也其說并小序合劉元城曰篇首多而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而偽詩傳云王室播遷大夫督御之臣繼而無其極偽詩說云雨

無其極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督御之臣聞之而作蓋襲朱子朱謂此詩為正大夫離居之後督御之臣所作而徐文靖從竹書紀年謂厲王二十二年大旱二十四年大旱二十五年大旱二十六年大旱以詩內有降喪饑饉旱天疾威之語斷為厲王時詩从鄭說也非矣

毛奇齡曰詩傳詩說皆作雨無其極毛本作雨無正獨劉元城云當讀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此其所襲也第中何以襲韓詩

小序大夫刺幽王也

鄭氏箋曰所刺列于十月之交而無正為小故曰小豎亦當為刺厲王

孔穎達曰經言豎天天無小意今謂之小豎明有所對也故言所刺者比列于十月之交而無正則此篇之事為小故曰小豎也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而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惟刺謀事邪辟不任賢者是其事小于上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為之立名也毛鄭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或亦狀之范處義曰說者謂小豎小宛小弁小明所以別小雅今大雅止

有召豎大明二篇餘篇疑之然則小之字錄詩者為之或者牽彊為說且以鳩鷺為小猶之可也謂豎天上帝為小豎理也哉是詩刺幽王惑于邪謀不能獨斷亦弁上篇不自為政之意同也

謝按荀卿樂王耐皆以此章為畏小人而作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政權云宋本作小宛國語晉語中引續經故為鳩鷺宋序補音曰宛詩作宛弁釋文正合

鄭氏箋曰亦當為刺厲王

孔穎達曰宛是小貌刺幽王政教狹小宛狀

歐陽修曰大夫刺幽王政教不能繼先王之業其曰宛彼鳴鳩

翰飛戾天云者謂鳩雖小鳥亦有高天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彊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隆其先王之業故曰念昔先人謂宣王也

毛奇齡曰詩傳詩說均作鳴鳩按小雅無鳴鳩惟國語秦伯燕公子重耳贈鳩飛註即小宛此無小宛想即以鳴鳩當之第秦伯贈鳩飛而公子贈河水今三百亦無河水意兩詩皆逸也而注者誤指為小宛

謝按國語云秦伯燕公子重耳贈鳩飛章昭注小宛之首章也此說當係三家詩又孔記注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

也其說異古義謂王教康叔飲酒以篇中言飲酒附會為此說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孔穎達曰言太子之傳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示義也

謝按弁弁下通漢杜欽傳以小弁作小下蓋下訓躁疾弁者急疾之貌孔記弁行刺起屨注弁急疾也欽說王鳳曰今聖上富于春秋未有通嗣將軍輔政宜因初始之隆遵九女之制為萬世之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趙岐孟子注伯

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事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論衡云伯奇放流首發早白故詩云惟憂用老是韓詩說又按漢書張晏曰小弁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幽太子宜臼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弁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逐悠周室之大壞也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小弁幽王太子之傳所作刺幽王也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信其讒黜申后遂宜臼其傳憫其無罪故述太子之情而為之作是詩以冀王之一悟也按竹書幽王三年娶褒姒五年太子宜臼出奔申此詩當是

奔申時作趙岐注孟子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事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中山王勝亦如此說到更生以伯奇為王國子謂繼母欲立其子伯封而譖之王王以信之于貢傳申公說翁扶同辭而以為吉甫之鄭大夫所作案琴操云尹吉甫子伯奇事親孝甫娶後妻欲害伯奇乃取蜂去尾而自著衣願上伯奇恐其螫也趨而振衣後妻呼曰伯奇牽我衣甫憫之曰侯伯奇懼走之野履霜以足采芣苢以食其鄰大夫憫伯奇無罪為贈小弁以諷吉甫吉甫悟遂復妻而召伯奇伯奇至請父復後母吉甫從之後母感伯奇孝化而為慈諸家之

說蓋本于此但如所云則不通家庭之事于義小矣且跋周道鞠為茂草此豈伯奇之言哉又韓詩及曹植皆言吉甫信後妻之讒殺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則昇琴操言吉甫感悟召伯奇相矛盾要皆委巷傳聞之語不足信也謝按史記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臼將殺之汲冢璣語曰幽王欲殺太子宜臼釋虎使執之宜臼叱之虎弭耳而伏是其欲殺之事也特申為宜臼母家故宜臼奔申又按馬融說伯奇陳死手猶握蜂螫與以伯奇即宜臼王道以伯奇即宜臼之傳皆附會之說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嚴粲曰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之詩作而內外上下皆困于讒矣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巧言大夫傷讒也周幽王惑于讒既立伯服遂宜臼後昇諸侯為太室之盟將謀伐申以求宜臼而殺之大夫憂喪亂之將至而作此詩案竹書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秋九月王師伐申左傳楚棋舉亦曰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據此篇有君子屢盟之語即此詩必于盟太室後作也謝按篇中有奕奕寢廟之語則所謂太室者即太廟太室

也而孫之錄徐文靖以中嶽嵩山為解誤矣

毛奇齡曰詩傳大夫傷于

字

二賦巧言詩說巧言周幽王時大

夫傷于諛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興而比也五章興也

下章皆賦也按巧言六章何人斯八章合之則十三章矣原以

朱子于何人斯篇注云此篇詩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因

而合之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為故蘇公作是詩

以絕之

鄭氏箋曰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

孔穎達曰咸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

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

內也春秋之世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編檢書傳未聞畿外有

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皆畿內國名暴公為卿士而亦稱公當

卿士兼公官也二人從行王肅云二人俱為王卿相隨而行下

云及爾如貴鄭云俱為王臣蘇公亦為卿士矣

詩義析中國家之意莫大于小人疑君子之害已而譖之既譖

之矣又疑君子之報復而防之為君子者又不能開誠布公以

示無他于是乎傾軋之患數世不靖此固小人之奸險亦君子

有以激成之也若蘇公之于暴公既灼見其詭秘之狀而容之

以大度乎之以誠心欲其釋疑解怨以共濟國事可謂得大臣

之體矣故聖人有取焉

謝樓世本云暴辛公作頃蘇成公作筮諶周云古有頃荒尚矣

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而淮南子精神訓云延陵季子不受

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高誘注訟閒田者廣尚及暴桓公蘇信

公是也按暴桓公即辛公蘇信公即成公有訟閒田事亦異聞

也其譖也當即以爭田故董仲舒言周衰卿大夫有爭田之訟

當指此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諛故作是詩也

釋文云巷伯寺人本或

云注疏本以此四字

鄭氏箋曰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

命于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弁寺人之官相近譖人譖寺人寺

人又傷其特及巷伯故以名篇

董道曰當幽王之世大臣傷于諛如蘇公小臣傷于諛如寺人

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兼列于此所以著其亂也

陳啓源曰序故作是詩也下脫巷伯奄官四字箋內小臣也上

衍奄官寺人四字此其誤殆傳寫者誤特序內巷伯奄官接入

箋而箋內卷伯不應複出遂改為寺人也

又曰宋蘇轍說詩謂寺人即巷伯非也朱子又謂寺人即內小臣則誤尤甚夫內小臣昇寺人並列于周礼天官屬下明是二職也且巷伯詩本是寺人又被譏譖而作朱子以為遭譏被官故作此詩徒見次章毛傳謂顯叔子魯男子事漢書史遷贊比之小雅巷伯之倫固有是說耳

謝校文選宦者傳論云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譏之篇李善注引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雖誤以為毛萇亦足徵此箋首為巷伯內小臣而非寺人內小臣矣

小序翼卷十

盛威張 謝介侯甫卷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呂大臨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莫非人之交

李栢曰風俗歸厚則朋友有信雖久而飲之如伐木之詩是也風俗既衰則日趨于踰薄之域而朋友之道絕矣文選之時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幽王既不能遵文選友賢不棄之道則其民亦從而化之此其所以刺也

張次仲曰杜詩云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盡膠漆蓋交道感哀每聞世道之治亂是以感慨係之區區報施之際君子有所不暇及矣

琴我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介

鄭氏箋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李栢曰此言幽王之世天下之民苦于征役孝子不得以終身養介歐陽以鄭箋為滯泥狀觀此詩之言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則是言孝子之行役而喪親之所作也

謝校孔叢子曰孔子云于琴我見孝子之恩養也漢書陳忠傳

云周室陵遲亂制不脩序故夢我之人作詩自傷言已不得終竟于道者亦之耻也晉書孝友傳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痛父死非命于是隱居教授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竝廢蓼莪之詩齊書顧歡傳歡少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哭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毛奇齡曰詩說王室昏亂譏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沒而不得其死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按此詩竝無沒而不得所意惟晉書王裒父儀為文帝所殺裒讀蓼莪流涕此則有沒而不得其所以意豈有以讀詩者之事作詩義乎

姜白巖曰姚氏謂親遭讒言而沒已不能代而作則以幽王之世多讒言附會之也王氏道謂行役奔喪之詞然日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則非奔喪之詞何氏以民莫不殺我獨何害與小弁我獨于罹相合以為太子之傳代為思親之詞則不得言無父無母也陸奎勲引大戴禮用兵篇夫子稱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以為其父母遭兵而生則又以王褒事附會之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馬鄭氏箋曰大小言瞻斂之多少也小亦于東大亦于東言其政偏

對

又曰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孔穎達曰譚大夫者以別于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必別之者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而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為譚而作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彼牧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范處義曰譚在周之東幽王時譚國困于征役公私殫竭故譚大夫作此詩以告病其詩自維天有漢以下皆指周室而言蓋小國之視京師猶下土之視霄漢故也

何楷曰詩稱西人謂西京之人也則其為西周之詩可知竹書紀幽王二年初增賦是詩之作其在此時乎周道雖衰而誅求之令尚行于天下及至東周則不能狀矣王應麟云擇三有事重戾多藏貪墨之臣為姦賊小東大東抒袖其空聚斂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于下民也姜白巖曰兗州諸小國何獨一譚而斯特微貢于東者亦不止一事曰服箱曰南箕曰北斗則微及米粟矣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則微及酒醴矣曰瑁瑁珮璫則微及寶玉矣曰有採芣則微及鳥獸矣雖葛屨履霜公子徒行不顧也蓋在位者皆微

賤小人市井無賴訟難盈彼節南山之姻婭臘仕正月之嘉
穀洽比十月之交之擇有車馬試思此物特安至哉是以我瞻
四方感威靡騁而邦人諸侯莫肯夙夜而周逮以亡故曰刺亂
也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怨亂竝與焉

孔穎達曰經云廢為殘賊是在位貪殘也我日構怨走下國構
亂也民莫不叛是怨辭也亂離廢矣是亂事也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孝子歎征役而思祭也韓詩以為歎征役
也愚定屬此詩于厲王之世案桑柔之詩曰四牡騤騤旌旆有

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則當時役征繁興可知已又蕩之詩內
吳于中國覃及鬼方鬼方荆楚之地此詩咏滔滔江漢南國之
紀意即為覃及鬼方之事而發但史失傳介

陳啓源曰四月當亂而行役之詩也韓詩止以為歎行役嚴粲
識其未盡詩意當矣毛傳實略不明王肅述其意以為四月行
役六月未得歸闕一時之祭故云我先祖獨非人乎王何忍不
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孔疏非之以為序不言征役傳亦無此
意因引孫毓語謂從征踰年乃怨文王之師猶未散而行歲莫
乃歸又行役不親祭祀攝主修之亦未有關豈有數月之閒而

刺

以為刺孔又自言首章始廢一祭也恨王之忍復闕二祭弥應
多怨何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源按疏言序傳不及征
役則誠狀矣至謂一時未久而引文王采薇詩相較則非也文
王之出師所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者雖久何傷至若幽王之
無道不恤下情當時被役之人必有不能堪命者豈論時之久
暫乎一時不祭猶以為怨則秋冬兩祭俱廢其為當怨不言可
知詩文互文相備往往有之序傳雖不言征役狀詩人託興恒
據目觀而言六章滔滔江漢定是身在南國故有斯語獨非征
役之一證乎季文子賦四月見征役應踰時忘歸祭祀不欲如

晉孔叢子記孔子曰吾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則王氏之解歷
有明徵仲達識之過矣

謝樓文十三年傳云鄭伯與公宴于禁于家賦鴻雁季文子曰
寡君未免乎此文子賦四月時晉楚方爭諸侯鄭衛系于楚因
公而請平子晉文子以天子不能綱紀四方致伯主 盟實同
構亂即賦此詩當取義于我日構怨曷云能殺耳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王安石曰經營四方出入風議皆大夫之事也
范處義曰大車言腦之不均此詩專言役之不均以此見幽王

刺

之特賦役皆不均平賦不均則以傷財而告病役不均則不得養其父母尤為可刺也

鄭忠胤曰此刺懿王與居無節姜曰嚴曰此是據竹書之注而言

澍按毛傳賢勞也孟子論此詩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以勞釋賢毛依而用之耳蓋孟子曾見小序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鄭氏箋曰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眾多賢者并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并小人竝將猶扶進也

孔穎達曰時大夫將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慙負及已故悔之也以將進小人後致病累可為鑒戒以示將來足明時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若狀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尚難之况大夫非聖能無悔乎經三章皆悔辭也

呂祖謙曰荀子大略篇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渥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

維塵冥冥言無并小人處也

嚴粲曰君子推輓小人小人既進則譖害于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汙于人故君子悔之也

澍按韓詩外傳云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采其葉秋得其刺焉錄此觀之在所樹而故君子先

擇而後種也詩曰毋將大車惟塵冥冥焦氏易林云大車多塵

小人傷賢其憂百端此說皆與毛詩序合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刺幽王任用小人也按竹書紀幽王元年

錫太師尹氏皇父命其後昇冢伯仲允番椒蹶橘之徒朋比衆

姦表裏為惡卒以滅周詩人當王任用之初預憂及此故作此

詩澍按何氏說證以荀子韓詩其謂刺幽王任用非人失詩旨

矣

陳啓源曰大車序以為大夫悔將小人此并荀子大略篇引詩

合又韓詩外傳引此詩以證所樹非人亦并序義同可見古義

相傳如此非一家之說也集傳以為行役勞苦之詞恐非是此

篇何嘗有行役意乎

鄭忠胤曰此大夫必是力小任重又慮不能舍詩人諫以母徒

自苦也按此說本于戴岷隱不可依據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鄭氏箋曰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如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
于亂

孔穎達曰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于亂世謂役則偏
苦行則過時箋云悔仕之辭其實皆悔亂也

范處義曰己則悔之又以勉同列蓋賢者雖不得志不忘體國
斯其所以為忠厚與

陳啓源曰歐陽譏鄭曰小其明之說謂大雅有明明在下小雅
有明明上天故名篇者加大小于明上以記別也蘇氏亦謂小

明小明所以別于大雅之召嘏大明小宛小弁亦狀其在大雅
者必是孔子刪之故無聞耳按此說非也鄭康成刪雅箋云詩
三百十一篇竝是作者自為名此言信矣大雅之大明作于周
初安得預知幽王之世有作小明者而加大以記別哉

鄧元錫曰世亂則制命者庇私人而媚賢必致之艱虞投之煩
劇張之深文刻法或制之前或議其後或牽其左右凌捭頓蹙
靡所不至必窘其用蟻其名便一敗塗地而後已也故北山傷
其獨勞小明畏其罪罟

澍按漢書楊震疏云朝無小明之悔是用小序悔仕于亂世語

鼓鍾刺幽王也

孔穎達曰毛以刺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以為作先王正樂于
淮水之上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此刺幽王明矣鄭于中候推
河注云昭王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者鄭特未見毛詩依三家
為說也

又曰傳言淫樂箴易之為先王之樂者以卒章所陳是先王正
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樂也

陳啓源曰毛鄭皆以為幽王作樂于淮上歐陽疑史無幽王東
巡事逸齊辯之謂史舛經異補當舍史而信經若史之所缺幸

存于經豈得反疑經信史嚴粦答亦謂古事固有不見史而因
經以見者詩即史也斯言為論胡一桂謂徐夷淮夷成王時已
不為周臣宣王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至淮徐之事豈
得作樂于淮上乎謬矣幽王十一年中巡歷游幸之事胡氏能
一一數之如後代實錄起居注乎不狀何由保其不一至淮也
且淮夷徐夷在周時叛服不常非終不為臣也成王時淮夷徐
夷並與伯禽伐而平之未嘗不臣也常武詩宣王親征未嘗不
自往也召公征淮南則疆理至于南海王自征淮北則徐方來
庭詩有明文胡未見乎

澗樓何楷詩世本古義曰昭王南游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是詩韓詩曰鼓鐘昭王之時作鄭氏于中候握河紀注亦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樓史記云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外紀云昭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膠船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溺焉竹書紀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暄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大紀亦云王在位久不能彊于政治風化稍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是歲王征荆蠻軍旋及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王因是發疾崩呂氏春秋

云周昭王親將征荆蠻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于漢中水經則云昭王南征船人膠舟以進之渡河中流而沒故地有左桑大斂口橫桑死河之稱左桑者言百姓佐昭王喪事于此也大斂口者言昭王于此殯斂也橫桑者言得昭王喪處也死河者言昭王濟于是而死故有死河之稱左傳齊桓公責楚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屈原天問云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其說皆舛竹書相應想來巡遊之便為征伐之舉耳此說以鼓鐘詩為昭王亦本于握河紀之注但楚都郢又都鄢昭王自西周伐楚萬不能至淮上也道里間隔豈有率

三

領六師伐人之國顧迂回至淮消搖作樂乎自當以幽王為是何者昭王涉漢隕水而死是非旋師而後至淮上可知也若晉行之時先至淮上久延日月亦舛情事不合而徐文靖據竹書言宣王六年王帥師伐徐戎父休父從王伐徐次于淮則宣王至于淮矣作樂于淮上者蓋宣王也意宣王至淮作樂淮上以雅以南以箏瑟而兩不備而幽王舉烽以命諸侯復取是樂而秦之故詩人為之刺不然幽王時凡崩樂壞安能以雅以南以箏瑟而幽王君子允懷不忘念前王正以見今王之荒亂也殆欲通兩家之騎為彌縫之說亦屬穿鑿無據而詩故引徐夷偃王偃王之事又詩學雜引竹書穆王伐徐事皆繆說毛奇齡曰詩傳昭王南缺五大夫憂之睦鼓鐘詩說昭王南遊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是詩按晁說之詩序篇論謂三家以鼓鐘為昭王時詩蓋本鄭氏握河紀注然孔氏正義又云惟韓詩以鼓鐘為昭王時作其言三家者亦凡說耳則昭王時世亦未可遽定者

三

小序翼卷十九

武成張 謝介侯甫卷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鄭氏箋曰田萊多荒棘茨不除也饑饉倉庾不盈也降喪神不并福助也

孔穎達曰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開闢年有歲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歡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

不曰此衣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之詩事皆陳古文指相類故序有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反經以信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略而不陳所由大田言矜寡不能自存又略而不言思苦皆文互見大田田曾孫是若言成王止力役以順民是政不煩也甫田曰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明明原隰曾孫田之而序云不能修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是曾孫為成王矣而甫田大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為成王時也經無曾孫之言而周之成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思成王也

蔣悌生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辭語重典祀儀悉備恐

只是先王之事詩中言皇尸君婦使君壽考壽考萬年等語王

者言之則可施之公卿恐僭甫田卒章言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亦只是下祝上之辭農夫恐不宜施此語鼓鐘送尸乃奏肆夏

此亦天子之礼樂春秋特列國有行此礼乃東周以後諸侯僭

用非正也朱傳斷然以為公卿有田祿者之詩蓋以甫田歲取

十千為一成之地為田九萬畝歲取萬畝之入即九一之法大

田謂而我公田遂及我私亦九一之法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乃公卿采邑之地天子畿內六卿六遂用貢法十夫有溝井此

制不同故朱傳之說如此今案舊說皆以為先王之詩朱傳引

呂氏說言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依

舊說并序說無異宜更詳之

謝按鄭箋采齊即楚茨故鄭氏本作楚齊周礼樂師之教樂儀

大御之馭王路皆曰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可知特楚茨此篇皆

天子之詩也杜于春云賓醉而出奏祫夏鄭環云祫夏蓋振蕩

也記作振羽又作陔陔戒也取庶幾風夜以永終譽之義恐客

醉而失礼故奏此詩以戒切之鄉飲酒鄉射奏祫燕礼大射奏

陔皆節取祫夏而移用之大射公入不奏陔奏驚優公也何楷

引

云即楚茨之詩祓備旁作戒故即以戒為義楚茨之五章曰祀儀既備鐘鼓既戒是即所以名祓者而又曰神具醉止皇尸載起云云夫神以既醉而言歸則賓醉之當出可知矣故于賓醉而出奏之

又按此詩或以為幽雅或以為勸農其說固非或又分此篇為秋之拾遺以下篇為冬之拾遺皆是泥一二字以為說非也

陳啓源曰楚茨所咏皆天子祭禮也儀禮廢缺天子諸侯祭禮無存焉故箋疏引特牲少牢士大夫祀推類以明之如燔黍受嘏利成之類是也其天子祭祀載周禮戴記而亦見于此詩者

則如剝亨祭祔鼓鐘迎尸之類是也朱子據少牢嘏辭遂判此詩為公卿力農奉祭之詩不知少牢祀乃侯國大夫所作非天子公卿之祀也又謂天子詩不應列小雅夫小雅諸篇何一非天子詩哉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孔穎達曰言成王乃遠修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是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禹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句之是禹功也以下言雲雨生穀乃

稅以祭祀鬼神降福皆由疆理使然故序者略之也

劉彙曰天下之土皆為水之所汨而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墾墾奏庶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又躬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田法成于禹授久矣夏道衰微而公劉紹興后授之業商道廢墜而大王王季緒理公劉之遺文遂既有天下而周公輔成王廣五服為九服推后授法以踐禹功遂成畎澮于天下至于幽王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則畎畝不修于天下是以夫間之遂不距于溝畛下之溝不距于洫涂下之洫不距于澮道下之澮不距

于川路下之川不距于海是所謂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也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于海路自荒服而達于畿之謂也

何楷曰朱子疑為幽雅此詩有從以辟牡之語明是周有天下所尚豈幽侯所有我疆我理王事也鸛乃啓毛王祀也觀其曾孫配禹此其為曾孫何如者即諸侯不敢當而乃以為公卿奉宗廟之詩乎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鄭氏箋曰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

李樗曰此詩以為傷今而思古如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刺幽王之世民人困乏必不能然也如木易長畝終善且有刺幽王之世田萊多荒必不能然也以此觀之則一篇之中皆如是也呂祖謙曰今者指周成王之特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也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陳啓源曰首章鄭易毛義而孔疏是之狀鄭惟說十千合一成

公田之數似勝耳其以甫為大夫以除陳為賒賁以介為舍皆彊立義也甫父雖同義狀以大夫為田名則太迂不如傳謂天下田即大田之義也齊南田雅甫草傳皆訓大大實甫之恆訓矣

徐文靖曰爾雅云釗大也甫我也下云我田既臧則甫田猶我田也言以明大之我田于一成之地為田九萬畝歲取十千而已竹書宣王元年復田賦作戎車幽王二年初增賦此作詩君子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詩小序翼 卷一九

鄭氏箋曰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故特臣思古以刺之

孔穎達曰經惟言寡婦序并言矜者以無妻為矜無夫為寡皆天氏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不言孤獨老疾亦矜寡之稱其文可以策之矣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何楷曰周之徵法創于公劉而在夏世而徵法已開助法之先是為殷所襲也非襲殷者也范景文曰先公後私非假之後言言者不覺聽者釋之朱氏曰讀甫田大田田詩若引幽王而置

之上古歷四野觀京城臺琴瑟考鼓鐘農夫進萬壽之歌秦穆絕向隅之泣熙熙焉皞皞焉將必移情而向道矣苟非繁賦之妖何至遂亡其國

鄭志孔曰甫田大田雖有報祈然不繫廟祭何以亦稱曾孫蓋周人世世務農視農事如其家事服先疇之畝畝故自號曾孫民自少老狎習其上無異家人故目其君亦曰曾孫若曰此吾家曾孫云爾上下交孚親愛無間違問誰責誰賤惟知其休其戚而已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壽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孔穎達曰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惡耳于經無所當也

謝按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過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序言思古明王爵命諸侯賞善罰惡此詩必為幽王不能爵命諸侯故陳古以刺今也

范處義曰洛邑東都也詩言君子至止說者以君子為諸侯非也自周公成洛邑即朝諸侯于彼以天下之中便于朝會遂為周家故事宣王中興亦復會諸侯于東都幽王居西周諸侯皆

不欲朝豈復能修先王故事臨幸東都講朝會之礼故詩人思古明王至此東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而今不得而見也故以君子至止為言蓋指王者也下言六師即天子六軍又言萬壽亦為天子之祝皆不可以美諸侯也序言爵命賞罰蓋天子會諸侯之不可無者不必于詩求之

陳啓源曰周礼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注云洛出懷德此洛水即禹貢之漆沮而瞻彼洛矣之洛也詩人說興多取目驗為言幽王變雅作于西京當指雍州之浸以起興矣故毛云宗周沒灌水鄭亦以水之灌溉為明王德澤之喻也王氏以為東都之

洛非是

謝按何楷曰瞻彼洛矣紀東遷也王以堂錫逼近戎狄不可居乃遷居于洛此詩所咏正其事也是以此為平王詩也而徐文靖曰天子六軍疑當召公帥師至洛國人美之而作是詩蓋當為厲王時詩洛是東都之洛竹書幽王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遁尚止書之何得有帥師追剋至洛而紀年于幽王時不一書乎季氏本以為宣王詩不知朝會東都不獨宣王邾氏敬謂保其家室指幽王廢太子事然詞不悞亦非是何說尚近理然篇中所言皆成世事似平王不能也徐氏

言為厲王詩與季邾二說並是杜撰不如從序說震震者等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護貽竝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鄭氏箋曰古者古昔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

孔穎達曰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富然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

陳鵬飛曰小人在位欲以引進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其位而棄絕之

王應麟曰震震者等與賢者功臣之子孫世室異國升降者也

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周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
平王之遠猶在也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并封建之法相
維持

邾敬曰時女媧內嬪皇父家伯季小蔽賢耆老如家伯芮伯
廢而不用世家子孫必有為人所傾而不得譽處者有文章而
不得福慶有車馬而不得顯庸故末章追頌先臣功德以救其
子孫而諷王所用之非人也

何楷曰此詩美同姓諸侯也繼世象賢天子美之意必為鄭武
公而作孔叢子載孔子曰于裳裳者考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

也按竹書平王三年錫司徒鄭伯命是詩之作當在此時

謝按晉書齊王問奏云昔樂邵降在卑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
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即指此序則何氏之
說顯舛序違誤矣朱子言此詩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譽文
章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意亦是暗用孔叢子
之言然孔叢子謂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亦與小序合非朱氏
之意也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儀文焉

鄭氏箋曰動無儀文舉事而不用先王礼法威儀也

以

孔穎達曰以其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王礼法威儀之
文故陳當有礼文以刺之即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三章言其君
為百辟所法而受福卒章言臣能燕飲侍礼而不傲慢皆是君
臣礼文之事故總言之

范處義曰自楚茨而下多思古之詩此序雖不言思古其詩皆
陳古王者之事

陳啓源曰礼文法度王者所以辨名定分範圍一世不可一日
無也故君臣上下守此勿失則尊卑得安其位親疏得遂其情
長幼得明其序家邦鄉國內外大小皆得循其分而洽其歡政

令于是乎成風俗于是乎美中國以寧四裔以服天祐之萬邦
賴之此非徒一人之樂而天下之樂也樂莫大焉故曰樂胥胥
皆也不然鶯賦之桑扈猶有文章可觀人反不如乎三章之載
雖君上之有礼文也末章之思柔匪散臣下之有礼文也幽王
之朝動無礼文則放恣驕解無所不為將何以示軌物保福祿
乎孔穎述毛樂胥之旨足稱閑議聊為衍暢其說鄭以胥為有
才智之名迂矣近以為語辭尤無義趣

謝按成四年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詩曰
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貶之道也左襄二十七年傳

鄭伯享趙孟于壘龐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荀子勸學篇君子不傲不隱不 謹順其身引詩曰匪交匪

紆天子所予范甯曰君臣之肌廢則桑扈之風興

又按杜子春云公出入奏驚憂鄭環云驚憂蓋有客也微子爵上公子周為客驚嘉賓式燕之故之故取左右之義故公出入則奏之何楷云驚憂即桑扈之詩其四章云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古文故驚字通作傲莊子惠以歡為驚前漢書實嬰傳諸公稍自引而怠驚皆傲字也此詩前詠饗諸侯故于公出入奏之何氏又以麥蕭為燕肌港露為麥朝而饗燕

驚驚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鄭氏箋曰交于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天也

毛氏傳曰驚驚匹馬太平之時交于萬物有道取之以時于其飛乃畢掩而羅之

鄭氏箋曰驚驚休息于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故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又曰古者明王所來之鳥驚于庭無事則委之以至有事乃予之教言愛國用也

孔穎達曰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交接于天下之萬物鳥獸魚皆有道不暴天也其自奉養有節度不奢

後也今不能狀故刺之交于萬物有道即上二章上二句也自奉養有節即下二章上二句也是見明王急于萬物而緩于已故先言交萬物而後言自奉養也

范處義曰舉驚驚一物而言則不殺胎不覆巢不腐不卵之類從可知矣舉桑扈一物而言則不使禽獸食人之食可知矣明王之仁儉如此詩人祝其萬年在位享福之遠登無不宜也謝按何氏指曰咏中后事也以白雉之詩證之其第七章驚驚在梁載其左翼三子無良二三其德詞旨昭然姜白巖從其說以毛傳鄭箋泥後序之說義終牽強其言大非

頌升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

亡故作是詩也

鄭氏箋曰戾虐也暴虐謂其政教如雨雪也

孔穎達曰諸公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

王應麟曰駟山之既旦夕將作同姓諸公長歌抒懷千載猶有餘悲而不能呼當年之夢醒可歎也

姜白巖曰幽王任用小人其于貴戚兄弟盡置閒散而社稷之安危民生之疾苦宮闈之理亂刑政之是非彼既不以下詢

此亦無由獻納庶幾歲時會食之間少長咸集或者動其親親之誼睦念至親咨以密勿因事揀正將在此時乎無如已亡日迫而王不知也故一則曰庶幾悅懌再則曰庶幾有戚而君子則惟憂而已明年此日不知有此會否耶其語意憂切痛深固不惟如陳思王之求通親親欲叙骨肉之恩又豈但中山王之長號聞樂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哉

姜白巖曰嚴粲謂詩人時從宴樂說來以漸及于危亡何惜謂此詩求見于王而不得見之詞皆以為王實未宴非也却敬云今夕何夕死喪近矣而君子惟怡然宴樂如後世敵兵四合而

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所謂東方漸高余樂何也長歌代泣類升之謂乎

車華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竝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

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考證章上揚士子類宜改正

孔穎達曰止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作述眾人之意故也

此經五章皆以褒姒嫉妬思得賢女代之言思娶季女是褒姒嫉妬也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令德來教欲王之改修德教是德澤不加于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王安石曰樂賢女如此則厭惡褒姒甚矣

范處義曰是詩以褒姒之嫉妬故思得賢女為君子之配耳序

詩者極言其事雖是詩所不及考之他詩所詠如師尹而下七

子弄姻姬皆無道竝進之實也如暴公譖蘇公寺人傷于讒弄

夫巧言青蠅之作皆讒巧敗國之實也如大東困役傷財如四

月貪殘致既如北山使役不均如楚茨饑饉流亡身夫矜寡不

能自存之類皆德澤不加于民之實則序者之言初非溢惡而

其既皆始于褒姒之嫉妬則二南無嫉妬致天下被其化而王

道成亦非溢美矣

却敬曰雅詩皆君德待政新昏之歌何自入焉且其辭云高山

仰止是朝廷之法非房中之豔曲也車華比民勞也無好女無

德諷王也平林集鵲比褒姒淫暱也高岡柞薪淫女據中宮也

高山景行游女母儀天下也

何楷曰昔漢許后之廢成帝欲立趙飛燕為后諫大夫劉輔以

為宜畏天命念祖宗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

順神祇心塞天下望今乃傾于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哉莫大

焉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正與詩意相類

陳啓源曰古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朱傳以車華為燕樂其

新昏殆未講于斯礼乎呂記連序待之又左傳叔孫昭子賦車

則

轄以章為轄意二字其通用乎章轄並見說文章入舛部云車軸端鍵也兩穿相背从舛為消聲為古文楔字轄入車部云車聲也从車害聲一曰轄鍵也

毛奇齡曰詩說車章宣王中與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首章賦也次章興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按凡曰昏凡不賀人之序也古無賀昏事且朋友亦安得有雖無德并誨諸語若詩本五章此作四章亦不可解

謝按朱氏解顧以此為燕樂新昏上下通用之樂歌季氏解顧謂君子得賢妻自慶之詞何氏謂昏凡不賀新昏安得有燕有

樂歌耶且章末云親爾新昏則知作詩者非即新昏之人王道

詩德云天子大昏之詩更屬無據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鄭氏箋曰與者青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王充論衡云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于口舌一國潰亂故君子不畏虎猶畏讒人之口

李惲曰幽王之時讒人用事凡曰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王應麟曰東孝政釋劉子曰魏謩公信讒詩人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

謝按豐坊鄒志胤以為刺厲王之詩非也厲王祇衛巫監錫樹怨于民耳若幽王時讒人為卿士者如尹氏皇父穰石父之徒讒人為六卿者則番冢伯仲允聚子蹇觸之屬讒人之司言職者則瑣瑣之姻婭讒人之居宮掖則嬖妻之扇處讒人日多政讒言彌成美親于夫婦而白專作曰二三其德美親于父子而小弁作曰君子信讒正月云民之無辜并其臣僕而誅侮行矣小宛云哀我填寡宜岸宜敬而刑政酷矣十月之交而無正巧

言諸篇其斥逐誅死于讒者不知凡幾而召是曰人之去亡邦

國殄瘁是得也

又被焦氏易林青蠅集藩君信讒言害賢傷忠志生婦人即指此詩真西山云讒言害政雖惡祥和易之君亦能變易其心志成王是也說者因指二人為成王周公四國為管蔡商奄皆無據謝謂流言者即四國而可云交亂四國乎漢書昌邑王薨青蠅矢積階西東可五六石郎中令翟共進引此詩以為讒人不多也則青蠅喻讒人真窮形盡相矣猶之以碩鼠喻虐政也

小序翼卷二十

武威張 謝介侯甫墓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嫌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鄭氏箋曰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為卿士

孔穎達曰以幽王政教荒亂而情廢乃嫌慢親近小人并之飲酒無有節度致天下諸侯君臣上下亦效而行之沈湎淫液不止遂成風俗衛武公既入而為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刺之也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之早晚耳

歐陽修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後三章刺時如此

謝按劉向列女傳云幽王惑于褒姒不特飲酒沈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可為醜酒之證而李賢後漢書孔融傳注韓詩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而鄭氏教曰王朝有雅列國有風使武公自悔當列衛風并漢與同矣序云刺時者武公為王卿士不敢斥言刺王諱諫之義也姜曰叢曰今讀抑戒賓筵而知武公憂國之忠也以刺時之意為自悔之辭猶微子言紂惡而曰我沈湎于酒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鄭氏箋曰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慨

孔穎達曰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王為始也

謝按白虎通曰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之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方之功也四方不

平則時不順有微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據此則天下平安萬物得所然後可作樂飲酒今幽王方有危亡之厄法宜微樂而亦豈樂飲酒詩人所以刺也

范處義曰凡思古之詩終篇皆陳古事獨魚藻序言思古之武王而其詩止言萬物失其性王將不能自樂之意先儒泥思古武王之說遂以是詩三章為武王之事殊不知凡言思古皆序詩者發明作詩之意其間有詩所不及者甚眾竊意序詩者謂周之鎬京武王始都之是時萬物皆遂其性故武王居之為可樂今幽王雖居鎬京而萬物失其性豈能獨樂哉故于詩人言

所不及者以思古武王一言發明詩人言外之意而非武王之
事也

姜白巖曰古義謂武王初居鎬京羣臣美之樂後序思武王之
說也詩繼于賓筵而皆言飲酒之事豈亦衛武公所作以諷王
乎

澍按劉知幾史通曰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
而知宗周將頽隨煬帝時薛道衡上高祖頌帝曰此魚藻之義
也遂殺之蓋魚藻為陳古而刺今故煬帝云然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貶數微會之而

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釋文云嚴本亦作叔故謹云
左氏傳七年傳晉語皆作叔

鄭氏箋曰幽王微會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
于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

孔穎達曰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
王為烽火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
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

劉勰曰君子見其亂必起于是故曰見微而思古焉
何楷曰康王即位召公畢公為東西二伯率諸侯來朝王錫命
之書康王之誥篇曰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

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此詩第四章有平平左右亦
是率從之語故知為朝康王詩也孔叢子載孔子曰于采菽見
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為盛世詩無疑

澍按左傳襄十一年晉侯以樂賜魏絳絳曰抑臣願君安其樂
而思其終也引是詩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又引書居安思危
敢以此規則此詩非純美可知也若朱子以為天子之答魚藻
詩有曰天子所予天子命之天子葵之又未免有翹然自多之
意其說非矣若韋昭國語注以為王賜諸侯以命服之樂當是
三家詩說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澍按帝王世紀桓王既失于信孔義陵達男子淫奔讒偽並作
諸侯背畔構怨連駢不親九族故詩人刺之皇甫士安似以采
菽角弓苑柳並為刺桓王之詩不知何家詩也

漢書杜邺說王音云邺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
夫戚而不見疎孰能無怨此案棟角弓之詩所為作也
孔穎達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
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做
之故父兄作此詩以刺之也

范處義曰序言不親九族而詩指言兄弟蓋作詩者其兄弟乎
夫天屬友愛所宜厚者而至于相怨則九族可知矣所謂子所
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唐士諤曰昔辛有過伊川有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為
戎乎其祀先止矣秦晉果遷陸渾之戎于此類之應也如蠻如
髦我是用憂詩人之意深矣幽王卒死犬戎之難可畏哉姜氏
曰晉司馬骨月相殘閭內族索靖指洛陽宮門側歎曰曾見
汝在荆棘中此即我是用憂之意

謝安魏志詔曰德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亦是用小

序說劉向亦以角弓為刺幽王

范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
不可朝事也引詩文云范徐於此反放陸云句帖

李樗曰此詩但言諸侯不肯朝王則暴虐無親刑罰不中其意
自可見不必于詩中求之也

陳啓源曰古人釋經不輕信其所疑故左傳引我之懷矣自詒
伊戚及何以恤我其收之杜注皆以為逸詩而說雄雉小明
維天之命三詩者亦不用以為證蓋詩語多有相同見存者尚
狀即逸者可知矣朱子據戰國策上天甚神母自泰也之語欲

改范柳詩甚蹈為甚神非闕疑之道

姜白巖曰天子外臣身逢暗主惟如周文王之柔順文明郭令
公岳武穆之單騎赴召臣道斯為無愧後世強兵手握遙執朝
權甚且與晉陽之甲清君側之盡六朝亂臣率用此術道代借
此詩一靖字自字為靖難之師也聖人存此詩立萬世臣道之
防杜亂賊觀觀之意

姜氏曰何氏泥一邁字謂作于舉烽戲褒似之日或又以角弓

范柳皆屬王之詩又以范柳都人士皆東遷後之詩皆無據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

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鄭氏箋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

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

孔穎達曰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之人衣服不貳不言長民者

序言民德歸壹之由故說長民不貳于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

復見古之人是總序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詩有男女二事

謝樓人士當是長民者左襄十四年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以贊于天子是楚今尹正萬民所望矣

郝敬曰邦畿首善貴族大家不競浮誇四方則為幽厲淫奢都

人化之士女游冶膏肓服詩所以歌彼都也帝王不易民而

治文盛之豐鎬幽厲之豐鎬豈異哉

陳啓源曰宋傳以為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之盛美而歎惜之觀詩所序竝非紛華靡麗之事狐裘充耳垂帶卷髮皆平常之服飾也臺笠緇緇尤儉樸之至也春秋之世亂離更有加矣而免弁裘服瑱玉笄珈之儀容載于國風及左氏傳者尚燦然可觀豈西京之世反不得見乎况舉古之節儉以駁今之奢淫方是聖人立訓之意若如集傳說則是蕭后之迷煬帝宮女之說半宗耳何關於世教而夫子錄之

謝棧何楷曰都人士周人思共伯和也棧竹書紀年厲王二十二年王亡奔氐國人圍王宮執召公子殺之十三年王在氐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氐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宗周亡而復存實賴共伯之力此詩之作當在其適道共山時故有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之語然毛傳訓周忠信也故左傳襄十四年君子引此詩以證楚子囊之忠意正昇毛詩合自朱子集傳行讀如字周訓鎬京本屬支說而何氏遂妄造思共伯之事不亦失古人之訓釋乎即鄭箋亦云都人之士所行要歸于忠信其餘萬民審識者咸瞻

望而法做之何嘗有鎬京之解何氏據路史晉書諸說均失之又棧縹衣引彼都人士鄭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無

毛奇齡曰詩說云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古若賸也棧尹伯封見韓詩秦離章謂伯奇之弟然皆謂閔兄作非傷周也且既是尹氏豈有自稱其族為彼君子之理若孔氏正義謂此詩首章惟毛氏有之齊魯韓三家皆無有

謝棧何氏惜以為共伯歸國蓋據羅泌路史與豐說同繆采錄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鄭氏箋曰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識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于外非亂也

孔穎達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已空曠而無耦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于雅者以怨曠者為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三章言其憂思下二章言其怨曠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亂故刺之

李樗曰鄭云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識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于外非亂也蘇氏亦云言思怨而已其如不知義也此皆錯會此詩者之意夫序曰幽王之時多怨

曠者也則是刺幽王也非刺怨曠也惟其時多征役久勞于外此其所以多怨曠也

劉彛曰從軍久役也周制王畿外為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卒建正以統三連連建帥以統兩屬屬建長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民而教之者三焉耕以足食文以興武以防亂國有不順得正以屬屬弗制則正以連連弗正則正以卒卒弗制則正以牧牧弗制則正以州州弗制然後大司馬提六軍起收正以九伐之法王師未有踰時在外者故男女無怨曠幽王時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鄉遂

之兵反失役于外過期不反與古異矣

姜白巖曰詩緝謂古者新昏三月不從政此新昏者之怨詞或又以為隱刺褒姒皆非詩旨也

泰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鄭氏箋曰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

蘇轍曰召伯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泰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范處義曰詩所言皆宣王命召伯營謝邑之事豈南國之人在幽王時勞苦故思召伯而為此詩乎序言不能膏潤天下亦推測

廣而言之謂當時之卿皆能如召伯營謝說以使民則天下皆被其澤矣

呂祖謙曰幽王近不能察天戎之說詩人所以思古也

謝按王介甫何元子嚴粲谷皆謂此詩兼言伐淮嫁烈烈征師也按竹書紀年宣王二年召穆公伐淮先年王伐徐歸錫公命則營謝在平淮後矣晉語韋注泰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杜預亦謂此詩美召伯勞來諸侯此當是三家詩說而何楷曰泰苗營謝也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與述職何與勞之者勞南行師旅非勞來諸

侯也其說舛序異

又按此詩蓋指幽王伐申之役師旅困苦還歸無期詩人不欲顯諫託召伯營謝以微諷之序所云卿士即皇父也刺皇父正以刺幽王

照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鄭氏箋曰隰中之桑枝葉茂盛可以庇蔭人與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不能然以刺小人在位無德于民

毛傳曰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

李樗曰君子窮處于岩穴之下而斯民之心思慕之切未嘗忘之隱桑之詩所以作也

陳啓源曰隱桑之思君子猶丘中有麻之思留于也留于隱居而能廣農桑之利君子在野而能著庇蔭之功周雖衰尚多賢矣惜幽莊二王皆棄而不用也

謝枋桑可不用于天下而天下一日不可無桑桑不用于天下而榮于春悴于秋桑自若也天下一日無桑則天下寒矣故以喻君子

又樓左傳襄二十八年鄭伯享趙孟于瑩龍子產賦隱桑趙孟

曰甚請受其卒章杜注云甚欲于產之見規諱呂東萊釋此以為欲進忠告于君子本此若陸氏詩學謂天子視學養老乞言之樂歌殆本集傳與善哉相類之說

白等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鄭氏箋曰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如其字也是謂

幽后尊支庶也宗通于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

漢書班婕妤傳師古注白等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

何楷世本古義曰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

從此詩據本紀褒姒為后事在幽王三年則申后見黜當在是時通鑑前編謂三年王始娶褒姒至五年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不知何本大約誤也竹書亦載三年王始娶褒姒而不言立為后或晚其事而微之及五年書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書立伯服為太子而鄭語史伯有云王嬖是女也使至于為后而生伯服則生伯服乃在為后之後皆與本紀不合綜而觀之廢后立后事最在先即幽王三年事其後伯服生宜臼心懷疑懼始出奔申又三年而伯服稍長故遂立之竹書之紀事確矣

謝枋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別自一解又太史

公云尚為姒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褒氏蓋褒姒為褒人所入因冒褒姓非字也鄭箋以姒為字疑誤

又樓白等碩人箋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王肅曰碩人謂

申后也孫毓曰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集傳以此詩

為申后作故云碩人尊大之稱謂幽王

又樓毛詩頭綱曰白等野營草也其姓柔初堪用取此白等而

將白茅束手喻申后被褒姒所代惡人蒙善好人見棄也

毛奇齡曰詩說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按史記

廢申后廢之宮中耳考諸侯有出夫人之礼天子則否又據國

語幽王逐太子宜臼宜臼出奔申則奔申者宜臼耳

姜白巖曰或責申后不載其父兄之逆謀王氏道曰以嬖山事

責宜臼則可責申后則不可宜臼固在中申后歸申史無明文

其或如後世之長門歟

蘇轍曰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本介士之祿薄

作是詩也

或困之于資財則當凋膳之幽王之時國亂凡廢恩薄大不念

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蘇轍曰黃鳥止于丘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丘未嘗有厭微臣

附于公卿出使于外奈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謝按毛傳蘇轍小鳥兒韓詩薛君章句云蘇轍文兒語雖異其

為兒而非聲則同朱傳以為鳥聲本于劉執中之說也王符潛

夫論曰行人定而蘇轍賤何指謂諸侯貢士于天子之言即崇

正大是臆說

蘇轍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飮不肯用也

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鄭氏箋曰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醢生曰辜不

以

以

以

肯者用自養厚而薄于賓客

孔穎達曰在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礼而不能行雖有牲饗饌之

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礼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蒞羞微薄廢

礼則當時責者行之可知也今在上者尚棄礼不行卑賤者廢

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蒞

羞之薄下二句言行礼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礼也

李榕曰君子有酒鄭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

漿以合朋友此不必泥于庶人以為說但是古之君子不以微

薄而廢礼雖孤葉免首猶用以為礼今有牲牢饗飮之物而不

肯用之以為礼非有他義也

謝按毛謂孤葉庶人之菜鄭申之曰庶人農功畢乃為酒漿以

合朋友習礼講道藝也按後漢書劉昆傳每春秋饗射常簡備

典儀以素木孤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免首王莽以昆私行

大礼有階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是孤葉之詩乃饗射之樂非庶

氏所宜用也

又按左傳鄭伯享趙孟趙孟賦孤葉注義取古人不以薄物廢

礼也當幽王時荒于酒色在位習為奢侈詩人欲矯當時風俗

因述古初士大夫燕飲雖薄物可以行礼蓋誠意之綢繆而酒

以

以

池肉林長夜之飲非所尚也

陳啓源曰賓筵詩刺其越礼叛葉詩刺其廢礼惟越礼則廢礼

愈甚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刺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

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釋文云漸漸又作漸又作漸久病于外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故證云足利本有人字又於外俗本編作在外古本皆作於

鄭氏箋曰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鄧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

孔穎達曰下國諸侯之言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侯之

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王師出征亦使

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也

謝按何楷據竹書紀年厲王三年淮夷侵祖王命虢公長父伐

之不克是詩之作疑在此時以幽王東征史傳無見反以小序

為非不知竹書幽王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

通水經注云濟濱自濟陽縣故城南東逕戎城北春秋隱公二

年公會戎于潛杜注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幽王命將東征

蓋謂此耳是時王師敗故云蓋人東征不遑朝矣何氏謂幽王

無東征事非也而偽詩說直以為桓王伐鄭時師不堪勞苦而

作大詩明言山川悠遠其非指鄭可知更為臆說

六六

舊之考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竝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鄭氏箋曰師旅竝起者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并夷

也大夫將師見戎夷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

李樛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而幽王之興則屢豐年者蓋人和

則天地之和應焉幽王之時師旅竝起曾無休息民既怨矣如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亦其理然也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幽王之時西戎之亂始于襄姁而其亂遂

連于中國詩人傷之于其末章窮而反本竹書紀幽王十年王

師伐申至次年申人鄩人及犬戎遂入寇此詩之作當在此時

姜白巖曰或以舊有黃鸞指張如顏色之盛引羅願之言謂此

鸞彌絡石壁不可仰望露滴目中有失明者喻褒姒斃治蔽明

則鑒矣

何革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

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鄭氏箋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革生而出至歲晚矣何革而

不黃乎言皆黃也于是之間將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勞苦

之甚

六六

姜伯巖曰周室鎬京之盛守卒之嚴戶口之殷甲于天下何至
犬戎深入其亡忽諸璫漸之石以下三詩而知皆之用其民
力物力為已盡也幽王四方征討不見于史史文缺耳山重川
竭疫疾兵荒而殘民以逞者猶擇人而食天怒人怨至此已極
犬戎之所以一戰而滅周也

謝按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身其妻為偶陰陽相成
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則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
偶也又曰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
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大此說身箋義合

箋云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也

姜氏曰朱謀埠謂即舉火召諸侯師之事然詩言經營四方則
不獨如京師而徵兵戲褒亦不必有二年矣鄭氏又以為桓公
詩則以左傳有伐鄭之事也按小雅至都人士之什于風又近
其所以為雅者義在王朝不得夷于列國也

小序翼卷二十一

正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鄭氏箋曰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

又云從此至文王有聲為文王之正大雅

孔穎達曰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

受命毛無明說尚書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

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改

大業未就劉敞作三統歷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

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歷志載其說于是曹達馬融王肅韋昭

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義或當狀矣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

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其即諸侯之位已四十二

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于

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

惟美之春在錫召太子發作大雩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

未廟故諸儒皆以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為文王受

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

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夷五伐者六年伐崇七年而
前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受平虞尚既讓諸
侯則文王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
年伐夷夷明年伐密須明年伐者同明年伐邠明年伐崇虎
戾而作豈是明年西伯崩此并伐夷夷年伐者伐邠其年并
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
文難可據信依舊傳史記為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于
王術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為七年之事元年苞
云西伯既得丹書于是稱王改正朔諱崇虎虎稱王之文在
諱崇之上是諱諱云稱王則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
王號于天下二文皆代崇作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是六年
稱王為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
為改元此是鄭以為六年始王也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
王甚晚孔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尚存雖六
年為晚而將來可稱故為早也將來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
云我稱非早一人同下注云我稱非為早欲以一人心同位
下是早稱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
事而云是顯是稱王則云天子將出征顯乎上帝福于所征

六

之地然則顯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者文王于伐崇之
後即王于是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
顯稱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行其統內六州而已
嚴粲曰受命作周者推本之辭也作造也造周之王業猶康
誥言肇造區夏也凡詩中稱文王受命者皆謂天中始之而
已史記同詩書有受命之語同謂之上受
命稱王而斷唐
陳登源曰文王受命作周歐陽棣序詩以歌鄭氏稱王之說
謂序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信然但詩書言文王受
命皆言受天命也天命之豈僅命為諸侯乎詩書亦在丹書
之語雖不可信然改元布號諱已有之必非仍守虞服也即
以此詩觀之于文王則曰其命維新於殷則曰天命靡常明
以謂天以命殷者改命文王矣雖不顯言稱王而其言已不
可掩也
謝榛漢書云孔子讀詩至于殷士膚敏諒將于京喟然嘆曰
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
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
亡也
又按左宣十五年傳引此詩曰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造

以

與作義同

謝按呂氏春秋曰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之虐而集文王散
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
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紀文王之德杜預左傳注紀
譽也文王追謚而呂氏云然則受命稱王之說久矣不始史

記

又按魯語以文王大明赫而兩君相見之樂左傳以文王為
兩君相見之樂又天子諸侯相會以為樂章又燕禮合樂工
歌文王而杜子春云

杜子春云王出入秦王夏鄭環云王夏蓋繼天之命也取戰
惠我文王曾孫萬之之義微王之一出一入法文王之純以
法天也何楷云王夏即文王在上之詩以皆陳戒備德之言
故于王出入秦之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于王也

鄭氏箋曰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孔穎達曰毛以為從六章上五句長子維華以上說文王有
德能受天命故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是文王有明德天命
之事也為生王以下說王有明德天復命之故曰保佑

命爾雙伐大商是王有明德復受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
之德連本其母佐王之功則策其佐文王則天生賢配

王則帝所降臨皆是欲崇其美故辭所孔及

白虎通曰何以知即位改号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子京此
改号為周易邑為京也

陳晉源曰大明二篇集傳皆以為周公作之以戒成王不
知何本始因文王篇而連及之夫文王詩之為周公作僅見
于呂覽呂覽之言出于戰國策士錄其說以存疑可為足信
謝按國語云夫歌文王大明赫則兩君相見之樂也韋昭注

此三篇皆美文王蓋王有聖德天所輔祐其微應符驗著見
于天乃天命非人力也周公欲昭先王功德于天下故兩君
相見得以為樂亦以為周公作

韓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彭執中曰周之得天自文王之得民始民心之歸周自太王
之得民始一詩之意大要主民而言也

謝按國語魯叔孫穆子聘于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赫何
楷曰赫周公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
受天命也其說全用集傳左昭二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公享之也季子瞻縣之卒章杜注義取以晉比文王韓宣比
四輔

又按易林臨之漸瓜瓞繼繼乾之思畜一得十古公治邑
此門有福其說并毛詩同

檇模文王能官人也

毛傳曰山木茂或萬民得而薪之賢人眾多國家得用蕃興
歐陽修曰詩人言檇模茂或採之以備薪熱喻文王養育賢
才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
臣之盛也二章三章以見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

言文王之材各任其事也四章言官人之效也卒章又言王

當勉勉用人而但提其綱紀耳

李榕曰荀子曰文王以官人為急左傳曰官人國之急也文
王之世既有疏附奔奏之臣又有先後禦侮之人文王之所
以官使人才者有其道故也

王應麟曰曹誼書容經篇註曰君子重賢小人無由入正人
十倍邪僻無由來古之人其謹于所近乎詩曰允允檇模薪
之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此即選
左右之說

淵按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己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
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來璋我我覺士
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泂彼漚舟來彼楫之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
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中使我應曰元陽伐亂崇孽首王
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是虎謝
百姓且告天是祭天而伐主為崇也據此董廣川說受命稱
王非無據之言不知于三家詩係何家也

毛奇齡曰詩說檇模周公歌詠文王之德以訓嗣王按此全

襲朱傳但朱氏不明指周公云自此以下至假嘗不知何人
所作疑多出于周公此竟肆說曰周公也

淵按杜子春云臣有奏章夏鄭環云章夏蓋烈文也章章其
功也取念茲戎功之義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
祿于太廟故臣有功而昇祭發爵賜服則奏之何惜云章夏
即檇模之詩其四章曰俾彼雲漢為章于天以其紀六師伐
崇之事故于臣有功奏之而李範三謂此文王之詩陸氏詩
學為美成王作勳與序背

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

中庸 福于祿焉 釋文云祿本亦作鹿故陸

毛傳曰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

鄭氏箋曰旱山之足林木茂或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

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

孔穎達曰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祖謂太王王季以前也

謝按鄭箋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主璫鉅龜

之賜正義孔叢子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

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主璫鉅龜之賜文王同之得璫鉅龜

謝按周語景王鑄大錢篇單穆公曰旱麓之祿格祖故君子

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置錫林鹿聚亡藪澤肆既君子

將險夷之不服而何樂易之有焉穆公此說乃說之正辭毛

公即用其意而何情以旱麓為王追王三后祭而受釐之

樂歌豈有王季祭而自稱君子者乎又以此為九夏中之

章夏殊無證據

又按詩喻太王王季干祿以貽子孫當時所詠已及荊州之

山至文王而庸蜀盧雅首先被化齊集乎此序所以言受祖

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釋文云齊本亦作齊

鄭氏箋曰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

孔穎達曰經首章言太初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所

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下民變惡為

善小大皆所成是其聖之事也

謝按子春云夫人祭泰齊夏鄭環云齊夏蓋難也取至止肅

肅之義肅肅齊之至也雖宮廟廟則能如文母嗣思齊之微

音而亦為子孫所敬故夫人祭則泰之何惜云齊夏即思齊

之請以文王聖德由于母教太性太初而世踵美故于夫人

祭泰之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美如周也世修德莫如文王

鄭氏箋曰監視也末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惟有周公

世世修行道德維有文王武王

孔穎達曰此齊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威

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泰伯王季之事故言周

以廣之也

陳啟源曰首二章傳箋本指文王後儒以為太王之事非也

太王居位當商祖之世商未有祧政何云其政不獲乎且太

王避狄遷岐勢微故後雖復強為王業之基然終身為諸

庚未嘗受天命何傷云受命既固乎先言文王而後追述其
前代故三章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蓋謂天之興周邦
而生明君也自大伯王季之時已既矣若由大王順序之則
當云王何云自乎漢書郊祀記載匡衡奏議云乃眷顧此
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衡治齊詩者而為此言則
前二章之美文王無疑矣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說苑云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
侯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
食余將來征唯為民乃伐崇令母殺入母墳室母墳并母伐

樹木母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請降今按令
母殺入母墳室等事則此詩所謂是致是附者也曰聽獄不
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則此詩所謂是肆者也曰
蔑侮父兄不敬長老即此詩所謂是怨者也詩并說苑相合
如此竹書以為商紂三十四年事左傳十九年傳文王聞崇
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同壘而降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鳥
鄭氏箋曰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遠故于是乃附也天子有靈
臺者所以觀視衆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

又二
乃

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高雲物為備故
也

孔穎達曰文王受天之所命而民樂其有神靈之德以及鳥
獸昆蟲為作詩以歌其事禮記作臺序言始附文王嗣為西
伯三分天下有其二為民所從事久矣而于作臺之時始言
民附者初受命已附至作臺而齊心故繫之受命見附之所
由也

何楷曰靈臺既成也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周靈
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

之合樂于辟雍有樹木地也無平道之終也案竹書商紂三
十七年周作辟雍內十年周作靈臺四十一年春三月而伯
昆亮故知是文王末年事鄭元錫云文王久道化虞芮平
而方國畢至天下三分有二矣于是乎作靈臺觀文云靈臺
以玉事神也大戴禮云陽氣為精陰氣為靈孔穎達云靈是
神之別名毛氏云神之精明者稱靈余足云四方而高曰臺
是謂謀云文王伐崇作靈臺合神靈云作邑于豐起靈臺周
本紀云文王立靈臺于時年九十六也又易乾鑿度云昌二
十九年伐崇辰作靈臺淮而子云文王為玉門靈臺以待紂

以二
乃

之失六韜云文王既出美里周公築為靈臺高訪云文王為
紂拘于美里得歸乃作靈臺作玉門相女童鍾鼓示不昇紂
同也按文王年九十七而崩享國五十年據竹書作靈臺之
次年西伯薨昇周本紀合繫度所云二十九年之說或不足
信文王伐崇而作靈臺其事在周美里之後謂周公旦所築
固未測其信否至謂作此以待紂之失示不昇紂同皆淺之
乎觀聖者矣關中記云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三輔故事
云在豐水北經靈臺而文王又引水為辟雍靈沼五經通義
云靈臺在于野中國之而附近辟雍積土增崇其高九仞極

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按臺之所以名靈者其說有三
含文嘉曰虎通皆云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察陰陽之
會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端為萬物獲福之元此一說也三
輔黃圖云靈者言文王之靈德也劉向云積思為靈積愛為
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鄭玄亦云臺而曰
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此又一說也朱子云
謂之靈者言其修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此又一說也由
前一說以解臺似矣狀圓沼亦何以稱靈不可通也謂文王
積仁而化行若神此出于民之名之則可而人君臺圓沼之

名氏果得而命之手此正生諸孟子誤耳又公羊說云天子
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同臺以觀鳥獸
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同臺今按靈臺
既為天子制則文王尚為西伯安得有之凡靈臺辟雍之類
皆文王以意為之不必有所沿襲其後周有天下周公制孔
遂同以為天子之制而諸侯不敢同其名故服虔左傳注言
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王制言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預宮
皆所以示別也又前漢書地理志濟陰郡城陽有堯靈臺後
漢書帝紀云祠唐堯于成陽靈臺是則靈臺之名堯亦有

之豈文王慕其德而因踵之乎而康志曾述孔統則云夏為
清臺商為神臺周為靈臺名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
故為清臺臺名神臺靈臺何曾者具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
具地而王地者稱靈是皆統出新義以為說也若舊說謂靈
臺因以望氣視而亦因以疏濬精神宣節勞逸則意已具又
謂有求言于其上者管子云王有靈臺之復是也有便也于
其下者司馬法言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息是也然則靈臺
之為用亦博矣孔云左傳十五年秦伯獲晉侯以歸乃會諸
靈臺杜預謂在京兆鄠縣即周之故臺也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六四二

淵按六韜云文王既出姜里召周公旦築為靈臺記歷極曰
靈臺候天意也經營靈臺天下附也中候維師謀曰惟王既
誅桀受虎王在靈臺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又宋書索
廣傳曰昔周方隆靈臺初構氏之附化八十萬家詩序云
始附者謂歸附之眾于星而始苦以為心附民之心附文王
豈始于是日乎又呂氏春秋新序紀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
有極地得死人骨事

毛奇齡曰詩既靈臺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秦碑
雖周公述之以訓嗣王按碑雖為天子學宮之名並非樂名

惟莊子有云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蓋王周公作大武詳其語意但言秦樂于辟

雍故云有辟雍中之樂耳

下章繼文也蓋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鄭氏箋曰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昭明也

又曰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雖有周家最大

范處義曰蓋王善繼善述中庸固言之而詩有繼文繼伐二

篇繼文則兼言二后謂太王王季文王皆有文德而蓋王以

蓋繼之也繼伐則專言文王謂文王有伐崇等功而蓋王平

其事也言文德則非文王所得而身言武功則非太王王季
所得而身也

陳啟源曰呂東萊以下為繼蓋為武功下訓為繼比後義更
迂又下篇繼伐方言武功不應兩篇同義宋改下蓋為文蓋
尤未安東萊等谷以下蓋為不上蓋更無理夫周樂各篇亦
各蓋受命則曰武功伐紂則曰我蓋何嘗諱言武功哉

淵按陸氏謂大蓋之篇為氏謂蓋而能下何氏謂下堂下也
堂下蓋大蓋也終不如傳蓋繼也蓋下後也之義為安蓋訓
繼言言大則蓋而步蓋蓋言後人能繼蓋前人者莫如周

猶下章所云純其祖蓋也

顧炎武曰繼文者繼三后之德也恐後人疑蓋王有虞于三

后故虛言其繼文之美明其于服事之心蒙蔽無悖

大王有聲繼伐也蓋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鄭氏箋曰繼伐者文王伐崇而蓋王伐紂

孔穎達曰上四章言文王令聞之聲成名之德作靈臺以追

孝心同四方而正法度所為不止于伐崇也下四章言蓋王

君天下服四方定錫京而咸卜兆傳善謀以安後世所為不

止于伐紂繼以繼伐言之者以其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故

言繼伐以總之

黃樓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蓋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故繼伐也下言繼文文王有聲言繼伐惟其能繼文王

之文德而後卒文王之伐功故曰能廣文王之聲卒其成功

也文王述太王王季之業已有其聲矣蓋王從而大之此文

王有聲之所由作興

謝按何楷曰文王有聲詠文王遷都豐鎬之事而重歌美之

以戒成王按竹書帝辛三十五年西伯自程遷于豐三十六

年西伯使世子發營鎬其事尚在文王作辟雍靈臺之前即

此章所詠也其既專指遷豐鎬亦偏而不舉

姜白巖曰文王之武功多矣為伐邠伐耆伐密須伐混夷皆

是何以獨舉伐崇以其作量也伐崇亦作程也然程未嘗徒

居也自古帝王建都是第一大事會天地之和據山川之勝

為天下繫臣民之望為子孫創不拔之基勢之強弱國之興

衰皆于此卜之故詩人美公劉公王不言他務但曰遷邠遷

岐而已文王之武功蓋王之繼伐亦但以作量作鎬言之自

岐之豐自豐之鎬去而西而東即焉于是而邠岐畢吾西土

蒲姑商奄吾東土已邠岐即吾而土肅慎燕毫吾北土通通

于九夷八蠻刑措不用者四十年嗟乎豐鎬宅而周以興豐

矢而周以止平王能三復此詩何至以百二之險拱手而讓

之秦人也哉

顧炎武曰皇矣上帝見之蓋君道鎬京辟雍見文王之蓋

師道

徐乾學曰繼伐者蓋王之教民繼大者蓋王之達孝也

小序翼卷二十二

卷二十二 謝介休甫墓

生氏傳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王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

鄭氏箋曰從此至卷阿為成王之正大雅

孔穎達曰序言傳祖之意以后生于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

蓋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于后稷及周公成王

致太平制亂以至功起于后稷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

天為祭天而以祖配者祭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

為之主祀記稱萬物本于天人本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

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于天故為尊也祖之定名父

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已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

此後稷之子成王乃十七世祖也文王之功起于后稷者周

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為周室開基

也

嚴粲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祭法云用人神饗而郊稷

祖文王而宗成王

楊 曰冬至之郊為大報天正月之郊為祈穀二郊皆配

卷二十二

以后稷祈穀之祭月令家語皆云事上帝此詩亦云上帝居
歆此以知其祈穀也七章有以興嗣歲之句益明末章立登
之祀在正月也因祈穀而述后稷之農事有推本于所自生
見天為粒食蒸民而生后稷此其所以配也竊謂長至之郊
后稷固以祖配若祈穀之郊稷當以功配無教稼穡之功
安得祈穀配帝耶

姜白巖曰此周公制作祀樂 后稷以配天 成王知配天
之故在于世力農事也農事勤而 祖之道得矣或以此為
后稷配天之樂歌不知樂歌在思文一章也吳氏謂受釐時

所歌不知此特後王 非受釐也

陳啟源曰姜嫄為帝嚳元妃見家語世本大戴禮史記詩書

宜可為信然按之事理實有難通誠如張融所駁矣且非道

此也姜嫄果帝嚳元妃則素為嫡子自應繼嚳而立何得先

立下妃子勢又立次妃子亮而終不及棄乎宜呂記朱傳皆

含毛而配鄭也

謝按孔疏張融曰稷契平推于亮亮不异譽並處位則稷

契焉得為譽乎平若使稷契必譽子如史記是亮之兄弟也

亮有賢第七十不用須舉之此不微明矣詩之推頌姜嫄

卷二十二

履跡而生為周始祖有域以牛為生而契為牛王即如毛
傳史記之說譽為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善順正祀配合生子
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數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善順其
德不同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善順之廟乎融
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善順為世祀則身左傳世濟之文亦
協故易傳不以為高辛之祀也

謝按詩人之詞例得專美思齊太任文王之母不美王季若
據魯頌謂稷但有母亦將據思齊而謂文王無父乎善順同
郊禘而生子後世以為嘉祥祀之祿宮以配上帝蓋自虞夏

以來然矣周以先妣之親仍而不毀非殊特立之也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帝
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鄭氏箋曰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帝也
高帝也乞言從來善言可以為政者數更受之

孔穎達曰言周家積世能為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于草
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人受之必甚以此仁愛之
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親外則尊事黃帝之帝以凡恭歌
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為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

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言欲見先世
皆狀非獨成王故即立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黃帝則
及他姓故言內以別之經八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內睦九
族二章盡四章是也尊事黃帝五章盡六章上二句皆是也
以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三老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周
而及之于經無所當也首章言葦惟有葦耳舉葦則木可知
故序言以足句耳

又曰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
服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性

皆親之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悼史言五
帝直養其意體而法效之三王亦養而法效之又乞善言皆
有悼史故知得善言則悼史受之凡有內外小史大史無悼
史正以接待老人擇史之悼厚者掌之悼非官各也

范處義曰此詩同行葦起興自戚戚兄弟至序賓以不侮皆
親睦九族燕射之凡也目曾孫維主以介景福皆尊事黃帝
乞言之凡也或疑一時兼睦族養老二事竊意同行睦族燕
射其間身燕同姓之高年如諸父者成王于序賓之後為凡
加厚遂酌大斗以乞言于事為甚順無不可者或別行養老

乞言之凡亦可歌此詩蓋古人樂章皆可通用也

又按杜子春云族人侍奏族夏鄭環云族夏蓋天作也取太

王荒之文王康之之義族食世降一等同祖者為族成王以

太王為高祖文王為祖子孫能保華基修和之緒則公族皆

麟之角侍則秦之鄒忠允云族夏即行葦之詩其首章云我

戚兄弟莫遠具爾是族燕也故于族人侍秦之

謝按列女傳晉弓工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

葦葦惻然為痛之思及草木仁著于天下漢班彪北征賦曰

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後漢寇榮傳曰嘗文王葬枯

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邊讓篇曰公劉仁德廣被行

葦又德化篇曰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趙

鳴吳越春秋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革運車以避葦葦是漢

儒多以行葦為公劉之詩也豈三家詩說乎又魏志詔曰忠

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是亦用小序說也而舊唐書杜

景儉傳則天以季秋出禁苑一枝示宰官曰是何祥也諸宰

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魏周文德及行葦無以

過也是以此詩為文王詩矣

毛奇齡曰詩說行葦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與

以

也下三章皆然也按此分章與毛鄭異亦襲朱子謂此書非
出宋傳後乎

既醉太平也醉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鄭氏箋曰成王祭宗廟旅饗下編章臣至于無算爵故云醉

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

孔穎達曰謂四方宣靜而無事此則事之大者故謂太平也

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于祭末莫不醉至于酒飲飽其

德既荷德澤莫不自脩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故作此詩以

歌其事也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雖天子亦得

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以下有德

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有德以顯太平之驗經八

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四章下二句言相繼以威儀

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是太平之實

故乃特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祭饗福故作作者因言祭而得

福祿澤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者略之

姜氏曰正大雅何一非太平之作而獨于此詩言太平疏此

篇福事數倍于五君子萬年壽也天祐爾祿富也室家之壺

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良朋令終日命有僕考終命也

以

也李氏摛曰方且至于子子孫孫無疆延延似續而不絕豈
獨五福哉按此可以知太平之說矣人君一身為天下臣民
欲福之原五福有一不備則太平之福必有所虧即五者俱
備天下無事而或如晉武帝之北庭可惜唐太宗之女志已
在宮中則既亂已伏室能久享太平至永勳祚胤慶萬女士
而後太平之業萬年勿替此真所謂太平也朱子謂父兄所
作良然蓋語及宮室祚胤非父兄不及此或疑父兄亦助祭
不得自矜威儀不知朋友專就客言之也

劉桢毛傳鄭箋皆謂成王之詩而何楷曰既神神報也蓋王

大祀宗廟孔成受釐宗祝傳公尸之辭以致告按竹書載
王滅商之次年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此詩之作或在此
時以令終有報之語知之微者始也蓋王即位之始也此說
本朱子集傳終篇皆尸告之辭恐非是詩僅八章而五章皆
報辭反居其大半者乎陳登源曰古報辭當有成文著于礼
雖非臨時肌揆也觀少牢凡載大夫報辭則天子亦應有之
龜驚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鄭氏箋曰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太平之時則皆然非獨
成王也

孔穎達曰經五章毛以為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
祇者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
安樂之也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
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章一句言正祀次句
以下言燕尸宗廟燕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

陳登源曰朱傳以龜驚為賓尸之樂殆非也釋者祭名也祭
祀樂章宜歌頌豈歌雅哉釋祭之樂歌自有絳衣矣焉用龜
驚乎又曰龜驚五章陸佃以前四章分祀神祇祖考而末章
總之較勝于箋矣末成言祖也末為言考也傳云厚為考之

則考可知天神在上故言來下地祇在下故言來宗昇此序
甚合

謝格龜驚樂公尸耳何楷謂淫水近錫謂王詩又謂王
為諸侯時祭祖考之詩以尸有公尸之稱也又謂逸周書有
龜驚男子所執周礼有龜總王后所用故以之與考妣
毛奇齡曰詩既龜驚祭之明日釋公尸之樂歌按朱傳曰釋
而賓尸考釋并賓尸不同何休云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賓
尸且釋以明日賓尸以本日未聞釋而又賓尸者此既饗朱
傳而又變其說豈亦以朱傳為難通也耶

假樂嘉成王也

孔穎達曰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為詩之正因訓假為嘉故轉
經以見義且承上篇為次以其能守成功故于此嘉美之也
謝按中庸引此詩直作嘉樂樂云天嘉樂成王有允允之善
德是嘉者天嘉之也正義所云失序意失而何惜以為祭正
王之詩大終

范處義曰此詩繼既醉免驚之後人有士君子之行神則神
祇祖考安樂為成王者可謂樂之至矣故詩人嘉之左氏中
庸皆以為嘉樂蓋可證也

公劉召康公成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成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
民而獻是詩也

毛傳公劉居于邠而遷夏人龍庭遷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
難遷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于豳焉又云公劉遷豳十八國以
遷

鄭氏箋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棄見迫遷于豳
而有居民之道成公始初小周公居攝政反歸之成王將蒞
政召公弄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難不留意
于治民之事故他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

范處義曰周召輔成王可謂同心以安天下者也始周公建
變陳七月之詩言公劉之治豳及成王將蒞政召公又述周
公作七月之意作豳詩以獻焉二詩皆民事也然七月上陳
豳俗農桑之事足以致王業之艱難故繫之豳風是詩所歡
乃公劉厚民遷都之事周之王業由是而興而成王又將蒞
政矣故其詩列之大雅明周以農事開國非政之小故也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公劉始遷豳也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
邑于豳自秦祖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蓄情民賴其
慶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詩人歌樂思其德按史記載

劉敬說遷高祖有云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
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夫公劉居豳既當夏桀之時則其非
后稷曾孫明矣然考竹書載少康三年復田稷沈約注謂后
稷之後不宦失官至是而復則公劉之興當在此時而詩中
如行葦甫田大田諸篇宜皆為公劉之詩其詩中皆有曾孫
之語則公劉之為后稷曾孫似無可疑

黃氏通解監虞之遷豳也以鴻洞墊隘之地而有蕩析靡居
之憂用宣一舉而從之而巨室胥動淳言小民不適有居而
公劉養種之行不俟再緝十八國從遷其憂國愛民之心而

君如一而民情順逆相懸殊則視乎平日之所感耳後之邊
國者要當以公劉為法然怨讎逆命之民以口舌代斧鉞以
至誠為忠信不怒而不譴焉後之屬民自養者慎毋以盤庚
為口實哉

王應麟曰以公劉之詩觀之君之宗之宗法始于此其軍三
單軍法始于此微田為糧法始于此周礼有自來矣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孔穎達曰尊者莫過上天猶以道德降靈親饗是王不可以
無德故成王使脩行之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為神

是親饗之也下三句言昇民為父母是有道德也

陳登源曰鄭氏釋洞酌用左傳昭忠信之說正合序意潦水

可薦神明所謂皇天親饗也豈弟為民父母所謂有德有道

也成王他日命君陳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

惟馨蓋深得于此詩之義矣蘇子由以為行潦至薄挹而注

之可以儲儲見物皆可用喻君子之于人才雖教說未嘗

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昇序意全不相蒙

謝按何氏指謂此詩是既遷頑民于洛邑而以行潦喻頑民

殆是臆說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鄭氏箋曰吉猶善也

黃樵曰成王蒞政之初而召康公謹先入之戒者三曰厚民

曰饗天而以求賢用吉士終焉蓋曰愛民所以是天而顯俊

所以尊上帝三事而一理也推此三者雖堯舜之治不能加

棄未于此矣召公既戒之曰求賢用吉士而周公作立政之

書亦曰勿以儉人其惟吉士二公之戒皆天下治亂之本然

曰求賢曰用吉士初非有異也作序者因詩人有吉人吉士

之辭而及之耳不必求異說也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召康公戒成王任賢保治也成王三十

三年遊于卷阿召康公從同王之歌作此以為戒嚴氏則以

為召公欲王畱周公而作謂周公明農之請將釋天下之

重負以聽王之所自為康公慮周公歸政之後成王涉閭尚

選任用非人故作卷阿之詩反覆歌詠欲以動悟成王及考

竹書成王十八年鳳皇見二十二年周文公薨于豐至三十

三年方有卷阿之游則此詩之作乃作周公沒後當成王初

政固遠卷阿而亦未嘗有鳳鳴之事嚴之臆說不足信也

王伯厚曰守成急務無過求賢登賢無過擇相豈弟君子大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臣也吉士吉人庶官也王能用君子君子能用吉士則得與
優游之樂雖至今存可矣自朱氏以君子指成王則通篇皆
頌語而成王之意隱矣

陳晉源曰人主用賢始則虛心體以致其來終則寵嘉錫
予以報其功而賢者既用上則能成就君德下則能表正民
俗中則能使庶僚竭力以致太平其義皆具于卷內詩矣
謝按沈約竹書注曰成王時鳳皇翔庭王獲琴而歌作神鳳
操曰鳳皇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暢先王兮德澤臻
于胥樂兮民以寧其辭不贅古似是偽作狀周書王會解云

西申以鳳鳥方揚以皇鳥正是成王時又周語內史過曰周
之興也鸞鳴于岐山韋昭注鸞鸞鳳皇之別名詩云鳳皇
鳴矣于彼高岡其岐山之麓乎蓋鳳鳴在周公受後也吾與
篇周公曰我則鳴鳥不聞是也

又按竹書紀年成王三十三年游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
周而毛鄭釋此詩皆謂賢士來將王朝不言成王游似未見
古文也

小序集卷二十三

聖成張 洪介英前集

變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鄭氏箋曰從此至桑柔為厲王之變大雅又云厲王成王七

世孫也時雖微重數難後頗多人民苦難為其完強後弱
眾暴家作冠害故穆公以刺之

范處義曰召穆公即召虎康公十六世孫康公當成王時陳
三詩以自獻其言賴皋陶唐歌不志警戒宜高孫穆公有乃
祖風烈厲王之世雖不見信用康陳視陳如厲王監訪穆公
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陳奔奔之難太子靜置穆公家國
人國之乃以其子代之晚事宣王立江漢之功其賢如此是
詩所陳如綏四方先于惠中國如無縱說隨所以過冠虐平
微王之德如玉之無瑕玷自以為陳手莫大于此愛君愛國

之言不以厲王之不能用而少解非賢者能之手

徐文靖曰按本紀厲王以榮夷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後
微國人訪王則量夷公者說隨者也王昵而縱之以致民訪
之悔故曰無縱說隨以謹悔也竹書厲王三年淮夷侵
洛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故曰武過冠虐無俾民憂也厲王
十二年奔彘太子靜置召公家國人國之召公曰昔吾驟陳
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言太子雖是少年小子而所為實廣
大王雖在處尚欲玉女于成也故曰武難小子而武知大王
欲玉女是用大陳也凡天子未除喪稱小子若厲王即位十

有二年流于彘不應尚稱小子故知召公此詩刺厲公兼以
戒宣王也而白巖謂刺一少年用言之人故有武難小子
之語墨子荀子皆云厲王染于彘公長父榮夷公終所謂說
隨即此二人與徐氏說微不同

板凡伯刺厲王也

鄭氏箋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卿士

胡氏曰厲王無道召穆凡伯隨屬親賢不直言極諫而姑資
條友者豈以監訪之故不欲提其鋒而陷于罪以彰其過耶
忠愛之懷于茲益見

范處義曰凡伯周同姓之世卿故至厲王時猶膺伯卿君有
過則諫乃其分義所當狀故其辭視切人主諫詞同列不為
過也

對按板蕩篇篇上帝鄭毛皆指稱王者觀韓詩外傳以板板
上帝下民卒瘁為君反道而民怨則上帝亦指君尔足釋詩
云天帝皇王君也即釋此詩耳後人乃言稱天時矣
又按後漢書李固疏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則周王變祖法
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萬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六五二

作是詩也

孔穎達曰以厲王無人君之道行其惡政反亂先王之法度
致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文章是周之王室
大壞敗也故穆公作是蕩詩以傷之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
其恨深于刺也瞻卬召弓皆云刺幽王大壞不言刺厲王而
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惡指刺其身此則厲
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言傷周室大壞此
經八章皆是大壞之事

范處義曰是詩意其作于監蒞益嚴之時故所陳八章皆不
敢斥厲王首章則假上帝之蕩蕩以為言後七章則皆假文
王之難尚以寓意明乎此則所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乃
序詩者發明言外之意也

其德秀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王以應麟曰
盜言孔甘據通載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
金履祥曰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制楚自
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事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蒞
而教言者雖商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皆有大概之制以威
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于亂本當先撥斯可見其時

好用舍之際可不慎與

姜向巖曰周自成康而後昭王南征不復修王車轍欲滿天
下共王淑密懿王伐犬戎夷王變觀風雖不無失德然未至
大壞至厲王積暴素義類任小人廢典刑流酒于酒禁然于
國周室于以大壞大命以頌必然之勢穆公之所以傷也末
二句勸其鑒殷之思

謝按左莊四年傳楚莊王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矣盈而
蕩天之道也杜注蕩動散也子齊晉紀總論曰况我惠帝以
蕩蕩之德臨之哉李善注引此詩皆屬君心言也

以

以

小序翼卷

蓋威張 劉命度南卷

抑衛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鄭氏案曰自警者如彼東流無滯岸以也

戴埴鼠璞云詩序以抑為衛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予考史

記諸庚年表宣王十六年衛公共和元年在位五十年平

王十四年卒衛世家釐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

公立犬戎殺幽王蓋公將兵佐平戎命為公五十五年卒

公舊古錄悉用史記紀年劉恕通鑑外紀用汲冢紀年以為

蓋公宣王十五年立平王十三年卒前後止差一年以此考

蓋公即位宣王之十三年中間又有共和之十四年蓋厲王

之後二十七年公即位也國語云蓋公年九十五猶微于國

作懿詩以自警注曰懿詩大雅抑篇也蓋公之自警在于老

年去厲王之世幾十載謂此詩為刺厲王源所未曉

陳登源曰抑之篇其作于共和之世乎自共和元年迄平王

十四年為歲八十有五而衛公薨楚語言蓋公年九十五

猶微微于國計其壽當百歲左右也厲王末流歲時蓋公尚

在童年共和時則方少壯抑詩宜作此際矣孔仲達謂蓋公

以

詩小序翼 卷二三

詩為諸侯序子未為國君無職事于王朝不應作詩刺王必

是後未連刺蘇氏正其說而源以為未賦詩發于性情主文

諷諫無出位之嫌匹庶尚可為之况侯國公子蓋公好學老

而外為少壯時必德性過人故目擊厲王之虐而發憂危之

語固其宜也其後用以自警至老不忘入相于周必日諷誦

為太師之官因取而列于大雅漢漢史苞治韓詩者也亦曰

衛公公刺王蓋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

而不離于側義者同呂記展轉以為庶子時作當矣但呂

疑楚語為非則蓋耳若如朱子之說特是國風詩何得編于

雅哉

謝按韋昭國語注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詩曰抑毛詩故曰

抑衛公公刺厲王亦以自微也是三國時小序已行之微

徐文靖甲寅書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說公長父伐之不

克十四年召穆公帥師追荊蠻至于洛即詩所謂修介車馬

用追蠻方者此耳豈蓋公自有追蠻方之責乎周本紀芮良

夫諫厲王曰榮公若用周必敗也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

事所謂彼童而角晉紅小子者此也

毛奇齡曰詩傳云衛蓋 缺五 懿懿本詩說云懿我衛蓋公自

以

警策訓國人按此本抑詩以詩首句抑抑威儀故耳若國語
左史倚相曰昔衛懿公年九十有五矣猶戲獵手國于是乎
作懿戒以自警也其又云懿戒者以抑抑懿字音之轉而抑
可以戒故曰懿戒非詩名也故章昭注云懿大雅抑之篇不
並稱懿戒但稱懿字則祇此一字為詩名瞭然可見
姜氏曰補正小序謂刺厲王朱子發五義以辯其不然但老
期之人使人誦于側以自儆則當戒以倦勤勉以克終篇中
無二語及此反復玩索似蓋公家訓所以示其子孫也按此
亦泥于國語九十五歲作懿戒之言其實作于懿公而即位

之日託為父兄保師之言以訓己者因而諷王也

姜白巖曰按厲王剛暴其病在矜己自用故正言不入而說

諛易行人之精神揚則涉抑則沈抑之又抑謹謹之至正厲

王對症之藥

桑柔為伯刺厲王也

鄭氏箋曰芮伯獻詩厲王卿士也字良夫

孔穎達曰書序云桑伯來朝芮伯作旅集命王時也韻命

周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執仲芮伯伐

由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制常為卿士是畿內

諸侯為王卿士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尚良夫之詩曰大
風有隧且周書有尚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

陳登源曰周書尚良夫解其言并桑柔詩往往相合意尚伯

先作解以戒王及執此小子戒之不从又作詩刺之乎詩所

謂告爾憂恤悔爾愆言如醉正自作解言也解云余既

執此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壽以禍厥夫偷生苟安則不知

憂恤矣壽以禍厥夫則不能序壽矣亦既告之誨之無余其如

醉何故後著之于詩其間而改悟忠臣憂國卷卷無已類

如此又厲王朝除召穆公芮伯凡伯二三賢臣外餘皆佞

小人專利監蒞之事尤意逢迎者正不優崇公衛王輩也故

解者其導王不若專利作威惟以貪諛為事不勤德以備難

又責其飾言事主而相誣蒙賢習藉口小人鼓舌而詩亦刺

王信用小人如所云惟彼愚人覆狂以喜惟彼愚人是顧是

復不一辭而足其刺韋臣亦不外貪佞二意如朋友已謬貪

人故賴証以中垢及覆背善言刃刀為刃諸語皆與周書所

戒相符合詩昇解觀之流風之由居可知矣又周書尚伯曰

予小臣良夫自稱當以名則鄭氏以為字有誤也

謝按此詩篇各桑柔而春秋文元年左傳稱為周尚夫之詩

良夫

以

則又各尚其夫與周書篇各一則

雲漢仍叙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鄭氏箋曰仍叙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子使仍叙之子來聘烈餘也雲漢天河也自此至常棣六篇宣王之變大雅

范處義曰宣王興起他雖未及施為肯以百姓為憂可謂知本矣故天下已深喜之謂其能復興王化也春秋特宋大水

魯庚子馬曰孤嘗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解命之符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夫利國之公子出其善言君子謂其可以為君然則宣王因旱而憂百姓王化復行何疑之有

陳啓源曰宣王遭旱之年蹇蹇不能宣其早晚以雲漢序推之殆初年事乎皇甫謐以為宣王元年不藉十畝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孔疏疑其無據然合之于序非謬也又經言饑饉為餘年六年乃雨說亦相符劉道原通鑑外紀祖士安說竹書紀年以為二十五年大旱禱之而雨此不可

信又序厲王之烈箋云烈餘也亦足本此訓鄭用之後儒以烈為魁虐不如訓餘之自然

謝按皇甫士安帝王世紀宣王紀全用小序皇王大紀于宣王二年以天下大旱書三四五年書旱六年書大旱通鑑前編亦載宣王六年大旱皆用小序說也董仲舒曰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云云今按詩中有王曰二字其非宣王自作明矣又文選解命論云周宣祈雨珪璧斯馨品良注周宣王大旱祈雨登珪璧于神明而雨不至是以為祈而不雨也然竹書云厲之末年大旱釐舍俱焚會其少

也卜于太陽兆曰汾王為崇周宣公召穆公乃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是宣王初立即大雨矣

又按晉書穆帝大嘗歌雲漢之詩梁書武帝十五年祈雨詩僅為八則歌雲漢一章後魏書和平元年雪旱選佐工端潔善詠者歌雲漢皆以雲漢詩為書祭之樂章而晉書晉書索綝傳張季龍五年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詠雲漢詩終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祈旱也文今解并事遺恐非致澤之意其解又異

松高才言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受書中伯馬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六五六

鄭氏箋曰尹吉甫中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中國名
孔穎達曰易比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封立謂之建勞
當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發當者賜養之名也
黃樞曰建國封侯發德當功帝王之常典何詩人以是為宣
王美也自文王成康之綱紀文章蕩壞于厲王之手黎蕭湛
露形弓廢德而不用封建發賞之政不行久矣宣王中興舉
而用之蓋中伯有德宣王用建之美中伯亦所以美宣王也
王應麟曰漢恩澤侯表云帝舅綠大雅中伯之意後之寵外
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封中伯而申侯卒以召戎叛獨可
以為後世法乎又云外戚東政未或不亡漢亡于王莽何進
晉亡于賈謏唐幾亡于楊國忠石晉亡于馮玉
列國史補曰以世考之召戎之申侯即為蕃翰者之子也申
侯忘父之忠而召戎大戎以既王室平王忘父之仇而勤王師
以成母家皆非善繼志之孝子也
郝敬曰申以元舅發封未幾率犬戎弑幽王滅宗周匪寇婚
媾以反手間可不畏哉又曰詩至大雅作者之志愈遠而序
者之美愈精故雲漢不為枚舉以明格天之德崧高不為稱
行以明親賢之風黍氏不為贈山甫以表使能之功梁山不

為美韓封以紀馭福之柄江漢以下皆可知也
謝按共和時荆楚漸強故召穆公有追荆至洛之役宣王時
勢當尤熾南方諸侯必有畔而從之者故如中伯為侯伯以
為連屬之監一時控制之宜終撫之略守于此詩見之若如
孔言宣王當日惟推恩外戚應宜譏刺豈復有可美者乎
又按竹書紀年宣王七年錫申侯命四十二年王師敗于申
則申人逆命已在宣王之世
黍氏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固室中興焉
孔穎達曰大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
也能多才藝者也使能中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
見王所任使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
言錫命韓侯義亦然
董仲舒曰宣王明文王之功業周道衰微復興詩人美之而
作是詩上天佑之而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黍氏宣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尹吉甫
作詩美之樊地名仲山甫所封也杜預云一名陽樊野王縣
而南有陽城季本云野王本河內今屬懷慶府夾深鄆氏以
為陽樊在濟源東南三十八里濟源而南河內相鄰即其地

也晉語王錫文公陽樊之田陽人不暇公圖之倉葛呼曰陽
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教樊仲之官守焉樊仲即仲山
甫也毛傳稱仲山甫為樊侯仲山甫合孔穎達云山甫為樊
國之君韋昭謂采食于樊樊在東都之畿內

都教曰特屬王流荒諸侯已不知有天子齊連而區區之域
且以上諸宣非宣王後與之烈哉則詩存秦氏春秋之旨也
若解作送行何關于政何登于雅

謝安雜詩以仲山甫組齊為封于齊杜欽亦以為仲山甫異
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今據紀年王命樊侯仲山甫城

齊則二說誤矣又毛傳云古者諸侯之居通隘制王者遠邑
而定其居蓋去薄而遷于臨渴也齊世家云周夷王之時夷
公之同母弟弟山殺胡公而立是為獻公因徙薄姑都若臨
渴是遷臨渴為齊獻公當夷王之時今宣王命城齊當在齊
宣公子厲公之世不得混合為一徐文靖云厲公立故胡公
之子入齊攻殺厲公國人乃立其子亦是為文公齊城郭不
完數遭攻殺王命仲山甫城之蓋在齊文公時也朱子疑徙于
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城郭之守是為確論前編云今樊侯
仲山甫宣命于四方城齊得之

姜白鹿曰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而淮徐之叛至帶天
子自將其勢發二矢迄徐方納款非有賢侯為州牧生鎮其
間非善後之計也齊太公之後五侯九伯寄征之故命仲山
甫監命于東而以東諸侯受控制于齊然則宣王招撫懷遠
之善細繆桑土之計其美不可勝言矣通鑑前編宣王五年
樊侯仲山甫城齊其時齊侯為厲公立十二年被弑不足與
中興之業文公即位能誅弑君之賊七十人雄才大略有足
取者故宣王以東事委之據史紀年表文公立于宣王十二
年與五年城齊之說不合蓋城齊在徐淮既平之後

韓奕尹言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鄭氏箋曰梁山于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
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
故大夫韓氏以為韓名焉宣王九年王室始廢鄭桓公問于
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必齊昭文之功文王神靈其
嗣乎蓋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孔穎達曰美其能錫命諸侯謂當錫韓侯命為侯伯也不言
韓侯者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
之錫謂予之以物二章是也今謂授之以政首章是也

黃震曰韓行臨晉以制狄謝衡聖閭以制楚晉天下形勝也故特著之又曰前此厲王之世諸侯不朝入覲錫命之典視為贅物宣王則身修行振舉精明一洗衰緒之跡遵文王之

道而用之故封申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樊侯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以至

淮夷不服則命召虎以平之徐方不庭則自將以征之規模宏大雖文王之世不是過也

姜白巖曰北方之國迨拓跋猥狁之強至侵鎬及方深入內地宣王命尹吉甫六月興師可謂急矣猥狁既去同為善

後之策繫之穆也其先世封于韓而韓侯新立來朝王知其皆仍命為伯為北國之伯以韓不庭方者委之控馭迨伯

以為北門鎬鎬則言甫贈行即所以美宣王也徐文靖曰竹書宣王四年王命張父如韓韓侯來朝詩云韓侯之親以其介主謂此也觀范柳第集傳云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則宣王之能錫命諸侯來朝而作韓侯以美之不亦宜乎又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詩云薄彼韓城燕師所完謂此也至宣王之時王錫韓侯其進其納受北國同以其伯則又別為北方之韓也

王肅云潁郡方城縣有韓侯城韓城之韓乃先祖受命之地故言甫作詩首序梁山韓望馬竹書平十四年晉人滅韓即此而北方之韓不知為誰滅也

謝按偽詩說以此詩為顯父作樂詩以顯父即張父之子且謬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與姜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孔穎達曰于時淮夷不服姜紀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與撥之

事也此言平定淮夷耳而言與姜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與撥非獨淮夷而已故言與撥以廣之

黃櫨曰江漢一詩乃召公還師秦凱之日論功行賞之時所作也

又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淮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江漢宣王命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賜自代徐錫召穆公命尹吉甫作詩美之據竹書為宣王六年

事劉汝楨曰宣王淮上之役蓋功告成也蓋六月北伐苜事四夷采芑之南征次之故曰征伐猥狁蠻荆來威此其證也

荆蠻既平乃伐淮夷故當在江漢二篇一是自將伐徐一是

命將伐淮二師想一時竝出王則將本國之六師而穆公則徵
兵江漢以行者也知平淮在采芑之後者荆蠻未平則穆公疆
理不得至南海以南海之北正荆蠻之國故也一平淮而疆理
至南海可見南海以內諸國無不服從矣朱子謂宣王命召公
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鄭云江漢明言伐淮夷常惠明言征徐
國何必取南北為目曰淮夷則淮南淮北兼舉之矣
顏師古曰周與西北距東南最遠淮夷倚江漢之險料西北帥士
歸流其所短也而敢抗召虎獨以偏師浮江而下江漢之捷此
三代以來涉險出奇之祖而疆理至于南海東南地利後世遂

甲于天下豈知周宣啓闢之功哉

毛奇齡曰詩說云江漢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籍美之而
作常惠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既服而歸召穆美之懷伐淮南夷
伐淮北夷出自朱傳據竹書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
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錫召
公穆命則謂宣王身召穆竝出師一伐徐一伐淮也今按常惠
詩有嚴天子實王自親征江漢詩虎拜稽首則召穆將之身竹
書合夫淮夷雖有南北狀總淮夷耳徐戎相繼後在徐地淮夷
淮浦之夷又徐戎外一種但欲伐徐戎則必循淮浦故詩中率

彼淮浦首此徐土身竹書王師伐徐次于淮合且江漢詩明曰
淮夷來求淮夷來同常惠詩明曰徐方既同徐方既來則自為
分析亦明甚矣

常惠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基事因以為戒狀

鄭氏箋曰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解驤

孔穎達曰經六章三章止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修戒兵戎無
所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為法是有常德也三句以下言
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翦放命服王威此基事功成立是立
基事也其因以為戒則如箋之所言就常德之中戒使常行之

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所行之德可以為
常非言宣王始終有常故因以為戒戒王使之有常也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徐自伯禽時已身淮夷相倚為患故費誓
曰祖茲淮夷徐戎竝興穆王時徐夷偕号率九夷以伐宗周厲
王時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淮徐蠢動從來久矣
自宣王命召甫伐玁狁方并征荆蠻于是四方僭亂以次削平
其一則遣召虎一則躬董六師者緣淮徐相距不甚遠慮其合
而角我故分道出師以防倏軼耳萬尚烈云夫伐徐何以率淮
徐北淮南其勢相倚故淮徐偕亂每每竝與則淮者固徐戎出

沒之地常遁逃藏匿以為亂藪者也王師來自西北若惟直搗
順攻不為東南壅戡之計彼不難于歷淮浮海而天戈亦有所
難指者故命將之時即已定策于淮而師之所至不曰鋪敦淮
濱則曰戡彼淮浦彼徐夷者不得踰淮南下其來同也固其所
哉此其所以為王猷之允塞也

陳啓源曰宣王懲艾前愆屬精圖治赫然中興信稱令主但英
明過甚而學養未純雖銳于始必倦于終穆公早得之幾先也
宣王少長于穆公家其資性之純駁公所素知故方勤政之初
已切鮮終之慮以常名篇而因美以為戒洵老臣納誨之深

心也厥後魯戲立而諸侯貳于敵敗而戎患興茲事不立實由
德之不常此時殆有先見當時國史深識穆公作詩本指而著
之于序誠有本之言也

瞻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鄭氏箋曰從此至小旻為幽王之變大雅又云凡伯天子大夫
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孔穎達曰凡國伯爵凡侯伯之入王朝則為卿故板箋以凡伯
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
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伯世稱之不謂非此必為

一人矣

謝按板之篇刺厲王曰老夫灌灌則凡伯非少壯可知歷年既
久又刺幽王則非作板之凡伯明矣而魯隱公七年之凡伯亦
幽王又六十餘年殆皆凡伯之後也

曹粹中曰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末至幽王太壞之時七十餘年
矣決非一人猶家父也

陳啓源曰時為婦寺毛云寺近也言幽王維婦人是近也歐陽
訓寺為寺人義雖通狀詩止言婦人亂國無一語及閹豎不應
此獨竝稱之又歐陽僅舉類而言朱傳則云幽王嬖褒姒任奄

人以致亂直謂此詩兼刺婦寺矣豈因召旻箋而為之說與
毛奇齡曰詩說瞻印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
詩按孟子趙岐注小弁尹伯奇作蓋以伯奇不得于其父身宜
曰不得于幽王事有相類故一味彊扭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鄭氏箋曰閔病也

陸德明釋文曰瞻印召旻二篇幽王之變大雅
范處義曰謂天曰旻國取其有閔下之意說者皆疑詩序言閔
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以為衍辭然是詩卒章實曰昔先王受命

有如召公又曰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則聞天下無如
召公之臣正詩意也命以召乎恐亦以此彼小雅有小雅乃為
大雅而設耳

姜白巖曰大壞見天下事不復可為而宗周遂滅也然忠義不
死之心未嘗絕望于其主故上篇欲其無廢皇祖此篇欲其用
召公之臣也孝子之于親也不以疾之不可救而不藥忠臣之
于君也不以國之將亡而不言其心一也篇名召乎是問也哀
也哀天下未嘗無召公之臣而王不能用此凡伯作詩之意也
鄒忠龍曰廢孤箕叢亡國之禍已見亦俟淫德而後加之幽王

惟長舌是矍欲代后則代后欲奪宗則奪宗方且裂繒為歡舉
烽招笑幾如是而不亡者詩人尚欲回國脉于一綫不欲坐視
其殄滅也

潘筌江曰瞻印言內惑于寵妾召乎言外矍于小人蓋內有褒
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故曰後宮色惑則賢者隱避羣婢
倡言則善類啞啞邦國殄瘁惟必由之若二詩非萬古龜鑑哉
毛奇齡曰召乎詩說以為幽王通刑人近頑童用譏惡諸侯揭
貳戎狄內侵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詳見瞻印詩

小序翼卷二十四

武威張 澍介侯甫纂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鄭氏箋曰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
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尤者精神不
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成洛邑居攝五
年時

唐書儒林傳王權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

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附后稷故清廟得
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祀也附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
孔穎達曰周公攝王之政營邑于洛既成洛邑于是大朝諸侯
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于清廟以祀文王焉詩人歌詠其事而
作此詩後乃用之于樂以為常歌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祀召公
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皆二伯為之此言
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祀也文王之廟雖四時常祀而
祀特異于常諸侯皆在祭祀最盛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
是祀文王之事其言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于經無所

當也

謝按韋平成傳曰議者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祀無不清靜後漢祭祀志注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而正義云以其祀之得祀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是殆謂祭後始作詩也然尚書大傳曰於者嘆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敬其在位者備聞之也敬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箋本伏氏為說如正義則周公當日所升歌者又是何詩如謂朝諸侯之年祀樂未作無有升歌笙蘭之節是祀樂未備萬事

革創又何足歎美而作詩頌之乎又按劉向封事曰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云云王褒講德論曰周公誅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

陳啓源曰康成據書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合之召洛二諸書序知洛邑之成亦在五年而六年朝諸侯昇明堂位所言為一事東萊非之而據洛誥周公誕保文王惟七年之語以為成洛邑在七年不在五年又謂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辟牛一歲王辟牛一昇清廟序祀文王為一事源按孔氏書傳毛氏詩傳皆以作洛為七年事則清廟祀文王在七年理固有之也

但洛誥所謂七年乃總計周公居攝之年所謂烝祭乃為封魯而祭非謂成洛而祭又兼祭文王並非專祭文王東萊引以為據并序未必合

邾敬曰清廟詩用之甚廣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用于嘗禘也文王世子天子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通饌省醴羣老之珍具遂登咏焉反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是用于養老也仲尼燕居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用之賓祀也內則云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是用之小學也惟明堂位禘祀周公于太廟登歌清

廟下管象先儒多疑之

毛奇齡曰詩說云清廟周公成洛邑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觀之而作此樂歌按成洛見朝諸侯是小序舊說惟宗祀明堂則蔡邕獨斷有之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鄭氏箋曰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祀作樂

毛氏傳曰孟仲子云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祀也

何楷云所謂天命無極即詩之殷以溢我也所謂美周之祀美

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之祀也

歐陽修曰序言以太平告文王者謂成王繼紹文王之業時天下治安乃歸其美于祖考作為歌頌因其祭祀而歌之其于祭文王也乃述文王有盛德以受天命之事爾蓋頌作于成王之時而已其年數早晚不可知也

謝按清廟詩用之最廣而維天之命獨無明文詩所云清廟主祭之詩維天之命祭而受福之詩維清祭畢送神之詩蓋體三篇文義以立說也

維清奏象舞也

鄭氏箋曰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蓋王制焉

又曰天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

孔穎達曰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于用兵時刺伐之事而為之舞故謂之象舞也周公之時已家伐討之功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伐制為別樂故知象舞蓋王制焉

又曰文王七年五伐即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

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清廟之第三章奏象舞時之所歌也蔡邕獨斷云奏象舞之所歌也按樂有歌有舞歌以為聲舞以為容聲容備謂之奏容所以象也故謂之象象舞者鄭氏以為象用兵時刺伐之舞蓋王制焉春秋繁露云武王作象樂繼文以奉天墨子亦云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也孔穎達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蓋王作樂象而為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于廟象舞亦名象蓋孔仲尼燕居篇所謂下管象也或分象為

維清蓋為大武者非是而孔又謂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為象尤屬臆說嚴粲云古樂歌者在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太師帥登歌下管奏樂器益授下管鼓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歌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李本亦云升歌在堂上所貴人聲象管在堂下則合樂而舞矣此說良是所以知象舞為武舞者以左傳言舞象前而篇知之義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舞象前而篇者曰美哉猶有憾杜注文王樂也又見舞韶前者杜注舜樂也曹氏云象

有箭韶亦有箭說者謂以竿擊人曰箭狀則執箭以舞即于舞也執箭以舞即箭舞也愚按舞象箭而歌維清賈氏謂詩為樂章并舞人為節殆近之若舞箭則歌二南鼓鐘之時所謂以雅以南是也蓋舞左執朱于右東玉戚文舞則左執箭右秉翟故知象箭之舞原是蓋舞蘇轍云文王之舞謂之象蓋王之舞謂之蓋記曰十三舞勺勺大蓋也十五舞象象箭也竹書成王八年作象舞呂氏春秋云殷民反王命周公伐之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作三象以嘉其德淮南子亦云周樂大蓋三象棘下今按三象之樂無可考據要是成

王所作固非蓋王之大蓋亦非文王之象舞也

陳晉源曰維清篇惟鄭氏釋之最明而後儒莫用者因祭天枝伐之說出于緯書耳既以祭天非文王事勢必以肇禮屬之成王然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正指文王之典而中隔肇禮一語文義不續故朱子疑經有闕文則何如仍以肇禮屬文王文順而義貫也

謝棣墨子云蓋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為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春秋繁露云蓋王作象樂繼文以奉天白虎通云蓋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豈象樂作于蓋王

而象舞至成王而始備與

毛奇齡曰詩說云維清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按孔記明堂位文王世子諸篇有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舞皆以象舞為歌維清詩徒以維清在清廟後而記言升歌清廟即繼之管象則必清廟後一詩耳若然則燕祀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將新宮亦必鹿鳴後一詩矣此豈說也按左傳注箭象舞曲名而祭統以蓋宿夜為樂舞曲名則在象舞亦原有舞曲別名不必以維清實之夫象是舞曲名但歌象舞曲則以管逐之故不稱象箭箭即管也其又云舞大蓋者以管象舞曲時其所舞者為

大蓋之樂故又稱象蓋以管象舞舞蓋本相合耳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鄭氏箋曰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祀祭于祖考告嗣位也

孔穎達曰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為君之政于是用朝享之祀祭于祖考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周而戒之經之所陳皆戒辭也

又曰朝享之祀以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祀而周礼四時之間配有進享朝享進享者進祭遠廟之主以事有所請請非即政所當用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為之即春秋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祭法天子親廟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子法自當行朝享之礼也

何楷曰此與載見為一時之作二詩皆稱烈文辟公彼為廟中賢勞之語此則諸侯事畢特行當陞辭之時因而相勸戒也姜白巖曰即政者祭畢而親政也諸侯來朝因而助祭此其獻助祭諸侯之詩也儀礼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在此時蓋先之以載見之詩而後歌烈文也

謝棣白虎通云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

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也與序說不同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鄭氏箋曰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暨至不窋

孔穎達曰諸暨至不窋于時雖為後廟惟給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特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不謂特祭皆及也

歐陽修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謂天有此高山太王依以為國爾荒奄也謂奄有之爾鄭謂高山為岐山者是也彼作矣文王康之者作起也彼大王也大王起于此而文王安之彼祖矣岐

有夷之行有祖往也謂大王自幽遷岐夷其險阻而行言艱難也故戒于孫保之也

詩說解頤曰天作祀岐山之樂歌按易升卦云王用享于岐山是周固祀岐山豈無其樂或武王所作在柴望大告之日與謝棣後漢南蠻傳引詩曰彼祖者岐有夷之行注引薛君章句云祖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朱子徒執其岐道險阻一語改祖為岨不思祖之為往薛君有正訓耶蓋从沈括之誤也且朱子以天作為祭大王詩故首尾俱以岐

山立說因以岐山之道路平夷釋有夷之行斯舛矣

吳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鄭氏箋曰吳天天大号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

孔穎達曰祭之于南郊祭之于北郊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也按礼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祀之神但祭之于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

樂職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于丘不在于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云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言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于南郊地祇所祭于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于南郊陰祀祭于北郊此二祀文恒相對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鄭云是之正月其祭神州

之神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并郊天同亦夏正月也

謝按國語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韋昭注成德二后也謂成王即位始郊見推文蓋受命之功以郊祀天地而歌之即用小序說

范處義曰先儒以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為成王誦是以此時并噫嘻為成王以後之詩也以不顯成康為成王康王是以執競為康王以後之詩也義亦可通狀周頌諸詩作于成王之時有序為可據而國語又以時邁思文二詩為周文公之頌則成王即政之後周公制礼作樂庶事大備不應無郊祀天地祈穀

加

上帝并祀武王之詩也

謝按何楷曰昊天有成命祀成王之詩朱子曰此康王以後之詩鄭志允曰竹書紀康王三年吉禘于先王更定樂章此類是已何氏蓋從朱子說也然鄭氏敬云成王謂以此成王業如下武云成王之字若云祀成王則詩當作于康王以後周頌三十一篇無康王以後詩也

又按賈子新書曰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既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涖民故稱昊天馬不敢怠安資與夜寐以繼文

王之業然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賈氏先于毛鄭其說又如此然謹引叔向言以成王為武王子韋昭國語注已辯之云謂文王德修已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國語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懿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又云始于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和固故曰成王據周語是明言成王身矣

毛奇齡曰詩說云昊天有成命康王神成王于明堂之詩按康王無神成王事五年大神成王不得上配始祖自出之帝若兒

收

炎之禘名吉禘如春秋吉禘于莊公類則又在太廟不在明堂
若宗祀明堂則名大享不名禘然亦以文王配之也

姜白巖曰周礼冬至祀昊天于圓邱夏至祀地祇于方澤古今
定礼也自六天始于康成合祭起于新莽而羣言淆亂矣六天
者緯書云紫薇宮為大帝太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蒼則靈武
仰赤則赤熒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合大帝
為六也又云合太乙為六前人攻之不遺餘力近時方氏觀成
曰康成溺于緯書附會星垣強立名目所以不可據若天分為
四時何不可曰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列于五方何不可曰東天

西天中天南天北天然是就一時一方言之雖同曰帝曰天而
不得謂之統體之天也五帝之祀第為四時迎氣而不混乎祭
天之中斯可以廓清聚訟矣

楊復曰後之人主獨難于北郊何也諸儒誤謬之說致之也案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惟祀地之服
經無明文鄭注亦未及賈疏始云亦服大裘然豈有夏至陽極
之月而可服大裘哉而崔靈恩孔穎達杜佑亦為是說不同寒
暑必服大裘而北郊遂不可行乃有請合祀天地者矣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孔穎達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成王注云祭五帝之神于明堂
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成王亦配之矣此唯言文王者詩人雖同
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唯言文王耳郊天之
祭祭天而以后稷配也昊天有成命指說天之命周辭不及后
稷思文唯言后稷有德不迷天功皆作者之心有異序亦順經
為辭此之類也

林之奇曰歲之祭天者四郊于冬至也明堂于季秋也祈穀于
孟春也大雩于龍見也疏云此言祀于明堂大享也何云季秋
大享帝蓋兼昊天上帝與五帝而祭之故曰大享祈穀之祭以

擬配享之祭以五人帝配皆與文王無與此以知其為大享也
宗祀者朱子謂以神祇祭之故謂以配上帝

王炎曰明堂之制呂氏月令失之誣大戴記桓氏新論失之僣
蔡伯喈失之儉晏子所傳陋而非礼公玉帶所上圖說而不經
聖人制礼必有大經大經本也若大壇墠之崇庫堂室之廣狹
先儒所傳不敢盡誣為非不敢盡信為是也形體為天之宰為
帝郊以天道事之編結為席陶匏為器蕭栗之牲掃地而祭尊
之也明堂以人道事之牛羊為牲簠簋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
熟親之也

姜白巖曰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其樂歌也漢氏一之曰周公之祀文王既不敢同后授于郊又無屈天神于宗廟之祀故特尊其祀于明堂張氏曰祀典古來有之至于配天非文王不能享非周公不能制故孝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後之有天下者浮慕其名襲為故事矣

毛奇齡曰詩說云我將享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按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謂之大享月令秋季大享帝是也其云宗祀者謂大享而亦以宗廟之祀享之爾若禘

則時祭之一所謂夏曰禘者亦作祠并明堂大享不同

時巡巡狩告祭崇望也

鄭氏箋曰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崇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遠行也

孔穎達曰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為天遠行所至不可不告五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旁亦不可無祀是故燔柴以告天望祭山川告祭則四岳皆然其封禪者唯岱宗而已聚土曰封除地曰禪變禪言禪神之也巡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盛王

以

之時未封禪矣而箋云封禪者廣解巡守所為之事也史記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于周唯言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是也王不必封禪其巡守則盛王為之矣

趙鵬飛曰凱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告以革命之事也何氏云舜受堯禪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故武王革命之始天下初定遂南方岳之行時通其邦言此時而往諸侯之邦非周十二年巡守之常制也

徐文靖曰按竹書武王十一年初狩方岳語于沫邑詩懷柔百

神及河喬嶽謂此也孔疏云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何楷云時邁一名肆夏為大武之五成巡行方嶽後分周公左召公右之事也殷篇有嶽山喬嶽允猶翕河之語而此詩亦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明是次殷之後而申言之

謝按國語祭公謀父引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云云韋昭注時邁之詩武王既伐紂周公作此詩巡狩告祭之樂歌亦是用序說

又按鄭氏九夏引杜子春曰尸出入奏肆夏韋昭云肆夏之三

以

即時過三篇肆夏亦名樂樂即繁也取我求懿德肆于時夏之義韶夏一名過納夏一日渠呂叔玉曰肆夏時過也樂過執競也渠思文也昊天其子由于祖功宗德宜偃武脩文以保之尸衆祖宗故奏此以樂之古者兩君相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祀器其出也肆夏以送之周官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雍本又徹祭所歌故亦名為徹晉悼公為葬孫穆子奏肆夏趙文子亦奏肆夏則晉甚特牲少牢尸出不奏肆夏賓出不奏陔士大夫之祭不敢上取別嫌也何楷云肆夏之三必為時過執競思文也時過言昊天其子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乃柴望祭告

之事故于尸出入奏之

執競祀王也

鄭氏箋曰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服也謝校此陸氏釋文語誤刊作箋宜改正

孔穎達曰執競詩者祀王之王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于王廟之詩詩人以今得太平由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而為此歌而經之所陳皆述王生時之功也

陳啓源曰呂井玉周礼注以時過執競思文為三夏先鄭引之而康成不從韋昭杜預注内外傳并呂說小異而大同皆以肆

夏納夏昭夏當此三詩不如康成所見卓矣朱子取呂韋二注語載之集傳意在并鄭箋立異也然既遵呂說則執競乃昭夏周公制周礼時已著為樂章令鐘師奏之矣乃又以成康為二王之謚而執競是昭王以後詩夫周公所制樂章安得預歌昭王詩哉前後語自相戾矣

毛奇齡曰詩說云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校詩中明有王何得獨禘康王乎

謝校杜子春云牲出入奏昭夏昭夏一作韶夏呂井玉云繁過為韶夏執競也取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之義斤斤其

明昭也繁多也過止也福祿來止如此之多易所謂用大牲吉也牲出入故奏之何楷云繁過二字杜韋既分為二叔玉乃合為一再四尋釋始恍然悟周語句讀誤也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過為句肆夏也繁也過也正左傳所謂金奏肆夏之三也以詩語求之時過之詩曰肆于時夏夏則肆也雖之詩曰介以繁祉疑即繁也蓋之詩曰勝殷過劉疑即過也渠字帶下讀古為呼彼之偶言此肆夏繁過之詩渠乃天子所用以享元侯者豈使臣所敢聞乎可知繁當為韶夏繁言於薦廣牡乃用大牲之事故于牲出入奏之

又按何氏古義以為昭王之世始以成康脩七廟此其日祭之詩也蓋王時已有七廟安得在至昭王而始脩

思文后稷配天也

李樗曰國語云周文公之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則是此詩亦周公作昇時邁之詩同也狀頌之所作非是思文昇時邁乃是周公所作而其餘詩乃他人所作也蓋昇國語所稱者唯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其餘不得而知之也古之祭者必以其祖配之公羊宣公三年曰郊則何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

范處義曰此后稷配天之樂章國語第言時邁思文為周公之作若以孔子之言參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皆出于周公則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皆一時之事周公既作思文則二詩作于周公何疑之有

王應麟曰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而二家所據乃臆度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麇麇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飴我嘉麥薛君曰麥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為非

羅願曰麥者接絕續之穀故以為重則詩言來牟非必因其所見之物也可知二郊後配皆歌金詩矣呂叔玉謂此詩即國語所謂金奏之三所謂渠者鄭氏曰渠大也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韋昭謂即九夏之納夏朱子引之以其有陳常時夏之語也徐文靖曰竹書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則詩當作于是時鄭箋引書說云武王渡孟津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胎我來牟天命以是猶存后稷養天下之功

小序翼卷二十五

武威張 謝介侯甫卷

臣工諸侯助祭造于廟也

鄭氏箋曰臣謂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于其將
歸故于廟中正君臣之礼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
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于王之朝無自
專

謝校蔡邕獨斷云諸侯助祭造于廟之所敬也與小序同

呂祖謙曰該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礼義之本原起于稼穡之際

故其于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
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于土地
辟田野治其罰始于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
急于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于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
王之憲禁可知矣

謝校陳晉源曰朱子改序為戒農官之詩夫戒農官何异于祭
祀而編之于頌乎鄭箋及注月令皆以保介為事右高誘呂覽
注以為副俱不云農官也而姜炳璋云成王乃命勇士以勸農
事乎朱子以保介為農是也保安也介助也介如介我來授之

介保如農父若保之係保介乃遂大夫之類或謂為天子畿內
之農官者若是畿內不必言來咨來茹矣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釋文云噫又作噫政
理云注疏本作噫

鄭氏箋曰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
雩是與

范處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時
春夏皆歌之也說者謂龍見而雩當在孟夏疑月令錯置于仲
夏非也左傳稱雩而郊龍見而雩謂龍見之後乃可雩耳龍
見于孟夏雩于仲夏于理可通不必疑也

謝校何楷曰噫嘻康王春祈穀也既得卜于禰廟因戒農官竹
書載康王三年申戒農官告于廟是詩之作其在此時而徐文
靖以臣工為康王申戒農官而告于廟之詩鄭琛又以臣工為
成王戒農官之詩噫嘻乃康王申戒之詩皆序說異
毛奇齡曰詩說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校
祈穀上帝祇以后稷配未聞有改易成王之事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鄭氏箋曰二王夏股也其後祀也求也又云為集于西雝之澤
集得其處也與者喻祀求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廟得

孔之宜也

薛君章句云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雅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

謝樓尚書大傳曰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孔故于十三祀來朝此言二王之後尚有夏之後也李樛云我客云者不純以臣待之猶言虞賓在位作賓王家也又按左思蜀都賦以振鷺為鷺名顧野王玉篇有鷺字云鷺鷺名振是奮起之振毛傳解作羣飛似誤

又按姚氏疑問以此與有客皆為微子作也按彼亦白其馬是

賦此振鷺于飛是與若但以衣服似之似未足以盡客且有舊曰亦曰我客戾止又豈獨微子一人黃光昇謂燕飲二王之後之詩又謂微子來朝而五燕勞之樂歌不知登之于頌非燕樂矣季本謂武庚不知天命故使觀樂西雍以養德又薛君章句西雍文王之學文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說者因謂太學釋奠之詩皆非也此詩不獨用之廟中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客以振羽則又用以燕也

豐年秋冬報也

鄭氏箋曰報者謂嘗也燕也

范處義曰說者謂噫嘻祈于春夏豐年報于秋冬是一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文爾篇嘗考之祀典上帝則有祈而無報尊之而不敢瀆也社稷則有祈有報豐年之詩或以為秋嘗冬烝則用于宗廟或以為季秋大饗則用于明堂或以為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則用于羣祀既無所考證必居一于此矣唯序不言上帝未敢必以為省文要之為報祭之樂章也却敬曰頌皆事神之樂而不言神如郊不言天言聖廟不言鬼言功德祈不言福言人事此報嘗也而言祖妣皆所以善事神也

姜白巖曰豐年良耜詩皆歌于順成之歲也序云豐年秋冬報也祈者上帝則報亦上帝不言上帝者省文也亦以所報者眾也月令季秋大饗帝蓋報一方年穀順成之帝曰大饗又曰季冬乃畢山川之社曰畢者于季秋未及者並祭之蓋已兼八蜡矣記祀之家各舉所聞月令錄其常郊特牲及其變其實一也是豐年之詩季秋大享天神季冬索饗百神也

徐文靖云按周頌綏萬邦屢豐年鄭箋曰誅無道安天下則至有屢豐之年僖十九年傳冢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蓋謂此也

謝按魯語展禽曰周人禘嘗而郊報祖文王而宗武王又曰高
園太王能率縉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
祀也如魯語禘郊祖宗之外別有報祭以祀祖宗有大功德于
民者成王時太王尚在四親廟高園廟毀久矣而汲郡古文云
成王七年冬王歸自東都立高園廟與魯語合以周頌考之吳
天有成命祭天圓丘所謂禘嘗也思文后撥配天所謂郊報也
我將明堂享帝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此經有祖妣而序言
報其為報祭高園太王之詩無疑

有替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釋文云本或作合乎人祖致陸云注疏
本作而合乎祖也正義本作而合乎太

祖

鄭氏箋曰王者治定制礼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范處義曰成王至是治定功成制礼作樂以為皆祖之德也故
于樂之始作歌是詩合乎祖而告之合者裕也夫礼有郊有禘
有祫有時天子兼用之諸侯有祫無禘有時無郊周之禘太祖
則見于雖故有替之合乎祖為祫明矣鄭氏謂禘大于時小于
祫王肅馬融謂禘大于祫以頌考之有替止言祖而雖言太祖
則禘大于祫可知也
何楷世本古義曰成王大祫也合諸樂于太廟奏之微子以客

礼來助祭詩人紀述其事此詩之所以定為大祫者以楚茨祫
嘗之詩也則有祝祭于祫之語信南山祫祭之詩也則有是燕
是享之語此詩但渾言先祖是聽而已非大祫而何嘗考竹書
成王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意者其即此時乎

陳啓源曰序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蓋序云奏大武也酌序云
告成大武也此三頌疏以為一時之事今以酌箋觀之殆不然
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礼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于廟而奏之
其始告成之而已據此則告成當在居攝之六年酌是也合樂
奏武當在成王即政之初有替及武是也疏失箋意矣又武頌

奏大武而已有替箋曰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是所奏不止于
大武也雖清疏云大合諸樂乃為此舞則文王之南籥當亦奏
于此時又春官大司樂以六舞大合樂注謂編作六代之樂而
此箋所云合乎祖是以大武而昇諸樂合奏之云云疏謂經止
說周之樂器當獨奏大武合樂者合諸樂器非合異代之樂此
未必鄭意諸器畢備特作樂之常何云大合諸樂也况經所言
惟縣鼓是周制耳餘器則虞書商頌已有之豈專為周樂設哉
黃佐曰樂成謂之合廟器成謂之考宮室成謂之落周公制礼
作樂樂成合而奏之祖廟非為祭祀也礼曰凡大合樂必遽養

老此則為始作樂而已非謂釋奠養老也

姜白巖曰經云先祖是聽則昭穆之主無不聚于太祖之廟矣

其後坐為定制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孟夏命樂師習

合肌樂季冬大合吹蓋不以是詩為樂歌焉

潛季冬薦魚春獻脯也 釋文云小足作得致證云今小足亦从木

鄭氏箋曰冬魚之性定春脯新來薦獻之者謂于宗廟也

孔穎達曰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為廟故親行非此則不

可故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曰古者大

寒降土螽發水虞于是乎講田畱取名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

并此季冬同其言土螽發則孟春也

姜白巖曰或言漆沮之水先澤所鍾故不忘本或言致治太平

萬物咸亨可告于神明或言思其所嗜皆後儒推測而得也詩

因薦魚而作則但言魚之多而已頌者祭祀之樂歌有大祀有

小祀宗廟之祀大矣或專敘祖宗之功德或錯舉祖宗之至于

兩郊則大義如並不敢實言天地之功德但言王者事天之誠

畏天之嚴而已鄙志亂疑此為祭漆沮之詩謂爪哇所興開源

有本不知此近竊之漆沮非扶風之漆沮也

雖禘太祖也

鄭氏箋曰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于禘太祖謂文王

孔穎達曰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神祭太祖之廟詩人以今之

太平由此太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祭祀文王

諸侯來助神明安愛孝子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子

禘其言不明唯閔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和秋禘則不當秋

則天子亦有禘禘禘禘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禘五年一

禘也

又曰禘大祭釋天文嫌祭之最大故又辨之云大于四時而小

于禘祀祭法禘嘗而郊稷禘謂祭天圓上也大傳曰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也然則圓丘并郊亦

為禘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疋之文即云禘又祭禘是

宗廟之祭故知禘亦是宗廟之祭也但宗廟尚為大祭則郊上

大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若然禘既大祭宜

大不是過而得小于禘者以四時之外特為此祭大于四時故

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為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

以合祭為禘就廟為禘禘尚大祭禘大可知是舉輕以明重故

鄭每云五年再殷祭殷大也謂禘禘二者俱大也孔宜小者謂

大者禘而孔緯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而禘禘而禘數者聖人

為之

周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改制祀象之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每于五年之內為此二祀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禘自相距各五年非禘多而禘少也知禘小于禘者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曰禘于武宮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禘言大事禘言有事是禘大于禘也

又曰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禘四年春禘蓋此時也若後五

年則成王踐阼之年頃之大創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禘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禘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吉禘于時周公未返時非太平必不得為此頃也又明年周公返而居攝是為元年至三年而禘五年禘當禘以夏此即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嚴粲曰古注以皇考為文王烈考為武王朱氏從之既以烈考為武王決非武王主祭矣但朱子素不主鄭氏之言禘初說祭文王未審以為何祭也

陳啓源曰雖詩不諱昌何也曰疏言之矣詩是四海歌頌之聲

詩小序翼 卷二五

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為廟諱及求得之後即為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孔語或近之然奏為樂章必更有釐定矣益信古人詩樂分為二教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孔穎達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樂以爲朝享之祭則走周之正月朔日也此詩言既朝成王乃後助祭則非烈文異時也要言始見君王不宜過後淹久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即助春祀之祭也

范處義曰始見于武王廟升車以祀文王同時之事其義一也

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則助祭樂章也清廟則文王廟之樂章載見則武王廟之樂章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載見成王克喪朝諸侯率以見武王之廟助祭既畢而慰勞之詩序及蔡雖獨斷皆以爲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之所歌也朱傳申培說亦以爲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按竹書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是詩之作當在此時蓋克喪始朝廟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鄭氏箋曰成王既黜殷命殺甚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

而見也

孔穎達曰言見于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特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羅泌曰以微子之賢代商而邦之宗室為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未忘也使微子以異其志則全商之地非周有矣而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而不疑而宋之臣民卒以安堵于以知立國惟在于賢而不在乎疑之多也

何楷曰白虎通云詩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按朝周實為助祭振驚之言西雖有替之言先祖皆助祭事也或謂

微子始封必受命于周之祖廟于是朝周謬矣

毛奇齡曰詩說云成王既討豳庚封微子于宋來朝于周見于祖廟此其燕樂之歌按見祖廟說本小序狀祖廟不通濮氏所謂殷祖廟不宜在京師若周祖廟則非助祭不得入見是也豳奏大武也

鄭氏箋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

孔穎達曰豳詩者奏大武之樂歌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于廟故不言廟此身有替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

朱公遷曰天作頌太王而下及文王豳頌武王而上及文王蓋太王之功非文王無以底于成武王之功非文王無以肇其始此可見文王功德為最盛也

姜白巖曰此大武一成之樂歌聲容備謂之奏凡言奏者歌是詩與舞人為節孔曰朱子玉戚冕而舞大武蓋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與舞相應而奏于武王之廟也

徐文靖曰竹書豳王十四年作大武樂此詩為奏大武之樂歌則作于豳王時矣其稱豳王者以其為有豳功之王也如商頌豳王靡不勝豳王載旆不必以豳為謚也

謝按莊子豳王周公作大武呂氏春秋曰豳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于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據不韋說豳是周公所作并康成說同漢志云豳王作豳言以功定天下也

毛奇齡曰詩說云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按朱傳以詩中有成王字當為成王以後之詩而此即曰康王此襲朱說之最數者第禘二事況曰大禘又曰報祀豈禘時即報報時即禘耶

又曰詩說云豳大武一成之歌按左傳宣十二年筮師敗晉師

以之飲其法授以教養斯民也何惜云適當為納夏過言勝股
過劉者定尔功則我周得統受命之事故于四方賓來奏之

於

于邲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載干戈載橐弓矢又作武其
卒章曰耆定尔功此原是卒章而朱子注詩誤據坊本以為耆
章而是書又仍其誤若其以耆為大武二成時過為大武三成
股為大武四成勾為大武五成桓為大武六成則又襲左傳其
卒章曰耆定尔功之後其三章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
綏萬邦屢豐年故云按鋪時繹思係耆詩綏萬邦係酌詩毋論
耆是其三酌是其六不當為大武二成大武五成即左傳引詩
但從武詩歷數之何嘗謂武即大武之樂武詩以後即大武六
成之歌乎若其先卒章而後三六者正以武詩末章止此一句
即從武詩順數之則耆為武詩之三酌為武詩之六猶云肆夏
之三也其耆詩以二而稱三酌詩以五而稱六或當時篇次又
有不同未可知也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武大武一成之歌首紀北出伐商之事為
武樂六成之始故專得武名在九夏中疑即納夏亦名為過蔡
邕獨斷曰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

謝按杜子春曰四方賓來奏納夏韋昭注一名渠呂井玉云渠
為納夏思文也渠大也取克配彼天之義德莫大于天立我蒸
民養之大陳常時夏教之大四方賓來無此疆尔界歌此詩以

序纂卷二十六

閔子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卷二十六 閔子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鄭氏箋曰嗣王謂成王也除成王之喪時始即政朝于廟也

孔穎達曰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王肅以此篇

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于廟之樂歌毛義或當然也此及

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義俱為攝政之後成王嗣

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為成王除成王之喪時

始即政則是成王十三周公未居攝于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

敬慎思繼先諸訪落并攝攝之則奉臣進戒文相應和

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呼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為

此詩歌也

陳啓源曰閔子小子四詩朱子既謂免喪時作矣及釋詩辨

蟲又以為指管蔡事輔廣述朱亦以防落篇多難為指管蔡則

是成王之疑周公并至悟而迎公皆在未免喪時矣當政之書

金縢殆不然也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二年以前成王廟管

叔方在殷也聞之而流言言達于周而王疑王疑而公出不知

幾閏月也二年之後得罪人而王不悟因作詩詒王王見詩而

猶不悟始有風雷之警又不知幾閏月也居喪二十七月

既除居東二年前後僅三月耳豈能歷此多故哉况成王衰經

之中不應服弁服也它憂諒間不應出郊也公亦在衰經中不

應迎以衮衣繡裳也此皆理之難通者然則四詩之作在七年

歸政後無疑也若成王初免喪疑公方甚安得有懲前毖後之

言乎

徐文靖曰竹書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此詩當作于是時

毛奇齡曰詩說云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自警

按朱子辨說于小毖篇云此上四篇皆一時之作此其所據也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鄭氏箋曰謀者謀政事也

蘇轍曰閔子小子成王朝廟言特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謂謀

所以繼之之詩也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訪落除成王之喪時始即政而朝于廟并

羣臣謀于廟也序云嗣王謀于廟也蔡邕獨斷亦云成王謀政

于廟之所歌也按廟者成王廟以詩辭昭考皇考等語知之

姜白巖曰何氏古義謂武王既葬而祔于廟之詩以皇祖為王

季非也按閔子小子一篇當在初立時以有懷嫺在疚遺家不

造之文也訪落敬之小毖當在流言之後周公東征之時以前

後俱多難而王亦曰不聽敬止也

徐文靖曰竹書成王七年周公復政于王八年春正月王始蒞

祚親政鄭箋曰成王始即政故于廟中拜羣臣謀我始即政之

事朱子仍用序說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黃樵曰成王既作謀政之詩以發羣臣之志故羣臣亦進其敬

之之戒以答成王之休自維予小子以下又成王答羣臣之辭

也

陳啓源曰疏謂周頌諸篇皆當時實有其事詩人見之而述為

歌則作者主名不可考矣閔予小子四篇當是一人手筆敬之

篇述成王君臣相告語之言皆旁人代為之辭耳朱傳曰成王

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又曰乃自為答之之辭是真以此詩為

成王作矣

小毖嗣王求助也

鄭氏箋曰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時而不慎後為厥大

故戒王求忠臣早輔助已為政以救患難

李栲曰成王懲戒往日之事自此欲戒慎幾微之事亦欲羣臣

助已而以知亂之機也

謝按逸周書曰成王即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作嘗麥則

嘗麥解之求助昇此詩序求助語相合也又按小毖之懲後患

者謂祿父固可懲而殷頑更當懲也蓋公以鴟鴞為警而王又

以鴟鴞隱之也鄭箋則以鴟鴞題有及鴟三者為一

姜白巖曰天下前事之足懲者以前此之不能無過也向以蜂

比二叔挑蟲比武庚夫武庚管叔之封乃天理人情之至何過

之足懲且封武庚二叔者武王也成王又安得以皇考為過而

引以為已過哉如懲前事而豫防後患將王者之後必不可惜

三恪同母之弟必不可長名藩而其後微子何以封于宋康叔

何以封于沫邦也故監殷之過孟子直斥陳賁之誣然則成王

之過在惑于流言而疑周公耳謂流言不行周公不避則二叔

之謀沮武庚之計窮亂無由生矣成王所由痛恨于聽德之不

聰也

載麥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鄭氏箋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

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

范處義曰月令天子躬耕帝籍在孟春擇元日命氏社在仲春

此詩之序言籍田而祈社稷皆歌此詩如春夏祈穀同歌噫嘻之類并或曰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自為立社曰王社意以仲春命民社乃泰社也王社之社或行于籍田之時未可知也

姜白巖曰甫田云以社以方我田既臧雲漢云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是社稷有祈年之典也此詩不言神降之福則主祈而不主報明矣登之于頌則為王者之祭而非農家告神之樂矣

良耜秋報社稷也

釋文云本或有冬字者非致誤云正義說不同

孔穎達曰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由社稷之所祐故于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

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范處義曰凡秋祀皆報也故秋祀社稷所以報豐年之賜也

姜白巖曰或云此安知非民間之報賽故載良耜先儒以為

幽雅竊謂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太宰非天子不用太宰此

云殺時特牲則非民間之報賽也地官牧人凡陰祀用騂牲毛

之注者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詩孔疏亦引地官而云社稷

用騂牛角以黑用黃者正用騂至于報功社是土神故用黃

色仍用黑膚也則詩為報社稷明甚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宗廟之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傳社稷之牛角尺謂與賓客等有

據其角所謂角尺也非民間報賽審矣尚得為八蜡之幽頌乎緣衣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鄭氏箋曰緋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

尸并祭同曰周曰緋商謂之彤

孔穎達曰緣衣詩者緋賓尸之樂歌也子夏作序惟此一句而

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事以人

為尸後人以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

以證賓尸之事高子者不知何人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

子則高子并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

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

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惟有此耳

姜白巖曰祭巡陽斷緋尸所歌也鄭主緋祭而不從高子之言

可謂特識王者于祭之明日賓尸于廟門外又祭之謂之緋公

羊傳緋者祭之明日也周謂之緋商謂之彤書高宗彤日即此

祭也賓尸者以賓事所祭之之公尸也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

日天子則明日緋郊特牲緋之于庫門內祔之于東方失之矣

疏緋于庫門內為失明當在門外祔以東方為失明當在西基

門塾之基經宮門側之謂之塾陸氏曰失門堂也緋祀在門

不在廟故知非廟堂謂廟門外西夾之堂也經義考子夏授詩于高行子此緣衣序有高子之言孟岐注孟子以高子為齊人則齊之說詩者殆不始于棘固

陳啓源曰後漢書祭祀志曰漢興八年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以後授配食謂天田星也并班書張晏注同按農祥即房宿以霜降晨見東方則祠靈星當在夏九月矣論衡論靈星即龍星又謂周制春嘗秋八月亦嘗今靈星乃秋之嘗此語非是嘗正祭已在己月祈祭則秋之二月皆可行春秋非嘗之正期又嘗祭祭五精帝非祭靈星不符合為一祭且八月龍星未見安得祭

之通典亦言周制仲秋祭靈星于國之東南殆襲先之誤也

謝按淮南子主術訓曰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也儼然于默而吉祥受福五經通義曰縣衣其說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又曰據傳天子諸侯祭社稷尸也今祀靈星言公尸未詳所出據淮南子靈星有尸久矣而郡氏敬以為祈蠶之詩蠶為絲故衣絲檀弓齊升時衣鄭注紂衣絲衣也賈公彥云紂蠶皆染色在布為縹在帛為紕而乃謂蠶為絲故衣絲非也

小序翼卷

惠威張 謝介侯甫纂

酌告成大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釋文云酌本作灼

年荀子札論

鄭氏箋曰周公居攝六年制礼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

謝按董仲舒傳于周莫盛于勺注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亦本小序言之

孔穎達曰言酌先祖之道者周之先祖后稷以來先世多有美

道成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育養天下故詩人序其名篇之意

于經無所當也

又曰洛誥云肇稱殷祀祀于新邑明待成王即政乃行周礼既如此樂亦宜然故知大武之樂歸政成王始祭廟奏用公初

成之日告之而已

謝按春秋繁露曰周公輔成王作勺樂以養天均與酌勺其義一也漢書云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與小序同于等字云周公

歌雍詠灼六服承德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酌告成大也周公所作言能酌勺先祖

之道也是為大武之再成象武王滅商之事亦名武宿夜大武之舞作于武王之世而樂章未備周公先後雜取諸詩并武容相附者以為之節至最後酌詩作而六成之樂章始完故序云告成大武也竹書成王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用勺其即告成之日乎彼子謂勺是周公制樂時于大武有所增添其說是也凡祭統篇云大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大于裸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孔穎達云武宿夜是武曲之名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躍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或引左傳

隨武子曰洵曰於樂王師武曰無競維烈以洵并武並言疑洵不在五樂六成之數不知武洵俱是樂章之名其全樂則名大武非謂武之一章可以盡之不然三章何以別名資六章別名桓也

謝校儀禮燕禮若舞則勺內則十三舞勺蓋即以此詩為節也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鄭氏箋曰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陸德明曰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為注

孔穎達曰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以

篇也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之武名篇曰桓則謂軍服皆武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既南郊祭之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即也為兆以類凡即祭上帝也言為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向就而祭之不必祭于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也于立表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旬祝掌四時之田表格之祝號則禡祭造兵為軍法者為表以祭之禡周礼作貉貉又或為貉字古今之異也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桓武志也是為大武之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之所歌也武亂皆生用召之治也却散云言其志在安民保士定家非利天下也故曰武志黃佐云周公作大武以象武王之功不或陳其殺伐之功而獨序其用賢圖治之事若不稱其名者何哉曰此聖人之所謂武也

姜白巖曰命章名桓以章內有桓桓武王之語首章曰武以章內有嗣武受之之語六成統名曰大武左傳楚子以資為武之三章此為武之六章而後知酌為武之二章般為武之四章雖五章終闕而六成之大武粲然杜預以篇次不合疑楚樂與周

異非然也

資大封于廟也資與也言所以錫于善人也

鄭氏箋曰大封述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

孔穎達曰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廟將

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

人如謚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范處義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見于武成特率之士使為諸侯

見于樂記則大封于廟之實也狀以頌聲未作故其詩闕焉至

成王制作遂歌其事于武王之廟序詩者發明詩人以資名篇

之意謂資所以錫于善人乃序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言合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資武王滅殷南還于周通封諸侯命之大

賚是為大賚之三成又云書武成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既服言

四海則不專指善人可知或又言散鹿素之財發鉅橋之粟為

大賚之事非也此不過一時蠲革之政所及幾何藉諸侯之

旬宣而後天子之德澤始徧是則賚之所由名也

徐文靖曰竹書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率西夷諸侯伐殷夏四月

王歸于豐饗于太廟命監殷違狩于管作大武樂十三年殷滅

于太廟遂大封諸侯是大封乃伐紂之次年事也

陳啓源曰封于文王之廟故述文王之勛勞以勸諸侯也

謝按蔡邕獨斷資大封于廟賜有德之所歌也徐幹中論資先

王將建諸侯而賜爵祿也皆與序合言錫于善人即是有功德

之諸侯則博濟窮民皆包之矣姜白巖以序錫善人為失詩旨

謬矣

殷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釋文云崔集注本用殷樂也注為序文致證云注誤本以三子為注正義本作

序字本數集二字為鄭注未知孰是

鄭氏箋曰殷樂也天子巡狩邦國至方岳之下而封禪

謝按說文殷旋也鄭氏云殷猶勅率行路貌天子巡狩按節徐

行故謂之殷韋昭毛詩問答曰將邁之詩巡狩告祭樂望也

孔穎達曰岳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通四方至于其方

之岳有此祭凡于中岳無事故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岳之匹河

是四瀆之一漢書溝洫志云中國川原以百數著莫于四瀆而

河為宗巡守四瀆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

是百川所歸祭之可知

曹粹中曰言四岳而不及蒿高以在王畿之內故也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殷述武王巡狩之事為大武之四成所謂

南國是繼者也竹書武王即位之十五年初狩方岳即滅殷之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六八四

四年也。武王伐殷之時，舞以象之。

謝按：白虎通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故管子言成王封禪，武王未封禪，此是武王時，班氏以為封泰山疑非。

又按：國語伶州鳩曰：武王伐殷之頃，有夷則之羽，黃鍾之屬，太簇之宮，無射之蕤，或說以屬近于武宣，近于蕤，或近于桓，而羽未有所屬，而武宿夜，今亦無此詩，是周頌之佚者多矣。

小序翼卷十七

武成張 謝介侯甫墓

魯頌

謝按：史索隱云：魯公之弟釐公名曰申，成季相之魯國，以理于是魯人為僖公作魯頌。左傳：隱元年，疏云：隱公讓國賢君，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來巡守，至于岱宗，祭季孫行父，陪于周太史克為之作頌。隱公無人為請，故不入頌。此說不知何據。宋胡雙湖曰：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作于魯文公時。嗣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

牧于桐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鄭氏箋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

孔穎達曰：儉者，約以養身為貴，寡少故能。畜聚貨財以足，諸用寬者，緩以取物，政不苛猛，故能明慎刑罰，以愛下民。此雖僖公本性亦遵伯禽為狀也。務農謂止舍勞役，盡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黍，不妄損費，由其務農，故牧于桐野，使避民居，弄良田。即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言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狀，終說牧馬之事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賤尚思使之善，則其于人事無所不思，明矣。

又曰文十八年左傳稱李文子使大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

陳啓源曰魯頌四篇箋疏以爲作于文公時宋世說詩者以泮水閟宮二詩多祝頌之辭疑爲僖公時作不知僖公居位最久故有難老耆耄之稱至萬有千歲語特頌美過其實耳非必生前之祝頌也序言季孫行父請命于用而史克作頌孔疏謂僖公在時不應請命于王自頌已德故知作于文公時斯言良狀且非直此也季孫行父文六年始見春秋經至襄五年而卒卒之年去僖公之薨五十七歲當僖公世行父方在童齡安能任

請命之役乎又孔記禮弓疏引世本行父乃公子友之曾孫據杜左注范甯穀梁注則行父是友之孫友爲僖公季父且事僖其孫及曾孫未必仕于僖公世也

徐文靖曰舒緩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于不足故也此則于周頌稍有微別者乎

姜白巖曰或以爲祀魯公之詩或以爲美周政之詩或據春秋書新廬延以爲祀莊公之詩皆與序違

謝按春秋考異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測比于九月公懼禘山川以六通自陳絀女歸放境侵郭都等十二人誅頌人之史受

貨賂趙祝等九人天乃雨何休公羊傳注公得立欣喜不恤庶民至三旱退避正殿飭過省官放侵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無雲而得澍雨如此事亦可得入頌也

有祔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鄭氏箋曰有道者以孔義相昇之謂也

孔穎達曰蹈履有法謂之孔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升之燕飲走君以孔義昇臣也臣能夙夜在公盡其忠敬是臣以孔義昇君也

范處義曰序言君臣之有道詩止喻人臣不及其君何也曰爲

君之道在用人接下而已臣有才如有祔有儀如振鷺亦足爲有道之臣君能用人而有祔之臣得以盡力君能接下而振鷺之臣相昇燕樂豈不爲君之有道乎

李榕曰僖公之臣賢者惟公子季友臧文仲而季友不能死子般及閔公之難臧文仲有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又稱其竊位所謂有道者果如是乎無乃魯無賢君至位公稍異于魯公乎無賢臣如二子者彼善于此乎

謝按隨書集志云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驚存其風流

又按何氏指以歲其有一語謂為農功既畢而大飲燕也夫那祀成湯而曰豐年穰穰宣王考牧而曰實惟豐年豈皆農功既畢之飲乎其說大度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釋文云頌本多泮攷
證云注疏本作泮宮

蘇轍曰此詩言既作泮宮遣將出兵以克淮夷閔宮言公子美斯作新廟今考于春秋其事皆不載世有以是疑二詩之妄者予嘗辨之泮宮魯之學也閔宮魯之廟也自魯先君而有之矣僖公因其舊而修之是以不見于春秋至于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狀此詩有之式因爾猷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

所獲尚少也自僖公至于孔子八世事之小者容有失之其大者未有不錄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與

因學紀聞曰春秋時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惟魯僖公能脩泮宮衛文公教勸學他無聞焉鄭有子衿成閔之判

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謝按白虎通曰天子曰辟雍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于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五經通義曰泮水者泮之言半也天子曰辟雍謂以土雍水外圓如璧故曰辟雍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耳泮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其

說本鄭氏箋而載瑱據通典魯國泗水縣泮水出焉泮魯水名魯侯建宮于其上因水以名宮非學名也政明堂位頌宮周學也鄭注頌班也所以班政教凡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頌宮則魯于泮水立學以班政教故謂之頌可謂非學名乎泮頌一字而異形也

謝按淮夷近楚近徐世為東南諸國之患一見于魯之費誓再見于宣王江漢常武載詩至僖公十三年齊桓之霸猶盛而淮夷病杞公會齊桓于鹹以討之十六年病鄭公又會齊桓于淮雖未大創亦云震聲然足他人廢力于已無與詩人之頌蓋勉其未然也

又按王肅言是詩頌伯禽據費誓往此淮夷徐戎並與之說也陸堂詩學言頌魯孝公以詩辭與國語樊穆仲之言相合也均是附會

毛奇齡曰詩傳云僖公獻捷于太廟史克

賦二

賦泮水詩說云

泮宮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頌禘之辭按詩本名泮水以中有既作泮宮語而別名曰泮宮且僖公無伐淮夷事伐且無有焉得獻賦春秋僖十三年公會諸侯于鹹為淮夷病杞也十六年鄭亦為淮夷所病會于淮謀鄭狀皆齊桓事僖公不過隨

行惟通鑑外紀有云周襄王八年冬僖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未幾遂伐淮夷按周襄王八年即僖公之十六年謀東略即十六年會淮事以左傳云謀東略故也然非實錄

閼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鄭氏箋曰宇居也

毛氏傳曰閼宮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祿宮也新廟閼公廟也

鄭氏箋曰閼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

謝按春秋元命包云姜嫄游閼宮履大人跡而生稷是姜嫄生

時即有閼宮也身孟仲子鄭康成說異

孔穎達曰毛以為特美僖公上述遠祖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知姜嫄之廟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姜嫄祈郊禱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祿宮僖公繼閼公為君故以新廟為閼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閼公為之立廟即以詩人之作說事與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閼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則所新之廟新此閼宮首尾相承于理為順美新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釋詁云臨神閼并臨字異音同故閼為神也閼公後死祀當遷入祖廟止可改望為禱也

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言閼宮卒言新廟明是修復閼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為所新者姜嫄之廟也

又曰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于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出于經而經之所言止為常許此則總序篇義并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為辭但僖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

郝敬曰序云復周公之宇者詩之志也詩遠引后稷閼周大王遷岐成王建魯下及僖公伐楚復常許奄有海邦淮夷蠻貊志在土宇也故取詩辭居常并許復周公之宇為目

黃樞曰此詩脩成狄懲刑舒荒大東荒徐宅在僖公無其事而詩人言之亦人情之所願欲也夫子安得而不取之

王應麟曰魯以投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祀矣夫子以為周公之棄克何頌焉齊百庭壇晉請王從祀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嚴粲曰閼宮止為僖公能修復廟張大其事而為頌禱之辭也

新序之意乎

又曰新廟或以為閔公廟或以為姜嫄廟皆不可知或以為新作之或以為修舊而新之狀春秋不書則知其非大工役修舊之說得之

謝按嚴粦谷不知新廟為閔公廟姜嫄廟尋其文義自當從鄭氏為姜嫄廟者是而胡雙湖則謂即僖公廟其說甚新

毛奇齡曰詩傳云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賦閔宮詩說

云閔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廟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據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故此鑒狀曰始用不知此特雖禘非始

禘也前此閔二年即有曰禘于莊公矣此時雖禘亦不及郊後

此僖三十一年然後曰四卜郊矣況詩中明云秋而載嘗豈不

及禘也且僖公作后稷文王廟更無據詩中雖頌后稷文王亦

特修廟特頌及之非為作新廟頌也又按公羊傳云周公稱太

廟魯公稱世室魯公稱宮則此云閔宮意必即魯公廟也又云

立閔宮于魯公廟上豈可通乎若云非孔子所錄豈有孔子已

後增入此詩者

黃佐曰此詩頌僖公拳拳于壽考何也曰此可以見詩人之情

入春秋以成隱及于鍾來桓乘于彭生殷賦于園帶閔賦于卜

黜狄逆繼踵其甚矣國人欲恨尚未舒也故此詩拳拳以壽考為言欲僖公戒覆車耳僖公在位三十三年春秋書曰乙巳公薨于小寢則詩之助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凡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釋文云父本亦作甫致證云注疏本作甫正考父

鄭氏箋曰凡樂廢壞者君怠慢于為政不修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祀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

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王應麟曰法言云正考甫嘗師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師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閔宮之詩故云

狀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昇盟主其大夫正

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

美襄公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蓋用

韓詩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父生孔父嘉

為宋司馬鬲曾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于襄

公之時乎

公之時乎

謝按孔疏引呂氏春秋湯命伊令作為大漢歌義露九招六
列義露九招九列皆大漢之別曲也即以此詩為美湯作漢樂
蓋以此詩言樂甚脩也然未言蒸嘗則四時祭湯皆用此詩不
得專言美其作漢樂矣何惜以湯孫為高宗據書恭默思道與
綴我思成相合非也毛傳以湯孫為湯為人子孫箋陽傳義以
湯孫為太甲良是其後祭湯俱用此詩則又指主祭之時王也
又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
高宗所以興作商頌案隱云毛詩商頌序曰正考甫子周之太
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為首國語說亦同今五篇存皆是商家

祭祀樂章非考甫追作也又考甫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
許歲安得追而美之斯說耳而後漢書襄傳云美斯頌魯考
甫詠歌皆相沿韓詩說也

烈祖祀中宗也

鄭氏箋曰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牛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
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

孔穎達曰毛以為諸侯所以來顧我蒸嘗之時祭者乃由湯善
為人子孫亦顯大之所致也此祭中宗而言湯善為子孫者以
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于湯鄭以湯孫之特正謂此時

設祭之君諸侯來扶助之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
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子孫亦走湯
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

何楷詩世本古義曰烈祖彤祭成湯也書高宗彤日篇之所為
作竹書載武丁二十九年彤祭太廟有維來大紀載高宗祭于
成湯有飛雉之異王使以雉為廟曰以彰善過

謝按魯詩說曰殷中宗周成王宣王廟皆以時毀是魯詩亦以
烈祖祀中宗也而朱子集傳何氏楷以為祀成湯然當時雉雖
走大異詩中何竟未言及仍當從序說祀中宗為是

牛為祀高宗也

鄭氏箋曰祀當為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牛孫之孫也
有雉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
廟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居喪三年既畢禘于其
廟而後禘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畢廟自此之後五年而歲殷
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

謝按何楷世本古義以牛為詩為高宗板甲甲微以詩內宅殷
土芒芒殷受命成宣二語定之似亦未確紀年雖有高宗報祀
上甲微之事而詩文無其語何氏直以意度之耳

孔穎達曰鄭以高宗上能興湯之功下能聖法後世故經遠本
牛為生契帝命湯高宗能興其功業因禘祭而美其事故序
言禘以總之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為禘或身殷並同為時
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

長發大禘也

鄭氏箋曰大禘郊祭天也祀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是謂也

孔穎達曰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
無明訓未知意非誰同謝棟下文帝立子生商箋云帝黑帝也

又云承黑帝而生子故謂契為牛王是鄭已明以殷人郊天契
配黑帝而孔疏何以言不美所配之人乎

范處義曰禘之名義取其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為四時之祭名
祖之所自為大則四時之祭為小也

謝棟五經通義曰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以禘五年以禘者何三
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禘皆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
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禘也取已遷廟主合
食太祖廟中此皆非祭天之禘祭天之禘別于時禘之小故曰
大禘蓋禘嘗也又按此詩大禘其即竹書所載太甲大饗于太

廟乎

毛奇齡曰詩說云長發為大禘之詩牛為亦禘之詩按長發太
禘人多辨之楊氏所云長發詩但述牛主以下不及所自出是
也若以牛為為禘祀則無所本豈以天命牛為二語為溯其所
自出乎考鄭牛謂此詩是合高宗之主于廟而作歌似此所云
禘或是吉禘亦未可知然此云亦禘則固承長發來原是大禘
并康成所云合廟又是不同

殷祀高宗也

范處義曰牛為既祀高宗矣而此詩又祀高宗何也意商頃作

于高宗之子若孫故祀高宗為不一牛為則美高宗之中興以
有祖德故也此詩則直述高宗中興之盛也

嚴粲曰廟寢既成以安高宗之神此蓋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
陳晉源曰末章言其能修寢廟復舊制如定之方中斯于緜闕
宮諸詩皆以宮室之修治見興盛之氣象詩人往往如此故毛
傳以寢為路寢鄭氏亦謂孔安為王居之而甚安則成之者高
宗自成之也而朱子以寢為廟中之寢又謂此特為百世不遷
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則其言又有
相違矣夫後死者合食于先祖斯謂之祔故昭祔于昭穆祔于

穆也既在昭穆之外而号為特立之廟又為祔哉

金履祥曰殷虛頌高宗也高宗之德烈烈矣而獨首歌其伐荆楚之功則當時戎狄之患莫有大于荆楚而高宗之功亦莫有大于伐荆楚者故朱子疑此即易所謂伐鬼方者而豈以三苗復九黎之德家為巫祝民神雜糅是以荆楚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耳

邾敬曰荆楚之國天下有道則首善焉文王之二南是也天下無道則首叛焉商周之中葉是也繼世之王有能中興者則天下視此為向背焉高宗之殷虛宣王之采芑是也姜氏曰此言

非也文王之化及于江漢之間乃德化之成非雍豫後而江漢轉先也

姜白巖曰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中興功高故為百世不遷之廟此其樂歌也予為則其特祭之樂歌也又記武丁卒于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按祖庚之世武丁方祔主祀廟定容又立此廟預作頌以待後日武丁祧主乎故此詩作于帝乙之世

徐文靖曰孔疏云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于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按方城范氏所藏魯侯鐘銘云惟王五十有六

祀徙自西陽楚王韻章商曰祀周曰年銘稱祀者蓋商之楚也竹書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先來賓尚書無逸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則此銘言五十六祀者正高宗時楚君也

謝按漢人以西落鬼戎為鬼方非也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先來賓是二事王伯厚引以武乙為武丁并漢書注引違異是其誤也

又按匡衡傳云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

也衡說蓋本齊詩

毛奇齡曰詩說云殷虛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按此襲安成劉氏之說以為高宗親盡立廟必此詩為作于帝乙之世故云不知史記世家明有謹系如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則在祖庚時已別立廟矣豈待帝乙乎